

中國現代小品散文集

— 容 內 —

注銷關島我的母親。泰山日出。我所知道。斷斷。黃汽
 水的人。一個鄉民的死。喝茶。苦雨。死之默想。北京的
 茶食。烏蓬船。蒼鼠。若子的病。臨葬。希望。風箏。秋夜。
 好的故事。鴨的喜劇。藤野先生。雜憶。落葉。小品六章。
 芭蕉花。燈蛾埋葬之夜。與志摩最後的一別。生。笑。藤
 藤。三選。筆翎的使命。愛流沙漲。魚兒。到青龍橋去。海
 上。夢。笑。溪水。畫。金魚的劫運。禿的梧桐。牧養。蓬萊
 美景。廟會。隣居。吳國秋思。背影。給亡婦。匆匆。荷塘
 月色。兒女。花匠。陶然亭的雪。低月。湖樓小頓。暮。藕
 與蕪菜。將離。沒有秋過的地方。蟬與紡織娘。瑛山公
 園。苦蕒子。秋。漸。從孩子得到的啓示。東京某晚的事。
 夢耶真耶。霧。紅葉。叩門。速寫。俄。紅海上的一番。出
 遊。北海浴日。法行雜記。釣魚臺。山裏。獨愁。甲子
 年終之夜。燈下。山陰道上。快閣底紫藤花。如此湖
 山。西湖上的沉醉。陰雨的夏日之晨。春草。春雨。

元氣未育十

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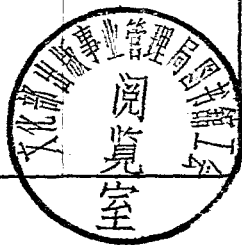
1951年十月十六日

MG
I266
568

東方印書館編譯所編纂

中國現代小品散文集

奉天東方印書館發行



3 2173 9147 7

44927

序

小品和散文在中國的文壇上，確實是有其重要的一席的。因其文體的毫無拘束，既可議論，又可抒情，遂使其逐漸發達。溯且濫觴的時代，可推六朝。彼時的珠玉小品，足以開創中國小品文壇的先河，而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及至唐代柳宗元，宋代蘇軾，他們的文章大半都是些美麗的小品散文。至於明朝，小品散文就更形發達。如陳天定編明十六家小品，沈啓元編近代散文鈔，便是兩部小品散文的精華。

至於提到小品散文在中國新文壇上的地位，胡適之在其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上論刊白話文學說：

白話散文很進步了。長篇議論文的進步，那是顯而易見的，可以不論。這幾年來，散文方面最可注意的發展，乃是周作人等提倡的「小品散文」。這一類的小品，用平淡的談話，包蘊着深刻的意味；有時很檢索拙，其實却是滑稽。這一類作品的成功，就可徹底打破那「美文不能用白話的迷信」了。

五四時代以後，中國的新文學逐漸成長。小說，詩歌，都有相當的成績，而小品散文因為邁進新文壇的時規較遲，所以當新文學的初明不甚爲人注意，直至近年，小說和詩歌等的地位逐漸低落；而小品散文的從事者又漸形加多，在其技巧和風格上，都經過相當的捶練，遂嶄然露出頭角，成爲新文壇的驕子。這當然非偶然的了。

此處所選的小品散文，其時間都在五四以後。嚴格的說起來，可稱之爲中國新文學時期中的小品散文集。選文達八十八篇，包括作家達二十六人，字共十五萬，凡這時期的精華作品，敢云包羅無遺。至於選擇的目光，毫無偏頗，各派兼收並蓄，完全以「文」爲主。文章或描寫，或諷刺，或委曲，或縝密，或勁健，或綺麗，或洗練，或流動，或含蓄，都各盡其妙。僅以此供集獻愛好小品散文者之參考。

中國現代小品散文集目次

遊錫蘭島	(梁啓超)	一
我的母親	(胡適)	五
泰山日出	(徐志摩)	二三
我所知道的康橋	()	七
賣汽水的人	(周作人)	三
一個鄉民的死	()	元
喝茶	()	三
苦雨	()	七
死之默想	()	四

目次

北京的茶食	(周作人)	望
烏蓬船	()	望
蒼蠅	()	五
若子的病	()	壹
臘葉	(魯迅)	壹
希望	()	六
風箏	()	壹
秋夜	()	九
好的故事	()	壹
鴨的喜劇	()	七
藤野先生	()	八

雜憶	(魯迅)	六
落葉	(郭沫若)	七
小品六章	()	九
芭蕉花	()	一〇
燈蛾埋葬之夜	(郁達夫)	一一
與志摩最後的一別	(楊振聲)	一九
生	(落蕪生)	二〇
笑	()	二二
蘇籬	()	二三
三遷	()	二三
銀翎的使命	()	二四

愛流汐漲	(落華生)	一四
魚兒	(謝冰心)	一五
到青龍橋去	” ”	一五
海上	” ”	一五
夢	” ”	一六
笑	” ”	一六
溪水	(綠漪)	一六
畫	” ”	一七
金魚的劫運	” ”	一七
禿的梧桐	” ”	一七
收穫	” ”	一八

蓬萊美景	(盧隱)	一七
廟會	()	一九
隣居	()	一七
異國秋思	()	二〇
背影	(朱自清)	二〇
給亡婦	()	二三
匆匆	()	二九
荷塘月色	()	三一
兒女	()	三五
花匠	(俞平伯)	三五
陶然亭的雪	()	三四

眠月	(俞平伯)	二〇九
湖樓小擷	()	二一〇
暮	(葉紹鈞)	二一一
藕與蓴菜	()	二一二
將離	()	二一三
沒有秋虫的地方	()	二一四
蟬與紡織娘	(鄭振鐸)	二一五
塔山公園	()	二一六
苦鴉子	()	二一七
秋	(豐子愷)	二一八
漸	()	二一九

從孩子得到的啓示(豐子愷)	三二
東京某晚的事	三三
()	三三
()	三三
夢耶真耶	三三
()	三三
()	三三
霧	三三
(茅盾)	三三
紅葉	三三
()	三三
()	三三
叩門	三三
()	三三
()	三三
速寫	三三
()	三三
()	三三
餓	三三
(劉半農)	三三
紅海上的一幕	三三
(孫福熙)	三三
()	三三
()	三三
出遊	三三
()	三三
()	三三
北海浴日	三三
(陳學昭)	三三

法行雜記	(陳學昭).....	三七
釣魚臺	().....	三二
山 裏	().....	三五
鄉 愁	(羅黑芷).....	三九
甲子年終之夜	().....	三五
燈 下	().....	三七
山陰道上	(徐蔚南).....	三九
快閣底紫藤花	().....	三三
如此湖山	(王世顯).....	三六
西湖上的沉醉	(王統照).....	三二
陰雨的夏日之晨	().....	三九

春 草
春 雨

(秋 心).....四三
(”).....四四

中國現代小品散文集目次 終

目 次

九

遊錫蘭島^①

梁啓超

好幾年沒有航海，這次遠遊，在舟中日日和那無限的空際相對，幾片白雲，自由舒卷，我出覺的來由和去處。晚上滿天的星，在極靜的境界裏頭，兀自不歇的閃動，天風海濤，奏那微妙的音樂，使我清睡。日子很易過，不知不覺到了哥倫布了。

哥倫布在楞伽島，這島土人叫他做錫蘭。我佛世尊，^②曾經三度來這島度人，第三次就在島中最高峯頂上，說了一部楞伽大經。相傳有許多衆生，天唎·人唎·神唎·鬼唎·龍唎·夜叉唎·阿乾闥唎·阿修羅唎，^③都跟着各位菩薩阿羅漢在那裏圍繞敬聽。大慈菩薩^④問了一百零八句偈，世尊句句都把一個非字答了，然後開發識流性海^⑤的真理。後來這部經入中國，便成了禪宗^⑥寶典。

我們上岸游山，一眼望見對面一個峯，好像四方城子，土人都是四夏天拿着火把爬上去禮拜，那就在世尊^⑦經處了。山裏頭有一所名勝，叫做歐第^⑧。我們雇輛汽車出遊，一路上椰子檳榔，漫山遍野，那葉子就像無數的綠帆，迎風振翼。還有許多大樹，都是纏着龍蛇偃蹇的怪藤，上面有些蠟質的高花，紅如猩血。經過好幾處四千尋大壑，樹都滿了，望下去就像汪洋無際的綠海。

沿路常常碰着些大象，像位年高德劭的老先生，規行矩步的從樹林裏大搖大擺出來。我們渴了，看見路旁小瀑布，就去舀水吃，卻有幾位鬍鬚可鑑的美人，捧着椰子，當場剖開，翠袖勝勳，勸我們飲椰乳。劉子瞻新學會照像，不由分說，把我們和這幾張美女碑照在一個鏡子裏了，他自己卻逍遙法外。走了差不多四點鐘，到歇了。原來這裏拔海已經三千尺，在高山環繞之中，露出一個大湖。湖邊有個從前錫蘭土酋的故宮，宮外便是臥佛寺。黃公度有名的錫蘭島臥佛詩，詠的就是這處。

從前我們在日本遊過箱根，日光^①的湖，後來至瑞士，游過勒蒙四林城的湖。^②日本的太素，瑞士的太麗，說到湖景之美，我還是推坎第。牠還有別的緣故，助長起我們美感：第一件，牠是熱帶裏頭的清涼世界，我們在山下，揮汗如雨，一到湖畔，忽然變了春秋佳日。第二件，那古鏡古心的荒殿叢祠，喚起我們意識上一種神祕作用，像是到了靈境了。

我們就在湖畔宿了一宵，那天正是舊曆臘月十四，差一兩分未圓的月浸在湖心，天上水底兩面鏡子對照，顯出中邊鑿澈。我們登了兩點多鐘。聯步繞湖一匝。蘇里說道：「今晚的境界，是永遠不能忘記的。」我想真是哩！我後來到歐洲，也看了許多好風景，只是腦裏的影子，已漸漸

模糊起來，坎，卻是時時刻刻整個活用哩。

中間有一個笑話，我們步月，張君碰着一個土人，就和他攀談。談甚麼呢？他問那人你們爲甚麼不革命，鬧得那人瞠目不知所對。諸君評一評：在這種瀟灑出塵的境界，腦子裏還是裝滿了政治問題，天下有這種殺風景的人嗎？

閑話休題，那晚上三更，大家歸寢，我便獨自一個，倚闌對月，坐到通宵，把那記得的楞伽經默誦幾段，心境的澄澄開曠，真是得未曾有。天亮了，白雲盡滿一湖。太陽出來，那雲變了一條組練，界破山色，真個是「只好自怡悅，不堪持贈君」哩。

程期煎迫，匆匆出山，上得船來，離披鐘只得五分鐘了。

①錫蘭島，印度洋中大島，在印度半島東南端，現屬英。②世尊，指釋迦牟尼。③阿乾闥，阿

修羅，均神名。④大慈菩薩，梵名叫摩訶摩訶。相傳他問答抉擇，沒有窮盡，所以叫「大慈」。

⑤識法性海，都是佛家語。⑥禪宗，是佛教中的一派。⑦坎弟，在錫蘭島中部。⑧黃

公度，名遊慈，潛來廣東嘉應人，著有人境虛辭集。⑨箱根，地在日本北海道和日光都稱風景

最優美的地方。⑩勸業四林城湖，即羅賽爾恩湖。⑪南朝梁詩人陶弘景答齊高帝詩。

我的母親

胡適

我小時身體弱，不能跟着野蠻的孩子們一塊兒玩。我母親也不准我和他們亂跑亂竄。小時不會養成活潑遊戲的習慣，無論在什麼地方，我總是文謔謔地。所以家鄉老輩都說我「像個先生樣子」，遂叫我做「癩先生。」這個綽號叫出去之後，人都知道三无生的小兒子叫做癩先生了。既有「先生」之名，我不能不裝出點「先生」樣子，更不能跟着頑童們「野」了。有一天，在我家八字門口和一班孩子「擲銅錢」，一位老輩走過，見了我，笑道：「癩先生也擲銅錢嗎？」我聽了羞愧的面紅耳熱，覺得太失了「先生」的身分！

大人們鼓勵我裝先生樣子，我也沒有嬉戲的能力和習慣，又因為我確是喜歡看書，故我一生可算是不會享過兒童遊戲的生活。每年秋天，我的庶祖母同我到田裏去「監割」，（頂好的田，水旱無憂，收成最好，佃戶每約田主來監割，打下穀子，兩家平分。）我總是坐在小樹下看小說。十一二歲時，我稍活潑一點，居然和一班同學組織了一個戲劇班，做了一些木刀竹鎗，借得了幾副假鬚鬚，就在村口田裏做戲。我做的往往是諸葛亮，劉備一類的文角兒；只有一次我做史文恭，

被花榮一箭從椅子上射倒下去，這算是我最活潑的玩藝兒了。

我在這九年（一八九五——一九〇四）之中，只學得了讀書寫字兩件事。在文字和思想（看下章）的方面，不能不算是打了一點底子。但別的方面都沒有發展的機會。有一次我們村裏當朋（八都凡五村，稱為「五朋」，每年一村輪着做太子會，名為當朋。）籌備太子會，有人提議要派我加入前村的崑腔隊裏學習吹笛。族裏長輩反對，說我年紀太小，不能跟着太子會走遍五朋。於是我便失掉了這學習音樂的唯一機會。三十年來，我不會拿過樂器，也全不懂音樂；究竟我有沒有一點學音樂的天資，我至今還不知道。至於學圖畫，更是不可能的事。我常常用竹紙蒙在小說書的石印繪像上，摹畫書上的英雄美人。有一天，被先生看見了，挨了一頓大罵，抽屜裏的圖畫都被搜出撕毀了。於是我又失掉了學做畫家的機會。

但這九年的生活，除了讀書看書之外，究竟給了我一點做人的訓練。在這一點上，我的恩師便是我的慈母。

每天天剛亮時，我母親便把我喊醒，叫我披衣坐起。我從不知道她醒來坐了多久了。她看我清醒了，便對我說昨天我做錯了什麼事，說錯了什麼話，要我認錯，要我用功讀書。有時候她對我

說父親的種種好處，她說：「你總要踏上你老子的腳步。我一生只曉得這一個完全的人，你要學他，不要跌他的股。」（跌股便是丟臉，出醜。）她說到傷心處，往往掉下淚來。到天大明時，她才把我的衣服穿好，催我去上早學。學堂門上的鎖匙放在先生家裏；我先到學堂門口一望，便跑到先生家裏去敲門。先生家裏有人把鎖匙從門縫裏遞出來。我拿了跑回去，開了門，坐下念生書。十天之中，總有八九天我是第一個去開學堂門的。等到先生來了，我背了生書，才回家吃早飯。

我母親管束我最嚴，她是慈母兼任嚴父。但她從來不在別人面前罵我一句，打我一下，我做錯了事，她只對我一望，我看見了她的嚴厲眼光，便嚇住了。犯的事小，她等到第二天早晨我睡醒時才教訓我。犯的事大，她等到晚上人靜時，關了房門，先責備我，然後行罰，或罰跪，或罰我的肉。無論怎樣重罰，總不許我哭出聲音來，她教訓兒子不是借此出氣叫人聽的。

有一個初秋的傍晚，我吃了晚飯，在門口玩，身上只穿着一件單背心。這時候我母親的妹子玉英姨母在我家住，她怕冷了，拿了一件小衫出來叫我穿上。我不肯穿，她說：「穿上吧，涼了。」我隨口回答：「娘，涼什麼！老子都不老子呀。」我剛說了這一句，一抬頭，看見母親從家裏走出，非趕快把小衫穿上。但她已聽見這句輕薄的話了。晚上人靜後，她罰我跪下，重重的責罰了一頓。她

說：「你壞了老子，是多麼得意的事！好用來說嘴！」她氣的坐著發抖，也不許我上床去睡。我跪著哭，用手擦眼淚，不知擦進了什麼微菌，後來足足害了一年多的眼翳病。醫來醫去，總醫不好。我母親心裏又悔又急，聽說眼翳可以用舌頭舔去，有一夜她把我叫醒，她真用舌頭舔我的病眼。這是我的嚴，師我的慈母。

我母親二十三歲做了寡婦，又是當家的後母，這種生活的痛苦，我以筆寫不出一萬分之一。家中財政本不寬裕，全靠二哥在上海經營調度。大哥從小便是敗子，吸鴉片煙，賭博，錢到手就光，光了便回家打主意見了，香爐便拿出去賣，撈着錫茶壺便拿出去押。我母親幾次邀了本家長輩來，給他定下每月用費的數目。他總不夠用，到處都欠下烟債賭債。每年除夕我家中總有一大羣討債的，每人一盞燈籠，坐在大廳上不肯去。大哥早已避出去了。大廳的兩排椅子上滿滿的擺是燈籠和債主。我母親走走走出，料理年夜飯，謝籠神，壓歲錢等事，只當做不會看見這一羣人。到了近半夜，快要「封門」了，我母親才走後門出去，央一位鄰舍本家到我家來，每一家借戶開錢一點錢，做好做歹的，這一羣討債的才一個一個提着燈籠走出去。一會兒，大哥敲門回家了。我母親從不罵他一句。並且因為是新年。她臉上從不露出一點怒色。這樣的過年，我過了六七次。

大嫂是個最無能而又最不懂事的人，二嫂是個很能幹而氣量很窄小的人。她們常常鬧意見，只因為我母親的和氣模樣，她們還不會有公然相打的事。她們鬧氣時，只是不說話，不答話，把臉放下來，叫人難看；二嫂生氣時，臉色變青，更是怕人。她們對我母親鬧氣時，也是如此。我起初全不懂得這一套，後來也漸漸懂得看人的臉色了。我漸漸明白，世間最可厭惡的事莫如一張生氣的臉；世間最下流的事莫如把生氣的臉搗給旁人看。這比打罵還難受。

我母親的氣量大，性子好，又因為做了後母後婆，她更事事留心，事事格外容忍。大哥的女兒比我只小一歲，她的飲食衣服總是和我的是一樣。我和她有小爭執，總是我吃虧，母親總是責備我，要我事事讓着她。後來大嫂二嫂都生了兒子了，她們生氣時便打罵孩子來出氣，一面，打一而用尖刻有刺的話罵給別人聽。我母親只裝做不聽見。有時候，她實在忍不住了，便悄悄走出門去，或到左鄰立大嫂家去坐一會，或走後門到後隣度娘家去閑談。她從不和兩個嫂子吵一句嘴。

每個嫂子一生氣，往往十天半個月不歇，天天走進走出，板着臉，咬着嘴，打罵小孩子出氣。我母親只忍耐着，忍到實在不可再忍的一天，她也有的法子。這一天的天明時，她便不起床，輕輕的哭一場。她不罵一個人，只哭她的丈夫，哭她自己苦命，留不住她丈夫來照管她。她先哭

時，聲音很低，漸漸哭出聲來。我醒了起來勸她。她不肯住，這時候，我總聽得見前堂（二嫂住前堂東房）或後堂（大嫂住後堂西房）有一扇房門開了，一個嫂子女走出房向廚房走去，不多一會，那位嫂子女來敲我們的房門了。我開了房門她走進來，捧着一碗熱茶，送到我母親床前，勸她止哭，請她喝口熱茶。我母親慢慢停住哭聲，伸手接了茶碗。那位嫂子女站着勸一會，才退出去。沒有一句話提到什麼人，也沒有一個字提到這十天半個月來的氣臉，然而各人心裏明白，泡茶進來的嫂子女總是那十天半個月來鬧氣的人。奇怪的很，這一哭之後，至少有一兩個月的太平清靜日子。

我母親詩人最仁慈，最溫和，從來沒有一句傷人感情的話。但她有時候也很有剛氣，不受一點人格上的侮辱。我家五叔是個無正業的浪人，有一天在烟館裏發牢騷，說我母親家中有事總請某人幫忙，大概總有什麼好處給他。這句話傳到了我母親耳朵裏，她氣的大哭，請了幾位本家來，把五叔喊來，她當面質問他，她給了某人什麼好處。直到五叔當眾認錯賠罪，她才罷休。

在我母親的教訓之下任了九年，受了她的極大極深的影響。我十四歲（其實只有十二歲零兩三個月）便離開她了，在這廣漠的人海裏獨自混了二十多年，沒有一個人管束過我。如果我學得了一絲一毫的好脾氣，如果我學得了一點點待人接物的和氣，如果我能夠寬恕人，體諒人，——我

都得感謝我的慈母。

①「蘇葛亮」，在舊戲中，係老生扮演。

②「史文恭」，水滸傳中故事。

我的母親

我的母親

三

泰山日出

孫志摩

我們在泰山頂上看太陽。在航過海的人，看太陽從地平線下爬上來，本不是奇事；而且我個人是會飽飲過江海與印度洋無比的日彩的。但在高山頂上看日出，尤其在泰山頂上，我們無異的好奇心，當然盼望一種特異的境界，與平原或海上不同的。果然，我們初起時，天還暗沉沉的，西方是一片的鐵青，東方此微有些白意，宇宙只是——如用舊詞形容——一體莽蒼蒼的；但這是我一面感覺勁烈的曉寒，一面睡眠不會十分醒豁時約略的印象；等到留心回覽時，我不由得大聲的狂叫——因為眼前只是一個見所未見的境界。原來昨夜整夜暴風的工程，卻砌我了一座普遍的雲海。除了日觀峯與我們所在的玉皇頂以外，東西南北只是平鋪着瀟灑的雲氣，在朝旭未露前，宛似無量數厚疊長絨的綿羊，交頸接背的眠着，卷耳與彎角都依稀辨得出。那時候在這茫茫的雲海中，我獨自站在霧靄溟溟的小島上，發生了奇異的幻想——

我軀體無限的長大，脚下的山槽比例我的身量只是一塊拳石；這巨人披着散髮，長髮在風裏像一面墨色的大旗，颯颯的在飄蕩。這巨人豎立在大地的頂尖上，仰面向着東方，平拓着一雙長臂。

在盼望，在迎接，在催促，在默默的叫喚；在崇拜，在祈禱，在流淚——在流久慕未見而將見悲喜交互的熱淚……

這淚不是空淚的，這熱禱不是不生響應的。

巨人的手指向着東方——

東方有的，在展露的，是什麼？

東方有的是瑰麗豪華的色彩，東方有的是偉大普照的光明——出現了，到了，在這里了……玫瑰汁，葡萄漿，紫荊，液琉璃，精縮楓葉——大量的染工，在層累的雲底工作；無數蜿蜒的魚龍，爬進了蒼白色的雲堆。

一方的異彩，搗去了滿天的臆意，喚醒了四隅的明雷——光明的神駒在熱奮地馳騁……

雲海也活了；眠熟了獸形的濤瀾，又回復了偉大的呼嘯，昂頭搖尾的向着我們朝露染青巉形的小島沖洗，激起了四岸的水沫浪花，震盪着這生命的浮礁，似在報告光明與欣欣之臨在……

再看東方——海勾力士已經掃蕩了他的阻礙，雀屏似的金霞，從無垠的肩上產生，展開在大地的邊沿，起……起……起……用力，用力，純鐵的圓顛，一探再探的駁出了地平，翻登了雲背，臨照

在天空……

X
X
X
X
X
X

歌唱呀，讚美呀，這是東方之復活，這是光明的勝利……
敬髮禱祝的巨人，他的身影橫亘在無邊的雲海上，已經漸漸的消翳在普遍的歡欣裏；現在他雄渾的頌美的歌聲，也已在霞采變幻中，普徹了四方八隅……

X
X
X
X
X

聽呀，這普徹的歡聲；看呀，這普照的光明！

①「泰山」，五岳中的東岳，在山東泰安縣北。②「印度洋」，是亞澳非三洲間的大洋。③「日觀峰」，

在泰山東南山頂，因便於觀日出而得名。④「玉皇頂」，在泰山絕頂，亦稱太平頂，上有玉皇閣。

⑤「海甸力士」，希臘神話中的大力士。

卷三十五

七

我所知道的康橋

徐志摩

這河身的兩岸，都是四季常青最蔥翠的草坪。從校友居的樓上望去，對岸草場上，不論早晚，永遠有十數匹黃牛與白馬，脛蹄浸在滋蔓的草叢中，從容的在嚼嚼，星星的黃花在風中動盪，應和着牠們尾鬃的掃拂。橋的兩端，有斜倚的垂柳與棚蔭護住。水是澈底的澄清，深不足四尺，勻勻的長着長條的水草。這岸邊的草坪，又是我的愛寵，在清早，在旁晚，我常去這天然的織綿上坐着，有時讀書，有時看水；有時仰臥着看天空的行雲，有時反背着撲抱大地的溫暖。

但河上的風流，還不止兩岸的秀麗。你得買船去玩。船不止一種：有普通的雙槳划船，有輕快的薄皮舟，有最別緻的長形撐篙船；最末的一種是別處不常有的，約莫有二丈長，三尺寬，你站直在船梢上用長竿撐着走的。這撐是一種技術，我手脚太蠢，始終不會學會。你初起手嘗試時，容易把船身橫住在河中，東顧西撞的狼狽。英國人是不輕易開口笑人的，但是小心他們不出聲的皺眉！也不知有多少次河中本來優閒的秩序，叫我這莽撞的外行給搗亂了。我真的始終不會學會。每回我不跟輪跑去租船再試的時候，有一個白鬍子的船家往往帶譏諷的對我說：「先生，這撐船

費勁，天熱累人，還是拿個薄皮舟溜溜！吧我那裏肯聽話，長篙子一點就把船撐了開去，結果還是把河身一段段的腰斬了去！

你站在橋上去看人家撐，那就多不費勁，多美！尤其在禮拜日，有幾個專家的女郎，穿一身縐素衣服，裙裾在風前怪怪的飄着，戴一頂寬邊的縐紗帽，帽影在水草間顫動，你看她們出橋洞時的姿態。撻起一根竟像沒分量的長竿，只輕輕的不經心的往波心裏一點，身子微微的一彎，這般身便了波的「一聲轉出了橋影，翠條魚似的向前滑了去。她們那敏捷，那閒暇，那輕盈，真是值得歌詠的。

在初夏陽光漸暖時，你去買一隻小船，划去橋邊蔭下躺著，念你的書或是做你的夢，槐花香在水面上飄浮，魚羣的喧噪聲在你的耳邊挑逗。或在初秋的黃昏，近着新月的寒光，望上流僻靜處遠去。愛熱鬧的少年們，攜着他們的女友，在船沿上支着變變的東洋紙紙燈，帶着話匣子船心裏用軟墊鋪着，也開向無人跡處去享他們的野福——誰不愛聽那水底翻起的音樂，在靜定的河上描寫夢意與春光！

性慣城市的人，不易知道季候的變遷。看見葉子掉知道是秋；看見葉子綠知道是春；天冷了裝

爐子，天熱了拆爐子；脫下棉袍，換上來袍；脫下來袍，穿上單袍；不過如此罷了。天上星斗的消息，地下泥土裏的消息，空中風吹的消息，都不關我們的事。忙着哪，這樣那樣事情多着，誰耐煩管星斗的移轉，花草的消長，風雲的變幻？同時我們抱怨我們生活，苦痛，煩悶，拘束，枯燥，誰肯承認做人是快樂？誰不多少要咒詛人生？

但不滿意的生活，大都是由於自取的。我是一個生命的信仰者，我信生活決不是我們大多數人僅僅從自身經驗推得的那樣暗慘。我們的病根是在「忘本。」人是自然的產兒，就比枝頭的花與鳥是自然的產兒；但我們不幸是文明人，入世深似一天。離自然遠似一天離開了泥土的花草，離開了水的魚，能快活嗎？能生存嗎？從大自然，我們取得我們的生命；從大自然，我們應分取得我們繼續的資養。那一株婆婆的大木沒有盤錯的根抵深入在無盡藏的地裏？我們是永遠不能獨立的。有幸福是永遠不離母親撫育的孩子，有健康是永遠接近自然的人們，不必一定與鹿豕遊，不必一定回「洞府」去；爲醫治我們當前生活的枯窘，只要「不完全遺忘自然」一張輕淡的藥方，我們的病象就有緩和的希望。在青草裏打幾個滾，到海水裏洗幾次浴，到高處去看幾次朝霞與晚照——你肩背上的負擔，就會輕鬆了去的。

這是極膚淺的道理，當然。但我要沒有過過康橋的日子，我就不會有這樣的自信。我這一輩子就只那一春，說也可憐，算是不會虛度。就只那一春，我的生活是自然的，是真愉快的！（雖則巧妙那也是我最感受人生痛苦的時期。）我那時有的是閒暇，有的是自由，有的是絕對單獨的機會。說也奇怪，竟像是第一次，我辨認了星月的光明，草的青，花的香，流水的殷勤。我能忘記那初春的時候嗎？曾經有多少個清晨，我獨自冒着冷去灑霜鋪地的林子裏閒步——爲聽鳥語，爲盼朝陽，爲尋泥土裏漸次蘇醒的花草，爲體會最微細最神妙的春信。啊，那是新來的蟲眉，在那邊潤不盡的青枝上試牠的新聲！啊，這是第一朵小雪花，掙出了半凍的地面！啊，這不是新來的潤潤，沾上了寂寞的柳條？

靜極了，這朝來水溶溶的大道，只遠處牛奶車的鈴聲，點綴這周遭的沉鬱。順着這大道走去，走到盡頭，再轉入林子裏的小徑，往烟霧濃密處去，頭頂是交枝的榆蔭，透露着漠楞楞的曙色；再往前走，走盡這林子，當前是平坦的原野，望見了村舍，初青的麥田，更遠有二三個隱形的小山掩住了一條通道。天邊是霧茫茫的，尖尖的黑影是近村的教堂。聽，那鐘聲和緩的清音。這一帶是此邦中部的平原，地形像是海裏的輕波，默沉沉的起伏；山嶺是望不見的，有的是青青的

草原與沃腴的田壤。登那土阜上望去，隴溝只是一帶茂林，擁戴着幾處嫋嫋的尖閣；孌媚的隴河也望不見踪跡；你只能循着那錦帶似的林木想像那一流清淺。村舍與樹林是這地盤上的棋子，有村舍處有佳蔭，有佳蔭處有村舍。這早起是看炊烟的時辰：朝霧漸漸的升起，揭開了這灰蒼蒼的天幕，（最好是微霞後的光景）遠近的炊烟，成絲的，成縷的，成捺的，輕快的，瀟瀟的，濃灰的，淡青的，慘白的，在靜定的朝氣裏漸漸的上騰，漸漸的不見，彷彿是朝來人們的祈禱，參差的翳入了天聽。朝陽是難得見的這初春的天氣。但它來時是起早人莫大的愉快。頃刻間曠田野添了顏色，一層輕紗似的金粉糝上了這草，這樹，這通道，這莊舍。頃刻間這周遭瀟瀟了清晨富麗的溫柔。頃刻間你的心懷也分潤了白天誕生的光榮。「春！」這勝利的晴空彷彿在你的耳邊私語。「春！」你那快活的靈魂也彷彿在那裏回響。

伺候着河上的風光，這春來一天有一天的消息。關心石上的苔痕，關心敗草裏的鮮花，關心這水流的緩急，關心水草的滋長，關心天上的雲霞，關心新來的鳥語。怯怯的小雪球，是探春信的小使。鈴蘭與香草，是歡喜的初曙，窈窕的蓮馨，玲瓏的石水仙，愛熱鬧的克羅克斯，耐辛苦蒲公英與雛菊——這時候春光已是爛漫在人間，更不須殷勤問訊。

瑰麗的春光，這是你野遊的時期。可愛的路政，這里不比中國。那一處不是坦蕩蕩的大道？彼步是一個愉快，但騎自轉車是一個更大的愉快。在康橋騎車是普遍的技術；婦人，推子，老翁，一致享受這雙輪舞的快樂。（在康橋聽說自轉車是不怕人偷的，就爲人人都自己有車，沒人要偷。）任你選一個方向，任你上一條通道，順着這帶草味的和風，放輪還去，保管你這半天的逍遙是你性靈的補劑。這道上有的是清蔭與美草，隨地都可以供你休憩。你如愛花，這里多的是錦繡似的草原；你如愛鳥，這里多的是巧囀的鳴禽；你如愛兒童，這鄉間到處是可觀的稚子；你如愛人情，這里多的是不嫌遠客的鄉人；你到處可以「掛單」借宿有酪漿與嫩薯供你飽餐，有奪目的鮮果恣你嘗新。你如愛酒，這鄉間每「望」都爲你備有上好的新釀，黑啤如太濃，蘋果酒、薑酒都是供你解渴潤肺的……。帶一卷書，走十里路，選一塊清靜地，看天，聽鳥，讀書；倦了時，和身在草綿綿處尋夢去——你能想像更適情更適性的消遣嗎？

陸放翁有一聯詩句：「傳呼快馬迎新月，却上輕輿趁晚涼，」這是做地方官的風流。我有康橋時，雖沒馬騎，沒轎子坐，却也有我的風流：我常常在夕陽西墮時，騎了車迎着天邊扁大的日頭直追。日頭是追不到的，我沒有夸父^①的荒誕；但晚景的溫存，卻被我這樣偷嘗了。不少有三兩輛

畫圖似的經驗，至今還是栩栩的留着。只說看夕陽，我們平常只知道登山或是臨海，但實際只須遼闊的天際，地面上的晚霞有時也是一樣的神奇。有一次我趕到一個地方，手把着一家村莊的籬笆，隔着一大田的麥浪，看天色的變幻。有一次是正衝着一條寬廣的大道，過來一大羣羊，放草歸來的，偌大的太陽在牠們後背放射着萬縷的金輝，天上却是烏青青的，只餘這不可逼視的威光中的一條大路，一羣生物！我心頭頓時感着神異性的壓迫，我真的跪下了，對着這冉冉漸翳的金光。再有一次是更不可忘的奇景，那是隨着一大片望不到頭的草原，滿開着豔紅的罌粟，在青草裏亭亭的像是萬盞的金燈，陽光從褐色雲裏斜着過來，幻成一種異樣的紫色，透明的不可逼視，刺那間在我迷眩了的視覺中，這草田變成了……不說也罷，說來你們也是不信的！

一別二年多了，康橋，誰知我這思鄉的隱憂？也不想別的，我只想那晚鐘撼動的黃昏，沒遮擋的田野，獨自斜倚在欄草裏，看第一個大星在天邊現出！

- ①「康橋」，本譯作岡比利日，亦譯稱劍橋，英國都邑名。地在倫敦東北二八哩。有同名的大學，爲十二世紀所創。
- ②「洞府」，仙人之所居。
- ③「克羅克斯」，一種多年生草。開淡紫花，我國稱做香紅花。
- ④「挂單」，游方僧人投寺中寄寓叫掛單，亦稱掛搭。
- ⑤「夸父」，列子載：上古時有夸父，不

我所知道的康麟

自量力，譬如追逐日影。

賣汽水的人

周作人

我的間壁有一個賣汽水的人。在嚴菩薩院左邊的一角有兩間房屋，一間作爲我的廚房，裏邊的一間便是那賣汽水的人住着。

一到夏天，來游西山的人很多，汽水的生意很好。從汽水廠用一塊錢一打去販來，很貴的賣給客人；倘若有點認識，或是善於還價的人，一瓶兩角錢也就够了，否則單賣三四角不等。禮拜日游客多的時候，可以賣到十五六元，一天裏差不多有十元的利益。這個賣汽水的掌櫃本來是一個開着煤舖的泥水匠，有一天到寺裏來作工，忽然想到在這裏來賣汽水，生意一定不錯，於是開張起來。自己因爲店務及工作很忙碌，所以用了一個夥計替他看守，他不過偶然過來巡閱一回罷了。

夥計本是沒有工錢的，火食和必要的費用由掌櫃供給。

我到此地來了以後，夥計也換了，好幾個了。近來在這裏的是一個姓秦的二十歲上下的少年，體格很好，黝黑的圓臉，舉略覺得有點狡獪，但也有天真憫慢的地方。

賣汽水的地方是在塔下，普通稱作塔院，寺的後邊的廣場當中，築起一座幾十丈高的方臺，上

面又豎着五枝石塔所謂塔，院便是這高臺的上邊。從我的住房到塔院底下，也須走過五六十級的臺階，但是分作四五段，所以還可以上去；至於塔院的臺階總有二百多級，而且很峻急，看了也要目眩，心想這一定是不行罷，沒有一回想到要上去過。

塔院下面有許多大樹，很是涼快，時常同了豎一到那里看石碑隨便散步。

有一天，正在碎亭外走着，秦也從底下上來了。一隻長圓形的柳條籃套在左腕上，右手拿着一串連着枝葉的櫻桃似的果實。見了豎，他突然伸出那隻手，大聲說道「這個送你。」豎跳着走去，也大聲問道。

「這是什麼？」

「郁李。」

「那里拿來的？」

「你不用管。你學去好了。」他說着，在狡獪的臉上現出親和的微笑，將果實交給豎了。他嘴裏動着，好像正喫着這果實。我們揀了一顆紅的喫了，有李子的氣味，却是很酸。豎還想問他什麼話，秦已經跳到臺階底下，說着「一·二·三」便兩三級當作一步，走了上去，不久就進了塔院

第一個的石的穹窿門，隨即不見了。

這已經是半月以前的事情了。豐一因爲學校將要開學，也回到家裏去了。

昨天的上午，掌櫃的姪子飄然的來了。他突然對秦說，要收店了，叫他明天早上回去。這事情太蹊突，大家也都覺得奇怪，後來仔細一打聽，纔知道因爲掌櫃知道了秦的作弊，派他的姪子來查辦的。三四角錢賣掉的汽水，都登了兩角的帳，餘下的都沒收了，存放在一個和尚那里，這件事不知道有誰用了電話告訴了掌櫃了。姪子來了之後，不知道又在那裏打聽了許多話，說秦買怎樣的好東西喫，半月裏吸了幾盒的香煙，於是證據確鑿，終於決定把他趕走了。

秦自然不願意出去，非常的稱唐，說了許多辯解，但是沒有效。到了今天早上，平常起的很早的秦還是睡着，姪子把他叫醒，他說是頭痛，不肯起來。然而這也是無益的了，不到三十分鐘的工夫，秦悄悄的出了般若堂去了。

我正在有那大的黑銅的彌勒菩薩坐着的門外散步。秦從我的前面走過，肩上搭着被囊，一邊的手裏提了盛着一點點的日用品的那一隻柳條籃。從對面來的一個寺裏的佃戶見了他問道，

「那里去呢？」

「回北京去！」他用了高興的聲音回答，故意的想隱藏過他的憂鬱的心情。

我覺得非常的寂寥。那時在塔院下所見的浮着親和的微笑的狡澹似的面貌，不覺又清清楚楚的再現在我的心眼的前面了。我立住了，暫時望着他才予^①的走下那長的石階去的寂寞的後影。

①「般若堂」般若，梵語，猶言智慧。

②「塔」凡物隆起者皆曰塔。

③「靜突」不攪事之意。

④「才

予」音策出，同歸附。

一個鄉民的死

周作人

我住着的房屋後面，廣闊的院子中間，有一座羅漢堂。他的左邊略低的地方是寺裏的廚房。因為此外還有好幾個別的廚房，所以特別稱作大廚房。從這里穿過，出了板門，便可以走出山上。淺的溪坑底裏的一點泉水沿着寺流下來，經過板門的前面。溪上架着一座板橋。橋邊有兩三棵大樹，成了涼棚，便是正午也很涼快，馬夫和鄉民們常常坐在這樹下的石頭上談天休息着。我也朝晚常去散步。適值小學校的暑假，豐一到山裏來住了兩禮拜，我們大抵同去，到溪坑底裏去檢圓的小石頭，或者立在橋上，看着溪水的流動。馬夫的許多驢馬中間，也有帶着小驢的母驢，豐一最愛去看那小小的可愛而且又有點獸相的很長的臉。

大廚房裏一總有多少人，我不甚了然。只是從那里出入的時候，在有一匹馬轉磨的房間的一角裏，坐在大木箱的旁邊，用腳踏着一枝棒，使箱內撲撲作響的一個男人，却常常見到豐一教我道，那是寺裏養那兩匹馬的人，現在是在那里把馬所磨的麥的皮和粉分做兩處呢。

他大約時常獨自去看寺裏的馬，所以和那男人很熟習，有時候還叫他，問他各種的小孩子氣的

話。

這是舊歷的中元^①那一天。給我做飯的人走來對我這樣說，「大廚房裏有一個病人很沉重了。一個月以前還沒有什麼，時時看見他出去買東西。舊歷六月底說有點不好。到十多里外的青龍橋^②地方，我中醫去看病。但是沒有效驗，這兩三天倒在牀上，已經起不來了。今天在寺裏作工的木匠把舊板拚合起來，給他做棺材。這病好像是肺病。在他牀邊的一座現已不用了的舊窠裏，吐了許多的痰，滿窠都是蒼蠅。」他說了，又勸告我，往山下去須得走過那間房的旁邊，所以現在不如暫時不去的好。

我聽了略有點不舒服。便到大殿前面去散步，覺得並沒有想上山去的意思，至今也還沒有去過。這天晚上，寺裏有齋口^③施食。方丈和別的兩個和尚念咒，方丈的徒弟敲鑼鼓。我也想去一看，但又覺得麻煩，終於中止了，早早的上牀睡了。半夜裏忽然醒過來，聽見什麼地方有鑼鼓鈔的聲音，心裏想這現在正是送鬼，那麼施食也將完了罷，以後隨即睡着了。

早飯喫了之後，做飯的人又來通知，那個人終於在清早死掉了。他又附加一句道，「他好像是等着棺材的做成呢。」

「怎麼的一個人呢？或者我曾經見過也未可知，但是現在不能知道了」

「他是個獨身，似乎沒有什麼親戚。由寺裏給他收拾了，便在上午在山門外馬路旁的田裏葬了完事。」

「在各種的店裏，留下了好些的欠帳，麵店裏便有一元餘，油醬店一處大約將近四元。店裏的人聽見他死了，立刻從帳簿上把這一頁撕下燒了，而且又拿了，紙錢來燒給死人。木匠的頭兒買了五角錢的紙錢燒了。住在山門外低的小屋裏的老婆子們，也有拿了一點點的紙錢來吊他的。」我聽了這話，像平常一樣的，說這是迷信，笑着將他抹殺的勇氣也沒有了。

①〔中元〕，舊曆七月十五日。

②〔青龍橋〕，鎮名，在北京西北。

③〔餓口〕，釋氏稱餓鬼爲餓口，

現稱施食於餓鬼之佛事爲餓口。

④〔鑊鉞〕，樂器。

喝 茶

周作人

前回徐志摩先生在平民中學講「喫茶」，並不是胡適之先生所說的「喫講茶」——我沒有工夫去聽，又可惜沒有見到他精心結構的講稿，但我推想他是在講日本的「茶道」，（英文譯作Tea）而且一定說的很好，茶道的意思，用平凡的話來說，可以稱作「忙裏偷閒，苦中作樂」，在不完全的現世享樂一點美與和諧，在刹那間體會永久，是日本之「象徵的文化」裏的一種代表藝術。關於這一件事，徐先生一定已有透徹巧妙的解說，不必再來多嘴，我現在所想說的，只是我個人的很平常的喝茶罷了。

喝茶以綠茶爲正宗。紅茶已經沒有什麼意味，何況又加糖——與牛奶？葛辛（George Gissing）

①的草堂隨筆（Private Papers of Henry Recraft）確是很有趣味的書，但冬之卷裏說及飲茶，以爲英國家庭裏下午的紅茶與黃油麵包是一日中最大的樂事，支那飲茶已歷千百年，未必能領略此種樂趣與實益的萬分之一，則我殊不以爲然。紅茶帶「土斯」②未始不可喫，但這只是當飯，在肚飢時食之而已；我的所謂喝茶，却是在喝清茶在賞鑒其色與香與味，意未必在止渴，自然更不在

果腹了。中國古昔曾喫過煎茶及抹茶，現在所用的都是泡茶，陶齋覺三在茶之書 (Book of Tea 1915)裏很巧妙的稱之曰「自然主義的茶」，所以我們所重的即在這自然之妙味。中國人上茶館去，左一碗右一碗的喝了半天，好像是剛從沙漠裏回來的樣子，頗合于我的喝茶的意思，（聽說閩粵有所謂喫工夫茶者自然也有道理，）只可惜近來太是洋場化，失了本意，其結果成爲飯館子之流；只在鄉村間還保存一點古風，唯是屋宇器具簡陋萬分，或者但可稱爲頗有喝茶之意，而未可許爲已得喝茶之道也。

喝茶當于瓦屋紙窗之下，清泉綠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飲，得半日之閑，可抵十年的盛夢。喝茶之後，再去繼續修各人的職業，無論爲名爲利，都無不可，但偶然的片刻優游乃正亦斷不可少。中國喝茶時多喫瓜子，我覺得不很適宜；喝茶時可喫的東西應當是輕淡的「茶食」。中國的茶食却變了「蒲漢時時」，其性質與「阿阿兜」相差無幾，不是喝茶時所喫的東西了。日本的點心雖是豆米的成品，但那優雅的形色，樸素的味道很合于茶食的資格，如各色的「羊羹」（據上田恭輔氏考據，就是出于中國唐時的羊肝餅），尤有特殊的風味。江南茶館中有一種「千絲」，用豆腐干切成細絲，加薑絲醬油，重湯燉熟，上饒麻油，出以供客，其利益爲「堂信」所獨有。豆

腐干中本有一種「茶干」，今變而爲絲亦頗與茶相宜。在南京時常食此品，據云有某寺方丈所製爲最，雖也曾嘗試，却已忘記，所記得者乃只是下關的江天閣而已。學生們的習慣，平常「干絲」既出，大抵不即食，等到麻油再加，開水重換之後，始行舉筋，最爲合式，因爲一到即嚼，次碗繼至。不遑應酬，否則麻油三澆，旋即撤去，怒形于色，未免使客不歡而散，茶意都消了。

吾鄉昌安門外有一處地方，名三脚橋，（實在並無三脚，乃是三出，因以一橋而跨三叉的河上也，）其地有豆腐店曰周德和者，製茶干最有名。尋常的豆腐干方約寸半，厚三分，值錢二文，周德和的價值相同，小而且薄，錢及一半，黝黑堅實，如紫檀片。我家距三脚橋有步行兩小時的路程，故殊不易得，但能喫到油燻者而已。每天有人挑擔設爐鑊，沿街叫賣，其詞曰，

「辣醬辣，

麻油燻，

紅醬辣，辣醬搗：

周德和格⑤五香油燻豆腐干。」

其製法如上所述，以竹絲揸其末端每枚值三文。豆腐干大小如周德和，而甚柔軟，大約係常品，

惟經過這樣烹調，雖然不是茶食之一，却也不失爲一種好豆食。——豆腐的確也是極東的佳妙食品，可以有種種的變化，唯在西洋不會被領解，正如茶一般。

日本用茶淘飯，名曰「茶漬」，以醃菜及「澤菴」(即福建的黃土蘿蔔，日本澤菴法師始傳此法，蓋從中國傳去)等爲佐，很有清淡而甘香的風味。中國人未嘗不這樣喫，唯其原因，非由窮困卽爲節省，殆少有故意往清茶淡飯中尋其固有之味者，此所以爲可惜也。

①「葛辛」，英國散文家及小說家。

②「土斯」，切成之麵包加以蒜或醋者。

③「抹茶」，磨末之

茶也。④「阿阿兒」，玉蜀黍所製，北人用以代飯或作點心吃。

⑤「格」卽「煎」。

苦雨

周作人

伏園兄：

北京近日多雨，你在長安道上不知也遇到否，想必能增你旅行的許多佳趣。雨中旅行不一定是愉快的，我以前在杭滬車上時常遇雨，每感困難，所以乘於火車的雨不能感到什麼興味，但臥在烏篷船裏，靜聽打篷的雨聲，加上款乃的櫓聲以及「靠塘來，靠下去」的呼聲，却是一種夢似的詩境。倘若更大膽一點，仰臥在腳划小船內，冒雨夜行，更顯出水鄉住民的風，趣雖然較為危險，一不小心，拙劣地轉一個身，便要使船底朝天。二十多年前往東浦用先父的保姆之喪，歸途遇暴風雨，一葉扁舟在白鵝似的波浪中間滾過大樹港，危險極也愉快極了。我大約還有好些「魚」時候——至少也是斷髮文身^①時候的脾氣，對於水頗感到親近，不過北京的泥塘似的許多「海」實在不很滿意，這樣的水沒有也並不怎麼可惜。你往「陝半天」^②去似乎要走好兩天的準沙漠路，在那時候倘若遇見風雨，大約是很舒服的；遙想你坐驛車中，在大漠之上，大雨之下，喝着四打之內的汽水，悠然進行，可以算是「不亦快哉」之一。但這只是我的空想，如詩人的理想一樣

地靠不住，或者你在驛車中遇雨，很感困難，正在叫苦連天也未可知，這須等你回京後問你再說了。

我住在北京，遇見這幾天的雨，却叫我十分難過。北京向來少雨，所以不但雨具不很完全，便是家屋構造，於防雨亦欠周密。除了真正富翁以外，很少用實操磚牆，大抵只用泥牆抹灰敷衍了事。近來天氣轉變，南方酷寒而北方淫雨，因此兩方面的建築上都露出缺陷。一星期前的雨把後園的西牆淋塌，第二天就有梁上君子來摸索北房的鐵絲窗，從次日起趕緊邀了七八位匠人，費兩天工夫，從頭改築，已經成功十分八九，總算可以高枕而臥，前夜的雨却又將門口的南牆沖倒二三丈之譜。這受驚的可不是我，乃是川島君，佴們，因為梁上君子如再見光顧，一定是去竊在「佴們」的窗下竊聽的了。爲消除「佴們」的不安起來，一等天氣晴正，急須大舉地修築，希望日子不至於很久，這幾天只好暫時拜託川島君的老弟費神代爲警護罷了。

前天十足下了一夜的雨，使我夜裏不知醒了幾遍。北京除了偶然有人高興放幾個爆竹以外，夜裏總還安靜，那樣嘩喇嘩喇的雨聲在我的耳朵已經不很聽慣，所以時常被牠驚醒，就是睡著也彷彿覺得耳邊粘着麵條似的東西，睡的很不痛快。還有一層，前天晚間據小孩們報告，前而院子裏

的積水已經離台階不及一寸，夜裏聽着雨聲，心裏胡里胡塗地總是想水已上了台階，浸入西邊的書房裏了。最容易到了早上五點鐘，赤腳撐傘，跑到西屋一看，果然不出所料，水漫滿了全屋，約有一寸深淺，這纔歎了一口氣，覺得放心了；倘若這樣與高采烈地跑去，一看却沒有水，恐怕那時反覺得失望，沒有現在那樣的滿足也說不定，幸而書籍都沒有濕，雖然是沒有什麼價值的東西，但是濕成一餅一餅的紙絲，也很是不愉快。現今水雖已退，還留下一種漲過大水後的普通的臭味，固然不能留客坐談，就是自己也不能在那裏寫字，所以這封信是在裏邊炕桌上寫的。

這回的大雨，只有兩種人最是喜歡。第一是小孩們。他們喜歡水，却極不容易得到，現在看見院子裏成了河，便成羣結隊地去「淪河」去。赤了足伸到水裏去，實在很有點冷，但他們不怕，下到水裏還不肯上來。大人見小孩們玩的有趣，也一個兩個地加入，但是成績却不甚佳，那一天裏滑倒了三個人，其中兩個都是大人，——其一為我的兄弟，其一是川島君。第二種喜歡下雨的則為蝦蟆。從前同小孩們往高亮橋去釣魚釣不着，只捉了好些蝦蟆，有綠的，有花條的，拿回來都放在院子裏，平常偶叫幾聲，在這幾天裏便整日叫喚，或者是荒年之兆，却極有田村的風味。有許多耳朵皮癩的人，很惡喧聲，如麻雀蝦蟆或蟬的叫聲，凡足以妨礙他們的甜睡者，無一不痛惡

而深聽之，大有欲滅此而午睡之意。我覺得大可以不必如此，隨便聽聽都是很有趣味的，不但是這些久成詩料的東西，一切鳴聲其實都可以聽。蝦蟆在水田裏羣叫，深夜靜聽，往往變成一種金屬音，很是特別，又有時彷彿是狗叫，古人常稱蛙蛤爲吠，大約也是從實驗而來。我們院子裏的蝦蟆在只見花條的一種，牠的叫聲更不漂亮，只是格格格。這個叫法，可以說是革音，平常自一聲至三聲，不會更多，唯在下雨的早晨，聽牠一口氣叫上十二三聲，可見牠是實在喜歡極了。

這一場大雨恐怕在鄉下的窮朋友是很大的一個不幸，但是我不會親見，單靠想像是不中用的，所以我不去虛僞地代爲悲歎了。倘若有人說這所記的只是個人的事情，於人生無益，我也承認，我本來只想說個人的私事，此外別無意思。今天太陽已經出來，傍晚可以出外去游嬉，這封信也就不再寫下去了。

我本等着看你的秦淮記，現在却由我先寫給你看，這也可以算是「意表之外」的事罷。十三年七月十七日在涼城書。

①「斷髮文身」，截髮使短，纏繞皮膚爲文飾，古之野蠻俗也。

②「陝半天」，指陝西，言其遠也。

③「意表之外」，林琴雨之語，爲世所聞。

死之默想

周作人

四世紀時希臘默世詩人巴拉達思作有一首小詩道：

(*Polla lalais, anihope—palladas*)

「你太饒舌了，人啊，不久將睡在地下；

住口罷，你生存時且思索那死。」

這是很意思的話。關於死的問題，我無事時也會默想過，（不坐在樹下，大抵是在車上，）可是想不出什麼來，——這或者因為我是個「樂天的詩人」的緣故吧？但是其實我何嘗一定崇拜死，有如曹慕管君，○不過我不很能够感到死之神祕，所以不覺得有思索十日十夜之必要。於形式上的方面也就不能有所饒舌了。

竊察世人怕死的原因自有種種不同，「以愚觀之」可以定爲三項，其一是怕死時的苦痛，其二是捨不得人世的快樂，其三是顧慮家族。苦痛比死還可怕，這是實在的事情。十多年前有一個遠房的伯母，十分困苦，十二月底想去投河尋死，（我們鄉間的河是經冬不凍的，）但是投了下去，她

隨即走了上來，說是因爲水太冷了。有些人要笑她癡也未可知，但這却是真實的人情。倘若有人能够切實保證，誠如某生物學所說，被猛獸咬死癡蘇蘇地很是愉快，我想一定有許多人棄糧入山去投身餓虎的了。可惜這一層不能擔保，有些對於別項已無留戀的人因此也就不得不稍爲躊躇了。

顯慮家族，大約是怕死的原因中之較小者，因爲這還有救治的方法。將來如有一日，社會制度稍加改良，除施行善種的節制以外，大家不問老幼可以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凡平常衣食住，醫藥教育，均由公給，此上更好的享受再由個人自己的努力去取得，那麼這種顧慮就可以不要，便是夜夜也一定平安得多了。不過我所說的原是空想，實現還不知在幾十百年之後，而且到底未必實現也說不定，那麼這也終是遠水不救近火，沒有什麼用處。比較確實的辦法還是設法發財，也可以救濟這個憂慮。爲得安閑的死而求發財，倒是很高雅的俗事；只是發財大不容易，不是我們都能做的事，況且天下之富人有了錢便反死不去，則此法亦頗有危險也。

人世的快樂自然是很可貪戀的，但這似乎只在青年男女纔深切的感到，像我們將近「不惑」的人，嘗過了凡人的苦樂，此外別無想做皇帝的野心，也就不覺得還有捨不得的快樂。我現在的快

樂只想在閒時喝一杯清茶，看看新書，（雖然近來因為政府替我們備著，手頭只有買茶的錢，）無論他是講蟲鳥的歌唱，或是記賢哲的思想，古今的刻繪，都足以使我感到人生的欣幸。然而朋友來談天的時候，也就放下書卷，何況「無私神女」(Atropos)的命令呢？我們看路上許多乞丐，都已沒有生人樂趣，却是苦苦的要活著，可見快樂未必是怕死的重大原因；或者捨不得人世的苦辛也足以叫人留戀這個塵世罷。講到他們，實在已是了無牽掛，大可「來去自由」，實際却不能如此，倘若不是爲了上邊所說的原因，一定是因爲怕河水比徹骨的北風更冷的緣故了？

對於「不死」的問題，又有什麼意見呢？因爲少年時當過五六年的水兵，頭腦中多少受了唯物論的影響，總覺得造不起「不死」這個觀念來，雖然我很喜歡聽荒唐的神話。即使照神話故事所講，那種長生不老的生活我也一點兒都不喜歡。住在冷冰冰的金門玉階的屋裏，吃著五香牛肉一類的鱗肝鳳脯，天天游手好閑，不在松樹下著棋，便同金童玉女厮混，也不見得有什麼趣味，況且永遠如此，更是單調而且困倦了。又聽人說，仙家的時間是與凡人不同的，詩云，「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所以爛柯山下的六十年在棋邊只是半個時辰耳，那裏會有日子太長之感呢？但是由我看來，仙人活了二百萬歲也只抵得人間的四十春秋，這樣浪費時間無裨實際的生活，殊不值

得變盡了心機去求得他；倘若二百萬年後劫波到來，就此盪然，將被五十歲的凡夫所笑。較好一點的還是那西方鳳鳥(Phoenix)的辦法，活上五百年，便爾覺去，化爲幼鳳，這樣的輪迴倒很好玩的，——可惜他們是只此一家，別人不能仿作。大約我們還只好在這被容許的時光中，就這平凡的境地中，尋得些須的安閑悅樂，即是無上幸福；至於「死後，如何？」的問題，乃是神祕派詩人的領域，我們平凡人對於成仙做鬼都不關心，於此自然就沒有什麼興趣了。

十三年十二月

○(曹基管)君，奉直之職，曹基管曾上書吳佩孚，惜其不以身殉。 ○「不惑」，論語：四十而不惑。

北平的茶食

周作人

在東安市場的舊書攤子上買到一本日本文章家五十風力的我的書翰，中間說起東京的茶食店的點心都不好吃了，只有幾家如上海①山下的空也，還做得好點心，吃起來餡和糖及果實渾然融合，在舌頭上分不出各自的味來。想起德川時代②江戶③的一百五十年的繁華，當然有這一種享樂的風流餘韻留傳到今日，雖然比起京都④來自然有點不及。北京建都已有五百餘年之久，論理於衣食住方面應有多少精微的造就，但實際似呼並不如此，即以茶食而論，就不會知道什麼特殊的有滋味的東西。固然我們對於北京情形不甚熟悉，只是隨便撞進一家餡餅鋪裏去買一點來吃，但是就撞過的經驗來說，總沒有很好吃的好點心買到過。難道北京竟是沒有好的茶食，還是有而我們不知道呢？這也未必全是爲貪口腹之欲，總覺得住在古老的京城裏吃不到包含歷史的精鍊的或頹廢的點心是一個很大的缺陷。北京的朋友們，能够告訴我兩三家做得上好點心的餡餅鋪麼？

我對於二十世紀的中國貨色，有點不大喜歡，粗惡的模仿品，美其名曰國貨，要賣得比外國貨更貴些。新房子裏賣東西便不充都有點懷疑，雖然這樣說好像遺老的口吻，但總之關於風流享樂

的事我是頗迷信傳統的。我在西四牌樓以南走過，望著異複齋的丈許高的獨木招牌，不禁神往，因爲這不但表示他是義和團以前的小店，那模糊陰暗的字跡又引起我一種焚香靜坐的安閒而豐腴的生活的幻想。我不會焚過什麼香却對於這件事很有趣味，然而終於不敢進香店去，因爲怕他們在香台上已放著花露水與日光皂了。我們於日用必需的東西以外，必須還有一點無用的遊戲與享樂，生活才覺得有意思。我們看夕陽，看秋河，看花，聽雨，聞香，喝不求飽的點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雖然是無用的裝點，而且是愈精緻愈好。可憐現在的中國生活，却是極端地乾燥粗鄙，別的不說，我在北京徬徨了十年，終未曾吃到好點心。

①「上海」，在日本東京下谷區，爲有名的遊息之所。②「德川時代」，指德川家康的時代。德川家康爲日本德川初代的將軍，開府江戶，建德川幕府二百五十之基礎。③「江戶」，日本東京之舊稱。

④「京都」，即日本之西京。⑤「義和團」，指清德宗庚子年拳匪之亂。（公元一九〇〇）

烏蓬船

周作人

子榮君：

接到手書，知道你要到我的故鄉去，叫我給你一點什麼指導。老實說，我的故鄉，真正覺得可懷戀的地方，並不是那里；但是因為在那里生長，住過十多年，究竟知道一點情形，所以寫這一封信告訴你。

我所要告訴你的，並不是那里的風土人情，那是寫不盡的，但是你到那里一看也就會明白的，不必囉唆地多講。我要說的是一種很有趣的東西，這便是船。你在家鄉平常總坐人力車，電車，或是汽車，但是我的故鄉那里這些都沒有，除了在城內或山上是用轎子以外，普通代步都是用船。船有兩種，普通坐的都是烏蓬船，「白蓬的大槳作航船用，坐夜航船到西陵^①去也有特別的風趣，但是你總不便坐，所以我也就不說了。烏蓬船大的爲「四明瓦」(Byttinga)小的爲脚划船(划讀如iao)亦稱小船。但是最適用的還是在這中間的「三道」，亦即三明瓦。蓬是半圓形的，用竹片編成，中夾竹箬，上塗黑油，在兩屬定篷之間放著一扇遮陽，也是半圓的，木作格

子，嵌著一片片的小魚鱗，徑約一寸，頗有點透明，略似玻璃而堅韌耐用，這就稱爲明瓦。三明瓦者，謂其中輪有兩道，後輪有一道明瓦也。船尾用櫓，大抵兩支，船首有竹篙，用以定船。船頭著眉目，狀如老虎，但似在微笑，頗滑稽而不可怕，唯白篷船則無之。三道船篷之高大約可以使你直立，輪寬可以放下一頂方桌，四個人坐著打馬將，——這個恐怕你也已學會了罷？小船則真是一葉扁舟，你坐在船底席上，篷頂離你的頭有兩三寸，你的兩手可以攔在左右的舷上，還把手部露出在外邊。在這種船裏彷彿是在水面上坐，靠近田岸去時泥土便和你的眼鼻接近，而且遇著風浪，或是坐得少不小心，就會船底朝天，發生危險，但是也頗有趣味，是水鄉的一種特色。不過你總可以不必去坐最好還是坐，那三道船罷。

你如坐船出去，可是不能像坐電車的那樣性急，立刻盼望走到。倘若出城，走三四十里路，（我們那裡的里程是很短，一里纔及英哩三分之一，）來回總要預備一天。你坐在船上，應該是游山的態度，看看四周物色，隨處可見的山，岸旁的烏柏，河邊的紅蓼和白蘋，漁舍，各式各樣的橋，困倦的時候睡在船中筆隨筆來看，或者沖一碗清茶喝喝。匾門外的錢河^①一家，賀家池，^②盤陂方近，我都是喜歡的或者，往婁公埠^③騎驢去游蘭亭，^④（但我勸你還是步行，騎驢或者

于你不很相宜，) 到得暮色蒼然的時候進城上都挂著瑟瑟的東門來，倒是頗有趣味的事。倘若路上不平坦，你往杭州去時可于下午開船，黃昏時候的景色正最好看，只可惜這一帶地方的名字我都忘記了。夜間睡在船中，聽水聲橈聲，來往船隻的招呼聲，以及船間的犬咬雞鳴，也都很有意思。僱一隻船到鄉下去看廟戲，可以了解中國舊戲的真趣味，而且在船上行動自如，要看看，要睡就睡，要喝酒就喝酒，我覺得也可以算是理想的行樂法。只可惜講維新以來這些演劇與迎會都已禁止，中產階級的人低能別在「布萊會館」等處建起「海式」的戲場來，請大家買票看上海的雜兒戲。這些地方你千萬不要去。——你到我那故鄉，恐怕沒有一個人認得，我又因為在教書不能陪你去玩，坐衣船，談閒天，實在抱歉而且惆悵。川島君夫婦現在佛山，本來可以給你紹介，但是到你那里的時候他們恐怕已經離開故鄉了。初寒，善自珍重，不盡。十五年一月十八日夜，于北京。

①西陵，渡名，在蕭山縣城南。

②鑑湖，亦稱鏡湖，在紹興縣城南。

③買家池，在鏡湖側。

④慶公埠，在水偏門外西南。

⑤關字，在紹興縣西南，晉王羲之曾于此修禊。

⑥佛山在道墟

村，俗稱賣山。



烏
蓬
船

蒼蠅

周作人

蒼蠅不是一件很可愛的東西，但我們在做小孩子的時候都有點喜歡他。我同兄弟常在夏天乘大人們午睡，在院子裏棄著香瓜皮鬆的地方捉蒼蠅，——蒼蠅共有三種，飯蒼蠅太小，麻蒼蠅有蛆太鹹，只有金蒼蠅可用。金蒼蠅即青蠅，小兒謎中所謂「頭戴紅纏帽，身穿紫羅袍」者是也。我們把他捉來，摘一片月季花的葉，用月季的刺釘在背上，便見綠葉在桌上蠕蠕而動，東安市場有賣紙製各色小蟲者，標題云「蒼蠅玩物」，即是同一的用意。我們又把他的背豎穿在細竹絲上，取燈心草一小段放在腳的中間，他便上下顛倒的舞弄，名曰「戲棍」；又或用白紙條纏在腸上縱使飛去，但見空中一片片的白紙亂飛，很是好看。倘若捉到一個年富力強的金蒼蠅，用快剪將頭切下，他的身子便仍舊飛去。希臘路吉亞諾思 (Lucian) 的蒼蠅頌中說，「蒼蠅在被切去了頭之後，也能生活好些時光，」大約二千年前的小孩已經是這樣的玩樂的了。

我們現在受了科學的洗禮，知道蒼蠅能够傳染病菌，因此對於他們很有種惡感。三年前臥病在醫院時曾作有一首詩，後半云，

「大小一切的蒼蠅們，

美和生命的破壞者，

中國人的好朋友的蒼蠅們呵，

我詛咒你的全滅，

用了人力以外的，

最黑最黑的魔術的力。」

但是實際上最可惡的還是他的別一種壞癖氣，便是喜歡在人家的顏面手脚上亂爬亂舔，古人雖美其名曰「吸美」，在被吸者却是極不愉快的事。希臘有一篇傳說，說明這個緣起，頗有趣味。據說蒼蠅本來是一個處女，名叫歐亞 (Aeolus)，很是美麗，不過太喜歡說話。她也愛那月神的情人恩送米盡 (Endymion)，當他睡着的時候，她總還是和他講話或唱歌，使他不能安息，因此月神發怒，把她變成蒼蠅。以後她還是記念著恩送米盡，不肯叫人家安睡，尤其是喜歡攪擾年青的人。蒼蠅的固執與大胆，引起好些人的贊歎。訶美洛思 (Homeros) 在史詩中贊比勇士於蒼蠅，他說，雖然你趕他去，他總不肯離開你，一定要叮你一口方纔罷休。又有詩人云，那小蒼蠅極勇敢

地跳在人的肢體上，渴欲飲血，戰士却躲避敵人的刀鋒，真可羞了。我們憐憫不入浴且渴血的勇士，但勇敢地攻上來祇我們的頭却常常遇到，法勃耳（Phobos）的昆蟲記裏說有一種蠅，乘土蜂負蟲入穴之時，下卵於蟲內，後來蠅卵先出，把死蟲和蜂卵一併吃下去。他說這種蠅的行爲好像是一個亂巾黑衣的刺客在林中襲擊旅人，但是他的慍悍敏捷的確也可佩服，倘使希臘人知道，或者可以拿去形容阿迭修思（Odysseus）一流的狡猾英雄罷。

中國古來對於蒼蠅也似乎沒有什麼反感。詩經裏說，「營營青蠅，^⑤止於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又云，「非鶻則鳴蒼，蠅之聲。」據釋農師說，青蠅善亂色，蒼蠅善亂聲，所以是這樣說法。

傳說裏的蒼蠅，即使不是特殊良善，總之決不比別的昆蟲更爲卑惡。在日本的俳諧中則蠅成爲普通的詩料，雖然略帶淤穢的氣色，但很能表出溫暖熱鬧的境界。小林一茶^⑥更爲奇特，他同聖芳濟一樣，以一切生物爲弟兄朋友，蒼蠅當然也是其一，檢閱他的俳句選集，詠蠅的詩有二十首之多，今舉兩首以見一斑。一云，

「笠上的蒼蠅，比我更早地飛進去了。」這詩有題曰歸菴。又一首云，

「不要打哪，蒼蠅搓他的手，搓他的腳呢。」

我說這一句，常常想起自己的詩覺得慚愧，不過我的心情總不能達到那一步，所以也是無法。埤離①云，「蠅好交其前足，有絞繩之象，……亦好交其後足，」這個描寫正可作前句的註解，又紹興小兒謔語歌云，「像烏豇豆格烏，像烏豇豆格粗，堂前當中央，坐得拉胡鬚，」也是指這個現象。（格猶云的，「坐得即「坐著」之意。」）

據路吉亞諸思說，古代有一個女詩人，慧而美，名叫歐亞，又有一個名妓也以此爲名，所以清稔詩人有句云，「歐亞咳他直達他的心房。」中國人雖然永久與蒼蠅同桌吃飯，却沒有人拿蒼蠅作爲名字，以我所知只有二二人被用爲諱名而已。

①「蠅蠅」，蟲行貌。

②「路吉亞諸思」，敘利亞人，學子雅馴，著作有多種。

③「阿美洛思」，有荷

馬，相傳與荷賽與伊利亞特諸史詩爲其所作。

④「去勒耳」，爲十九世紀之科學研究者，其爲文富有

詩意。

⑤「當營背題詩」，見詩經小雅所用之什。鄭康成云：「蠅之爲虫，汗白使黑，汗黑使白，喻

倭人變亂善惡也。此亦即陸農師所論「善惡善亂色。」⑥「小林一茶」，日本文學家。⑦「聖芳密」，

意大利僧人。

⑧「婢雅」，宋濂獨撰。

若子的病

周作人

北京孔德學校旬刊第二期於四月十一日出版，載有兩篇兒童作品，其中之一是我的小女兒寫的。

晚上的月亮□□周若子

晚上的月亮，很大又很明。我的兩個弟弟說：「我們把月亮請下來，叫月亮抱我們到天上去玩。月亮給我們東西，我們很高興。我們拿到家裏給母親吃，母親也一定高興。」

但是這張旬刊從郵局寄到的時候，若子已正在垂死狀態了。她的母親望著攤在牀上的報紙又看昏沈的病人，再也沒有什麼話可說，只叫我只好地收藏起來，——做一個將來決不再萬目的紀念品。我讀了這篇小文，不禁忽然想起六歲時死亡的四弟椿壽，他於得急性肺炎的前兩三天，也是固執地向著嬸嬸追問天上的情形，我自己知道這都是迷信，却不能禁止我脊梁上不發生冰冷的奇感。

十一日的夜中，她就發起熱來，繼之以大吐，恰巧小兒用的攝氏體溫表給小波波（我的兄弟的小孩）摔破了，土步君正出著第二次種的牛痘，把華氏的一具拿去應用，我們房裏沒有體溫表了，

所以不能測量熱度，到了黎明從間壁房中拿表來一量，乃是四十度三分！八時左右起了痙攣，[⊙]妻抱住了她，只喊說，「阿玉驚了，阿玉驚了！」弟婦（即是妻的三妹）走到外邊叫內弟起來，說「阿玉死了！」他驚起不覺墜落牀下。這時候醫生已到來了，診察的結果說疑是「流行性腦脊髓膜炎」，雖然徵候還未全具，總之是腦的故障，危險很大。十二時又復痙攣，這回腦的方面倒還在其次了，心臟中了微菌[⊙]的毒非常衰弱，以致血行不良，皮膚現出黑色，在臂上擦一下，凹下白色的痕好久還不回復。這一日裏，院長山本博士，助手蒲君，看護婦永井君白君，前後都到，山本先生自來四次，永井君留住我家，幫助看病。第一天在混亂中過去了，次日病人雖不見變壞，可是一晝夜以來每兩小時一回的樟腦注射毫不見效，心臟還是衰弱，雖然熱度已減至三八至九度之間。這天下午因為病人想喫可可糖，我趕往哈達門去買，路上時時爲不祥的幻想所侵襲，直到回家看見毫無動靜這纔略略放心。第三天是火曜日，勉強往學校去，下午三點半正要上課，聽說家裏有電話來叫，趕緊又告假回來，幸而這回只是夢囈，並未發生什麼變化。夜中十二時山本先生診後，始宣言性命可以無慮。十二日以來，經了兩次的食鹽注射，三十次以上的樟腦注射，身上擁著大小七個的冰囊，在七十二小時之末總算已離開了死之國土，這真是萬幸的事了。

山本先生後來告訴川島君說，那日曜日他以為一定不行了，大約是第二天，永井君也走到弟婦的房裏躲著下淚，她也覺得這小朋友怕要爲了什麼而辭去這個家庭了。但是這病人竟從萬死中逃得一生，不知是那裏來的力量。醫呢，藥呢，她自己或別的不可知之力呢？但我知道，如沒有醫藥及大家的救護，她總是早已不存了。我若是一種宗教派的信徒，我的感謝便有所歸，而且當初的驚怖或者也可減少，但是我不能如此我對於未知之力有時或感著驚異，却還沒有致感謝的那麼深密的接觸。我現在所想致感謝者在人而不在自然，我很感謝山本先生與永井君的熱心的幫助，雖然我也還不會忘記四年前給我醫治肋膜炎的勞苦。川島菱子君每日殷勤的訪問，也是應該致謝的。

整整地睡了一星期，腦部已經漸好，可以移動，遂於十九日午前搬往醫院，她的母親和「姊姊」陪伴著，因爲心臟尚須療治，住在院裏較爲便利，省得醫生早晚兩次趕來診察。現在溫度復原，脈搏亦漸恢復，她臥在我曾經住過兩個月的病室的牀上，只靠著一個冰枕，胸前放著一個小冰囊，伸出兩隻手來，在那裏唱歌，妻同我商量，若子的兄弟十歲的時候，都花過十來塊錢，分給用人併喫點東西當作紀念，去年因爲籌不出這筆款，所以沒有這樣辦，這回病好之後，須得設

法來補做併以祝賀病愈。她聽懂了這會話的意思，便反對說，「這樣辦不好。倘若今年做了十歲，那麼明年豈不還是十一歲麼？」我們聽了不禁破顏一笑。唉，這個小小的情景，我們在一星期前那里敢夢想到呢？」

緊張透了的心一時殊不容易鬆放開來。今日已是若子病後的第十一日，下午因為稍覺頭痛告假在家，在院子裏散步，這纔見到白的紫的丁香都已盛開，山桃爛熳得開始憔悴了，東邊路旁愛羅先珂君回俄國前手植作為紀念的一株杏花已經零落淨盡，只賸有好些綠蒂隱藏嫩葉的底下。春天過去了，在我們傍徨驚恐的鶯天裏，北京這好像敷衍人似地短促的春光早已偷偷地走過去了。這或者未免可惜，我們今年竟沒有好好地看一番桃杏花：但是花明年會開的，春天明年也會再來的，不妨等明年再看：我們今年幸而能夠留住了別個一去將不復來的春光，我們也就夠滿足了。

今天我自己居然能夠寫出這篇東西來，可見我的凌亂的頭腦也略略靜定了，這也是一件高興的事。十四年四月二十二日雨夜。

○「瘧疾」，體中筋肉牽引，舉止不隨之病。

○「微」首屑，微菌，下等植物。

○「愛羅先珂」，俄國

作家，曾來陸遊，任北京大學教授。

臘 葉

魯迅

燈下看雁門集，忽然翻出一片歷歷的楓葉來。

這使我記起去年的深秋。繁霜夜降，木葉多半凋零，庭前的一株小小的楓樹也變成紅色了。我會繞樹徘徊，細看葉片的顏色，當他青蔥的時候是從沒有這麼注意的。他也並非全樹通紅，最多的是淺綠，有幾片則在緋紅地上，還帶着幾圈濃綠。一片獨有一點蛙孔，竊着烏黑的花邊，在紅，黃和綠的斑駁中，⊙明眸似的向人凝視，我自念：這是病葉呵！便將他摘了下來，夾在剛纔買到的雁門集裏。大概是願使這將墜的被蝕而斑斕的顏色，暫得保存，不即與羣葉一同飄散罷。

但今夜他卻黃蠟似的躺在我的眼前，那眸子也不復似去年一般灼灼。⊙假使再過幾年，舊時的顏色在我記憶中消去，怕連我也不知道他何以夾在書裏面的原因了，將墜的病葉的斑斕，似乎也只能在極短時中相對，更何況是蔥鬱的呢。看看窗外，很能耐寒的樹木也早經禿盡了；楓樹更何況說得。當深秋時，想來也許有和這去年的模樣相似的病葉的罷，但可惜我今年竟沒有賞玩秋樹的餘閒。

藻 藓

① 斑駁し、雜色。

② 灼灼し、花成貌。

希 望

魯迅

我的心分外地寂寞。

然而我的心很平安：沒有愛憎，沒有哀樂，也沒有顏色和聲音。

我大概老了。我的頭髮已經蒼白，不是很明白的事麼？我的手顫抖着，不是很明白的事麼？那麼，我的魂靈的手一定也顫抖着，頭髮也一定蒼白了。

然而這是許多年前的事了。

這以前，我的心也會充滿過血腥的歌聲：血和鐵，火燄和毒，恢復和報讎。然而這些都空虛了，但有時故意地填以沒奈何的自欺的希望。希望，希望，用這希望的盾，抗拒那空虛中的暗夜的襲來，雖然盾後面也依然是空虛中的暗夜。然而就是如此，陸續地耗盡了我的青春。

我早先豈不知我的青春已經逝去了？但以爲身外的青春尚在：星，月光，僵墜的胡蝶，暗中的花，貓頭鷹的不祥之言，杜鵑的啼血，笑的渺茫，愛的翔舞……雖然悲涼澆渺的青春韻，然而究竟是青春。

然而現在何以如此寂寞？難道連身外的青春也都逝去，世上的青年也多變老了麼？

我只得由我來肉薄這空虛中的暗夜了。我放下了希望之盾，我聽到 Petöfi Sandor 的「希望」之歌：(1828-49)

希望是甚麼？是娼妓：

她對誰都蛊惑，將一切都獻給；

待你犧牲了極多的寶貝——

你的青春——她就棄掉你。

這偉大的抒情詩人，匈牙利的愛國者，爲了祖國而死在可憐克兵的矛尖上，已經七十五年了。悲哉死也，然而更可悲的是他的詩至今沒有死。

但是，可慘的人生！桀驁英勇如 Petöfi，也終於對了暗夜止步，回顧着茫茫的東方了。他說：
絕望之爲虛妄，正與希望相同。

倘使我還得偷生在不明不暗的這「虛妄」中，我就還要尋求那逝去的悲涼漂渺的青春，但不妨在我的身外。因爲身外的青春倘一消滅，我身中的溟暮也即凋零了。

然而現在沒有星和月光，沒有墜墜的胡蝶以至笑的渺茫，愛的翔舞。然而青年們很平安。

我只得由我來肉薄這空虛中的暗夜了，縱使尋不到身外的青春，也總得自己來一擲我身中的遲暮，但暗夜又在那里呢？現在沒有星，沒有月光以至笑的渺茫和愛的翔舞；青年們很平安，而我的面前又竟至於並且沒有真的暗夜。

絕望之爲虛妄，正與希望相同！

[Petron Sandor]，麥都非，匈牙利愛國詩人。

春
遊

六
四

風 箏

魯 迅

北京的冬季，地上還有積雪，灰黑色的禿樹枝了又於晴朗的天空中，而遠處有一二風箏浮動，在我是一種驚異和悲哀。

故鄉的風箏時節，是春二月，倘聽到沙沙的風輪聲，仰頭便能看見一個淡墨色的蟹風箏或嫩藍色的蜈蚣風箏。還有寂寞的瓦片風箏，沒有風輪；又放得很低，伶仃地顯出憔悴可憐模樣。但此時地上的楊柳已經發芽，早的山桃也多吐蕾，和孩子們的天上的點綴相照應。打成一片春日的溫和。我現在在那里呢？四面都還是嚴冬的蕭殺，而久經訣別的故鄉的久經逝去的春天，却就在這天空中蕩漾了。

但我是向來不愛放風箏的，不但_不愛，並且嫌惡他，因為我以為這是沒出息孩子所做的玩藝。和我相反的是我的小兄弟，他那時大概十歲內外罷，多病，瘦得不堪，然而最喜歡風箏，自己買不起，我又不許放，他只得張著小嘴，呆看著空中出神，有時至於小半日。遠處的蟹風箏忽然落下來了，他驚呼；兩個瓦片風箏的纏繞解開了，他高興得跳躍。他的這些，在我看來都是笑柄，

可鄙的。

有一天，我忽然想起，似乎多日不很看見他了，但記得曾見他在後園拾枯竹。我恍然大悟似的，便跑向少有人去的一間堆積雜物的小屋去，推開門，果然就在塵封的什物堆中發見了他。他向着大方凳坐在小凳上；便很驚惶地站了起來，失了色瑟縮着。大方凳旁靠着一個胡蝶風箏的竹骨，還沒有糊上紙，凳上是一對做眼睛用的小風輪，正用紅紙條裝飾着，將要完工了。我在破獲秘密的滿足中，又很憤怒他的瞞了我的眼睛，這樣苦心孤詣地來偷偷做沒出息孩子的玩藝。我即刻伸手折斷了胡蝶的一支翅骨，又將風輪擲在地下，踏扁了。論長幼，論力氣，他是都敵不過我的，我當然得到完全的勝利，於是傲然走出，留他絕望地站在小屋裏。後來他怎樣，我不知道，也沒有留心。

然而我的懲罰終於輪到了，在我們離別得很久之後，我已經是中年。我不幸偶而看了一本外國的講論兒童的書，纔知道遊戲是兒童最正當的行爲，玩具是兒童的天使。於是二十年來毫不憶及的幼小時候對於精神的虐殺的這一幕，忽地在眼前展開，而我的心也彷彿同時變了鉛塊，很重很重地墮下去了。

但心又不竟墮下去而至於斷絕，他只是很重很重地墮着，墮着。

我也知道補過的方法的：送他風箏，贊成他放，勸他放，我和他一同放。我們曬着，跑着，笑着，——然而他其時已經和我一樣，早已有鬍子了。

我也知道還有一個補過的方法的：去討他的寬恕，等他說，「我可是毫不怪你呵。」那麼，我的心一定就輕鬆了，這確是一個可行的方法。有一回，我們會面的時候，是臉上都已添刻了許多「生」的辛苦的條紋，而我的心很沉重。我們漸漸談起兒時的舊事來，我便敘述到這一節，自說少年時代的糊塗。「我可是毫不怪你呵。」我想，他要說了，我即刻便受了寬恕，我的心從此也寬鬆了罷。

「有過這樣的事麼？」他驚異地笑着說，就像旁聽着別人的故事一樣。他什麼也不記得了。全然忘却，毫無怨恨，又有什麼寬恕之可言呢？無怨的恕，說謊罷了。

我還能希求什麼呢？我的心只得沈重着。

現在，故鄉的春天又在這異地的空中了，既給我久經逝去的兒時的回憶，而一并也帶着無可把握的悲哀。我倒不如躲到肅殺的嚴冬中去罷，——但是，四面又明明是嚴冬，正給我非常的寒威

風 華

和冷氣。

一、瑟縮，畏小貌，此處作恐懼解。

秋 夜

魯迅

在我的後園，可以看見牆外有兩株樹，一株是棗樹，還有一株也是棗樹。

這上面的夜的天空，奇怪而高，我生平沒有見過這樣的奇怪而高的天空。他彷彿要離開人間而去，使人們仰面不再看見。然而現在卻非常之藍閃閃地映着幾十個星星的眼，冷眼。他的口角上現出微笑，似乎自以爲大有深意，而將繁霜灑在我的園裏的野花草上。

我不知道那些花草真叫什麼名字，人們叫他們什麼名字。我記得有一種開過極細小的粉紅花，現在還開着，但是更細細小了，她在冷的夜氣中，瑟縮地做夢，夢見春的到來，夢見秋的到来，夢是瘦的詩人將眼淚擦在她最末的花瓣上，告訴她秋雖然來，冬雖然來而此後接着還是春，蝴蝶亂飛，蜜蜂都唱起春詞來了。她於是一笑，雖然顏色深得紅慘慘地，仍然瑟縮着。

棗樹，他們簡直落盡了葉子。先前，還有一兩個孩子來打他們別人打剩的棗子，現在是一個也不剩了。連葉子也落盡了。他知道小粉紅花的夢，秋後要有春；他也知道落葉的夢，春後還是秋。他簡直落盡葉子，單剩幹子，然而脫了當初滿樹是果實和葉子時候的弧形，欠伸得很舒服。但是，

有幾枝遠低亞^ㄟ着，護定他從打棗的竿梢所得的皮傷，而最直最長的幾枝，卻已默默地鐵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使天空，閃閃地鬼眼^ㄟ眼；直刺着天空中圓滿的月亮，使月亮變得發白。

鬼眼^ㄟ的天空越加非常之藍，不安了，彷彿想離去人間，避開棗樹，只將月亮剩下。然而月亮也暗暗地躲到東邊去了。而一無所有的幹子，卻仍然默默地鐵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一意要制他的死命，不管他各式各樣地眯着許多盪瑟的眼睛。

哇的一聲，夜游的惡鳥飛過了。

我忽而聽到夜半的笑聲，吃吃地，似乎不願意驚動睡着的人，然而四圍的空氣都應和着笑。夜半，沒有別的人，我即刻聽出這聲音就在我嘴裏，我也即刻被這笑聲所驅逐，回進自己的房。燈火的帶子也即刻被我旋高了。

後窗的玻璃上丁丁地響，還有許多小飛蟲亂撞。不久，幾個進來了，許是從紙的破孔進來的。他們一進來，又在玻璃的燈罩上撞得丁丁地響。一個從上面撞進去了，他于是遇到火，而且我以爲這火是真的。兩三個卻休息在燈的紙罩上喘氣。那罩是昨晚新換的罩。雪白的紙，摺出波浪紋的聲痕，一角還畫出一枝猩紅色的梔子。

猩紅色的茄子開花時，棗樹又要做小粉紅花的夢，青蔥地變成弧形了。……我又聽到夜半的笑聲；我趕緊欲斷我的心緒，看那老在白紙上的小青蟲，頭大尾小，向日葵子似的，只有半粒小麥那麼大，遍身的顏色蒼翠得可愛，可憐。

我打一個呵欠，點起一支紙煙，噴出烟來，對着燈默默地寂寞這些蒼翠精緻的英雄們。

①低亞，低壓也。②「朕」音閃，目動貌。

秋
夜

七
二

好的故事

魯迅

燈火漸漸地縮小了，在預告石油的已經不多；石油又不是老牌，早熏得燈罩得昏暗。飄爍的紫霧在四近，煙草的烟霧在身邊；是昏沈的夜。

我閉了眼睛，向後一仰，靠在椅背上；捏着「初學記」的手攔在膝髁上。

我在朦朧中，看見一個好的故事。

這故事很美麗，幽雅，有趣。許多美的人和美的事，錯綜起來像一天雲錦，而且萬顆奔星似的飛動着，同時又展開去，以至於無窮。

我彷彿記得會坐小船經過山陰道，^①兩岸邊的烏桕，^②新禾，野花，雞，狗，叢樹和枯樹，茅屋，塔，伽藍，^③農夫和村婦，村女，曬着的衣裳，和尙，蓑笠，天，雲，竹，……：都倒影在澄碧的小河中，隨着每一打槳，各各夾帶了閃爍的日光，并水裏的萍藻游魚，一同蕩漾。諸影諸物，無不解散，而且搖動，擴大，互相融和；剛一融和，却又退縮，很接近於原形。邊線都參差如夏雲頭，鑲着日光，發出水銀色燐。凡是我所經過的河，都是如此。

現在我所見的故事也如此。水中的青天的底子，一切事物統在上面交錯，織成一篇，永是生動，永是展開，我看不見這一篇的結束。

河邊枯柳樹下的幾株瘦削的一丈紅，該是村女種的罷。大紅花和斑紅花，都在水裏面浮動，忽而碎散，拉長了，纏繞的胭脂水，然而沒有聲。茅屋，狗，塔，村女，雲，……也都浮動着。大紅花一朵朵全被拉長了，這時是潑刺奔迸的紅錦帶。帶織入狗中，狗織入白雲中，白雲織入村女中。……在一瞬間，他們又將退縮了。但斑紅花影也已碎散，伸長，就要織進塔，村女，狗，茅屋，雲裏去。

現在我所見的故事清楚起來了，美麗，幽雅，有趣，而且分明。青天上面，有無數美的人和美的事，我一一看見，一一知道。

我就要凝視他們。……

我正要凝視他們時，驟然一驚，睜開眼，雲錦也已黳黯，凌亂，彷彿有誰擲一塊大石下河中，水波陡然起立，將整篇的影子撕成片片了。我無意識地趕忙捏住幾乎墜地的「初學記」，眼前還懸着幾點虹霓色的碎影。

我真愛這一篇好的故事，趁碎影還在，我要追回他，完成他，留下他。我拋了書，欠身伸手取筆，——何嘗有一點碎影，只見昏暗的燈光，我不在小船裏了。

但我總記得見過這一篇好的故事，在昏沈的夜。……

①「山陰」，舊縣名，今屬紹興。

②「烏柏」，落葉亞喬木，高二丈許，夏日開小花。

③「伽藍」，佛

寺之別稱。

好的故事

七六

鴨的喜劇

魯迅

俄國的盲詩人愛羅先河○君帶了他那六絃琴到北京之後，不多久，便向我訴苦說：「寂寞呀，寂寞呀，在沙漠上似的寂寞呀！」

這應該是真實的。但在我却未曾感得；我住得久了，「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只以為很是嗅慣罷了，然而我之所謂嗅慣，或者也就是他之所謂寂寞罷。」

我可是覺得在北京彷彿沒有春和秋。老於北京的人說，地氣北轉了，這里在先是沒有這麼和暖。只是我總以為沒有春和秋：冬末和夏初銜接起來，夏才了，冬又開始了。

一日，就是這冬末夏初的時候，而且是夜間，我偶而得了閒暇，去訪問愛羅先河君。他一向寓在仲密君的家裏；這時一家的人都睡了覺了，室中很安靜。他獨自靠在自己的臥榻上，很高的眉稜在金黃色的長髮之間微蹙了，是在想他舊遊之地的爪哇。○爪哇地方的夏夜。

「這樣的夜間，」他說，「在爪哇是遍地是音樂。房裏，草間，樹上都有昆蟲吟叫，各種聲音成爲合奏，很神奇。其間時時夾着蛇鳴『嘶嘶！可是也與蟲聲相和協……』他沈思了，似乎要追想

起那時的情景來。

我開不得口。這樣奇妙的音樂，我在北京確乎未曾聽到過，所以即使如何愛國，也辯護不得，因為他雖然目無所見，耳朵是沒有聾的。

「北京却連蛙鳴也沒有……」他又歎息了說。

「蛙鳴是有的！這歎息却使我勇猛起來了，於是抗議說，『到夏天大雨之後，你便能聽到許多蟻蟻叫，那是在溝裏面的，因為北京到處都有溝。』」

「哦！……」

過了幾天，我的話居然證實了，因為愛羅先珂君已經買到了幾十個科斗子。他買來便放在他外院子裏的小池裏。那池的長有三尺，寬有二尺，是仲密所掘以種荷花的荷池。從這荷池裏，雖然從沒有見過養出半朵荷來，然而養給蟻却實在是一個極合式的所在。

科斗成羣的在水裏面游泳；愛羅先珂君也常常踱來訪牠們。有時候，在旁的孩子告訴他說：「愛羅先珂先生，牠們生了腳了。」他便高興的微笑道：「哦！」

然而養成池沼的音樂家却只是愛羅先珂看的一件事。他是向來主張自食其力的，說女人可以蓄

牧，男人就應該種田，所以遇到很熟的友人，他便要勸誘他就在院子裏種白菜；也屢次對仲密夫人勸告，勸伊養蜂，養雞，養豬，養牛，養駱駝。後來仲密家裏果然有了許多小雞，滿院飛跑，啄完了鋪地鋪的糠粟，大約也許就是這勸告的結果了。

從此賣小雞的鄉下人也時常來，來一回便買幾隻，因為小雞是容易積食，發痧，很難得長壽的，而且有一匹還成了愛羅先珂君在北京所作唯一的小說小雞的悲劇裏的主人公。有一天的上午，那鄉下人竟意外的帶了小鴨來了，嚇嚇的叫着，但是仲密夫人說不要。愛羅先珂君也跑出來，他們就放一個在他兩手裏，而小鴨便在他兩手裏嚇嚇的叫。他以為這也很可愛，於是又不能不買了，一共買了四個，每個八十文。

小鴨也誠然是可愛，遍身松花黃毛茸茸的，放在地上，便蹣跚的走，互相招呼，總是在一處。大家都說好，明天去買泥鰍來喂牠們罷。愛羅先珂君說：「這錢也可以歸我出的。」

他於是教書去了；大家也走散。不一會，仲密夫人拿碎米來喂牠們時，在遠處已聽得潑水的聲響，跑到一看，原來那四個小鴨都在荷池裏洗澡了，而且還翻筋斗，喫東西呢。等到攔牠們上了岸，全池已經是渾水；過了半天，澄清了，只見泥裏露出幾條細藕來，而且再也尋不出一個已經

生了腳的科斗了。

「伊羅希到先……沒有了，蛤蟆的兒子！」傍晚時候，孩子們一見他回來，最小的一個便趕緊說。

「唔？蛤蟆？」

仲密夫人也出來了，報告了小鴨喫完科斗的故事。

「唉，唉……」他說。

待到小鴨褪了黃毛，愛羅先珂却忽而渴念着他的「俄羅斯母親」了，便匆匆的向赤塔。

待到四處蛙鳴的時候，小鴨也已經長成，兩個白的，兩個花的，而且不復呱呱的叫，都是「鴨鴨」的叫了。荷花池也早已容不下牠們了；幸而仲密住家的地勢是很低的，夏雨一降，院子裏澆種了水，牠們便欣欣然游水，鑽水，拍翅子「鴨鴨」的叫。

現在又從夏末交了冬初，而愛羅先珂若還是一無消息，不知道在那裏了。

只有四個鴨，卻還在沙漠上「鴨鴨」的叫。

①「愛羅先珂」，俄國近代作家，曾於民國十二年至北京大學講學。②「人芝蘭之室」句，見孔子家

語。③「爪哇」，南洋島名，屬荷屬。④「愛羅希」，乃孩子們叫不清蛤之誤。⑤「伊羅希」，

亦孩子們誤。⑥「赤塔」，俄國地名。

藤野先生

魯迅

東京也無非是這樣。上野的櫻花爛熳的時節，望去確也像絳紅的輕雲，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羣結隊的「清國留學生」的速成班，頭頂上盤着大辮子，頂得學生制帽的頂上高高聳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辮子，盤得平的，除下帽來，油光可鑑，宛如小姑娘的髮髻一般，還要將頸子扭幾扭，實在標緻極了。

中國留學生會館的門房裏有幾本書買，有時還值得去一轉；倘在上午，裏面的幾間洋房裏倒也還可以坐坐的。但到傍晚，有一間的地板便常不免要咚咚地響得震天，兼以滿房煙塵斗亂；問問精通時事的人，答道，「那是在學跳舞。」

到別的地方去看看，如何呢？

我就往仙台的醫學專門學校。從東京出發，不久便到一處驛站，寫道：日暮里。不知怎地，我到現在還記得這名目。其次却只記得水戶了，這是明的遺民朱舜水先生客死的地方。仙台是一個市鎮，並不大；冬天冷得利害；還沒有中國的學生。

大概是物以希爲貴罷。北京的白菜運往浙江，便用紅頭繩繫住菜根，倒掛在水果店頭，尊爲「菜」；福建野生着的蘆薈，一到北京就請進溫室，且美其名曰「龍舌蘭」。我到仙台也頗受了這樣的優待，不但學校不收學費，幾個職員還爲我的食宿操心。我先是住在監獄旁邊一個客店裏去，初冬已經頗冷，蚊子却還多，後來用被蓋了全身，用衣服包了頭臉，只留兩個鼻孔出氣。在這呼吸不息的地方，蚊子竟無從揮嘴，居然睡安穩了。飯食也不壞。但一位先生却以爲這客店也包辦囚人的飯食，我住在那里不相宜，幾次三番，幾次三番地說。我雖然覺得客店兼辦囚人的飯食和我相干，然而好意難却，也只得別尋相宜的住處了。於是搬到別一家，離監獄也很遠，可惜每天總要喝難以下咽的芋梗湯。

從此就看見許多陌生的先生，聽到許多新鮮的講義。解剖學是兩個教授分任的。最初是骨學。其時進來的是一個黑瘦的先生，八字鬚，戴着眼鏡，挾着一疊大大小小的書。一將書放在講臺上，便用了緩慢而很有頓挫的聲調，向學生介紹自己道：——

「我就是叫作藤野嚴九郎的。……」

後面有幾個人笑起來了。他接着便講述解剖學在日本發達的歷史，那些大大小小的書，便是從

最初到現今關於這一門學問的著作。起初有幾本是線裝的；還有翻刻中國譯本的。他們的翻譯和研究新的醫學，並不比中國早。

那坐在後面發笑的是上學年不及格的留級學生，在校已經一年，學故頗爲熟悉的了。他們便給新生講演每個教授的歷史。這藤野先生，據說是穿衣服太模糊了，有時竟會忘記帶領結，冬天是一件舊外套，寒顫顫的，有一回上火車去，致使管車的疑心他是扒手，叫車裏的客人大家小心些。

他們的話大概是真的，我就親見他有一次上講堂沒有帶領結。

過了一星期，大約是星期六，他使助手來叫我了。到得研究室，見他坐在人骨和許多單獨的頭骨中間，——他其時正在研究着頭骨，後來有一篇論文在本校的雜誌上發表出來。

「我的講義，你能抄下來麼？」他問。

「可以抄一點。」

「拿來我看！」

我交出所抄的講義去，他收下了，第二三天便還我，並且說，此後每一星期要送給他看一回。

我拿下來打開看時，很喫了一驚，同時也感到一種不安和感激。原來我的講義已經從頭到尾，都用紅筆添改過了，不但增加了許多脫漏的地方，連文法的錯誤，也都一一訂正。這樣一直繼續到教完了他所擔任的功課：骨學，血管學，神經學。

可惜我那時太不用功，有時也很任性。還記得有一回藤野先生將我叫到他的研究室裏去，翻出我那講義上的一個圖來，是下臂的血管，指着，向我和靄的說道：——

「你看，你將這條血管移了一點位置了。——自然，這樣一移，的確比較的好看些，然而解剖圖不是美術，實物是那麼樣的，我們沒法改換牠。現我給你改好了，以後你要全照着黑板上那樣的畫。」

但是我還不服氣，口頭答應着，心裏却想道：——

「圖還是我畫的不錯；至于實在的情形，我心裏自然記得的。」

學年試驗完畢之後，我便到東京玩了一夏天，秋初再回學校，成績早已發表了，同學一百餘人之中，我在中間，不過是沒有落第。這回藤野先生所擔任的功課，是解剖實習和局部解剖學。

解剖實習了大概一星期，他又叫我去了，很高興地，仍用了極有抑揚的聲調對我說道：——

「我因爲聽說中國人是很敬重鬼的，所以很擔心，怕你不肯解剖屍體。現在總算放心了，沒有這回事。」

但他也偶有使我很爲難的時候。他聽說中國的女人是裹腳的，但不知道詳細，所以要問我怎麼裹法，足骨變成怎樣的畸形，還歎息道，「總要看看纔知道。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有一天，本級的學生會幹事到我寓裏來了，要借我的講義看。我檢出來交給他們，却只翻檢了一通，並沒有帶走。但他們一走，郵差就送到一封很厚的信，拆開看時，第一句是：——「你改悔罷！」

這是新約上的句子罷，但經託爾斯泰新近引用過的。其時正值日俄戰爭，託老先生便寫了一封給俄國和日本的皇帝的信，開首便是這一句。日本報紙上很斥責他的不遜，愛國青年也憤然，然而暗地裏却早受了他的影響了。其次的話，大略是說上年解剖學試驗的題目，是藤野先生在講義上做了記號，我預先知道的，所以能有這樣的成績。末尾是署名。

我這纔回憶到前幾天的一件事。因爲要開同級會，幹事便在黑板上寫廣告，末一句是「請全體到會勿漏爲要」，而且在「漏」字旁邊加了一個圈。我當時雖然覺到圈得可笑，但是毫不介意，道

回纔悟出那字也在譏刺我了，猶言我得了教員漏洩出來的題目。

我便將這事告知了藤野先生；有幾個和我熟識的同學也很不平，一同去詰責幹事託辭檢查的無禮，並且要求他們將檢查的結果，發表出來。終於這流言消滅了，幹事却又竭力運動，要收回那一封匿名信去。結末是我便將這託爾斯泰式的信退還了他們。

中國是弱國，所以中國人當然是低能兒，分數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無怪他們疑惑。但我接着便有參觀鎗斃中國人的命運了。第二年添教黴菌學，細菌的形狀是全用電影來顯示的，一段落已完而還沒有到下課的時刻，便影幾片時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戰勝俄國的情形。但偏有中國人夾在裏邊：給俄國人做偵探，被日本軍捕獲，要鎗斃了，圍着看的也是一羣中國人在講堂裏的還有一個我。

「萬歲！」他們都拍掌歡呼起來。

這種歡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這一聲却特別聽得刺耳。此後回到中國來，我看見那些閉着鎗斃犯人的人們，他們也何嘗不酒醉似的喝采，——嗚呼，無法可想！但在那時那地，我的意見却變化了。

到第二學年的終結，我便去尋藤野先生，告訴他我將不學醫學，並且離開仙台。他的臉色彷彿有些悲哀，似乎想說話。但竟沒有說。

「我想去學生物學，先生教給我的學問，也還有用的。」其實我並沒有決意要學生物學，因為看得他有些悽然，便說了一個慰安他的謊話。

「爲醫學而教的解剖學之類，怕於生物學也沒有什麼大幫助。」他歎息說。

將走的前幾天，他叫我到他家裏去，交給一張照片，後面寫着兩個字道：「惜別，」還說希望將我的也送他。但我這時適植沒有照相了；他便叮囑我將來照了寄給他，並且時時通信告訴他此後的狀況。

我離開仙台之後，就多年沒有照過相，又因爲狀況也無聊，說起來無非使他失望，便連信也怕敢寫了。經過的年月一多，話更無從說起，所以雖然有時想寫信，却又難以下筆，這樣的一直到現在，竟沒有寄過一封信和一張照片。從他那一面看起來，是一去之後，杳無消息了。

但不知怎地，我總還時時記起他，在我所認爲我師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給我鼓勵的一個人。有時我常常想：他的對於我的熱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誨，小而言之，是爲中國，就是希望中

國有新的醫學；大而言之，是爲學術，就是希望新的醫學傳到中國去。他的性格，在我的眼裏和心裏是偉大的，雖然他的姓名並不爲許多人所知道。

他所改正的講義，我曾經訂成三厚本，收藏着的，將作爲永久的紀念。不幸七年前遷居的時候，中途毀壞了一口書箱，失去半箱書，恰巧這講義也遺失在內了。責成運送局去我尋，寂無回信。只有他的照相至今還掛在我北京寓居的東牆上，書桌對面。每當夜間疲倦，正想偷懶時，仰面在燈光中瞥見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說出抑揚頓挫的話來，便使我忽又良心發現，而且增加勇氣了，於是點上一枝煙，再繼續寫些爲「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惡痛疾的文字。

○「上野」，東京下谷區之公園。 ○「富士山」，日本之大山，在東京西南。 ○「仙台」，日本東北部

之大都會。 ○「朱舜水」，名之熈，字魯瑛，舜水爲其號，浙江餘姚人。明亡潛日本卒。

雜憶

魯迅

有人說 Byron 的詩多爲青年所愛讀，我覺得這話很有幾分真。就自己而論，也還記得怎樣讀了他的詩而心神俱旺：尤其是看見他那花布裹頭，去助希臘獨立時候的肖像。這像，去年纔從小說月報傳入中國了。可惜我不懂英文，所看的都是譯文。聽近今的議論，譯詩是已經不植一文錢，即使譯得並不錯。但那時大家的眼界還沒有這樣高，所以我看了譯本，倒也覺得好，或者就因爲不懂原文之故，於是便將吳草窗作芳蘭。新羅馬傳奇中的譯文也曾傳誦一時，雖然用的是詞調，又譯 Sopho 爲「薩芷波」，證明着是根據日文譯本的重譯。

蘇曼殊先生也譯過幾首，那時他還沒有做詩「寄弭琴人」，因此與 Byron 還有緣。但譯文古奧得很，也許曾經章太炎先生的潤色的罷，所以真像古詩，可是流傳倒並不廣。後來收入他自印的綠面金簽的文學因緣中，現在連這文學因緣也少見了。

其實，那時 Byron 之所以比較的爲中國人所知，還有別一原因，就是他的助希臘獨立。時當荷

的末年，在一部分中國青年的心中，革命思潮正盛，凡有呼喊復讐和反抗的便容易惹起感應。那時我所記憶的人，還有波蘭的復讐詩人 Adam Mickiewicz；^① 匈牙利的愛國詩人 Petöfi Alexandf. ^②；^③ 飛獵濶的文人而爲西班牙政府所殺的薩沙路——他的祖父還是中國人，中國也曾譯過他的絕命詩。 Haiphann, ^④ Sudermann ^⑤ Ibsen ^⑥ 這些人雖然正負盛名，我們却不大注意。別有一部分人，則專意搜集明末遺民的著作，滿人殘暴的記錄，續在東京或其他的圖書館裏，抄寫出來，印了，輸入中國，希望使忘却的舊恨復活，助革命成功。於是揚州十日記，^⑦ 嘉定屠城記，^⑧ 朱舜水集，^⑨ 張蒼水集 ^⑩ 都翻印了，還有黃蘆養回頭及其他單篇的匯集，我現在已經舉不出那些名目來。別有一部分人，則改名「撰清」^⑪「打清」之類，算是英雄。這些天號，自然和實際的革命不甚相關，但也可見那時對於光復的渴望之心，是怎樣的旺盛。

不獨英雄式的名號而已。便是悲壯淋漓的詩文，也不過是紙片上的東西，於後來的武昌起義怕沒有甚麼大關係。倘說影響，則別的千言萬語，大概都抵不過淺近直截的「革命軍馬前卒都容」所做的「革命軍」。

待到革命起來，就大體而言，復讎思想可是減退了。我想，這大半是因為大家已經抱着成功的希望，又服了「文明」的藥，想給漢人掙一點面子，所以不再有殘酷的報復。但那時的所謂文明，却確是洋文明，並不是國粹；所謂共和，也是美國法國式的共和，不是周啓共和的共和。革命黨人也大概竭力想給本族增光，所以兵隊倒不大搶掠。南京的土匪兵有劫掠，黃興先生便勃然大怒，槍斃了許多，後來因為知道土匪是不怕槍斃而怕梟首的，就在死屍上割下頭來，草繩絡住了掛在樹上。從此也不再有什麼變故了，雖然我所住的一個機關的衛兵，當我外出時舉槍立正之後，就從窗門洞爬進去了我的衣服，但究竟手段已經平和得多，也客氣得多了。

南京是革命政府所在地，當然格外文明。但我去看先前的滿人的駐在處，却是一片瓦礫；只有方孝孺^①血迹石的亭子總算還在。這里本是明的故宮，我做學生時騎馬經過，曾被頑童罵詈和投石，——猶言你們不配這樣，聽說向來是如此的。現在却面目全非了，居民寥寥；即使偶有幾間破屋，也無門窗；若有門，則是爛洋鐵做的。總之，是毫無一點木料。

那麼，城破之時，漢人大大的發揮了復讎手段了麼？並不然。知道情形的人告訴我：戰爭時候自然有些損壞；革命軍一進城，漢人中間便有些人定要按古法殉難，在明的冷宮的遺址的屋子裏

使火藥炸裂，以炸殺自己，恰巧一同炸死了幾個從近旁經過的騎兵。革命軍以為埋藏地雷反抗了，便燒了一回，可是變餘的房子還不少。此後是他們自己動手，拆屋材出賣，先拆自己的，次拆較多的別人的，待到屋無尺材寸椽，這纔大家流散，還給我們一片瓦礫場。——但這是我耳聞的，保不定可是真話。

看到這樣的情形，即使你將揚州十日記掛在眼前，也不至於怎樣憤怒了罷。據我感得，民國成立以後，液的惡感彷彿很是消除了，各省的界限也比先前更其輕淡了。然而罪孽深重不自殞滅的中國人，不到一年，情形更又逆轉：有宗社黨的活動和遺老的謬舉而兩族的舊史又令人憶起，有袁世凱的手段而南北的交惡加甚，有陰謀家的狡計而省界又被利用，並且此後還要增長起來！

三

不知道我的性質特別壞，還是脫不出往昔的環境的影響之故，我總覺得復讐是不足為奇的，雖然也並不想認無抵抗主義者為無人格。但有時也想：報復，誰來裁判，怎能公平呢？便又立刻自答：自己裁判，自己執行；既沒有上帝來主持，人便不妨以目償頭，也不妨以頭償目。有時也覺得寬恕是美德，但立刻也疑心這語是怯漢所發明，因為他沒有報復的勇氣；或者倒是卑怯的壞人

所創造，因為他貽害於人而怕人來報復，便驕以寬恕的美名。

因此我常常欣慕現在的青年，雖然生於清末，而大抵長於民國，吐納共和的空氣，該不至於再有什麼異族壓下的不平之氣，和被壓迫民族的合轡之悲韻。果然，連大學教授，也已經不解何以小說要描寫下等社會的緣故了，我和現代人要相距一世紀的話，似乎有些確鑿。但我也不能瀆洗——雖然很覺得慚惶。

當愛羅先珂君在日本未被驅逐之前，我並不知道他的姓名。直到已被放逐，這纔想起他的作品來，所以知道那迫害放逐的情形的，是由於登在讀賣新聞上的一篇江口氏的文字。於是將這譯出，還譯他的童話，還譯他的劇本桃色的雲。其實，我當時的意思，不過要傳播被虐待者的苦痛的呼聲和激發國人對於強權者的憎惡和憤怒而已，並不是從什麼「藝術之宮」裏伸出手來，拔了海外的奇花瑤草，來移植在華國的藝苑。

旧文的桃色的雲出版時，江口氏的文章也在，可是已被檢査機關（警察廳）刪節得很多。我的譯文是完全的，但當這劇本印成本子時，却沒有印上去。因為其時我又見了別一種情形，起了別一種意見，不想在中國人的憤火上，再添薪炭了。

四

孔老先生說過：「毋友不如己者。」其實這樣的勢利眼睛，現在的世界上還多得很。我們自己看看本國的模樣，就可知道不會有什麼友人的了，豈但沒有友人，簡直大半都會經過仇敵。不過仇甲的時候，向乙等候公論，後來仇乙的時候，又向甲期待同情，所以片段的看起來，倒也似乎並不是全世界都是怨敵，但怨敵總常有一個，因此每一兩年，愛國者總要鼓舞一番對於敵人的怨恨與憤怒。

這也是現在極普通的事情，此國將與彼國爲敵的時候，總得先用了手段，煽起國民的敵愾心來，使他們一同去扞禦或攻擊。但有一個必要的條件，就是：國民是勇敢的。因爲勇敢，這纔能勇往直前，肉搏強敵，以報讐雪恨。假使是怯弱的人民，則即使如何鼓舞，也不會有肉搏強敵的決心；然而引起的憤火却在，仍不能不尋一個發洩的地方，這地方，就是眼見得比他們更弱的人，無論是同胞或是異族。

我覺得中國人所蘊蓄的怨憤已經够多了，自然是受強者的蹂躪所致的。但他們却不很向強者反抗，而反在弱者身上發洩，兵和匪不相爭，無鐘的百姓却並受兵匪之苦，就是最近彼の證據。

再露骨地說，怕還可以證明這些人的卑怯。卑怯的人，即使有萬丈的憤火，除羈草以外，又能燒掉甚麼呢？

或者要說，我們現在所要使人的憤恨是外敵，和國人不相干，無從受害。可是這轉移是極容易的，雖曰國人，要借以洩憤的時候，只要給與一種特異的名稱，即可放心割^①刀。先前則有異端，妖人，奸黨，逆徒等類名目，現在就可用國賊，漢奸，二毛子，洋狗或洋奴。庚子年的義和團捉住路人，可以任意指爲教徒，據云那鐵證是他的神通眼已在那人的額上看出一個十字。

然而我們在「毋友不如己者」的世上，除了激發自己的國民，使他們發些火花，聊以應景之外，又有什麼良法呢。可是我根據上述的理由，更進一步而希望於點火的青年的，是對於羣衆，在引起他們的公憤之餘，還須設法注入深沈的勇氣，當鼓舞他們的感情的時候，還須竭力啓發明白的理性；而且還得偏重於勇氣和理性，從此繼續地訓練許多年。這聲音，自然斷乎不及大叫宣戰殺賊的大而闊，但我以爲却是更緊要而更艱難偉大的工作。

否則，歷史指示過我們，遭殃的不是什麼敵手而是自己的同胞和子孫。那結果，是反爲敵人先驅，而敵人就做了這一國的所謂強者的勝利者，同時也就做了弱者的恩人。因爲自己先已互相殘

殺過了，所以蘊蓄怨憤都已消除，天下也就成爲太平的盛世。

總之，我以爲國民倘沒有智，沒有勇，而單靠一種所謂「氣」，實在是非常危險的。現在，應該更進而着手於較爲堅實的工作了。

- ① [Byron]，拜倫，著名詩人。 ② [Mikheev]，米克微，爲波蘭之反俄愛國詩人。 ③ [Petrov] [Alexanders]，斐都非，匈牙利抒情詩人，死于革命。 ④ [Grapmann]，霍普特曼，德國名家。 ⑤ [Sudermann]，蘇特曼，德國名家。 ⑥ [Lisitz]，易卜生，挪威劇作家。 ⑦ [揚州十日]，[清兵下揚州]，劫殺十日。 ⑧ [嘉定屠城]，清兵入嘉定，全城被屠。 ⑨ [朱舜水]，明末人，名之瑜，往日本乞師，卒于日。 ⑩ [嚴著]冰，明末人，名燿言，屢抗清軍，後被獲，不屈死。 ⑪ [方孝]，明初人。賊祖田帝位，使草卽位詔，不從，被殺，夷子族。 ⑫ [劉]讀如恣，擄刀也。

落 葉

郭沫若

Yuku Mizuni Mio makasetaru Ochibukana!

(委身於逝水的落葉呀！)

我摯愛的摯愛的哥哥，這是我借託來詠我自己的「一首俳句」呢。當我的身子靠在船窗上凝視着蹴着白波前進着的船頭，向着房州的海水告着可惜的別離的時候，我覺得好像一生一世便要從你離開了一樣呀。

天空是高朗的，一望是澄藍色的清明。我想着從明天起又不得不回到這苦難的地方，空虛而百忙的操作的生活又要展開在眼前，我真是不想回來的了。深心中鎖着輕淡的憂愁，忍着迫在目前的眼別的悲淚，我要想把在兩三日後便要動身遠去的哥哥，緊緊地緊緊地按着；無論到什麼時候，無論到甚麼時候，都不放手呀。無論到甚麼時候，無論到甚麼時候，都想把你做爲自己的東西，緊握着呀呀。啊，但是……現在你是遠遠地遠遠地遠遠地別離了，把我一人孤寂地留在這兒。這可不是我的一生的象徵嗎？我一想念起來便想死去，趁着現在還沒有遇着甚麼悲哀，甚麼

辛苦，甚麼慘難的時候，早早死去。但是這是謊話呢，我知道你決不會是做出那樣事情的那樣的人，所以我也就安心終竟和你別離了。我們兩人一個向左，一個向右，兩都默默無言地便分別了之後，我在電車中失悔起來：爲甚麼竟那樣默默地分別了呢？我一回來之後，立刻就往你的寓所去來，但不幸沒有遇着。我又回來之後，一個人步到闊別了的岑寂的露臺（四層樓，）萬千的燈火透過暗淡的夜空放着寒光，有的像含着眼淚的大眼，有的又好像在深深的霧海中待要沉滅的遠灘的漁火，有的像孤寂地沉在憂思之中閃着眼睛在嘆息甚麼，有的——只有一朵——像悲哀的人煩惱着的赤心一樣……我凝視着這朵燈火，想着你明天便要離開這個都城，我們要到明年纔能相會；想着你要去的地方定然也是燈火明麗的都城，但那兒也許有許多操心的煩惱的問題在等待着。想到這些。心裏便漲溢起來好像要破的一樣。虔誠地向着上帝祈禱着回到室裏被同事的人說出許多話來，真是不快。一人獨居的時候，心裏比較聖潔，能够返觀，一遇着俗友便不行了。凡能把一切的弱點，秘密，失敗，一切都能被避的友人，真個是貴重的貴重的珍寶。和這樣的友人或者自己一人祈禱的時候，自己的心最能聖化呢。哥哥，請你也祈禱罷！

○【俳句】，日本的一種小詩體。

小品六章

郭沫若

一 路畔的薔薇

清晨往松林裏去散步，我在林蔭路畔發見了一束被人遺棄了的薔薇。薔薇的花色還是鮮豔的，一朵紫紅，一朵嫩紅，一朵是病黃的象牙色中帶着幾分血暈。

我把薔薇拾在手裏了。

青翠的葉上已經凝集着細密的露珠，這顯然是昨夜被人遺棄了的。

這是可憐的少女受了薄倖的男子的欺給？還是不幸的青年受了輕狂的婦人的玩弄呢？

昨晚上甜蜜的私語，今朝的冷綠的露珠……

我把薔薇拿到家裏來了，我想我個花瓶來供養她。

花瓶我沒有，我在一隻牆角上尋着了個斷了頸子的盛酒的土瓶。

——薔薇哟，我雖然不能供養你以春酒，但我要供養你以清潔的流泉，清潔的素心，你在這破土瓶中雖然不免要淒淒寂寂地飄零，但比遺棄在路頭被人踐踏了的好罷？

二 夕暮

我攜着三個孩子在屋後草場中嬉戲着的時候，夕陽正燒着海上的天壁，眉痕的新月已經現在鮮紅的雲縷裏了。

草場中放着的幾條黃牛，不時地曳着悠長的鳴聲，好像在叫牠們的主人快來牽牠們回去。

我們的兩匹母雞和幾隻雞雛，先先後後的從隣寺的墓地跑回來了。

立在廚房門內的孩子們的母親在門外的沙地上撒了一握米粒出來。

母雞們咯咯地叫起來了，雞雛們也嗚嗚地爭食起來了。

——今年的成績真好呢，竟養大了十隻。

歡愉的音波在金色的暮氣中游泳。

三 水壘壘

天空一片灰暗，沒有絲毫的日光。

海水的藍色漲得驚人，舐岸的微波吐出翠魚喋鱗的聲韻。

這是暴風雨筭來時的先兆。

海中的島嶼和烏木的雕刻一樣靜凝着了。

我攜着中食的飯匣向沙岸上走來。在一隻泊繫着的漁舟裏面坐着。

一種淡泊無味的淒涼的情趣——我把飯匣打開，又閉上了。

回首望見松原裏的一所孤寂的火葬場，紅磚砌成的高聳的煙囪上冒出了一筆灰白色的飄忽的輕烟。……

四 山茶花

昨晚從山上回來，採了幾串茨^㊸實，幾簇秋橙，幾枝蓓蕾的山茶。

我把牠們投插在一個鐵壺裏面，掛在壁間。

鮮紅的楂子，和嫩黃的茨實，襯着濃碧的茶枝——這是怎麼也不能描畫出的一種風味。

黑色的鐵壺更和苔衣深厚的岩骨一樣了。

今早剛從熟睡裏醒來時，小小的一室中漾着一種清香的不知名的花氣。

這是從甚麼地方吹來的呀？——

原來鐵壺中投插着的山茶，竟開了四朵白色的鮮花！

啊，清秋活在我墳裏了！

五 墓

昨朝我一人在松林裏徘徊，在一株老松樹下戲築了一座砂丘。
我說，這便是我自己的墳墓了。

我便揀了一塊白石來寫上了我自己的名字，把來做我的墓碑。

我在墓的兩旁還移種了兩株稚松把牠伴守。

我今朝回想起來，又一人走來憑弔。

但我已經走遍了這莽莽的松原，我的墳墓究竟往那兒去了呢？

啊，死了的我的昨日的屍骸啊，哭墓的是你自己的靈魂，我的墳墓究竟往那兒去了呢？

六 白髮

許久儲蓄在心裏的詩料，今晨在理髮店裏又浮上了心來了。——

你年青洵，年青的，遠隔河山的姑娘啊，你的名姓我不會知道，你怨我只能這樣叫你了。

那回是春天的晚上罷？你替我翦了頭，替我刈了面，替我盥洗了，又替我塗了香膏。

你最後替我分頭的時候。我在鏡中看見你替我拔了一根白髮。

啊，你年青的，年青的，遠隔河山的姑娘哟，飄泊者自從那回離開你後，又飄泊了三年，但是你的慧心替我把青春留住了。

①「啾々々」，鳥聲。

②「喋喋」多，言貌。

③「笑」疾聲也。

芭蕉花

郭沫若

這是我五六歲時的事情了，我現在想起了我的母親，突然記起了這段故事。

我的母親六十六年前是生在貴州省黃平州的，我的外祖父是當時黃平州的州官。苗子造反失守了城池，外祖父手刃了四歲的四姨，在公堂上行了自盡。外祖母和七歲的三姨跳在州署裏面的池塘裏殉了節，所用的男工奴婢也都殉了。只有我們的母親那時纔滿一歲，忠義的劉奶媽把我們的母親背着逃離出來，在途中遇着過兩次的匪難，第一次被劫去了金銀首飾，第二次被劫去了衣裳。忠義的劉奶媽在農人家裏討了些稻草來遮身，仍然背着母親逃難。逃到後來遇着赴援的官軍纔得了解救。最初流到貴州省城，其次又流到雲南省城，倚人廬下，受了種種的虐待，但是忠義的劉奶媽始終是保着我們的母親。直到母親滿了四歲了，大舅赴黃平收屍，便道往雲南，纔把母親和劉奶媽帶回了四川。

母親在幼年時分便是遭着這樣的不幸的人。

母親在十五歲的時候便到了我們家裏來，我們現存的兄弟姊妹共有八人，聽說還死了一兄三

姐，那時候我們的家道衰微，一切炊洗洒掃要和妯娌分担，母親又多子息，更受了不少的累贅。

白日裏家務奔忙，到晚上背着弟弟在菜油燈下洗尿布的光景，我在小時邊親眼見過，我至今也還記得。

母親因為這樣過於勞苦的原故，身子是異常羸弱的。每年到交秋的時候，總要暈倒一回，在舊時稱為「暈病」，但在現在想來，這只是在產褥中，因為攝養不良的關係，所生出的子宮病罷了。

暈病發了的時候，母親倒睡在床上，終日只是呻吟嘔吐，飯不消說是不能吃的，有時候連茶也幾乎不能進口。像這樣要經過兩個禮拜的光景，又纔漸漸回復起來，完全是害了一場大病一樣。

芭蕉花的故事便是和這暈病關連着的。

在我們四川的鄉下，相傳這芭蕉花是治暈病的良藥。母親發了病時，我們便要四處託人去購買芭蕉花。但這芭蕉花是不容易購買的。因為芭蕉在我們四川很不容易開花，開了花時鄉裏人都視為祥瑞，不肯輕易摘賣。好容易買得了一朵芭蕉花了，在我們小的時候，要費兩隻肥雞的價錢呢。

芭蕉花買來了，但是花瓣是沒有用的，可用的只是瓣裏的蕉子。蕉子在已經形成了果實的時候

也是沒有用的，中用的只是蕉子幾乎還是雌蕊的狀態的時候。一朵花上實在是採不出許多的這樣的蕉子來。

這樣的蕉子是一點也不好吃的，我們吃過香蕉的人，如以為吃那蕉子怕會和吃香蕉一樣時，那是大錯而特錯的了。有一回母親吃蕉子的時候，在床邊上挾過一箸給我，簡直是澁得不能入口呢。

芭蕉花的故事便是和我母親的暈病關連着的。

我們四川人大約是外省人居多，在張獻忠動了四川以後——我們四川人有句話，說「張獻忠勸四川殺得雞犬不留。」——在清初時期好像有一個很大的移民運動。外省籍的四川人各有各的會館，便是極小鄉鎮也都是有的。

我們的祖宗原是福建的人，在汀州府的寧化縣，聽說還有我們的同族住在那里。我們的祖宗正是在清初時分入了四川的，卜居在峨眉山下一個小小的村裏。我們福建人的會館是天后宮，供的是一位女神叫着「天后聖母」，「這天后宮在我們村裏也是有一座的。」

那是我五六歲時候的事情了。我們的母親又發了暈病了。我同我的二哥，他比我要大四歲，同到天后宮去。那天後宮離我們家裏不過半里路光景。裏面有一座故館，是福建人子弟讀書的地

方。我們去的時候散館已經放了假了，大概是中秋前後了，我們隔着窗看見散館園內的一簇芭蕉，其中有一株剛好開着一朵黃花，就像尖瓣的蓮花一樣。我們是歡喜極了。那時候我們家裏正在找芭蕉花的時候，但四處都找不出來。我們商量着便翻過窗去摘取那朵花苞。窗子也不過三四尺高的光景，但我那時還不能翻過，是我二哥湊我過去的。我們兩人好不容易把花苞摘了下來，二哥怕人看見，他把來藏在衣袂下同路回去，回到家裏了，二哥叫我把花苞拿去獻給母親。我捧着走到母親的床前，母親問我是從甚麼地方拿來的，我便直說是在后宮摘來的，但我母親聽了竟大發起了雷霆，她立地叫我們跪在床前，只是連連嘆氣的說：「啊，我生下了你們這樣不掙氣的孩子，爲娘的倒不如病死的好了啊！」我們都哭了起來，但我也不知爲甚麼事情要哭。不一會父親也曉得了，他又把我們拉去跪在大堂上的祖宗面前打了我們一陣。我挨掌心是這一回纔開始的，我至今也還記得呢。

我一面挨打，一面傷心；但我不知道爲甚麼該討我父親母親的氣。母親病了要吃芭蕉花，在別處園子裏去摘了一朵回來，爲甚麼便該這樣淘氣呢？

芭蕉花沒有用，抱去奉還了天后聖母，大約是在聖母的神座前乾掉了罷？

這樣的一段故事，我現在一想到母親，端的便湧上了心來。

我現在離家已二十三年，值此新秋，又是風雨飄遙的深夜，天涯羈客不勝落寞的情懷思念着母親，我一陣陣鼻酸眼脹。

啊，母親，我慈愛的母親哟！你兒子已經到了中年，在海外已自娶妻生子了。幼年時摘取

花的故事，爲甚麼使父親使我母親那樣的傷心，我現在是早已知道了。但是，我正因爲知道了的這個原因，竟失掉了我摘取芭蕉花的自信和勇氣，我和我的妻兒已經吃了三個月的大麥飯了。

①「要獻忠」，明末流寇，據成都，自稱大西國王。在川屠殺甚慘。

芭蕉花

110

燈蛾埋葬之夜

郁達夫

神經衰弱症，大約是因無聊的閑日子過了太多而起的。

對於「生」的厭倦，確是促生這時整病的一個病根，或者反過來說，如同發狂過後的人在嘴裏所感味到的一種空淡，對人生的這一種空淡之感，就是神經衰弱的徵候，也是一樣。

總之，入夏以來，這症狀似乎一天比一天加重，遷居之後，這病症當然也和我一道地搬了家。

雖然是說不上什麼轉地療養，但新搬的這一間小屋，真也有一點田園的野趣。節季是交秋了，往後的這小屋的附近，這文明和蠻荒接界的區間，該是最有聲色的時候了。聲是秋聲，色當然也是秋色。

小屋的前面左右，除一條斜穿東西的大道之外，全是些斑駁的空地。一壟一壟的褐色土壟上，種着些秋茄豇豆之類，現在是一棵一棵的棉花也在半吐白蕊的時節了。而最好看的，要推向上包裹，顏色是白裏帶青，外面有一層毛茸似的白霧，菜筋柄上，也時時呈着紫的一種外國人叫作 Lithos 的大葉捲心菜，大約是因爲地近上海的緣故罷，純粹的中國田園，也被外國人的嗜好

所侵入了。這一種菜，我來的時候，原是很多的，現在却逐漸逐漸的少了下去。在這些空地中間，如突然想起似的，卑卑立着，散點在那裏的，是一間兩間的農夫的小屋，形狀奇古的幾株老柳檉槐，和看了令人不快的許多不落葬的棺材。此外同溝渠似的小河也有，以棺材舊板作成的橋梁也有，忽然一塊小方地的中間，種着些顏色鮮豔的草花之類的賣花者的園地也有，簡說一句，這裏附近的地面，大約可以以浙江平地區中的田園百科大辭典來命名，而在這百科大辭典中，異乎尋常，以一張厚紙，來用淡墨銅版畫印成的，要算在我們屋後矗立着的那塊本來是由外國人經營的龐大的墓地。

這墓地的歷史，我也不大明白，但以從門口起一直排着，直到中心的禮拜堂屋後爲止的那兩排齊雲的洋梧桐樹看來，少算算大約也總已有了六十幾的年紀。

聽住着的農人說來，這彷彿是上海開港以來，外國人最先經營的墓地，現在是已經無人來過問了，而在三四十年前頭，却也是洋冬至外國清明及禮拜日的滬上洋人的散步之所哩。因爲此地離上海，火車不過三四十分鐘，來往是極便的。

小屋的租金，每月八元。以這地說說起來，似乎略嫌貴些，但因這樣的閑房出租的並不多，而

屋前屋後，隙地也有幾弓，可以由租戶去蒔花種菜，所以比較起來，也覺得是在理的價格。尤其是包圍在屋的四周的寂靜，同在墳墓裏似的寂靜，是在洋場近處，無論出多少金錢也難買到的。

初搬過來的時候，只同久病初愈的患者一樣，日日只伸展了四肢，躺在藤椅子上，書也懶得讀，報也不願看，除腹中飢餓的時候，稍微喫取一點簡單的食物而外，破這的平平一日間的單調的，是向晚去田隴(○)野路上行試的一回漫步。在將落未落的殘陽夕照之中，在那些青枝落葉的野菜畦邊。一個人背手走着，枯寂的腦裏，有時却會湧起許多前後不接的斷想來。頭上的天色老是青青的，身邊的暮色也老是沈沈的。

但在這些前後沒有脈絡的斷想的中間，有時候也忽然大小腦會完全停止工作。呆呆的立在野田裏，同一根枯樹似的呆呆直立在那裏之後，會什麼思想，什麼感覺都忘掉，身子也不能動了。血液也彷彿是凝住不流似的，全身就如成了「所多馬」城裏的鹽柱，不消說腦子是完全變作了無波紋無血管的一張扁平的白紙。

曼步回來，有時候也進一點晚餐，有時候簡直茶也不喝一口，就爬進床去躺着。室內的設備簡陋到了萬分，電燈電扇等文明的，器具是沒有的。月明之夜，睡到夜半醒來的時候，床前的小泥

窗口，若晒進了月亮的光兒，那這一夜的睡眠，就不能繼續下去了。

不單是有月亮的晚上，就是平常的睡眠，也極容易驚醒。眼睛微微的開着，鼾聲是沒有的，雖則睡在那裏，但感覺却又不完全失去，暗室裏的一聲一響，虫鼠等的脚步声，以及屋外樹上的夜鳥鳴聲，都一一會闖進到耳朵裏來。若在日裏陷入於這一種假睡的時候，則一邊睡着，一邊周圍的行動事物，都會很明細的觸進入意識的中間。若周圍保住了絕對的安靜，什麼聲響，什麼行動都沒有時候，那在這假寐的一刻中，十幾年間的事情，就會很明細的，很快的，在一瞬間展開來。至於亂夢，那更是多了。多得敘也敘述不清。

我自己也知道是染了神經衰弱症了。這原是七八年來到了夏季必發的老病。

於是就更想靜養，更想懶散過去。

今年的夏季，實在並沒有什麼大熱的天氣，尤其是在我這一個離羣的野寓裏。

有一天晚上，天氣特別的悶，晚餐後上床去躺了一忽，終覺得睡不着，就又起來，打開了窗戶，和她兩人坐在天井裏候涼。

兩人本來是沒有什麼話好談，所以只是昂着頭在看天上的飛雲，和雲堆裏時時露現出來的一顆兩

顆的星宿。

一邊慢搖着蒲扇，一邊這樣的默坐在那裏，不曉得坐了多久了，室內桌上一枝洋燈，忽而滅了他的心光。

兩人既不願意動彈，也不願意看見什麼，所以燈光的有無，也毫無關係，仍舊是默默的坐在黑暗裏搖動扇子。

又坐了好久好久，天未似起了涼風，窗簾也動了，天上的雲層，飛舞得特別的快。

打算去睡了，就問了一聲：

「現在不曉得是什麼時候了？」

她立了起來，慢慢走進了室內，走入裏邊房裏去拿火柴去了。

停了一會，我在黑暗裏看見了一絲火光和映在這火光周圍的一團黑影，及黑影底下的半面她的蒼白的臉。

第一枝火柴滅了，第二枝也滅了，直到了第三枝纔點旺了洋燭。

洋燭點旺之後，她急急的走了出來，手裏却拿着了那個大錶，輕輕地說：

「不曉是什麼時候了，錶上還只有六點多鐘呢？」

接過錶來，拿近耳邊去一聽，什麼聲響也沒有。我連清錶是在幾日前頭開過的記憶也想不起來了。

「錶停了！」

輕輕地回答了一聲，我也消失了睡意，想再在涼風裏坐牠一刻。但牠卻又繼續着說：

「燈盤上有一隻很美的燈蛾死在那裏。」

跑進去一看，果然有一隻身子淡紅，翅翼綠色，比蝴蝶小一點，但全身却肥碩得很的燈蛾橫躺在那裏。右翅上有一處焦影，觸鬚是燒斷了。默看了一分鐘，用手指輕輕撥了牠幾撥我雙目仍舊釘視在這撲燈蛾的美麗的屍身，嘴裏却不能自禁地說：

「可憐得很！我們把牠去向天井裏埋葬了罷！」

點了燈籠，用銀針向黑泥縫處插了一個圓穴，把這美麗的屍身埋葬完時，天風加緊了起來，似乎要下大雨的樣子。

栓上門戶，上床躺下之後，一陣風來，接着如亂石似的雨點，便打上了屋檐。

一面聽着雨聲，一面我自語似的對她說：

「噯！明天是該涼快了，我想到上海去看病去。」

①「田隄」稻田畦也。

②「恣」燈心草之去皮者。

與志摩最後的一別

楊振聲

十一月十九日夜裏十二點了，忽然接到濟南來的電報，說是志摩在開山[○]機焚身死！天啊！我的眼睛可是花了？揉揉眼再看，那死字是這般的突兀，這般的驚心，又是這般的不可轉移！電報譯錯了吧？那是可能？查了再查，這志摩與死萬不能連在一起的觀念，竟然由這不肯錯一字的電碼硬給連上了！電報的錯字每每有，爲什麼這回它偏不？但常常有些奇突可怕的事變，嚇出一身冷汗後，醒來竟只是一個惡夢。這回敢不也是？但願它是！四週望望，書架，桌椅，電報，爲什麼又這般清晰，這分明又不是夢！志摩，他是真死了！

記得我們最後的一別，還是今年六月裏在北平中山公園，後池子邊上，直談到夜深十二點以後。那是怎樣富有詩意的一個夏夜！

月亮沒有，星斗是滿滿的，坐在枝葉蒼翳的老柏樹底下，對面是古城下一行的路燈，下面池子裏的魚濺刺潑刺的飛跳，身子鬆鬆懶懶的斜靠在池邊的長椅上，腳蹠在隨池的欄杆上，眯着眼睛吸煙，得，這是多好的——一個談天的環境與談天的姿勢！

於是我們談到星星的幽隱，談到池魚的荒唐，談到古城上樓閣的黑輪，談到池子裏掩映的燈影，談到夏夜的溫柔與不羈談到愛情的曲折與飄忽。最後，又談到他個人的事情上去了，如紫籬的糾纏，如綠楊的牽惹。如野風的渺茫，如花霧的迷離。我窺見他靈感的波濤，多情的掙扎！那是多有趣味而又不能發表的一段呀！

時已半夜以後了，露水把火柴浸洗，煙都抽不着。沈靜着聽那夏夜的神祕吧。忽然遠遠的幽幽的來了一陣音樂之聲。

「聽，那故宮的鬼樂！」他說。

那音樂真像似從故宮方面來。「你想這音樂是在幽宮的一角，幾個幽靈泣訴故宮的舊恨好呢？還是在千門萬戶的不夜之宮，三千女魂一齊歌舞好呢？」是我問。

「唔！你去幽宮罷，我得先看了歌舞，再到幽宮去找你。」他灣了嘴笑。

我們尋着樂聲往東走，經過一段幽涼的長路，到了來今雨軒。也不見有跳舞的音樂。

「這音樂真來的古怪！」他側着耳朵說。

出了公園的前門，我們又順着天安門東走，高大的城根下，只有我們兩個影子。

「小曼來好幾封快信催我回去了。」他有所思的說。

「你怎樣還不走呢？」

「等飛機呀！」

「幹麼必須坐飛機？」

「快歐。」

「你等上一星期呢？別頑皮啦！乖乖的坐車去罷。回首坐船，到青島還得來見我們，我們陪你

進勞山。」①

「飛機過濟南，我在天空望你們。等着，看我向你們招手兒罷。」

「我明天也就要回去了。」

「怎麼快！幾時見？」

「你一準到青島來。」

「好罷。」

.....

志摩，你是答應我們了！但我們等來等去，等到了你個驚心的消息。

許多朋友來信說，「志摩死了，我們那裏更找到像他這樣一個可愛的人！」

是的，我們的損失，不只是一個朋友。又是一個詩人，一個散文家，更重要的，是人類中失掉了一曲廣陵散！^①

談到詩，志摩實在給了它一個新的體魄，雖然在音節上還未能達到調諧的完美。可是，只要詩得了新的體魄，它不自然會找一個適當的調子嗎？我常常想新詩有三個階段。第一階段，自然是胡適之先生們打破舊詩的樊籠，促成新詩的雛形，然在這一階段中作白話詩的都還脫不了舊詩的氣味。只在形式上把詩的用字，白話化，把平仄的拘束給打破了。而內容上還不能算是如何的新。及至志摩，以充分西洋詩的薰陶來寫新詩。不但形式一脫舊詩的巢臼，而取材，用字，結構及氣味，都不是舊詩而是新詩了。爲方便，可說是到了第二階段。如他初期的嬰兒，白旗，毒藥諸篇，具有何等的力量！但這種散文式的詩，到底是丟了詩的主要成份——音樂的美！志摩詩的進展，音節漸漸的西詩化，這是看得出來的。但以單音字與複音字的不同，中西語調的差異，中國新詩的音節，不是可以整個西洋化的。這必從中國語言中找出它自身的音樂來纔使得。所以第二階段，

就是新詩音節的追求。自五年前聞一多先生與志摩在晨報所創辦的詩刊以至今日新月出版的詩刊，都是在這一方面努力的行程。而志摩的猛虎集已較志摩的詩音即爲調諧。儀容也整飭了。雖然我們還盼他不失掉初期的力量。誰知在這最後的奮鬥中，我們正想看他偉大的成績時，他却飄然而去呢！

至於他那「跑野馬」的散文，我老早就認爲比他的詩還好，那用字，多生動活潑！那顏色，直是「濃得化不開」！那聯想的富麗，那生趣的充溢！尤其是他那態度與口吻，較多輕清，多頑皮，多伶俐！而那氣力也真足，文章裏永看不出懈怠，老那樣像夏雲的層湧，春泉的滂濞！他的文章的確有他獨到的風格，在散文裏不能不讓他佔一席之地。比之於詩，正因爲散文沒有形式的追求與束縛，所以更容易表現他不羈的天才吧？

再談到志摩的爲人，那比他的散文還有趣！就說他是一部無韻的詩罷。節奏他是沒有，結構更講不到，但那瀟灑勁直是秋空的一縷行雲，任風的東西南北吹，反正他自己沒有方向。他自如的在空中舒，讓你看了有趣味就得，旁的目的他沒有。他不濛雨，因爲雨會使人苦悶；他不會遮了月光，因爲那是煞風景。他一生決不讓人苦悶，決不煞風景！曾記得他說過：「爲什麼不讓旁人

快樂快樂？自己吃點虧又算什麼！」朋友們，你見過多少人有這個豪氣？

他所處的環境，任何人要抱怨痛苦了，但我沒聽見他抱怨過任何人；他的行事受旁人的攻擊多了，但他並未攻擊過旁人。難道他是滑？我敢說沒有一個認識他的朋友會有這個印象的，因為他是那般的天真！他只是不與你計較是非罷了。他喜歡種種奇奇怪怪的事，他一生在搜求人生的奇蹟和宇宙的寶藏。那怕是醜，能醜得出奇也美；那怕是壞，壞得有趣就好。反正他不是富媒婆，作法官，誰管那些！他只是這樣一個鑑賞家，在人生的行程中，採取奇詭異卉，織成詩人的絮裝，讓哭喪着臉的人們看了，鈎上一抹笑容。這人生就輕鬆多了！

我們試想想這可憐的人們，誰不是仗着瞎子探象的智慧和，憑着蒼蠅叮嚀的才能，在人生中摸索！唯一引路的青燈，總是那些先聖往哲，今聖時哲的格言，把我們格成這樣方方板板的塊塊兒。於是又把所見的一切，在不知不覺中與自己這個塊塊兒比上一比，稍有出入，便罵人家是錯了。於是是非善惡，批評叫罵，把人生鬧的一塌糊塗，這般多蠢，多可憐！志摩他就不——一點也不，偏偏這一曲廣陵散，又在人間消滅了！

.....

志摩你去了！我們從今再沒有夏日清晨的微風，春日百花的繁茂！我再不忍看那古城邊的夜燈，再不忍聽那荷花池裏的魚躍！假若可以換回的話，我願把以上的一切來換你。你有那晨風的輕清，春花的熱鬧，夏夜的荒唐！

你回來！我情願放走西北風，一把歇住了你！

○開山，在山東境。民國二十年十一月，詩人徐志摩飛機北上，至開山，機於身死。○勞山，在

青島。○廣陵散，琴曲名。晉書：「嵇康將刑東市索琴彈之曰：昔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

新固之，於今絕矣。」

生

落華生

我底生活好像一棵龍舌爾，一葉一葉，慢慢地長起來。某一片葉在一個時期會被那美麗的昆蟲做過巢穴；某一片葉會被小鳥們歇在上頭歌唱過，現在那些葉子都落掉了！只有癩榜^㊸的痕迹留在幹上。人也忘了某葉某葉曾經顯過底樣子；那些葉子曾經歷過底事迹惟有龍舌爾自己可以記憶得來，可是他不能說給別人知道。

我底生活好像我手裏這管笛子。他在竹林裏長着底時候，許多好鳥歌唱給他聽；許多猛獸長嘯給他聽；甚至天中底風雨雷電都不時教給他發音底方法。

他長大了，一切教師底都納入他底記憶裏。然而他身中仍是空空洞洞，沒有什麼。做樂器者把他截下來，開幾個氣孔，擱在唇邊一吹，他從前學底都吐露出來了。

①「榜」音稜，義同。

註

一三八

笑

落華生

我從遠地冒着雨回來。因為我妻子心愛底一樣東西讓我找着了；我得帶回來給她。

一進門，小丫頭爲我收下雨具，老媽子也借故出去了。我對妻子說：「相離好幾天，你悶得慌嗎？……呀，香得很！這是從那裏來底？」

「窗櫺下不是有一盆素蘭嗎？」

我回頭看，幾箭蘭花在一個汝瓷鉢上開着。我說：「這盆花什時移進來底？這麼大雨天，還能開得那麼好，真是難得啊！……可是我總不信那些花有如此底香氣。」

我們並肩坐在一張紫檀榻上。我還往下問，「到底是蘭花底香，是你底香？」

「到底是蘭花底香，是我底香？讓你聞一聞。」她說時，親了我一下。小丫頭看見了，掩着嘴笑，翻身揭開簾子，要往外走。

「玉耀，玉耀，回來。」小丫頭不敢不回來，但，仍然捂着嘴笑。

「你笑什麼？」

笑

「我沒有笑什麼。」

我爲她們排解說，「你明知道她笑什麼，又何必問她呢，饒了她罷。」

妻子對小了頭說，「不許到外頭瞎說。去罷，到園裏給我摘些瑞香^㊸來。」小了頭我着嘴出去了。

㊸「瑞」香，常綠小灌木，春日開花，香清氣遠。

藤 藤

落華生

我常得着男子送給我底東西，總沒有當他們做寶貝看。我底朋友師松却不如，因為她從不會受過男子底贈與。

自鳴鐘敲過四下以後，山上禮拜寺底聚會就完了。男男女女像出圈底羊，爭要下到山坡覓食一般，那邊有一個男學生跟着我們走，他底正名字我忘記了，我只記得人家都叫他做「宗之」。「他手裏拿着一枝藤藤，且行且嗅。藤藤本不是香花，他嗅着，不過是一種無聊舉動便了。」

「松姑娘，這枝藤藤送給你。」他在我們後面嚷着，松姑娘回頭看見他清臉堆着笑容遞着那花，就迅速伸手去接。她接着說：「很多謝，很多謝。」宗之只笑着點點頭，隨即從西邊底山徑轉回家去。

「他給我這個，是什麼意思？」

「你想他有什麼意思，他就有什麼意思。」我這樣回答她。走不多遠，我們也分途各自家去了。她自下午到晚上不歇把弄那枝藤藤。那花像有極大的魔力，不讓她撒手一樣。她要放下時，每

覺得花兒對她說，「爲什麼離棄我？我不是從宗之手裏遞給你，交你照管底嗎？」

呀，宗之底眼鼻口齒手足動作，沒有一件不在花心跳躍着，沒有一件不在她眼前底花枝顯現出來！她心裏說，「你這美男子，爲甚緣故送給我這花兒？」她又想起那天經壇上底講章，就自己回答說，「因爲他顧念他使女底卑微，從今而後，萬代要稱我爲有禱。」

這是她愛藤藤花，還是宗之愛他呢？我也說不清，只記得有一天我和宗之正在坐在榕根談話時候，他家里人跑來對他說，「松姑娘喫了一朵什麼花，說是你給她底，現在病了。她家里人要於你去問話咧。」

他嚇了一跳，也摸不着頭腦，只說，「我那時節給她東西吃？這真是！……」

我說：「你細想一想。」他怎麼也想不起來。我才提醒他說，「你前個月在斜道上不是給了她一朵藤藤嗎？」

「對呀，可不是給了她一朵藤藤！可是我那裏教她吃了呢？」

爲什麼你單給她，不給別人？」我這樣問他。

他很直截地說：「我並沒有什麼意思，不過隨手摘下，隨手送給別人就是了。我平素送了許多東

西給人，也沒有什麼事，怎麼一朵小小的，就可使她着了魔？」

他還坐在那里沈吟，我便促他說，「你還能在這裏坐着麼？不管他是誤會，你是有意，你既然給了她，現在就得去看她一看才是。」

「我那有什麼意思？」

我說：「你且去看看罷。蚌蛤何嘗立志要生珠子呢？也不過是外間的沙粒偶然滲入他底殼裏，他就不得不用盡工夫分泌些黏液把那小沙裹起來罷了。你雖無心，可是你底花一到她手裏，管保她不因花而愛起你來嗎？你敢保她不把那花當做你所賜給愛底標識，就納入她底懷中，用心裏無限的情思把他圍繞得非常嚴密嗎？也許她本無心，但因你那美意底沙無意中掉在她愛底貝殼裏，使她不得不如此。不用躊躇了，且去看看罷。」

宗之這才站起來，緜一緜他那副冷靜的臉龐，跟着來人從林青底深處走出去了。

①「露華」，落葉灌木，色似露華酒，故名。

第 二 章

第 三 章

二 遷

落華生

花嫂子着了魔了！她只有一個孩子，捨不得教他入學。她說：「阿同底父親是因爲念書念死的。」阿同整天在街上和他底小伙伴玩；城市中應有的遊戲；他們都玩過，他們最喜歡學警察，人犯，老爺，財主，乞丐。阿同常要做人犯，被人用繩子捆起來，帶到老爺跟前挨打。

一天，給花嫂子看見了，說，「這還了得！孩子要學壞了。我得找地方搬家。」

她帶着孩子到村莊裏住。孩子整天在阡陌間和他底小伙伴玩；村莊裏應有的遊戲，他們都玩過。他們最喜歡做牛，馬，牧童，肥豬，公雞。阿同常要做牛，被人牽着騎着，鞭着他學耕田。

一天，又給花嫂子看見了，就說，「這還了得！孩子要變畜生了。我得找地方搬家。」

她帶孩子到深山底洞裏住。孩子整天在懸崖斷谷間和他底小伙伴玩。他底小伙伴就是小生番，小獼猴，①大鹿，長尾三娘，②大蜘蛛。他最愛學鹿底跳躍，獼猴底攀緣，蜘蛛底飛舞。

有一天，阿同從懸崖上飛下去了。他底同伴小生番來給花嫂子報信。花嫂子說，「他飛下去麼？那麼，他就有本領了。」

呀，花娘子瘋了！

①「翻猴」，猴屬，又名沐猴，亦稱翻猴。

②「長尾三」娘，亦猴屬，尾長三尺餘。

銀翎底使命

落華生

黃先生約我到獅子山麓陰濕的地方去我捕雞草。那時剛過梅雨之期，遠地青山還被煙霞蒸着，惟有幾朵山花在我們眼前澹定地看那在溪澗裏逆行底魚兒喋着他們底殘瓣。

我們沿着溪澗走。正在我尋底時候，就看見一朵大白花從上游順流而下。我說：「這時候，那有偌大的白荷花流着呢？」

我底朋友說：「你這近視鬼！你準看出那是白荷花麼？我看那是……」

說時遲，來時快，那白的東西已經流到我們眼前。黃先生急把采集網攔住水面；那時，我才看出是一隻鴿子。他從網裏把那死的飛禽取出來詫異說，「是誰那麼不仔細，把人家底傳書鴿打死了！」他說時，從鴿翼下取出一封寸來長底小信來。那信已被水浸透了；我們慢慢把他展開，披在一塊石上。

「我們先看看這是從那里來，要寄到那里去底，然後給他寄去，如何？」我一面說，一面看着。但那上頭不特地址沒有，甚至上下底款識也沒有。

黃先生說：「我們先看看裏頭寫底是什麼，不必講私德了。」

我笑着說：「是，沒有名字底信就是公的：所以我們也可以披閱一遍。」

於是我們一同念着：

「你致嵐兒帶銀翎，澤讓來，吩咐我，若是他們空着回去，就是我還平安底意思。我恐怕他知道，把這兩隻小寶貝寄在霞妹那裏；誰知道前天她開籠攔餵料時候，不提防把澤讓放走了！」

「嗚，愛者，你看澤讓沒有帶信回去，定然很安心，以爲我還平安無事。我也很盼望你常想着我底精神和去年一樣。不過現在不能不對你說底，就是過幾天我就要把我接去了！我不得不叫你速速來和他計較。你一來，什麼事都好辦了。因爲他怕底是你和他講理。」

「嗚，愛者，你見信以後，必得前來，不然，就見我不着；以後只能在曩曩荒塚中讀我底名字了，這不是我不等你，時間不讓我等你啣！」

我望銀翎平平安安地帶着他底使命回去。」

我們念完，黃先生道，「這是怎麼一回事。」

「誰能猜呢？反正是不幸的事罷了。現在要緊的，就是怎樣處置這封信。我想把他貼在樹上，

也許有知道這事底人經過這里，可以把他帶去。我搖着頭，且輕輕地把信揭起。

黃先生說：「不如拿到村裏去打聽一下，或者容易我出一點線索。」

我們西童之下，就另抄一張起來，仍把原信繫在鴿翼底下。黃先生用探掘鍬子在溪邊挖了一個小坑，把鴿子葬在裏頭。回頭爲他立了一座小碑，且從水中淘出幾塊美麗的小石壓在墓上。那墓就在山花盛開底地方，我一翻身，就把些花瓣搖下來，也落在這使者底墓上。

○「鳥」巢，相連繫之貌。

級制應使令

一四〇

愛流汐^①漲

落華生

月兒底步履已踏過厝家底東牆了。孩子在院裏已等了許久，一看見上半弧底月光剛射過牆頭，便忙忙跑到屋裏叫道，「爹爹，月兒上來了，出來給我燃香罷。」

屋裏坐着一個中年的男子，他底心負了無量的愁悶。外面底月亮雖然還像去年那麼圓潤，那麼光明，可是他對於月亮底情緒就大不如去年了。當孩子進來叫他底時候，他就起來，勉強回答說，「寶璜，今晚上不必拜月，我們到院裏對着月光吃些果品，回頭再出去看看別人底熱鬧。」

孩子一聽見要出去看熱鬧，更喜得了不得。他說：「爲什麼今晚上不拈香呢？記得從前是媽媽點給我底。」

父親沒有回答他。但孩子的話很多，問得父親越發傷心了。他對着孩子不甚說話，只有向月不歇地嘆息。

「爹爹今晚上不舒服麼？爲何氣喘得那麼厲害？」

父親說：「是，我今晚上病了。你不是要出去看熱鬧麼？可以教素雲姐帶你去，我不能去了。」

素雲是一個年長的丫頭，主人的心思，性地，她本十分明白，所以家裏無論大小事幾乎是她一人主持。她帶寶廣出門，到河邊看着船上和岸上各樣底顏色；便中就告訴孩子說，「你爹爹今晚不舒服了，我們得早一點回去才是。」

孩子說：「爹爹白天還好好好地，爲何晚上就害起病來？」

「唉你記不得後天是媽媽的百日嗎？」

「什麼是媽媽的百日？」

「媽媽死掉，到後天是一百天的工夫。」

孩子實在不能理會那「百日」底深密意思，素雲只得說，「夜深了，咱們回家去罷。」

素雲和孩子回來的時候，父親已經躺在床上，見他們回來，就說，「你們回來了。」她跑到床前

回答說，「二舍，我們回來了。晚上大哥哥可以和我同睡，我招呼他，好不好？」

父親說：「不必。你還是睡你的罷。你把他安置好，就可以去歇息，這裏沒有什麼事。」

這個七歲的孩子就睡在離父親不遠底一張小床上。外頭底鼓樂聲，和樹梢底月影，把孩子鬧得不能睡覺。在睡眠的時候，父親本有命令，不許說話；所以孩子只得默聽着，不敢發出什麼聲

音。

樂聲遠了，在近處的雜響中，最激烈孩子底，就是從父親那裏發出來底啜泣聲。在孩子底思想裏，大人是不會哭底，所以他很詫異地問，「爹爹，你怕甚麼？大貓要來咬你麼？你哭什麼？」他說着就要起來，因為他也怕大貓。

父親阻止他，說，「爹爹今晚上不舒服，沒有別的事。不許起來。」

「噢，爹爹明明哭了！我每哭底時候，爹爹說我底聲音像河裏的水聲汨汨地響？現在爹爹底聲音也和那個一樣。呀，爹爹，不要哭了。爹爹一哭，教寶璜怎能睡覺呢？」

孩子越說越多，弄得父親底心緒更亂。他不能用什麼話來對付孩子，只說，「瞞兒，我不是說過，在睡覺時不許說話麼？你再說時，爹爹就不疼你了，好好地睡罷。」

孩子只撥說一句，「爹爹要哭，教人怎樣睡得着呢？」以後他就靜默了。

這晚上底催眠歌，就是父親的抽噎聲。不久，孩子也因着這聲就發出微細的鼾息；屋裏只有些雜響伴着父親發出哀音。

①「汐」音海潮日潮，夕日汐。 ②「瞞」音鳥，戲擾也。

魚 兒

謝冰心

十二年前的一個黃昏，我坐在海邊的一塊礁石上。手裏拿着一根竹竿兒，繞着絲兒，掛着餌兒，直垂到水裏去。微微的浪花，漾着釣絲，好像有魚兒上釣似的，我不時的舉起竿兒來看，幾次都是空的。

太陽雖然平西了，海風却仍是很熱的；誰願意出來薰着呵！都是我的奶娘說，夏天太睡了，要睡出病來的。她替我找了一條竿子，敲好了鉤子，便拉着我出來了。

礁石上倒也半穩，那邊磁壺圍嘴的影兒，正壓着我們。我靠在奶娘的胸前，舉着竿子；過了半天，這絲兒只是靜靜的垂着，我覺得有些不耐煩，便噴道：「到底這魚兒，要吃什麼，怎麼這半天還不肯來！」奶娘笑道：「牠在海裏什麼都吃，等着罷！一會兒牠就來了。」

我實在有些倦了，便將竿子遞給奶娘。兩手叉着，抱着膝。一層一層的浪兒，慢慢的捲了來，好像要沒過這礁石；退去的時候，又好像要連這礁石也帶了去。我一聲兒不響，我想着——我想我要是能隨着這浪兒，直到了水的盡頭，掀起天的邊角來，看一看；那多麼好呵！那邊一定是亮

極了，月亮的家，不也在那裏麼？不過掀起天來的時候，要把海水漏了過去，把月亮漂濕了。不要緊的！天下還有比海水還潔淨的麼？牠是澈底清明的……

「是的，這會兒涼快的多了，我是陪着姑娘出來玩來了，」姑娘這句話，將我從幻想中喚醒了來；和頭看時，一個很高的兵丁，站在礁石的旁邊，正和姑娘說着話兒呢。他右邊的袖子，似乎是空的，從肩上直垂了下來。

他又走近了些，微笑着看着我說：「姑娘釣了幾條魚了？」我仔細看時，他的臉面很黑，頭髮斑白着，右臂已經沒有了。那袖子真是空的。我覺我有點害怕，勉強笑着和他點一點頭，便回過身去，靠在奶娘肩上，輕輕的問道：「他是誰？他的手臂怎……」奶娘笑着拍我說：「不要緊的，他是我的鄉親。」他也笑着說：「怎麼了，姑娘怕我麼？」奶娘說：「不是，姑娘問你的手怎麼了。」他低頭看了一眼袖子，說：「我的手臂，我的手讓大礮給轟去了。」我這時不禁抬頭看看他，又回頭看看那礮臺上隱隱約約露出的礮口。

我望着他說：「你的手是讓這礮臺上的大礮給轟去的麼？」他說：「不是，是那一年打仗的時候受了傷的。」我想了一會兒，便說：「你們多會兒打仗來着。怎麼我沒有聽見礮聲！」他不覺笑了，

指着海上——就是我剛纔所想的清潔光明的海上——說：「姑娘！那時還沒有你呢，我們就在那邊一個月亮的晚上，打仗來着。」我說：「他們必是開礮打你們了。」他說：「是的，在這礮火連天的時候，我的^手沒有了，掉在海裏了！」這時他的面色漸漸的泛白起來。

我呆呆的望著蔚藍的海——望了半天。

奶娘說：「那一次你們似乎死了不少的人，我記得……」他說：「可不是麼？我還是逃出命來的，我們同隊幾百人，船破了以後，都沉在海裏了；只有我和我的兩個同伴，上了這礮臺了，現在因著這一點勞苦，餉銀比他們多些，也沒有什麼吃力的事情做。」

我撫着自己的右臂，說：「你那時覺得痛麼？」他微笑說：「爲什麼不痛？」我說：「他們那邊也一樣的死傷麼？」他說：「那是自然的，我們也開礮打他們了，他們也死了不少的人，也都沉在海裏了。」我凝望着他說：「既是兩邊都受苦，你們爲什麼還要打仗？」他微微的歎息，過了一會說：「那裏是我們……是我們的艦長下的號令，我們不能不打，不能不開礮呵！」

臺上的喇叭，嗚嗚的吹起來，他回頭望了一望，便和我們點一點首說：「他們練習礮術的時候到了，我也得去看看他們，再見罷！」

他自己受了傷了，替了痛苦了；還要聽從那不知所謂的命令去開敵，也教給後來的人怎樣開殺，要叫敵人受傷，叫敵人受痛苦，死了，沉在海裏了——那邊呢？也是這樣，他們彼此遵守着那不知所謂的命令，做這樣的工作——

海水推着金赤朋騰的月兒，從天邊上來。

海水裏滿了人的血，他聽惡魔在他上面的人類，彼此流下血來，沾染了他自己，他仍舊沒事人似的，帶着血水，噴起雪白的浪花，——

月兒是受了這血水的洗禮，被這血水浸透了；他帶着血紅的光，停在天上，微笑着看着他們做這樣的工作。

清潔！光明！原來就是如此……

奶娘拊着我的肩說：「姑娘，晚了，我們也走罷！」

我慢慢的站了起來，從奶娘手裏，接過竿子，提出水面來，——鈎上忽然掛着金赤的一條魚。

「從在水裏什麼都吃，」牠吃了那兵丁的手臂，牠飲了從那兵丁傷處流下來的血。牠在血水裏蹿大了的。」我挑起竿子，摘下那魚兒來。仍舊拋在水裏。

奶娘却不理會，扶着我下了礁石，一手拄着竿子，一手拉着無精打彩的我，走回家去。

月光之下，看見礁臺上，有些白衣的人，圍着一架明亮奪目的東西，——原來是那些兵丁們正練習開礮呢。

○「女作家」，福建人。作品以清新揚麗鳴於世。

魚
兒

一五〇

到青龍橋去

謝冰心

如火如荼的國慶日，卻遠遠的避開北京城、到青龍橋去。

車慢慢的開動了！只是無際的蒼黃色的平野和接連不斷的天末的遠山——愈往北走，山愈深了，壁立的巖石，屏風般從車前飛過。不時有很淺的濃綠色的山泉，在巖下流着。山半柿樹的葉子，經了秋風，已經零落了；只剩有幾個青色半熟的柿子掛在上面。山上的枯草，迎着晨風，一片的和山偃動，如同一個極大的毛氈一般。

「原也是很偉秀的，然而江兩……」我無聊的倚着空冷的鐵爐站着。

她們都聚在窗口談笑，我眼光穿過她們的肩上，凝望着那邊角裏坐着的幾個軍人。

「軍人！」也許潛藏在我的天性中罷。我在人羣中常常不自覺的注意軍人。

世人啊！饒恕我！我的閱歷太淺薄了，真是太淺薄了！我的閱歷這樣的告訴我，我也只能這樣忠誠而勇敢地告訴世人，說：「我有生以來，未曾親見過像我在書報上所看的那種獸性的沉淪的罪惡的軍人！」

也許偶爾欺哄我，但弱小的我，卻不敢欺哄世人！

一個朋友和我說——那時我們正在院裏，遠遠地看我們軍人同學整積子——「我每逢看見灰黃色的衣服的人，我就起一種憎嫌和恐怖的戰慄。」我看着她鄭重的說：「我從來不這樣想，我看見他們，永遠起一種莊肅的思想！」她笑道：「你未曾經過兵禍罷！」我說：「你呢？」她道：「我也沒有，不過你常常從書報上看見關於惡虐的兵士們的故事……」

我深深的悲哀了！在我心中，數年來潛在的隱伏着不能言說的憐憫和抑屈！文學家呵！怎麼呈現在你們筆底的佩刀，荷槍的人，竟盡是這樣的瘋狂而殘忍？平民的血淚流出來了，軍人的血淚卻瀉向何處？

筆尖下抹殺了所有的軍人，將混沌的一團黑暗暴虐的羣衆，銘刻在人們心裏。從此嚴肅的軍衣，成了赤血的標幟；忠誠的兵士，成了撒旦^①的隨從。可憐的軍人，從此在人們心天中，沒有元明之一日了！

雖然閱歷決然，毅然的這般告訴我，我也不敢不信一般文學家所寫的是真確的。軍人的羣衆也和別的羣衆一般，有好人也許有壞人。然而造成人們對於全體的灰色，黃色衣服的人，那樣無緣

故，無條件，概括的壓惡；又學家！無論如何，你們不得辭其咎！

也講一講人道罷！將這些勇健的血性的青年，從教育的田地上奪出來，關閉在黑暗惡虐的勢力範圍裏，叫他們不住的吸收冷酷，殘忍的習慣，消滅他們友愛，憐憫的本能。有事的時候，驅他們到殘忍殺同類的死地上去；無事的時候，叫他們穿着破爛的軍衣，吃的是黑麵，喝的冷水，三更半夜的起來守更，走隊，在悲笳聲中度生活。家裏的信來了：「我們要吃飯！」回信說：「沒有錢，我們欠餉七個月了！」——可憐的中華民國的青年男子啊！山窮水盡的途上，那裏是你們的歧路？……

我的思潮，那時無限制的升起，無數的觀念奔湊。然而時間只不過一瞬。

車門開了，走進三個穿軍服的人。第一個，頭上是粉紅色的帽簷，穿着深黃色的呢外套，身材很高。後面兩個略矮一些，只穿着平常的黃色的軍服，魚貫的從人叢中，經過我們面前，便一直走向那幾個兵丁坐的地方去。

她們略不注意的仍舊看着窗外，或相對談笑。我卻靜默的，眼光凝滯的隨着他們。

那邊一個兵丁站起來了，兩塊紅色的領章！圍住瘦長的頸子，顯得他的臉更黑了，臉上微微的

有點膩子，中人身材，他站起來，只到那稽查的肩際。

粉紅色帽箍的那個稽查，這時正側面對着我們，我看得真切：圓圓的臉，短短的眉毛，肩膀很寬，細細的一條皮帶，束在腰上，兩手背握着，白絨的手套，已經微污了，臂上纏的一塊白布，成了灰色的了，上面寫着：「察哈爾總站，軍警稽查……」以下的字，背着我們，看不見了。

他沉聲，靜氣的問：「你是那裏的，要往那裏去？」那個兵丁筆直的站着，聽問便連忙解開外面軍衣的紐扣，從裏衣袋裏掏出一張名片和護照來，無言的遞上——也許會說了幾句話，但聲音很低，我聽不見。稽查凝視着他，說：「好，但是我們公事公辦，就是大總統的片子，也當不了車票呀！而且這護照也只能坐慢車。弟兄！到站等着去罷，只差一點鐘工夫！」

軍人們！饒恕我那時無道德的揣想。我想那兵丁一定大怒了，我恐怕有個很大的爭鬧，不覺的退後了，更靠近窗戶，好像要躲開流血的事情似的。

稽查將片子放在自己的袋裏——那個兵丁低頭的站着，微麻的臉上，充滿了徬徨，無主，可憐。側面只看見他很長的睫毛，不住的上下瞬動。

火車仍舊風馳電掣的走着。他終至無言的坐下，呆呆的望着窗外。背後看去，只有那戴着軍

帽，剪得很短頭髮的頭，和我們在同一的速率中，左右微動搖。

我深深的吸了一口氣，放下心來，卻立時起了一種極異樣的感覺。

到了站了！他無力的站起，提着包兒，往外就走。對面來了一個女人，他側身恭敬的讓過，經過稽查面前，點點頭就下車去了。

稽查正和另一個兵丁問答。這個兵丁較老一點，很瘦的臉，眉目間處處顯出困倦無力。這時卻也很直的站着。聲音很顫動，說：「我是在……陳副官公館裏，他差我到……去。」一面也珍重的呈上一張片子。稽查的臉仍舊緊張着，除了眼光上下之外，不見有絲毫情感的表現，他仍舊凝重的說：「我知道現在軍事是很忙的，我不是不替弟兄們留一線之路，但是一張片子，公事上說不去。陳副官既是軍事機關上的人，他更不能不知道火車上的規矩——你也下去罷！」

老兵丁無言的也下車去了。

稽查轉過身來，那邊兩個很年青的兵丁，連忙站起，先說：「我們到西苑去。稽查看了護照，笑了笑說：「好，你們也坐慢車罷！看你們的服章，軍界裏可有你們這樣不整齊的？國家的體面，那裏去了？車上這許多外國人，你們也不怕他們笑話！」隨在稽查後面的兩個軍人，微笑的上前

將他們帶着線頭，拖在肩上的兩塊領章扶起，那個少年兵了，慚愧的低頭無語。

稽查開了門，帶着兩個助手，到後面車上去了。

車門很響的關了，我如夢方醒，週身起了一種細微的戰慄，——不是憎嫌，不是恐怖，定神想想，呀！竟是最深的慙愧與讚美！

一共是七個人；這般凝重，這般溫柔，這樣的服從無抵抗！我不信這些情景，只呈露在我的面前。……

登上萬里長城了！亂山中的城頭上，黯淡飄忽的日光下，迎風獨立。四圍充滿了寂寞與荒涼。

除了淺黃色一串的駱駝從深黃色的山脚下，徐徐走過之外，一切都是單調的。看她們頭上白色的絲巾，三三兩兩的在城上更遠更高處拂拂吹動。我自己留在城半，在我理想中易起感慨的數千年前偉大建築物的長城，呆呆的站着，竟一毫感慨都沒有起！

只那幾個軍人嚴肅而溫柔的神情，和平而莊重的言語，和他們所不自知的在人們心中無明不白的厭惡，這些事都重重的壓在我弱小的靈魂上。——受着天風，我竟不知道世界上還有個我沒有！

①「青龍橋」，在河北延慶縣，向西行可直登長城。

②「西苑」，在北平舊皇城內，是元代的故宮。

③「撒但」，新舊約聖經中所載的魔鬼名。

海上

冰心

親愛的小朋友：

八月十七的下午，約克遜號郵船無數的窗眼裏，飛出五色飄揚的紙帶，遠遠的拋到岸上，任憑送別的人牽住的時候，我的心是如何的飛揚而悽惻！

癡絕的無數的送別者，在最遠的江岸，僅僅牽着這終於斷絕的紙條兒，放這龐然大物，戴着最重的離愁，飄然西去！

船上生活，是如何的清新而活潑，除了三餐外，只是隨意遊戲散步。海上的頭三日，我竟完全回到小孩子的境地中去了，套圈子，拋沙袋，樂此不疲，過後又絕然不玩了。後來自己回想很奇怪，無他，海喚起了我童年的回憶，海波聲中，童心和遊伴都跳躍到我腦中來，我十分的恨這次舟中沒有幾個小孩子，使我童心來復的三天中，有無猜暢好的遊戲！

我自少住在海濱，却沒有看見過海平如鏡，這次出了吳淞口，一天的航程，一望無際盡是粼粼的微波，涼風習習，舟如在冰上行。到過了高麗界，海水竟似湖光，藍極綠極，凝成一片，斜陽

的金光，長蛇般自天邊直接到欄旁人立處。上自穹蒼，下至船前的水，自淺紅至於深翠，幻成幾十色，一層層，一片片的漾開了來，……小朋友，恨我不能畫，文字竟是世界上最無用的東西，寫不出這空靈的妙景！

八月十八夜，正是雙星渡河之夕，晚餐後獨倚欄旁，涼風吹衣，銀河一片星光，照個深黑的海上。遠遠聽得樓欄下人聲笑話語忽然感到家鄉漸遠。繁星閃爍着，海波吟嘯着，凝立悄然，只有惆悵。

十九日黃昏，已近神戶，兩岸青山，不時的有漁舟往來。日本的小山多半是圓扁的，大家說笑，便道是「饅頭山」這饅頭山沿途點綴，直到夜裏，遠望燈光燦然，已抵神戶，船徐徐停住，便有許多人上岸去。我因太晚，只自己又到最高層上，初次看見這般璀璨的世界，天上微月的光，和星光，岸上的燈光，無聲相映，不時的還有一串光明從山上橫飛過，想是火車周行。……舟中寂然，今夜沒有海潮音，靜極心緒忽起：「倘若此時母親也在這裏……」我極清晰的憶起北京來，小朋友，恕我，不能往下再寫了。

朝陽下轉過一碧無際的草坡，穿過深林，已覺得湖上風來，湖波不是昨夜欲睡如醉的樣子了。

——悄然的坐在湖岸上，伸開紙，拿起筆，拾起頭來，四圍紅葉中，四面水聲裏，我要開始寫信給我久違的小朋友。小朋友猜我的心情是怎樣的呢？

水面閃爍着點點的銀光，對岸意大利花園裏亭亭層列的松樹，都證明我已在萬里外。小朋友，到此已逾一月了，便是在日本也未嘗寄過一字，說是對不起呢，我又不願！

我平時寫作，喜在人靜的時候，船上却處處是公共的地方，艙面關邊，人人可以來到。海景極好，心胸却難得清平。我只能晨間絕早，船面無人時，隨意寫幾個字，堆積至今，總不能整理，也不願草草整理，便遲延到了今日。我是尊重小朋友的，想小朋友也能尊重原諒我！

許多話不知從那裏說起。而一聲聲打擊湖岸微波，一層層的沒上雜立的湖石，直到我蔽膝的甃邊來，似乎要求我將她介紹給我的小朋友。小朋友我真不知如何的形容介紹她！她現在橫在我的眼前。湖上的明月和落日，湖上的濃陰和微雨，我都見過了，真是儀態萬千。小朋友，我的親愛的人都不在這裏，使只有她——海的女兒，能慰安我了。Lake Woman，諧音會意，我便喚她做「慰水」。

「每日黃昏的遊泛，舟輕如羽，水柔如不勝漿。岸上四圍的樹葉，綠的，紅的，黃的，白的，」

幾一叢的倒影到水中來，覆蓋了半湖秋水，夕陽下極其豔冶極其柔媚。將落的金光，到了樹梢，散在湖面。我在湖上光霧中，低低的囑咐他，帶我的愛和慰安，一夜和他到遠東去。

小朋友！海上半月，湖上也過半月了，若問我愛那一個更甚，這却難說。——海好像我的母親，湖是我的朋友，我和海親近在童年，和湖親近是現在。海是深闊無際，不着一字，她的愛是神秘而偉大的，我對她的愛是歸心低首的。湖是紅葉綠枝，有許多襯托，她的愛是溫和嫵媚的，我對她的愛是清淡相照的。這也許太抽象，然而我沒有別的話來形容了！

小朋友，兩月之別，你們自己寫了多少，母親懷中的樂趣，可以說來讓我聽聽麼？——這便算是沿途寄信的小序，此後仍將那寫好的信，按序寄上，日月和地方，都因其舊，「潮遊」^①的我，如何自太平洋東岸的上海繞到大西洋東岸的波司頓來，這些信中說得很清楚，請在那裏看罷！

不知這幾百個字，何時方達到你們那裏，世界真是太大了！

冰心子，十四，一九二三，慰冰湖畔，威爾斯利。

①「潮遊」，微波貌。

②「潮遊」，好遊也。

夢

冰心

她回想起童年的生涯，真是同一夢罷了！穿着黑色帶金綫的軍服，佩着一柄短短軍刀，騎在很高大的白馬上，在海岸邊緩轡徐行的時候，心裏只充滿了壯美的快感；幾會想到現在的自己，是這般的靜寂，只拿着一枝筆兒，寫她幻想中的情緒呢？

她男裝到了十歲。十歲以前，她父親常常帶她去參與那軍人娛樂的宴會。朋友們一見都誇獎說：『好英武的一個小軍人！今年幾歲了？』父親先一面答應着，臨走時總微笑說：『他是我的兒子，但也是我的女兒。』

她會打走隊的鼓，會次召集的喇叭，知道毛瑟槍裏的機關，也會將很大的砲彈，旋進砲腔裏。五六年父親身畔無意中的訓練，真將她做成很矯健的小軍人了。

別的方面呢？平常女孩子所喜好的事，她却一點都不愛。這也難怪她，她的四圍並沒有別的女伴；偶然看見山下經過的幾個村裏的小姑娘，穿着大紅大綠的衣裳，裹着很小的腳，匆匆一面裏，她無從知道她們平居的生活；而且她也不把這些印象放在心上。一把刀，一匹馬，便堪了盡了一生了。

！女孩子的事，是何等的瑣碎煩膩呵！當探海的電燈射在浩浩無邊的大海上，發出一片一片的寒光，燈影下，旗影下，兩排兒沉豪英毅的軍官，在劍佩鏘鏘的聲裏，整齊嚴肅的一同舉起杯來，祝中國萬歲的時候，這光景是怎樣的使人湧出慷慨的快樂的眼淚呢？

她這夢也應當到了醒覺的時候！人生就是一夢麼？

十歲回到故鄉去，換上了女孩子的衣服，在姊妹羣中，學到了女兒情性：五色的絲綫，是能做成很好看的活計的；香的美麗的花，是單插在頭上的；鏡子是妝束完時要照一照的；在眾人中間坐着，是要說些很細膩很溫柔的話的；眼淚是時常要落下來。女孩子是總有點脾氣，帶點嬌貴的樣子的。

這也是很新穎很能造就她的環境，——但她父親給她的一把佩刀，還長日掛在窗前。拔出鞘來，寒光射眼，她每每呆住了。白馬呵，海岸呵，荷槍的軍人呵，……模糊中有無窮的悵惘！姊妹們在窗外喚她，她也不出去了。站了半天，只掉下幾點無聊的眼淚。

她後悔麼？也許是。誰知道呢？軍人的生活，是怎樣的造就了她的性情呵！黃昏時營幕裏吹出來的簫聲，不更是抑揚淒惋麼？世界上軟款溫柔的境地，難道只有女孩兒可以占有麼？海上的月夜星

夜，眺臺獨立倚槍翹首的時候：沉沉的天幕下，人靜了，海也濃睡了，——「海天以外的家！」這時的情懷，是詩人的，還是軍人的呢？是兩縷悲壯的絲交糾之點啊！

除了幾點無聊的英雄淚，還有甚麼？她安於自己的境地了！生命如果是圈兒般的循環或者便從「將來」又走向「過去」的道上，但這也是無聊啊！

十年深刻的印象遺留於她現在的生活中的，只是矯強的性質。——她依舊是喜歡看那整齊的步伐，聽那悲壯的軍笛；但與其說她是喜歡看喜歡聽，不如說她是怕看怕聽罷。

橫刀躍馬和執紼沉思的她，原都是一個人；然而時代將這些事隔開了……
童年！只是一個深刻的夢麼？

○「鑽石」，金石之聲。

夢

一六六

笑

謝冰心

雨聲漸漸的住了，窗帘①後隱隱的透進清光來。推開窗扉一看呀，！涼雲散了，樹葉上的殘滴映着月兒，好似螢光千點閃閃爍爍的動着。真沒想到苦雨孤燈之後，會有這麼一幅清美的圖畫！

憑窗站了一會兒，微微的覺得涼意侵人，轉過身來。忽然眼花繚亂，屋子裏的別的東西都隱在光雲裏；一片幽輝只浸着牆上畫中的安琪兒。②這白衣的安琪兒抱着花兒，揚着翅兒，向着我微微的笑。

「這笑容彷彿在那兒看見過似的，什麼時候我會……」我不知不覺的便坐在窗台下想，默默的想。嚴閉的心幕慢慢的拉開了，湧出五年前的一個印象——一條很長的古道。驢腳下的泥兀自滑滑的。田溝裏的水潺潺③的流着。近村的綠樹都籠在溼烟裏，弓兒似的新月掛在樹梢。一邊走着，似乎道旁有一個孩子，抱着一堆燦白的東西。驢兒過去了，無意中回頭一看，他抱着花兒，赤着腳兒，向着我微微的笑……

「這笑容又彷彿是那兒看見過似的！」我仍是想，默默的想。

笑

又現出一重心幕來，也慢慢的拉開了，湧出十年前的一個印象。——茅檐下的雨水一滴一滴的落到衣上來。土階邊的水泡兒泛來泛去的亂轉，門前的麥籩和葡萄架子都濯得新黃嫩綠的，非常鮮麗。一會兒，好容易雨晴了，連忙走下坡兒去。迎頭看見月兒從海面上來了，猛然記得有件東西忘下了，站住了，回過頭來。這茅屋裏的老婦人倚着門兒，抱着花兒，向着我做微微的笑。

這同樣微妙的神情好似游絲一般，飄飄漾漾的合了攏來，縮在一起。

這時心下光明澄靜，如登仙界，如歸故鄉。眼前浮現的三個笑容，一時融化在愛的調和裏，看不分明了。

①〔帘〕酒家帳也，此處作窗之布簾解。

②〔安琪兒〕，乃 *angel* 之譯音，生翅之天使也。

③〔潺潺〕水流貌。

溪水

綠漪

我們携着手走進林子，溪水漾着笑渦，似乎歡迎我們的變影。這道溪流，本來溫柔得像少女般可愛，但不知何時流入深林，她的身體便被囚禁在重疊的濃翠中間。

早晨時她不能更向玫瑰色的朝陽微笑，夜深時不能和娟娟的月兒談心，她的明澈瑩晶的眼波，漸漸變成鬱鬱的深藍色，時時淒咽着幽傷的調子，她是如何的沈悶呵！在夏天的時候。

幾番秋雨之後，溪水漲了幾篙，早凋的梧桐，飛盡了翠葉，黃金色的曉霞，從叔叔的樹隙裏，深入溪中；潑蕩的波面，便泛起彩虹似的光。

現在，水恢復從前活潑和快樂了，一面疾忙的向前走着，一面還要和沿途遇見的茶葉，枯枝……淘氣。

一張小小的紅葉兒，聽了狡獪的西風勸告，私下離開母校出來頑玩，走到半路上，風偷偷兒的溜走了，他便一交跌在溪水裏。

水是怎樣的開心呵，她將那可憐的失路的小紅葉兒，推推擠擠的推到一個漩渦裏，使他滴滴溜

溜的打圓轉兒；那葉向前不得，向後不能，急得幾乎哭出來；水笑嘻嘻的將手一鬆，他才一溜烟的逃走了。

水是這樣歡喜捉弄人的，但流到壩塘邊，她自己的魔難也來了。你記得麼？壩下邊不是有許多大石頭，阻住水的去路？

水初流到石邊時，還是不經意的凝着臉撒嬌撒癡的要求石頭放行，但石頭却像沒有耳朵似的，板着冷靜的面孔，一點兒不理。於是水開始蠕蠕起來了，拚命向石頭衝突過去；衝突激烈時，淺碧的衣裳袒開了，露出雪白的胸臂，肺葉收放，呼吸極其急促，發出怒吼的聲音來，縷縷銀絲頭髮，四散飛起。

辟辟拍拍，溫柔的巴掌，儘打在石頭皺紋深陷的頰邊，——她真的怒了，不是兒嬉。

誰說石頭是始終頑固的呢？巴掌來得狠了，也不得不低頭躲避。於是水得安然渡過難關了。

她雖然得勝了，然而弄得異常疲倦，曳了淺碧的衣裳去時，我們還聽見她斷續的喘息聲。

我們到這樹林中來，總要到這壩塘邊參觀水石的爭執，一坐總是一兩個鐘頭。

〔「投杆」，枝柯伸出之貌。〕

畫

綠

自從暑假以來，髒靠得了什麼懶病，竟沒法振作自己的精神，譬如功課比從前減了三分之一，以為可以靜靜兒的用點功了，但事實却又不然，每天在家裏收拾收拾，或者腳踏縫紉機器，一天便混過了。睡在牀上的時候，立志明天要完成什麼稿件，或者讀一種書，想的天花亂墜似的，幾乎逼退了睡魔，但清早起牀時，又什麼都煙銷雲散了。

康屢次在我那張畫稿前徘徊，說閒架很好，不將她畫完，似乎可惜。昨晚我在園裏，看見樹後的夕陽，畫興忽然勃發，趕緊到屋裏找畫具！呵，不成，畫布蒙了兩個多月的塵，已變成灰黃色；畫板，塗滿了狼藉的顏色，筆呢，縱橫拋了一地，鋒頭給油膏凝住，一枝枝硬如鐵鑄，再也屈不過來。今天不能畫了，明天定要畫一張，連夜來收拾，筆都浸在石油裏，刮清了畫板，拍去了畫布的塵埃，表示我明天作畫的決心。

早起到學校授完了功課，午膳後到街上替康買了做襯衫的布料，歸家時早有些懶洋洋的了。傍晚時到涼台的西邊，將畫具放好，極目一望，一輪金色的太陽，正在晚霞中漸漸下降，但他的光

輝，還像一座洪爐，噴出熊熊烈焰，將鴨卵青的天，煨成深紅。幾盞褐色的厚雲，似鐘邊堆積的銅片，一時尙未銷熔，然而雲的邊緣，已被火燃着，透明如水銀的融液了，我拿起筆來想畫呵，雲兒的變化真速，天下沒有一絲風，——樹葉兒一點不動，連最愛發抖的白楊，也靜止了，可知天上確沒有一絲風——然而他們像被風捲隨着推移着似的，形狀瞬息百變，才氤氳（○）蒼鬱的從地平線裊裊上升，似乎是海上湧起的幾朵奇峯，一會兒又不鋪開來，又似幾座縹緲的仙島，鳥畔還有金色的船，張帆在光海裏行駛。轉眼間仙島也不見了，却化成滿天燦爛的魚鱗。颯颯的雲兒呵，那怕你會變化，到底經不了烈的熱度，你也銷熔了！

夕陽愈向下墜了，愈加鮮紅了，變成半輪，變成一片，終於突然的沉了。當將沉未沉之前，淺青色的霧，四面合來，近處的樹，遠處的平蕪，糊糝融成一片深綠被，胭脂似的斜陽一蒸，碧中泛金，青中暈紫，蒼茫眩靡，不可描擬，真真不可描擬，我平生有愛紫之癖，不過不愛深紫，愛淡紫，不愛本色的紫，愛青蒼中薄敷的一層紫，然而最可愛的紫，莫如映在夕陽中的初秋，而且這秋的光變洩得太快，更教人戀戀這「有餘不盡」之致。荷葉上餘了虹光將傾瀉的水珠，垂謝的薔薇，將頭枕在綠葉間的暗泣，紅葡萄酒中隱約復現的青春之夢，珊瑚枕上臨死美人唇邊的微笑，拿來比這時的光

景，都不像，都太着痕迹。

我拿着筆，望着遠處出神，一直到黃昏，畫布上沒有着得一筆！

○「氤氳」，天地合氣也。

楚

一七四

金魚的劫運

綠漪

IS城裏花園甚多，足見花兒的需要頗廣，不但上戶人家的園亭要花點綴，便是逢門⊙的人家，也常用土盆培着一兩種草花，雖然說不上什麼紫姪紅嬌，却也有些生意，可以潤澤人們枯燥的心靈。上海的人，住在井底式的屋子裏，連享受日光，都有限制的，自然不能說到花木的賞玩了，這也是我愛IS城，勝過愛上海的原因。

花園裏兼售金魚，價錢極公道；大者幾角錢一對，小的只售銅元數枚。

去秋我們買了幾對二寸長短的金魚，養在一口缸裏，有時便給麵包屑牠們喫，但到了冬季，魚兒時常沈潛於水底，不大浮起來，我記得看過一種書，好像說魚類可以餓幾百天不死，冬天更是蟲魚蟄伏的時期，照例是斷食的，所以也就不去管牠們。

春天來了，天氣漸漸和暖，魚兒在嚴冰之下，睡了一冬，被溫和的太陽喚醒了潛伏着的生命，一個個圍圍洋洋，⊙浮到水面，揚鱗擺尾，游泳自如，日光照在水裏，閃閃的金鱗，將水都映紅了。有時我們無意將缸碰了一下，或者風飄一個榆子，墜於缸中，水便震動，漾開圓波紋，魚們

猛然受了驚，將尾迅速的抖幾抖，一翻身鑽入水底，可憐的小生物，這種事情，在牠們定然算是遇見大地震，或一顆隕星！

康到北京去前，說暑假後打算搬回上海，我不忍這些魚失主，便送給對河花園裡，那花園的主
人，表示感謝的快受了。

上海的事沒有成功，康只得仍在IS城教書，聽說魚兒都送掉了，他很惋惜，因為他很愛那些金魚。

在街上看見一只玻璃碗，是化學上的用具，質料很粗，而且也有些缺口，因想這可以養金魚，就買了回來，立刻到對河花園裏買了六尾小金魚，養在裏面。用玻璃碗養金魚，果比缸有趣，擺在几上，從外面望過去，綠藻清波，與紅鱗相掩映，異樣鮮明，而且那上下游泳的魚兒，儼游在幻鏡裏，都放大了幾倍。

康看見了，說你把我的魚送走了，應當把這個賠我，動手就來搶，我說不必搶，放在這裏，大家看玩，算做公有的豈不是好，他又道不然，他要拿去養在原來的那口大缸裏，因為他在北京中央公園裏看見斤許重的金魚了，現在，他立志也要把這些金魚養得那樣大。

魚兒被他強奪去了，我無如之何，只得恨恨的說道：『看你能不能將牠們養得那樣大？那是地氣的關係，我在南邊，就沒有見過那樣大的金魚』

『看着罷！我現在學到養金魚的祕訣了，麵包不是金魚適當的食糧，我另有東西喂牠們。』

他找到一根竹竿，一方舊夏布，一些細鐵絲，做了一個袋，匆匆忙忙的出去了，過了一刻，提了濕淋淋的袋回家，往金魚缸裏一擲，就看見無數紅色小蟲，成羣的在水中抖動，正像黃昏空氣中成團飛舞的蚊蚋，金魚往來吞食這些蟲，非常快樂，似人們之得享盛饗——呵，這就是金魚適當的食糧！

康天天到河裏撈蟲喂魚，魚長得果然飛快，幾乎一天改換一個樣兒，不到兩個星期，幾尾寸餘長的小魚，都長了一倍，有從前的魚大了，康說如照這樣長下去，只消三個月，就可以養出斤重的金魚了。

每晨，我如起牀早，就到園裏散步一回，呼吸新鮮的空氣。有一天，我才走下石階，看見金魚缸上立着一只烏鴉，見了人就翩然飛去。樹上另有幾個鴉，啞啞亂噪，似乎在爭奪什麼東西，我也沒有注意，在園裏徘徊了幾分鐘就進來了。

午後康撈了蟲來喂魚。

「呀！我的那些魚呢？」我聽見他在花園裏驚叫。

「怎麼？在缸裏的魚，會跑掉的嗎？」

「一匹都沒有了！呵！缸邊還有一個——是那個頂美麗的金背銀肚魚，但是尾巴斷了，殞了，誰幹的這惡劇？」他憤憤的問。

我忽然想到早晨樹上打架的烏鴉，不禁大笑，笑得腰，也彎了，氣也壅了，我把今晨在場看見的小小謀殺案告訴了他，他自然承認烏鴉是這案兒的兇手，沒有話說了。

「你還能養斤把重的金魚？」我問他。

(一)「蓬門」，貧賤之家。(二)「闊闊洋洋」，舒緩搖尾貌。

禿的梧桐

綠 蔭

——這株梧桐，怕再也難得活了！

人們走過禿梧桐下，總這樣惋惜地說。

這株梧桐，所生的地點，真有點奇怪，我們所住的屋子，本來分做兩下給兩家住的，這株梧桐，恰恰長在屋前的正中，不偏不倚，可以說是兩家的分界牌。

屋前的石階，雖僅有其一，由屋前到園外去的路却有兩條，——一家走一條，梧桐生在兩路的中間，清陰分盡了兩家的草場，夜裏下雨，瀟瀟淅淅打在桐葉上的雨聲，詩意也兩家分享。

不幸園裏螞蟻過多，梧桐的枝幹，爲螞蟻所蝕，漸漸的不堅牢了，一夜雷雨，便將牠的上半截劈折，只剩下一根二丈多高的樹身，立在那裏，亭亭有如青玉。

春天到來，樹身上居然透出許多綠葉，團團附着樹端，看去好像一簇棕櫚樹。○

誰說這株梧桐，不會再活呢？牠現在長了新葉，或者更會長出新枝，不久定可以恢復從前的美陰了。

一陣風過，葉兒又被劈下來，拾起一看，葉蒂已嚼斷了三分之二——又是螞蟻幹的好事，哦！可惡！

但勇敢的梧桐，並不因此挫了牠的志氣。

螞蟻又來了，風又起了，好容易長得掌大的葉兒又飄去了，但牠不管，仍然萌新的芽，吐新的葉，整整的忙了一個春天，又整整的忙了一個夏天。

秋來，老柏和香橙還沈鬱的綠着，別的樹却都憔悴了。年近古稀的老榆，護定他青青的葉，似老年人想保存半生辛苦貯蓄的家私，但那禁得西風如敗子，日夕在耳畔絮聒？——現在他的葉兒已去得差不多，園中減了蔥蘢的綠意，却也添了蔚藍的天光。爬在榆幹上的薜荔，①也大為喜悅，上面沒有遮蔽，可以酣飲風霜了，他臉兒醉得楓葉般紅，陶然自得，不管垂老破家的榆樹，在他頭上瑟瑟的悲歎。

大理菊東倒西傾，還掙扎着在荒草裏開出紅豔的花，牽牛的蔓，早枯萎了，但還開花呢，可是比從前纖小，冷涼霧中，泛瀟瀟紫嫩紅的小花，更覺嬌美可憐。還有從前纏繞香連理花和鳳仙花的地裏，有時也見幾朵殘花，秋風裏，時時有玉錢蝴蝶，翩翩飛來，停在花上，好半天不動，幽

情凄戀，他要殞了，他願意殞在花兒的冷香裏！

這時候，園裏另外一株桐樹，葉兒已飛去大半，禿的梧桐，自然更是一無所有，只有亭亭如青玉的幹，兀立在慘淡斜陽中。

——這株梧桐，怕再也不得活了！

人們走過禿梧桐下，總是這樣惋惜似的說。

但是，我知道明年還有春天要來。

明年春天仍有蟬蟻和風呢？

但是，我知道有落在土壤的桐子。

①【梧桐】，常綠喬木，幹似圓柱，葉生幹端。

②【薜荔】，常綠灌木，蔓生，亦名木蓮。

禿的權權

一八二

收穫

綠漪

一九二四年，我由法友介紹到里昂①附近香本尼鄉村避暑，借住在一個女子小學校。因在假期，學生都沒有來，校中只有一位六十歲上下的校長荷理夫人和女教員瑪麗女士。

我的學校開課本選，我在香鄉整住了一夏，又住了半個秋天；每天享受新鮮的牛乳和雞蛋，肥碩的梨桃，香甜的果醬鮮美的乳餅，我的體重竟增加了兩基羅。②

到了葡萄收穫的時期，溝村貼了 *La Vendange* ③ 的招紙，大家都到田裏相幫採葡萄。

記得一天傍晚，我和荷理夫人們同坐院中菩提樹下談天，一個腳登木鳥，腰圍橫鼻狹的男子到門口問道：「我所邀請的採葡萄工人還不夠，明天你們幾位肯來幫忙嗎，荷理夫人？」

我認得這是威尼先生。他在村裏頗有田產，算得一位小地主。平日白領高冠，舉止溫雅，儼然是位體面的紳士；在農忙的時候，卻又變成一個垢膩的工人了。

荷理夫人答允他明天；他過去之後，又問我願否加入。她說：相幫採葡萄並不是勞苦的工作，一天還可以得六法郎④的工資，並有點心晚餐，她自己是年年都去的。

我並不食那酬勞，不過她們都走了，獨自一個在家也悶，不如去散散心，便也答允明天一同去。

第二天，太陽第一條光線，由菩提樹葉透到窗前，我們就收拾完畢了。荷理夫人和瑪麗女士穿上圍裙喫了早點，大家一齊動身。路上遇見許多人，男婦老幼都有，都是到田裏去採葡萄去的。香本尼是產葡萄的區域，幾十里內，盡是人家的葡萄園；到了收穫時候，園村差不多人人出場，所以很熱鬧。

威尼先生的葡萄園，在女子小學的背後，由學校後門出去，五分鐘便到了。威尼先生和他的四個孩子，已經先在園裏。他依然是昨晚的裝束；孩子們也穿着極粗的工衣，笨重的破牛皮鞋。另有四五个男女，想是邀來幫忙的工人。

那時候麥藁全黃，而且都已空蕩蕩的一無所有，只有三五白色醉醉的牛，靜悄悄地在那裏嚼草；無數長短距離相等的白楊，似一枝枝朝天綠燭，插在淡青朝霧中；白楊外隱約看見一道細細的河流和連綿的雲山，不過煙霧尚濃，辨不清楚只見一線銀光，界住空濛的翠色。天上紫銅色的雲像厚被一樣，將太陽包掩着；太陽卻不甘蟄伏，掙扎着要探出頭來，時時從雲隙處，漏出奇光，似放射了一天銀箭。這銀箭落在大地上，立刻傳明散采，金碧燦爛，渲染出一幅非常奇麗的

圖畫。等到我們都在葡萄地裏時，太陽早衝過雲陣，高高升起了，紅霞也漸漸散盡了，天色藍藍的似一片清的海水；近處黃的栗樹紅的楓，高高下下的蒼松翠柏併在一處，化爲斑斕的古錦；「秋」供給我們的色彩真豐富呀！

涼風拂過樹梢，似大地輕微的噓氣；田間隴畔笑語之聲四徹，空氣中充滿了快樂。我愛歐洲的景物，因牠兼有北方的爽塏和南方之溫柔。牠的人民也是這樣，有強壯的體格而又有秀美的容貌，有剛毅的性質而又有活潑的精神。

威尼先生田裏葡萄種類極多，有水晶般的白葡萄，有瑪瑙般的紫葡萄。每一球不下百餘顆，顆顆勻圓飽滿。採下時放在大籬裏，用小車載到他家裏的榨酒坊。

我們一面採，一面揀那最大的葡萄喫；威尼先生還怕我們不夠，更送來裝在瓶中榨好的葡萄汁和切好的麵包片充作點心，但誰都喫不下，因爲每人工作時至少吞下兩三斤葡萄了。

天黑時，我們到威尼先生家用晚餐，那天幫忙的人，同坐一張長桌，都是木屨圍裙的朋友，無拘無束地喝酒談天。瑪麗女士講了個笑話；有兩個意大利的農人合唱了一闕意大利的歌；大家還請我唱了一個中國歌。我的唱歌，在中學校時是常常不及格的，而那晚居然博得許多掌聲。

這一桌田家飯，喫得比巴黎大餐館的盛筵還痛快。

我愛我的祖國，然而我在祖國中只管到連續不斷的「破滅」的痛苦，卻得不到一點收穫的愉快；過去的異國之夢，重談起來，是何等的教我發戀啊！

①「里昂」，法國都會。②「基羅」，法國重鎮名。③La Vange，意即葡萄收穫。④「法」郎，法幣名。

蓬萊美景

盧隱

日本的風景，久爲世界各國所注目，有東方公園的美譽；再加上我愛美景如生命，所以推己及人也先把「蓬萊」的美景寫出以供同好：

(一)西京◎西京風景清幽，羣山繞水，共有四座青山——吉田山·睿山·大文字山·圓山。四山中睿山，最高，我們登睿山之巔，可窺西京全市，而最稱勝絕的是清水寺，琵琶湖。◎

清水寺在音羽山之巔，山上滿植翠柏蒼松：在萬綠叢中，間雜幾枝藤花，嫩紫之色，映日成彩，微風過處，松濤澎湃，花影嫵娜。我獨倚大悲閣的碧欄，近挹清香，遠收黛綠，超然有世外感。

廟宇之前，有滴漏，爲香客頂禮時洗手之用。漏流甚急，其聲潺潺，好像急雨沿屋沿而下。

琵琶湖是西京第一名勝，沿江共有八景。我們在五月七日的那一天泛棹湖中，時正微雨，陰雲四合，滿湖籠煙漫霧，一片蒼茫，另有一種幽趣。後來雨稍住，霧稍散，青山隱約可辨。遠望諸峯，白雲冉冉，因風變化，奇形怪狀，兩眼爲之迷離。

後來船到石山寺，我們便捨舟登岸，向寺直奔。此寺也在高山之巔，彷彿中國西湖之靈隱寺。中

多猶幹老木，高齊廟閣。院中滿植芭蕉，被急雨敲擊，清脆如弄珠玉。

傍晚雨止霧收，斜陽殘照，從白雲隙中射出，照在湖面上，幻成紫的粉紅的嫩黃的種種色彩。我們坐在船上，如觀圖畫。不久斜陽沉入湖心，湖上立刻暮上一層黑幕，青山白雲都隱入黑幕中，但數點漁火猶兀自含情向人呢。

(二)日光 日光乃日本景致最好的地方，日本人有句俗話說：「不到日光不算見物，」日光的身價可想而知了。

日光共有十六景，其中杉并木、中禪寺湖、霧降瀧、淺見瀧、中禪寺湖大尻橋幾個地方，更自然，更秀麗；不過最使我不能忘懷的，還要算是華嚴三千尺的大瀑布了。

當日遊華嚴，往還走了六十里路，辛苦是最辛苦，而有了這種深刻的印象，也就算值得。在華嚴瀧的背後，還有一個白雲瀧，我們到了白雲瀧，看見急水如雲，從半山中奔騰而下，已經噴為奇觀；及至到了華嚴瀧，見三千尺的雲梯，從山巔下垂，雲梯之下，都是飛煙軟霧那有一點看出是水。這種奇妙的大觀，怎能不引誘人們忘記人間之樂呢？

(三)宮島 宮島乃日本三景之一，所謂三景：是松島、(在北部) 天之橋立及宮島。我們於

黃昏時泛舟海上，碧水渺渺，波光粼粼，斜陽餘輝，映浪成花；沿灘青山層疊，白雲氤氳，在波上蕩此時，又登岸奔紅葉谷。這時微風吹來，陣陣清香，夾路松杉崢嶸。渡過一小紅橋，就看見紅葉如錦，噴火吐焰，真是妙境；便是武陵人到桃源，恐怕還要嘆不及此呢！

「蓬島」稱絕三景，我祇到了一處，未免是個憾事；不過在日本住了一個多月，遊了八九個地方，無論到那處，都沒有感到飛沙揚塵滿目蒼涼的況味；就是坐在火車上，也是目不斷青山的情景，耳不絕松濤的幽韻，更有碧綠的麥隴，如荼的杜鵑，點綴田野，快目爽心，直使我讚不絕口。」

其實中國的江南北，也何嘗沒有好風景，何值得我如是沉醉；但是「蓬萊」另有「蓬萊」之景，其瀟灑風流，纖巧靈秀，不可與中國流塵中含端莊的西子湖同日而語。所以我雖讚許蓬萊之美，亦不敢抹煞西子湖之勝：燕瘦瓊肥，各有可以使人沉醉之處呢！

①「蓬萊」，指日本。②「西京」日本舊都，在本州島西南。③「琵琶湖」，在西京之東。因形似琵琶，故

名。④「日光」，日本都邑名，在日光山東南麓，大谷川西岸。⑤「華嚴」，是日光有名的大瀑布。⑥「宮

島」，臨宮津灣。⑦「松島」，在本州島北部，北上川西。⑧「天之橋立」，亦簡稱天橋立，是橫於

砂洲灣內一大長橋。

蓬萊美景

塞萊美景

一九〇

廟 會

虛隱

正是秋雨之後，天空的雨點雖然停了，而陰雲兀自密佈太虛。①夜晚時的西方的天，被東京市內的萬家燈火照得起了一層烏灰的絳紅色。晚飯以後，我們照例要到左近的森林中去散步。這時地上的雨水還不會乾，我們各人都換上破舊的皮鞋，拿着雨傘，踏着泥滑的石子路走去。不久就到了那高聳入雲的松林裏。林木中間有一座土地廟，平常時都是很清靜的閉着山門，今夜卻見廟門大開，門口掛着兩盞大紙燈籠。上面寫着幾個藍色的字——天主社——廟裏而燈光照耀如同白晝，正殿上搭起一個簡單的戲臺，有幾個戴着假面具穿着彩衣的男人——那面具有的像龜精醜怪，有的像判官小鬼，大約有四五個人，忽坐忽立，指手畫腳的在那裏扮演，可惜我們語言不通，始終不明白他們演的是什麼戲文。看來看去，總感不到什麼趣味，於是又到別處去隨意。②在一間日本式的屋子前，圍着高才及肩的矮矮的木柵欄，裏面設着個神龕，供奉的大約就是土地爺了。可是我找了許久，也沒找見土地爺的法身，只有一個圓形銅製的牌子懸在中間，那上面似乎還刻着幾個字，離得遠，我也認不出是否寫着本土土地神位，——反正是一位神明的象徵罷了。在那佛龕前面正中的

地方懸着一個旛旌似的東西，飄帶低低下垂。我們正在仔細揣摩賞鑑的時候，只見一位年紀五十上的老者走到神龕面前，將那旛旌似的飄帶用力扯動，使那上面的銅鈴發出零丁之聲，然後從錢袋裏掏出一個銅錢——不知是十錢的還是五錢的，只見他便向佛龕內一甩，頓時發出鏗鏘的聲響，他合掌向神前三擊之後，閉眼凝神，躬身膜拜，約過一分鐘，又合掌連擊三聲，這才慢步離開神龕，心安意得的走去了。

自從這位老者走後，接二連三來了許多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還有倚在娘懷裏抱的嬰孩也跟着母親向神前祈禱求福，凡來頂禮的人都向佛龕中捨錢佈施。還有一個年紀二十多歲的女人，身上穿着白色的圍裙，手中捧着一個木質的飯脰，滿滿裝着白米，向神座前貢獻。禮畢，那位道袍禿頂的執事僧將飯脰接過去，那位善心的女施主便滿面欣慰的退出。

我們看了這些善男信女禮佛的神氣，不由得也滿心緊張起來，似乎冥冥之中真有若干神明，他們的權威足以支配昏昧的人羣，所以在人生的道途上，只要能逢出開路，見廟燒香，便可獲福無窮了。不然，自己算苦得來的銀錢柴米，怎麼便肯輕輕易易雙手奉給僧道享受呢？神秘的宇宙！不可解釋的人心！

我正在發呆思量的時候，不提防同來的波扯了我的衣襟一下，我不禁「呀！」了一聲，出竅的魂靈竟這纔復了原位，我便問道：「怎麼？」波合笑道：「你在想什麼？好像進了夢境，莫非神經病發作了嗎？」我被他說得也好笑起來，便一同離開神龕到後面去觀光。嚇！那地方更是非常熱鬧，有許多倩裝豔服，然而脚着木屐的日本女人，在那裏購買零食的也有，吃水激凌的也有。其中還有幾個西裝的少女，脚上穿着長統絲襪和皮鞋，——據說這是新日本女人，也在人叢裏擠來擠去，說不定是來參禮的，還是也和我們一樣來看熱鬧的。總之，這個小小的土地廟裏，在這個時候是包羅萬象的。不過倘使佛有眼睛，瞧見我滿臉狐疑，一定要瞪我幾眼吧。

迷信——具有最大的威權，尤其是當一個人在倒霉不得意的時候，或者心靈失卻依據徘徊歧路的時候，神明便成人心的主宰了。我有時也會經歷過這種無歸宿而想像歸宿的滋味，然而這在我只像電光一瞥，不能堅持久遠的。

說到這裏，使我想起童年的時候——我在北平一個教會學校讀書，那一個秋天，正遇着耶穌教徒的復興會，——期間是一來復。在這一來復中，每日三次大祈禱，將平日所作虧心欺人的罪惡向耶穌基督懺悔，如是，以前的一切罪惡便從此洗滌靈淨，——那怕你是個殺人放火的強盜，只要能悔

罪便可得救，雖然是苦了倒十字架的耶穌，然而那是上帝的旨意，叫他來捨身救世的，這是耶穌的光榮，人們的福音。——這種無私的教理，當時很能打動我弱小的心弦，我覺得耶穌太偉大了，而且法力無邊，凡是人類的困苦艱難，只要求他，便一切都好了。所以當我被他們強迫的跪在禮拜堂裏向上帝祈禱時，——我是無情無緒的正要到夢鄉去進進，恰巧我們的校長朱老太太顫巍巍走到我面前也一同跪下，並且撫着我的肩說「呵！可憐的小羊，上帝正是我們的牧羊人，你快些到他的面前去吧，他是仁愛的偉大的呵！」我聽了她那熱烈誠摯的聲音，竟莫明其妙的怕起來了，好像受了催眠術，覺得真有這麼一個上帝，在睜着眼睛看我呢，於是我就在那些因懺悔而痛哭的人們的哭聲中流下淚來了。朱老太太更緊緊的把我摟在懷裏說道：「不要傷心，上帝是愛你的。只要你虔心的相信他，他無時無刻不在你的左右……」最後她又問我：「他信上帝嗎？……好像相信我口袋中有一塊手巾嗎？」我簡直不懂這話的意思，不過這時我的心有些空虛，——想到母親因為我太頑皮送我到這個學校來寄宿，自然她是不喜歡我的，倘使有個上帝愛我也不錯，於是就回答道：「朱校長，我願意相信上帝在我旁邊。」她聽了我肯皈依上帝，簡直喜歡得跳了起來，一面笑着，一面擦着眼淚……從此我便成了耶穌教徒了。不過兩年以後，我便離開那個學校，起初還是滿心不忘上帝，又過

了幾年我腦中上帝的印象便和童年的天真一同失去了。最後我成了個無神論者了。

但是在今晚這樣熱鬧的廟會中，虔誠信心的善男信女使我不知不覺生出無限的感慨，同時又勾起既往迷信上帝的一段事實，覺得大千世界的無量衆生，都只是些怯弱可憐的不能自造命運的生物罷了。

在我們回來時，路上依然不少往廟會裏去的人，不知不覺又連想到故國的土地廟了，唉！……

①「太虛」，謂天空也。

②「隨喜」，佛家語，義謂隨己所喜。

別
會

一九六

鄰 居

廬 隱

別了，繁華的鬧市！當我們離開我們從前的住室門口的時候，恰恰是早晨七點鐘。那耀眼的朝陽正照在電車線上發，出燦爛的金光，使人想像到不可忍受的悶熱。而我們是搭上市外的電車，馳向那屋舍漸稀的郊野去；漸漸看見陂陀起伏的山上，林木蔥蘢，綠影婆娑，叢草上瀟瀟着清晨的露珠，兀自向人閃動，一陣陣的野花香撲到臉上來使人心神爽快。經過三十分鐘，便到我們的目的地。

在許多繁筋的矮牆裏，幾株狡黠的玫瑰迎風嬌娜，經過這一帶碧綠的矮牆南折，便看見那一座鬱鬱蔥蔥的松柏林，穿過樹林，就是那些小巧精潔的日下式的房屋掩映於萬綠叢中。微風吹拂，樹影摩盪，明窗淨几間，宿幔低垂，一種幽深靜默的趣味頓使人忘記這正是炎威猶存的殘夏呢。

我們沿着鵝卵石鑿成的馬路前進，走約百餘步，便見斜刺裡有一條窄窄的草徑，兩旁長滿了紅蕖白荻和狗尾草，草葉上朝露未乾，沾衣皆濕。草底鳴虫唧唧，清脆可聽。草徑盡頭一帶竹籬，上面縷綠着牽牛葛蘿，繁花如錦，清香醉人。就在竹籬內，有一所小小精舍，便是我們的新家了。淡黃木質的牆壁門窗和米黃色的地席，都是纖塵不染。我們將很簡單的傢具稍稍佈置以後，便很

安然的坐下談天。似乎一個月以來奔波匆忙的心身，此刻才算是安定了。

但我們是怎麼的沒有受過操持家務的訓練呵！雖是一個很簡單的廚房，而在我這一切生疏的人看來，真够嚴重了。怎樣煮飯，——一碗米應放多少水，煮肉應當放些什麼澆料呵！一切都不懂，只好惡想像力一件件的去嘗試。這其中最大的難題是到後院井邊去提水，老大的鉛桶，滿滿一桶水真够累人的。我正在提着那亮晶晶發光的水桶不知所措的時候，忽見鄰院門口走來一個身軀肥大，滿面和氣的日本女人，——那正是我們頭一次拜訪的鄰居野太太——我們不知道她姓什麼，可是我們贈送她這個綽號，總是很合式的吧。

她走到我們面前，向我們咕哩咕嚕說了幾句日本話，我們是又聾又啞的外國人，簡直一句也不懂。只有瞪着眼向她呆笑。後來她接過我手裡的水桶，到井邊滿滿的汲了一桶水，放在我們的新廚房裡。她看見我們那些新買來的鍋呀，碗呀，上面都微微沾了一點灰塵，她便自動的替我們一件一件洗乾淨了，又一件件安置得妥妥貼貼，然後她鞠着躬說聲サウナラ（再見）走了。

據說這位和氣的鄰居，對中國人特別有感情，她會經常中國人作過六七年的事，並且她會嫁過一個中國男人，……不過人們談到她的歷史的時候，都帶着一種精度的神氣，自然這似乎是一個比

較神祕的人兒呢，但無論如何，她是我們的好鄰居呵！

她自從認識我們以後，沒事便時常過來串門。她來的時候，多半是先到廚房，遇見一堆用過的鍋碗放在地板上，或水桶裏的水完了，她就不用吩咐的替我們洗碗打水。有時她還拿些泡菜，辣椒粉之類零星物件送給我們。這種出乎我們意外的熱誠，不禁使我有些赧然。

當我沒有到日本之前，在天津大阪公司買船票時，爲了一張八扣的優待券，——那是由北平日本公使館發出來的，——同那個留着小鬍子的賣票員搗了許久的麻煩。最後還是見到天津日本領事館的公函，他們這才照辦了，而買票後找錢的時候，只不過一角錢，那位含着狡獪而像的賣票員竟讓我們等了半點多鐘。當時我會賭氣犧牲這一角錢，頭也不回的離開那裏。他們這才似乎有些過不去，連忙喊住我們，從桌子的抽屜裏拿出一角錢給我們。這樣尖酸刻薄的行爲，無處不表現島國細民的小氣。真給我一個永世不會忘記的壞印象。

及至我們上了長城丸（日本船名）時，那兩個日本茶房也似乎帶着些欺侮人的神氣。比如開飯的時候，他們總是先給日本人開，然後才輪到中國人。至於那些同渡的日本人，有幾個男人嘴臉之間時時表現着衣郎巨大的氣概，——自然也由於我國人太不爭氣的緣故。——那些日本女人呢，個個

對於男人低首下心，柔順如一隻小羊。這雖然惹不起我們對她們的憤懣，卻使我們有些傷心，「世界上最沒有個性的女性呵，你們爲什麼情願作男子的奴隸和傀儡呢！」我不禁大聲的喊着，可惜她們不懂我的話，大約以爲我是個瘋子吧。

總之我對於日本人從來沒有好感，豺狼虎豹怎樣凶狠惡毒，你們是想像得出來的，而我也同樣的想像那些日本人呢。

但是不久我便到了東京，並且在東京住了兩個禮拜了。我就覺得我太沒出息——心眼兒太窄狹，日本人——在我們中國橫行的日本人當然有些可恨，然而在東京我會遇見過極和藹忠誠的日本人，他們對我們客氣，有禮貌，而且極熱心的幫忙，的確的，他們對待一個異國人，實在比我們更有理智更富於同情些。至於作生意的人，無論大小買賣，都是言不二價，童叟無欺，——現在又遇到我們的鄰居胖太太，那種恣和忠實的行爲，更使我慚愧我的小心眼了。

我們的可愛的鄰居，每天當我們煮飯的時候，她就出現在我們的廚房門口。

「奧サン（太太）要水嗎？」柔和而熟習的聲音每次都激動我對她的感愧。她是怎樣無私的人兒呢！有一天晚上，我從街上回來，穿着一件蛋青色的綢衫，因爲時間已晏，忙着煮飯，也顧不得換衣服，

同時又怕弄髒了襯衫，就找了一塊白包袱權作圍裙，胡亂的繫在身上，當然這是有些不舒服的。在這時候，我們的鄰居來了。她見了我這種怪樣，連忙跑到她自己房裏，拿出一件她穿着過於窄小的白圍裙送給我，她說：「我現在胖了，不能穿這件衣服，送給你很好。」她說時，就親自替我穿上，前後端詳了一陣，含笑舉着中國話道：「很好！很好！」

她胖大的身影，穿過遮住前面房屋的樹叢，漸漸的看不見了。而我手裏拿着炒菜的杓子。竟怔怔的如同失了魂。唉！我接受了她的禮物，竟忘記向她道謝，只因我接受了她的比衣服更可寶貴的仁愛，將我驚嚇住了；我深自懺悔，我知道世界上的人類除了一部分爲利慾所沈溺的以外，都有着豐富的同情和純潔的友誼，人類的大部分畢竟是可愛的呵！

我們的鄰居，她再想不到她在一些瑣碎的小事中給了我偌大的啓示吧。願以我的至誠向她祝福！

①「跛陀」，不平貌。②「髒髒惹惹」，盛貌。

業
員

11011

異國秋思

魔隱

自從我們搬到郊外以來，天氣漸漸清涼了。那短籬邊牽延着的毛茛葉子，已露出枯黃的顏色來，白色的小野菊，一叢叢由草堆裏鑽出頭來，還有小朵的黃花在涼勁的秋風中抖顫，這些景象，最容易勾起人們的秋思，况且身在異國呢！低聲吟着：「簾捲西風，人比黃花瘦」之句，這個小的靈宮，是瀰漫了悵惘的情緒。

會房裏格外顯得清寂，那窗外蔚藍如碧海似的青天，和淡金色的陽光。還有挾着桂花香的陣風，都含了極強烈的，挑撥人類心弦的力量，在這種刺激之下，我們不能繼續那死板的讀書工作了，在那一天午飯後，波便提議到附近吉辟寺去看秋景，三點多鐘我們乘了市外電車前去，——這路程太近了，我們的身體剛剛坐穩便到了。走出長雨道的車站，繞過火車軌道，就看見一座高聳的木牌坊，在橫額上有幾個的漢字寫着，井之頭恩賜公園。我們走進牌坊，便見馬路兩旁樹木蔥蘢，綠陰匝地，一種幽妙的意趣，縈繞腦際，我們怔怔的站在樹影下，好像身入深山古林了。在那枝柯掩映中，一道金黃色的柔光正蕩漾着。使我想像到一個披着金絲柔髮的仙女，正赤着足，踏着白雲，從

這裏經過的情景，再向西方看，一抹彩霞，正橫在那巖翠的峯巒上，如黑點的飛鴉，穿林翻翻，我一縷的愁心真不知如何安派，我要吩咐鴉把牠帶回故國吧！無奈牠是那樣的着迹的去了。

我們徘徊在這邊綠深翠的帷幔下，竟忘記前進了。一個身穿和服的中年男人，腳上穿着木屐，提摺提摺的來了。他向我們打量着，我們爲避免他的覬覦，只好加快脚步走向前去，經過這一帶森林，前面有一條猶蛋石堆成的斜路，兩旁種着整齊的冬青樹，只有肩膀高，一陣陣的青草香，從微風裏蕩過來，我們慢步的走着，徒覺神氣清爽，一塵不染，下了斜坡，而前立着一所小巧的東洋式的茶館，裏面設了幾張小矮几，坐褥，兩旁列着櫃台，紅的密橘，青的蘋果，五色的雜糍，錯雜的羅列着。

「呀！好眼熟的地方！」我不禁失聲的喊了出來。於是潛藏在心底的印象，陡然一幕幕的重映出來，唉！我的心有些抖顫了，我是被一種感懷已往的情緒所激動，我的雙眼怔住，胸膈間充塞着悲涼，心弦淺擊的搏動着。自然是回憶到那些曾被流年蹂躪過的往事：

「唉！往事，只是不堪回首的往事呢！」我悄悄的獨自嘆息着。但是我目前仍然有一副逼真的圖畫在現出來。——

一幕獻於幸福的少女們，她們孕育着玫瑰色的希望，當她們將由學校畢業的那一年，曾隨了她們德高望重的教師，帶着歡樂的心情，渡過日本海來訪薩摩的名勝。在她們登岸的時候，正是暮春三月櫻花亂飛的天氣。那些綴錦點翠的花樹，都是使她們樂遊忘倦。她們從天色才黎明，便由東京的旅舍出發，先到上野公園看過櫻花的殘粧後；又換車到井之頭公園來。這時疲倦襲擊着她們，非立刻找個地點休息不可。最後她們發現了這個位置清幽的茶館，便立刻決定進去吃些東西。大家團團圍着矮桌坐下，點了兩帶龍井茶，和一些奇詭的東洋點心，她們吃着喝着，高聲談笑着，她們真像是才出谷的雛鷓；只覺眼前的東西，件件新鮮。處處都富有生趣。當然她們是被擲在幸福之神的懷抱裏了。青春的愛嬌，活潑協樂的心情，她們是多麼可豔羨的人生呢！

但是流年把一切都毀壞了！誰能相信今天在這裏低徊追懷往事的我，也正是當年幸福者之一呢！哦！流年，殘刻的流年呵！牠帶走了人間的愛嬌。牠蹂躪了英雄的壯志，使我站在這似曾相識的樹下，只有嗟淚，我有什麼方法，使年光倒流呢！

唉！這僅僅是九年後的今天。呀，這短短的九年中，我走的是崎嶇的世路，我攀緣過陡削的崖壁，我由死的絕谷裏逃命，使我嘗着忍受由心頭滴血的痛苦，命運要我喝乾自己的血汁，如同喝

玫瑰酒一般……

唉！這一似的心回憶，我忍不住流下辛酸的淚滴，連忙離開這容易激動感情的地方吧！我們便向前面野草漫徑的小路上走去，忽然聽見一陣悲憫的唏噓聲，我彷彿看見張着灰色羽翼的秋神；正躲在那厚密的枝葉背後。立時那些枝葉都息索索的顫抖起來。草底下的秋虫，發出連續的唧唧聲，我的心感到一陣陣的淒冷；不敢向前去，找到路旁一張長木椅子坐下。我用滯呆的眼光，向那一片陰陰森森的叢林裏睜視，當微風分開枝柯時，我望見那小河裏的潺湲碧水了。水上縹緲起一層波紋，一隻小划子，從波紋上滑過。兩個少女搖着槳，低聲唱着歌兒。我看到這裏，又無端感觸起來，覺得喉頭梗塞，不知不覺嘆道：

「故國不堪回首，」同時那北海的紅濤清波浮現眼前，那些手攜情侶的男男女女，恐怕也正搖着畫槳，指點着眼前清麗秋景，低語款款吧！況且又是菊茂蟹肥時候，料想長安市上，車水馬龍，正不少歡樂的宴聚，這飄泊異國，秋思淒涼的我們，當然是無人想起的。不過，我們却深深的眷懷着祖國，渴望得些好消息呢！況且我們又是神經過敏的，揣想到樹葉凋落的北平，淒風吹着，冷雨灑着的這些窮苦的同胞，也許正向茫茫的蒼天悲訴呢！唉，破碎紊亂的祖國呵！北海的風光不能粉飾

你的寒愴！今雨軒的燈紅酒綠，不能安慰憂患的人生，深深眷念着祖國的我們，這一顆因熱望而顫抖的心，最後是被秋風吹冷了。

①「簾捲西風」句，李清照詞。

②長安指北平。

背 影

朱自清

我與父親不相見已二年餘了，我最不能忘記的是他的背影。那年冬天，祖母死了，父親的差使也交卸了，正是禍不單行的日子，我從北京到徐州，打算跟着父親奔喪回家。到徐州見着父親，看見滿院狼藉的東西，又想起祖母，不禁簌簌^①地流下眼淚。父親說，「事已如此，不必難過，好在天無絕人之路！」

回家變賣典質，父親還了虧空；又借錢辦了喪事。這些日子，家中光景很是慘澹，一半爲了喪事，一半爲了父親賦閒。喪事完畢，父親要到南京謀事，我也要回北京念書，我們便同行。

到南京時，有朋友約去遊逛，勾留了一日；第二日上午便須渡江到浦口，下午上車北去。父親因爲事忙，本已說定不送我，叫旅館裏一個熟識的茶房陪我同去，他再三囑咐茶房，甚是仔細。但他終於不放心，怕茶房不妥帖；頗躊躇了一會。其實我那年已二十歲，北京已來往過兩三次，是沒有甚麼要緊的了。他躊躇了一會，終於決定還是自己送我去。我兩三回勸他不必去；他只說，「不要緊，他們去不好！」

我們過了江，進了車站。我買票，他忙着照看行李。行李太多了，得向脚夫行些小費，才可過去，他便又忙着和他們講價錢。我那時真是聰明過分，總覺他說話不大漂亮，非自己插嘴不可。

但他終於講定了價錢；就送我上車。他給我揀定了靠車門的一張椅子；我將他給我做的紫毛大衣鋪好坐位。他囑我路上小心，夜裏要警醒些，不要受涼。又囑託茶房好好照應我。我心裏暗笑他的迂；他們只認得錢，託他們直是白託！而且我這樣大年紀的人，難道還不能料理自己麼？唉，我現在想想，那時真是太聰明了！

我說道：「爸爸，你走吧。」他望車外看了看，說：「我買幾個橘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動。」我看那邊月臺的柵欄外有幾個賣東西的等着顧客。走到那邊月臺，須穿過鐵道，須跳下去又爬上去。父親是一個胖子，走過去自然要費事些。我本來要去的，他不肯，只好讓他去。我看見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馬褂，深青布棉袍，蹣跚地走到鐵道邊，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難。可是他穿過鐵道，要爬上那邊月臺，就不容易了。他用兩手攀着上面，兩腳再向上縮；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傾，顯出努力的樣子。這時我看見他的背影，我的淚很快地流下來了。我趕緊拭乾了淚，怕他看見，也怕別人看見。我再向外看時，他已抱了朱紅的橘子望回走了。過鐵道時，他先將橘子散放在

地上，自己慢慢爬下，再抱起橘子走。到這邊時，我趕緊去攙他。他和我走到車上，將橘子一盪腦兒放在我的皮大衣上。於是撲撲衣上的泥土，心裏很輕鬆似的，過一會說，「我走了；到那邊來信！」我望着他走出去。他走了幾步，回過頭看見我，說，「進去吧，裏邊沒人。」等他的背影混入來來往往的人裏，再找不着了，我便進來坐下。我的眼淚又來了。

近幾年來，父親和我都是東奔西走。家中光景是一日不如一日。他少年出外謀生，獨力支持，做了許多大事。那知老境却如此頹唐！他觸目傷懷，自然情不能自己。情鬱於中，自然要發之於外；家庭瑣屑便往往觸他之怒。他待我漸漸不同往日，但最近兩年的不見，他終於忘却我的不好，只是惦记着我，惦记着我的兒子。我北來後，他寫了一信給我，信中說道，「我身體平安，惟膀子疼痛利害，舉箸提筆，諸多不便，大約大去之期不遠矣。」我讀到此處，在晶瑩的淚光中，又看見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馬褂的背影。唉！我不知何時再能與他相見！

①「紫綫」，盛貌。

②「蹣跚」，跛行貌。

骨

影

三三三

給亡婦

朱自清

謙，日子真快，一眨眼你已經死了三個月頭了。這三年裏世事不知變化了多少回，但你未必注意這些個，我知道。你第一惦记的是你幾個孩子，第二便輪着我。孩子和我平分你的世界，你在日如此；你死後若還有知想來還如此的。告訴你，我夏天回家來着：隨兒長得結實極了，比我高一個頭。閨兒父親說是最乖，可是沒有先前胖了。采芷和轉子都好。五兒全家誇她長得好；卻在腿上了濕瘡，整天坐在竹牀上不能下來，看了怪可憐的。六兒，我怎麼說好，你明白，你臨終時也和母親談過，這孩子是只可以養着玩兒的，他方挨右挨去年春天到底沒有挨過去。這孩子生了幾個月，你的肺病就重起來了。我勸你少親近他，只監督着老媽子照管就行。你總是忍不住，一會兒提，一會兒抱的。可是你病中爲他揀的那一份兒心也够賤的。那一個夏天他病的時候多，你成天兒忙着，湯呀，藥呀，冷呀，暖呀，連覺也沒有好好兒睡過。那裏有一分一毫想着你自己。瞧着他硬朗朗兒你就樂，乾枯的笑容在黃蠟般的臉上，我只有暗中嘆氣而已。

從來想不到做母親的要像你這樣。從隨兒起，你總是自己喂乳，連四個都這樣。你起初不知道

按鐘點兒喂，後來知道了，却又弄不慣；孩子們每夜裏幾次將你哭醒了，特別是悶熱的夏季。我限你的覺老沒睡足。白天裏還得做菜，照料孩子，很少得空兒。你的身子本來壞，四個孩子就累你七八年。到了第五個，你自己實在不成了，又沒乳，只好自己喂奶粉，另雇老媽子專管她。但孩子跟老媽子睡，你就沒有放過心；夜裏一聽見哭，就豎起耳朵聽；工夫一大就得過去看。十六年初，

和你到，北京來，將邁兒轉子留在家裏；三年多還不能去接他們，可真把你惦記苦了。你並不常提，我卻明白。你後來說你的病就是惦記出來的；那的自然也有份兒，不過大半還是養育孩子累的。你的短短的十二年結婚生活，有十一年耗費在孩子們身上；而你一點不厭倦，有多少力量用多少，一直到自己毀滅為止。你對孩子一般兒愛，不問男的女的，大的小的。也不想到什麼「養兒防老，積穀防飢」只拚命的愛去。你對於教育老實說有些外行，孩子們只要吃得好玩得好就成了。這也難怪你，你自己便是這樣長大的。況且孩子們原都還小，吃和玩本來也要緊的。你病重的時候最放不下的還是孩子。病的只剩皮包着骨頭了，總不相信自己不會好；老說，「我死了，這一大羣孩子可苦了。」後來說送你回家，你想着可以看見邁兒和轉子，也願意；你萬不想到會一去不返的。我送車的時候，你忍不住哭了，說「還不知能不能再見？」可憐，你的心我知道，你滿想着好好兒帶着六個孩子回來

見我的。謙，你那時是一定這樣想的。

除了孩子，你心裏只有我。不錯，那時你父親還在。可是你母親死了，他另有個女人，你老早就覺得隔了一層似的。出嫁後第一年你雖還一心一意依戀着他老人家，到第二年上我和孩子可就將你的心佔住，你再沒有多少工夫惦記他了。你還記得第一年我在北京，你在家裏。家裏來信說你待不住，常回娘家去。我動氣了，馬上寫信責備你。你教人寫了一封復信，說家裏有事，不能不回去。

這是你第一次也可以說第末次的抗辯，我從此就沒給你寫信。暑假時帶了一肚子主意回去，但見了面，看你一臉笑，也就拉倒了。打這時候起，你漸漸從你父親的懷裏跑到我這兒。你換了金鐲子幫助我的學費，叫我以後還你，但直到你死我沒有還你。你在我家受了許多氣，又因為我家的緣故受你家裏的氣，你都忍着。這全爲的是我，我知道。那回我從家鄉一個中學半途辭職出走。家裏人諷你也走，那裏走！只得硬着頭皮往你家去。那時你家像個冰窖子，你們在窖裏足足住了三個月。好容易我才將你們領出來了，一同上外省去。小家庭這樣組織起來了。你雖不是什麼闊小姐，可也是自小嬌生慣養的。做起主婦來，什麼都得幹一兩手；你居然做下去了，而且高高興興地做下去了。菜照例滿是你做。可是吃的都是我們；你至多夾上兩三筷子就算了。你的菜做得不壞，有一位

老在行大大地誇獎過你。你洗衣服也不錯，夏天我的綢大褂大概總是你親自動手。你在家，老不樂意閒着；坐前幾個「月子」，老是四五天就起牀，說是躺着家裏事沒條沒理的。其實你起來也還不是沒條理；咱們家那麼多孩子，那兒來條理？在浙江住的時候，逃過兩回兵難，我都在北京。真虧你領着母親和一羣孩子東藏西躲的；末一回還要走多少里路，翻一嶺大嶺。這兩回差不多只靠你一個人。你不但帶了母親和孩子們，還帶了，我一箱箱的書；你知道我是最愛書的。在短短的十二年裏，你操的心比人家一輩子還多；謙，你那樣身子怎麼經得住！你將我的責任一股腦兒擔負了去，壓死了你；我如何對得起你！

你爲我的撈什子書也費了不少神；第一回讓你父親的男用人從家鄉捎到上海去。他說了幾句閒話，你氣得在你父親面前哭了。第一回是帶着逃難，別人都說你傻子。你有你的想頭：「沒有書怎麼教書？況且他又愛這個玩意兒。」其實你沒有曉得，那些書丟了也並不可惜；不過教你怎麼曉得，我平常從來沒和你談過這些個！總而言之，你的心是可應謝的。這十二年裏你爲我吃的苦真不少，可是沒有過幾天好日子。我們在一起住，算來也還不到五個年頭。無論日子怎麼樣，無論是誰是合，你從來沒對我發過脾氣。連一句怨言也沒有——別的怨我，就是怨命也沒有過。老實說，

我的脾氣可不大好，遷怒的事兒有的是。那些時候你往往抽噎着流眼淚，從不回嘴，也不號眺。不過我也只信得過你一個人，有些話我只和你一個人說。因為世界上只你一個人真關心我，真同情我。你不但爲我吃苦，更爲我分苦；我之有我現在的精神，大半是你給我培養着的。這些年來我很少生病。但我最不耐煩生病、生了病就呻吟不絕，鬧那伺候病的人。你是領教過一回的，那回只一兩點鐘可是也够麻煩了。你常生病，卻總不開口，掙扎着起來；一來怕攪我，二來怕沒人做你那份兒事。我有一個壞脾氣，怕聽人生病，也是真的。後來你天天發燒，自己還以爲南方帶來的瘧疾，一直瞞着我。明明瞞着，聽見我的脚步，一骨碌就坐起來。我漸漸有些奇怪，讓大夫一瞧，這可糟了，你的一個肺已爛了一個大窟窿①了！大夫勸你到西山。②去靜養。你丟不下孩子，又捨不得錢；勸你在家裏養着，你也丟不下那份兒家務，越看越不行了，這才送你回去。明知凶多吉少。想不到只一個月工夫你就完了！本來盼望還見得着你，這一來可拉倒了。你何嘗想到這個！父親告訴我，你回家獨住着一所小住宅，還嫌沒有客廳，怕我回去不便哪。

前年夏天回家，上你墳上去了。你睡在祖父母的下首，想來還不孤單的。只是當年祖父母的墳太小了：你正睡在墳底下。這叫做「抗墳」，在生人看來是不安心的；等着想辦法罷。那時墳上墳下密

密地長着青草，朝露浸濕了我的布鞋。你剛埋了半年多，只有墳下多出一塊土，別的全然看不出新墳的樣子。我和隱今夏回去，本想到你的墳上來；因為她病了，沒來成。我們想告訴你，五個孩子都好，我們一定盡心教養他們，讓他們對得起死了的母親你！賺，好好兒放心安睡罷，你。

①「窟窿」，孔穴也 ②「西山」，在河北宛平縣西，亦名小清涼。

匆 匆

朱自清

燕子去了，有再來的時候；楊柳枯了，有再青的時候；桃花謝了，有再開的時候；但是，聰明的，你告訴我，我們的日子爲什麼一去不復返呢？是有人偷了他們吧？那是誰？又藏在何處呢？是他們自己逃走了吧？現在又到了那裏呢？

我不知道他們給了我多少日子；但我的手確乎是漸漸空虛了。在默默裏算着，八千多日子已經從我手中溜去；像針尖上一滴水在大海裏，我的日子滴在時間的流裏，沒有聲音，也沒有影子。

我不禁頭涔涔^㊶而淚潸潸^㊷了。

去的儘管去了，來的儘管來着；去來的中間，又怎樣地匆匆呢？早上我起來的時候，小屋裏射進兩三方斜斜的太陽。太陽，他有腳啊，輕^々悄^々地挪移了；我也茫茫然跟着旋轉。於是——洗手的時候，日子從水盆裏過去；吃飯的時候，日子從飯碗裏過去；默默時，便從凝然的雙眼前過去。我覺察他去的匆匆了，伸出手遮挽時，他又從遮挽着的手邊過去。天黑時，我躺在牀上，他更伶伶俐俐地從我身上跨過，從我腳邊飛去了。等我睜開眼和太陽再見，這算又溜走了一日。我掩着

面嘆息。但是新來的日子的影兒，又開始在嘆息，閃過去。

在逃去如飛的日子裏，在千門萬戶的世界裏的我，能做些什麼呢？只有徘徊罷了，只有匆匆罷了；在八千多日的匆匆裏，除徘徊外，又騰些什麼呢？過去的日子如輕輕，被微風吹散了；如薄霧，被初陽蒸融了。我留着些什麼痕迹呢？我何曾留着像游絲樣的痕迹呢？我赤裸裸來到這世界，轉眼間也將赤裸裸回去吧。但不能平的，爲什麼偏要白白走這一遭啊？

你聰明的，告訴我，我們的日子爲甚麼一去不復返呢？

①「淨々」，困苦煩惱之貌 ②「蒼々」，淚留不止貌。

荷塘月色

朱自清

這幾天心裏頗不寧靜。今晚在院子裏坐着乘涼，忽然想起日日走過的荷塘，在這滿月的光裏，總該另有一番樣子吧。月亮漸漸地升高了，牆外馬路上孩子們的歡笑，已經聽不見了；妻在屋裏拍着閩兒，迷迷糊糊地哼着眠歌。我悄悄地披了大衫，帶上門出去。

沿着荷塘，是一條曲折的小煤屑路。這是一幽僻的路；白天也少人走，夜晚更加寂寞。荷塘四面，長着許多樹，蓊蓊鬱鬱的。路的一旁，是些楊柳，和一些不知道名字的樹。沒有月光的晚上，這路上陰森森的，有些怕人。今晚却很好，雖然月光也還是淡淡的。

路上只我一個人，背着手踱着。這一片天地好像是我的；我也像超出了平常的自己，到了另一世界裏。我愛熱鬧，也愛冷靜；愛羣居，也愛獨處。像今晚上，一個人在這蒼茫的月下，什麼都可以想，什麼都可以不想，便覺是個自由的人。白天裏要做的事，一定要說的話，現在都不可不理。這是獨處的妙處；我且受用這無邊的荷香月色好了。

曲曲折折的荷塘的上面，彌望的是田田的葉子。葉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層層的葉子中

間，零星地點綴着些白花，有嬌娜地開着的，有羞澀地打着朵兒的；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裏的星星。……微風過處，送來縷縷清香，彷彿遠處高樓上渺茫的歌聲似的。這時候葉子與花也有一絲的顫動，像閃電般，霎時傳過荷塘的那邊去了。葉子本是肩並肩密密地挨着，這便宛然有了一道凝碧的波痕。葉子底下是脈脈的流水，遮住了，不能見一些顏色；而葉子却更見風致了。

月光如流水一般，靜靜地瀉在這一片葉子和花上。薄々の青霧浮起在荷塘裏。葉子和花彷彿在牛乳中洗過一樣；又像籠着輕紗的夢。雖然是滿月，天上却有一層淡的雲，所以不能朗照；但我以為這恰是到了好處——酣眠固不可少，小睡也別有風味的。月光是隔了樹照來的，高處叢生的灌木，落下參差的斑駁的黑影，峭楞楞如鬼一般；彎彎的楊柳的稀疏的情影，却又像是畫在荷葉上。塘中的月色並不均勻；但光與影有着和諧的旋律，如梵婀玲上奏着的名曲。

荷塘的四面，遠遠近近高高低低都是樹，而楊柳最多。這些樹將一片荷塘重重圍住；只在小路一旁，漏着幾段空隙，像是特為月光留下的。樹花一例是陰陰的，乍看像一團煙霧；但楊柳的丰姿，便在烟霧裏也辨得出。樹梢上隱隱約約的是一帶遠山，只有些大意罷了。樹絲裏也漏着一兩點路燈光，沒精打彩的，是渴睡人的眼。這時候最熱鬧的，要算樹上的蟬聲與水裏；的蛙聲；但

熱鬧是牠們的，我什麼也沒有。

忽然想起采蓮的事情來了。采蓮是江南的舊俗，似乎很早就有，而六朝時爲盛；從詩歌裏可以約略知道。采蓮的是少年的女子，她們是蕩着小船，唱着豔歌去的。采蓮人不用說很多，還有看采蓮的人。那是一個熱鬧的季節，也是一個風流的季節。梁元帝①采蓮賦裏說得好：

於是妖童媛女，②蕩舟心許；鵲③首徐迴，兼傳羽杯；櫂將移而藻挂，船欲動而萍開。爾其織腰束素，遷延顧步；夏季春餘，葉嫩花初，恐沾裳而淺笑，畏傾船而斂裙。

可見當時嬉游的光景了。這真是有趣的事，可惜我們現在早已無福消受了。於是又記起《西洲曲》裏的句子。

采蓮南塘秋，蓮花過人頭；低頭弄蓮子，蓮子清如水。

今晚若有采蓮人，這兒的蓮花也算得「過人頭」了；只不見一些流水的影子，是不行的。這令我到底惦着江南了。——這樣想着，猛一擡頭，不覺已是自己的門前；輕輕地推門進去，什麼聲息也沒有，妻已睡熟很久了。

①〔梁元帝〕，姓簡名繹，梁之文學家。②〔媛〕女，美女也。③〔鵲〕大鳥也，不畏風，舟子每畫其象

荷塘月色

二三四

於船頭，故稱船頭，爲爲〔翠首〕

④〔西洲〕曲，

未詳作者姓名，見樂府詩集卷七十二。

兒 女

朱自清

我現在已是五個兒女的父親了。想起聖陶喜歡用的「蝸牛背了殼」的比喻，便覺得不自在。新近一位親戚嘲笑我說，「要剝層皮呢！」更有些悚然了。十年前剛結婚的時候，在胡適之先生的藏暉室裏，見過一條，說世界上有許多偉大的人物是不結婚的；文中並引培根[○]的話，「有妻子者，其命定矣。」當時確喫了一驚；彷彿夢醒一般；但是家裏已是不由分說給娶了媳婦，又有甚麼可說？現在是一個媳婦，跟着來了五個孩子；兩個肩膀上，加上這麼重一付擔子，真不知怎樣才好。「命定」是不用說了；從孩子們那一面說，他們該怎樣長大，也正是可以憂慮的事。我是個徹頭徹尾自私的人，做丈夫已是勉強，做父親更是不成。自然，「子孫崇拜」，「兒童本位」的哲理或倫理，我也有些知道；既做着父親，閉了眼抹殺孩子們的權利，知道是不行的。可惜這只是理論，實際上我仍舊按照古老的傳統，在野蠻地對付着，和普通的父親一樣。近來差不多是中年的人了，才漸漸覺得自己的殘酷；想着孩子們受過的體罰和叱責，始終不能辨解——像撫摩着舊創痕那樣，我的心酸溜溜的。有一回，讀了有島武郎[○]與幼小者的譯文，對了那種偉大的沈擊的態度，我竟流下淚來了。

去年父親來信，問起阿九，那時阿九還在白馬湖呢；信上說，「我沒有就誤你，你也不要就誤他才好。」我爲這句話哭了一場：我爲什麼不像父親的仁慈？我不該忘記，父親怎樣待我們來着？人性許真是二元的，我是這樣地矛盾：我的心像鐘擺似的來去。

你讀過魯迅先生的幸福的家庭麼！我的便是那一類的「幸福的家庭」！每天午飯和晚飯，就如兩次潮水一般。先是孩子們你來他去地在廚房與飯間裏查看，一面催我或妻發「開飯」的命令。急促繁碎的脚步，夾着笑和嚷，一陣陣襲來，直到命令發出爲止。他們一遞一個地跑着喊着，將命令傳給廚房裏用人；便立刻搶着回來搬凳子。於是這個說，「我坐這兒！」那個說，「大哥不讓我！」大哥却說，「小妹打我！」我給他們調解，說好話。但是他們有時候很固執，我有時候也不耐煩，這便用着叱責了；叱責還不行，不由自主地，我的沈重的手掌便到他們身上了。於是哭的哭，坐的坐，局面才算定了。接着可又你要大碗他要小碗，你說紅筷子好他說黑筷子好；這個要乾飯，那個要稀飯，要茶要湯，要魚要肉，要豆腐，要蘿蔔，你說他菜多，他說你菜好。妻是照例安慰着他們，但這顯然是太迂緩了，我是個暴躁的人，怎麼等得及？不用說，用老法子將他們立刻征服了；雖然有哭的，不久也就抹着淚捧起碗了。喫完了，粉粉爬下凳子，桌上是飯粒呀，湯汁呀，骨頭

呀，渣滓呀加上縱橫的篾子，欹斜的匙子，就如一塊花花綠綠的地圖模型。喫飯而外，他們的大事便是遊戲。遊戲時，大的有大主意，小的有小主意，各自堅持不下，於是爭執起來；或者大的欺負了小的，或者小的竟欺負了大的，被欺負的哭着嚷嚷，到我或妻的面前訴苦；我大抵仍舊要用老法子來判斷的，但不理的時候也有。最爲難的，是爭奪玩具的時候；這一個的與那一個的是同樣的東西，却偏要那一個的；而那一個便偏不答應。在這種情形之下，不論如何，終於是非哭了不可的。這些事件自然不至於天天全有，但大致總有好些起。我若坐在家裏看書或寫什麼東西，管保一點鐘裏要分幾次回心，或站起來一兩次的。若是雨天或禮拜日，孩子們在家的多，那麼，攤開書竟看不下一行，提起筆也寫不成一個字的事，也有過的。我常和妻說，「我們家真是成日的千軍萬馬呀！」有時是不但「成日」，連夜裏也有兵馬在進行着，在有喫乳或生病的孩子的時候！

我結婚那一年，才十九歲，二十一歲，有了阿九；二十三歲，又有了阿菜。那時我正像一匹野馬，那能容忍這些累贅的鞍轡，轡頭，和纏繩？擺脫也知是不行的，但不自覺地時時在擺脫着。現在回想起來，那些日子，真苦了這兩個孩子；真是難以寬宥的種種暴行呢！阿九才兩歲半的樣子，我們住在杭州的學校裏。不知怎地，這孩子特別愛哭，又特別怕生人。一不見了母親，或來了客，

就哇哇地哭起來了。學校裏住着許多人，我不能讓他擾着他們，而客人也總是常有的；我懊惱極了，有一回，特地騙出了妻關了門，將他按在地下打了一頓。這件事，妻到現在說起來，還覺得有些不忍；她說我的手太辣了，到底還是兩歲半的孩子！我近年常想着那時的光景，也覺黯然。阿榮在台州，他那是更小了；才過了週歲，還不大會走路。也是爲了纏着母親的緣故吧，我將她緊緊地按在牆角裏，直哭喊了三四分鐘；因此生了好幾天病。妻說，那時真寒心呢！但我的苦痛也是真的。我會給陸陶寫信，說孩子們的磨折，實在無法奈何；有時竟覺着還是自殺的好。這雖是氣憤的話，但這樣的心情，確也有過的。後來孩子是多起來了，磨折也磨折得久了，少年的鋒稜漸漸地鈍起來了；加以增長的年齡增長了理性的裁制力，我能够忍耐了。——覺得從前真是一個「不成材的父親」，如我給另一個朋友信裏所說。但我的孩子們在幼小時，確比別人的特別不安靜，我至今還覺如此。我想這大約還是由於我們撫育不得法；從前只一味地責備孩子，讓他們代我們負起責任，却未免是可恥的殘酷了！

正而意義的「幸福」，其實也未嘗沒有。正如誰所說，小的總是可愛，孩子們約小模樣，小心眼兒，確有些教人捨不得的。阿毛現在五個月了，你用手指去撥弄她的下巴，或向她做越臉，她便會

張開沒牙的嘴格格地笑，笑得像一朵正開的花。她不願在屋裏待着；待久了，便大聲兒嚷。妻常說：「姑娘又要出去溜達了。」她說她像鳥兒般，每天總得到外面溜一些時候。潤兒上個月剛過了三歲，笨得很，話還沒有學好呢。他只能說三四個字的短語或句子，文法錯誤，發音模糊，又得費氣力說出；我們老是要笑他的。他說「好」字，總變成「小」字；問他「好不好？」他便說「小。」或「不小」。我們常常逗着他說這個字玩兒；他似乎有些覺得，近來偶然也能說出正確的「好」字了——特別在我們故意說成「小」字的時候。他有一隻搪瓷碗，是一毛錢買來的；買來時，老媽子教給他，「這是一毛錢。」他便記住「一毛」兩個字。管那隻碗叫「一毛」，有時竟省稱爲「毛」。這在新來的老媽子，是必需翻譯了才懂的。他不好意思，或見着生客時，便咧着嘴癡笑；我們常用了土話，叫他做「獸瓜」。他是個小胖子，短短的腿，走起路來，蹦蹦可笑；若快走或跑，便更「好看」了。他有時學我，將兩手舉在背後，一搖一擺的；那是他自己和我們都要樂的。他的大姊便是阿菜，已是七歲多了，在小學校裏念着書。在飯桌上，一定得囉囉唆唆地報告些同學或他們父母的事情；氣喘喘地說着，不管你愛聽不愛聽。說完了總問我：「爸爸認識麼？」「爸爸知道麼？」妻常禁止她喫飯時說話，所以她總是問我。她的問題真多：看電影便問電影裏的是不是人？是不是真人？怎麼不說話；看照相也是一

樣。不知誰告訴她，兵是要打人的。她回來便問，兵是人麼？爲什麼打人？近來大約聽了先生的話，回來又問張作霖的兵是幫助誰的？蔣介石的兵是不是幫我們的？諸如此類的問題，每天短不了，常常鬧得我不知怎樣答才行。她和潤兒在一處玩兒，一大一小，不很合式，老是吵着哭着。但合式的時候也有：譬如這個往床底下躲，那個便鑽進去追着；這個鑽出來，那個也跟着——從這個床到那個床，只聽見笑着，嚷着，喘着，真如妻所說，像小狗似的。現在在京的，便只有這三個孩子；阿九和轉兒是去年北來時，讓母親暫時帶回揚州去了。

阿九是歡喜喜的孩子。他愛看水滸，西遊記，三俠五義，小朋友等；沒有事便捧着書坐着或躺着看，只不歡喜紅樓夢，說是沒有味兒。是的，紅樓夢的味兒，一個十歲的孩子，那裏能領略呢？去年我們事實上只能帶兩個孩子來；因爲他大些，而轉兒是一直跟着祖母的，便在上海將他倆丟下。我清清楚楚記得那分別的一個早上。我領着阿九從二洋湮橋的旅館出來，送他到母親和轉兒住着的親戚家去，妻囑咐說，「買點喫的給他們吧。」我們走過四馬路，到一家茶食鋪裏。阿九說要鱸魚，我給買了；又買了餅乾，是給轉兒的。便乘電車到海寧路。下車時，看着他的害怕與累贅，很親憫然。到親戚家，因爲就要回旅館收拾上船，只說了一兩句話便出來；轉兒望望我，沒說什麼，阿九

是和祖母說什麼去了。我回頭看了他們一眼，硬着頭皮走了。後來妻告訴我，阿九背地裏向她說：「我知道爸爸歡喜小妹，不帶我上北京去。」其實這是冤枉的。他又曾和我們說：「暑假時一定來接我啊！」我們當時答應着；但現在已是第二個暑假了，他們還在迢迢的揚州待着。他們是恨着我們呢？還是嫌着我們呢？妻是一年來老放不下這兩個，常常獨自暗中流淚；但我有什麼法子呢！想到「只爲衣食成聚散」一句去無名的詩，不禁有些淒然。博兒與我較生疎些。但年離開白馬湖時，她也曾用了生硬的揚州話，那時她還沒有到過揚州呢）和那特別尖的小鬍子向着我：「我要到北京去。」她曉得什麼北京，只跟着大孩子們說吧了；但當時聽着，現在想着的我，卻真是抱歉呢。這兄妹倆離開我，原是常事，離開母親，雖也有過一回，這回可是太長了；小小的心兒，知道是怎樣忍耐那寂寞來着！

我的朋友大概都是愛孩子的。少谷有一回寫信責備我，說兒女的吵鬧，也是很有趣的，何至可厭到如我所說；他說他真不解。子愷爲他家華瞻寫的文章，真是「藹然仁者之言」。聖陶也常常爲孩子操心；小學畢業了，到什麼中學好呢？——這樣的話，他和我說過兩三回了。我對他們只有慚愧！可是近來我也漸漸覺着自己的責任。我想，第一該將孩子們團聚起來，其次便該給他們些力量。我親

眼見過一個愛兒女的人，因為不會好好地教育他們，便將他們荒廢了。他並不是溺愛，只是沒有耐心去料理他們，他們便不能成材了。我想我若照現在這樣下去，孩子們也便危險了。我得計畫着，讓他們漸漸知道怎樣去做人才行。但是不要他們像我自己呢？這一層，我在白馬湖教初中學生時，也曾從師生的立場上問過珂尊，他毫不躊躇地說，「自然囉。」近來與平伯談起教子，他却答得妙，「總不希望比自己壞囉。」是的，只要不「比自己壞」就行，「像」不「像」倒是不在乎的。職業，人生觀等，還是由他們自己去定的好，自己頂可貴，只要指導，幫助他們去發展自己，便是極賢明的辦法。

予同說，「我們得讓子女在大學畢了業，才算盡了責任。」S K說，「不然，要看我們的經濟，他們的材質與志願；若是中學畢了業，不能或不願升學，便去做別的事，譬如做工人吧，那也並非不行的。」自然，人的好壞與成敗，也不盡靠學校教育；說是非大學畢業不可，也許只是我們的偏見。在這件事上，我現在毫不能有一定的主意；特別是這個變化的時代，知道將來怎樣，好在孩子們還小，將來的事且等將來吧。目前所能做的，只是培養他們基本的力量——胸襟與眼光；孩子們還是孩子們，自然說不上高的遠的，慢慢從近處小處下手便了。這自然也只能先按

照我自己的樣子；「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光輝也吧，倒楣也吧，平凡也吧，讓他們各盡各的力去。我只希望如我所想的，從此好好地做一回父親，便自稱心滿意。——想到那「狂人」「救救孩子」的呼聲，我怎敢不悚然自勉呢？

①「培根」，英國十六世紀末期之大哲學家。

②「有島武郎」日本近代文學家，因戀愛自殺。

③「白馬湖」，在浙江蕭山縣西南。

④「台州」，舊府名，今浙江臨海縣。

鬼
女

三四四

花匠

俞平伯

禮拜天的早晨，天上有層薄薄的雲彩，那太陽偏喜歡在雲縫裏露出一點溫暖的面孔，來偷看地球。世上許多男男女女奇怪的事情，都映在他的眼簾。他只是傍觀，又是暗笑。我今天閒着沒事，想去看看花，也對得起一個初春的好禮拜。

到了一家花廠門口，柵欄虛掩着，我用手一推，呀的一聲露出一片平地。緊靠西牆，有三間矮屋。旁邊有口井，上面安着現轆轤，^①欄口出幾條很深的凹^②紋，是吊桶繩子磨的。場上收拾得非常乾淨，一排一排擺列許多盆花，是些山茶碧桃金雀迎春杜鵑之類。輕風掠過，一陣陣花草的香氣。冰哩！雪哩！我不多時還看見你們。花開這般快呀！

一個花匠，年紀不過四十五下，醬色的臉龐顯出些些皺紋，好像也還和善；手拿把剪刀，腳邊放著一堆棕繩，蹲在地上做工。

他正在整榆葉梅呢。樹上有稍爲杈杈^③點的枝子，只聽他的剪刀咯支咯支幾響，連梗帶葉都紛紛掉下。他卻全不理會，慢慢的用手將花梢轉轉差不多要成橢圓形，然後用手掐住，那手拿棕繩緊緊

一結。從這枝到那枝，這盆到那盆，還是一樣的辦法。

原來他心裏先有個樣子，把花往裏面填。這一園的花多半已經過他的妙手了。所以都是幾盤幾曲滾圓的一盆，好像同胞兄弟一般。有兩盆花梗稍軟一點，簡直紮成兩把團扇。那種「披風拂水疏亂橫斜」的樣子，只好想想罷了。

但花開得雖是繁盛，總一點生趣沒有：垂頭喪氣，就短一個死。我初進來覺得春色滿園，及定睛一看，滿不是這樣一回事。儘管深紅淺紫鵝綠鵝黃又僧又麗的顏色，裏面總隱著些灰白。彷彿在那邊訴苦，又像求饒意思，想叫人憐他，還他的本來面目。那種委曲冤屈的神情，不是有眼淚的人能看的。真很心的花匠！他也是個人啊！

這不過是我傍觀的癡想。花兒不會說話，懂得什麼呢！牠受了痛苦，只有開一朵朵的鮮花，給他賞玩，讓他賺錢。

我不禁問道：「好好的花禁了不可惜嗎？」

他說：「先生，你別玩笑啦。這些花從窖裏拿出來，枝枝杆杆，不這麼辦，有人買嗎？你看牆角邊一堆梗子，都是我昨天剪下來的，我的手腳多快。」

我纔知道這都是烘出來的唐花，不然三月天氣，那裏來許多花呢。便問道：「我看不祭倒好，你何必費事！」

他答道：「你不喜歡不行，喜歡的人多着呢。前兩天張大人差個管家來買一百盆花，花剛出房，有許多還沒紫，他們現逼着要，把我忙得手當脚做，纔討他一個喜歡。這碗飯好不容易吃！」

我方纔明白他們原是靠花做買賣，只要得顧客的歡心，管什麼花呢！他們好比是奴才，關人要着這種花，花沒有開，便用火來烘；關人喜歡花這個樣子，花不這麼生，便用剪刀來絞，繩子來縛。如果他們不這樣辦，有人誇獎嗎？有人照顧嗎？本來好名氣同黃的白的錢是世界上頂好的東西，是再沒有好的東西！

話雖如此，但是花的可憐總是真的。我既覺得這樣，何以早早晚晚勤照顧他的花匠，偏一點不動心，整天的繃兒剪子忙個不住。難道一個人除吃飯穿衣以外，竟沒有別的喜歡東西嗎？我一點不懂。

想到這裏，方要轉身出去；但兩隻脚偏釘在地上，不聽我的命令。我又癡想：倘要有了錢，把許多的花一齊買回，痛痛快快；把繩網束縛的牽繩解個乾淨。魔鬼都死了，只留那可愛的天真，

自然的美。

我正想的時候，遠遠聽得烏怪叫，我便呆了。一會兒，柵門開處，看見一輛紅色的汽車，裏面有個白鬚的紳士，帶個十三四歲的女孩慢慢下來。花匠一看見，便搶上去：滿面堆笑道：「您老帶著小姐來得這樣早啊？」那一種肉麻的神氣，不是能够此方的。然而我方且自幸我不是閩人，他還沒有用那種面孔來對我，叫我不能哭不能笑。

那老者穿着狐皮袍子，帶了頂紹帽，一望便像個達官。那女子手上帶個鑽戒，一閃一閃的在花匠眼睛前面只管發光；但臉上總白裏帶青，一點兒血色沒有。

聽得他老子說道：「孀兒，賭輸的錢有什麼要緊；不要說四五百塊錢，就是再多點，怕我不會替你還嗎？你不要一來就不高興。你看那花紫得多們整齊。」

那女孩只是不響，低着頭，並着腳，一步步的捱著走，拿條紅絲巾在那邊擦眼睛，露出一種失眠的樣子。

他倆走了十幾步，老頭子回頭看她們，說道：「昨天牌本來散得太晚，天都發白了，弄得你沒有睡，我帶你來看花，原借著消遣消遣。你既倦了，也許睡得着，花不單看；我們回去罷。」

那女孩嘴裏說了幾句話——很輕很輕——我也模模糊糊沒有聽見什麼。

忽然響地裏澎騰的一聲怪響。

我那時分，早已癡癡的出神，忘記在什麼地方，是什麼時候了，被午炮一聲，方纔甦醒。我站在這裏，已經快有兩點多鐘的光景，紅炎炎的太陽，正曬着我的頭頂。我好像有許多沒頭緒的心思，只是說不出，直瞪着眼睛，看許多花在陽光底下滄淚。停了半晌，把眼一低，慢慢的轉身踱出。那匠人還是紮他的花，猛然一抬頭，露出深黃的牙齒，對我嘻嘻一陣冷笑。

①「轉體」，汲水之器。

②「四音溜」，低下也。

③「枒杈」，樹枝縱橫雜出也。

④「唐花」，亦作堂

花，是用人工烘出來的花。

花
匠

二四〇

陶然亭的雪

俞平伯

小引

悄然的北風，黯然的同雲，^①爐火不溫了，燈還沒有上呢。這又是一年的冬天。在海落草草營巢，暫止飄零的我，似乎不必再學黃葉們故意沙沙的作成那繁響了。老實說，近來時序的遷流，無非逼我換了幾回衣裳；把夾衣疊起，把綿衣抖開，這就是秋盡冬來的惟一大事。至於秋之爲秋，冬之爲冬，我之爲我，一切之爲一切，固依然自若，並無可嘆可悲可喜的意味，而且連那些意味的殘痕也覺無從覓哩。千條萬派活躍的流泉似全然消釋於無可有之鄉土，^②廣了「漠然」這麽一味來相伴了。看看窗外飄雪的同雲，倒活畫出我那潦倒的影兒一個。像這樣暗啞^③無聲的森然一物，除血脈呼吸的輕顫以外，安息在冬天的晚上，真真再好沒有了。有人說，這不是靜止——靜止是沒有的！——是均衡的動，如兩匹馬以同速同向去跑着，即不異於比肩站着的石馬。但這些問題雖另有人耐煩去想，而我則豈其人呢。所以於我頂頂合式，莫如學那冬晚的停雲。（你聽見牠說過話嗎？）無如編輯星海的朋友們逼我饒舌。我將怎樣呢？——有了！在「悄然的北風，黯然的同雲，爐火不溫了，

燈還沒有上呢」這個光景下，令我追憶青年北京陶然亭之雪。

我雖生長於江南，而自會北去以後，對於第二故鄉的北京也真不能無所戀戀了。尤其是在那樣一個冬晚，有銀花紙糊裱的頂棚和新衣裳一樣絳縹的紙窗，一半已燼一半透紅着，可以照人須眉的泥爐火，還有牆外邊三兩聲的擲子吆喝。因房這樣矮而潔，窗這樣低而明，越顯得天上的同雲格外的沈凝欲墮，飄雪的意思格外濃鮮而成熟了。我房中照例上燈獨遲些，對面或側面的火光常淺淺耀在我的窗紙上，似比月色還多了些靜穆，還多了些淒清。當我聽見廓落的院子裡有脚步聲，一會兒必要跟着「砰」關風門了，或者「疙瘩」下簾子了。我便料到必有寒緊的風在走道的人頭傍拂着，所以他要那樣匆匆的走。如此，類乎此的黯淡的寒姿，在我憶中至少可以匹敵江南春與秋的姝麗了，至少也可以使慣住江南的朋友們了解一點名說苦寒的北方，也有足以驚人思念的冬之黃昏啊。有人說，「這豈不將鉤惹我們的遲暮之感？」真的！——可是！咱們誰又是專喝蜜水的人呢。

總是冬天罷，（誰要你說？）年月日是忘懷了。讀者們想決不屑介意於此瑣瑣的，所以忘懷倒也沒要緊，那天是雪後的下午。我其時住在東華門側一條曲折的小胡同裏，而G君所居更偏東些。我們雇了兩輛「膠皮」，^①向着陶然亭去，但車只雇到前門外大外郎營。（從東城至陶然亭路很遠，冒雪

（雁車很不便。）車輪咯咯咬咬的切碾着白雪，留下凹紋的平行線，我們遂由南池子而天安門東，漸逼近車馬粉壇，允然在目的前門了。街上已是一半兒泥濘，一半兒雪了。幸而北風這時吹下一陣雪珠，蒙絡那一切，正如疏朗冥濛的銀霧。亦幸而雪在北京，似乎是白麵捏的，又似乎是白泥塑的。（往往到初春時，人家庭院裏還堆着與土同色的雪，結果是成筐的挑了出去完事。）若移在江南，簷漏的滴搭，不終朝而消盡了。

言歸正傳。我們下了車，踏着雪，穿粉房琉璃街而南，眩眼的雪光愈白，櫛比的人家漸寥落了。不久就遠遠望見清曠澄明的原野，這正是在城圈裏就膩了的我們所期待的。曩曩的荒塚，白着頭的地名叫做落塵。我不禁連想那「會向瑤臺月下逢」的所謂瑤臺。這本是比擬不倫，但我總不住的那麼想。

那時江亭之北似尚未有通衢。我們躑躅於白簑衣廣覆着的田野之間，望望這裏，望望那裡，都很像江亭似的。商量着，偏西南方較高大的屋，或者就是了。但爲什麼不見一個亭子呢？藏在裏邊罷？

到拾級而登時，已確信所測不誤了。然踏穿了內外竟不見有什麼亭子。幸而上面掛着的一方匾：

否則那天到的是不是陶然亭，若至今還是疑問，豈非是個笑話。江亭無亭，這樣的名實乖違，總使我們悵然若失。^體我來時是這樣預期的，一座四望極目的危亭，無礙無遮，在雪海中沐浴而嬉，宛如廻旋的燈塔在銀濤萬沸之中，淺礁之上，亭々矗立一般。而今竟只見拙鈍的幾間老屋，爲城圍之中所習見而不一見的，則已往的名流鶻咏，想起來真不免黯然寡色了。

然其時雪又紛紛揚揚而下來，跳舞在灰空裡的雪羽，任意地飛集到我們的粗呢麻衣上。趁牠們未及融爲明珠的時候，我即用手那麼一拍，大半掉在地上，小半已溼進衣襟去。「下馬先尋題壁字，」^①來來回回的循牆而走，咱們也大有古人之風呢。看々咱們能拾得什麼？至少也當有如「白丁香折玉亭々」^②一樣的句子被傳誦着罷。然而竟終於不見！可證「一蟹不如一蟹」這句老話真是有一點意思的。後來幸而覺得略可解嘲的斷句，所謂「卅年戎馬盡秋塵」者，從此就在咱們嘴裡咕嚕着了。

在曲折廓落的游廊間，當北風捲雪渺無片響的時分，忽近處邇來琅琅的書聲。諦聽。分明得很，是小孩子。牠對於我們十分親密，因爲和從前我們在書房裡所唱出的正是一個樣子。這儘可以使我重溫熬久未曾嘗的兒時的甜酒，使我俯拾眠歌聲裡的溫馨夢痕；並可以減輕北風的尖冷，撫慰素雪的飄零。換一句乾脆點的話，就是在清冷變絕的況味中，牠恰好給喝了一點熱熱臘々^③的東西。

西，使一切已癡的，一切癡着的，一切將癡的，都軟洋洋舞着腰肢不自支持了。

書聲還正琅々然呢。我們尋詩的興趣被驚人的熱念給岔開了。從迴廊下越過去。兩明一暗的一間屋，玻璃窗上帷子亦未下。天色其時尚未近黃昏；惟雲天密吻，釀雪意的濃酣，阡陌明胸，積雪痕的寒皎，似乎全與遲暮合緣，催着黃昏快些來罷。至房內的陳設，人物的須眉，已盡隨年月日時的遷移，送進茫茫昧昧的鄉土，在此也只好從缺。幾個較鮮明的印象，尚可片片撥拾以告諸君的，是厚的，棉門帘一個；肥短的旱烟袋一支；老黃色的孟子一冊，上有銀硃圈點，正翻到離婁篇首；照例還有白灰泥鑿一個，高高的火苗竄着；以外……「算了罷，你不要在這兒寫騷吻！」

游覽必終之以大嚼，是我們的慣例，這裡遂好像有鬼催着似的。我會和我姊姊說過，「咱們以後不用說進什麼地方，老實說喫什麼地方好了。」她雖行之一笑，却不斥我爲胡鬧，可見中非無故了。我且曾以之問過吾師。吾師說得尤妙，「好喫是文人的天性，」這更令我不便追問下去。因爲既曰天性。已是第一因了。還要求牠的因，似乎不很知趣。如理化學家說到電子，心理學家說到本能，生機哲學者說到什麼「隱得而希」④……

閒言少表。天性既不許有例外，談到白雪，自然會歸到一條條的白麵上去。不過這種說法是很尋

沒勝地的，且有點文不對題。所以在江亭中喫的素麵，只好割愛不談。我只記得青汪汪的一爐火，溫暖最先散在人的雙頰上。那戶外的尖風嗚嗚的獨自去響。倚着北窗，恰好為敵那兩郊的曠莽積雪。玻璃上偶沾了幾片鷄毛碎雪，更顯得牠的整明不滓。雪固白得可愛，但牠乾淨得尤好。融雪的雲，融雪的泥，各有各的意思；但總不如一半留着的雪痕，一半飄着的雪華，上上下下，迷眩難分的尤為美滿。脚步聲聽不到，門帘也不動，屋裡沒有第三個人。我們手都插在衣袋裡，悄對着那排向北的窗。窗外有幾方妙絕的素雪裝成的冊頁。纍纍的墳，彎彎的路，枝枝桀桀的樹，高高低低的屋頂，都禿着白頭，聳着白肩膀，危立在捲雪的北風之中。上邊不見一隻鳥兒展着翅，下邊不見一條蟲兒蠢然的動（或者要歸功於我的近視眼，）不用提路上的行人，更不用提馬足車塵了。惟有一條蟲兒蠢然的動（或者要歸功於我的近視眼，）不用提路上的行人，更不用提馬足車塵了。惟有背後已熱的瓶笙吱吱的響，是為靜之獨一異品；然依昔人所謂「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的靜這種詮釋，牠雖努力思與岑寂絕緣終久是失敗的。死樣的寂每每促生胎動的潛能，惟萬寂之中留下一分兩分的喧譁，使就燼的赤灰不致以內炎而重生烟燄；故未全枯寂的外緣正能孕育着止水一泓似的心境。這也無煩談妙諦，只當咱們清醒不熱的時光便可以稍稍體驗這番懸談了。閒閒的意想，乍生乍滅，如行雲流水一般的不關痛癢，比強制吾心，一念不着的滋味如何？這想必有人能辨別的。

爐火使我們的頰熱，素麵使我們的胃飽。飄零的暮雪使我們的心越過越黯淡。我們到底不得不出於一走，到底不得不迎着雪，腳踏着雪，齊向北快快的走。離亭數十步外有一土坡，上開着一家油廠；廠右有小小的斷墳並立。從墳頭的小碼頭，知道一個葬的是鸚鵡；一個名爲香家，想又是美人黃土那類把戲了。只是一件，油廠有狗，喜攔門亂吠。G君是怕狗的；因怕牠咬，並怕那未必就咬的吠，並怕那未必就吠的狗。而我又又是怯登土坡的，雪覆着的坡子滑滑的難走，更有點望之生畏。故我們商量商量，還是別去爲妙。

我們繞坡北去時，G君擡頭而望（我記得其時狗沒有吠）對我說，來年春歸時，種些紅杜鵑花在上而。我點點頭。路上還商量着買杜鵑花的價錢。……現在呢，然而現在呢？我惆悵着夙願的虛設。區區的願原不妨孤負；然區區的願亦未免孤負，則以外的豈不又可知了。——北京冬間早又見了三兩寸的雪，而上海至今只是然黯的同雲，說是釀雪，說是釀雪，而終於不來。這令我由不得追憶那年江亭玩雪的故事。

①「陶然亭」，在北平城南，潯江灑所建。②「同雲」，雪雲也。③「口不能言曰唯唯。」④「絳纒」，衣

屨也。⑤「膠皮」，是說膠皮的人力車。⑥唐李白「濟平調中詩」。⑦宋周邦彥「浣沙詞句」。⑧原注

云：「我父親從前在陶然亭見的霽珊女史的題壁詩：「柳色隨山上發青，白丁香拆玉亭亭。天涯寫編題牆字，只怕流鶯不解聽。」②「嫩々」，濃也。③「隱得而希」，爲 *intensity* 之譯音，即生機哲學家的所謂「極素」④「願之推引」，梁王籍入若耶溪詩。

眠 月

俞平伯

呈未曾一面的亡友白采君

一 楔子

萬有的緣法都是偶然湊泊的罷。這是一種頂躲懶頂賴皮的說法，至少於我有點對胃口。迴首舊塵，每疑詫於牠們的無端，究竟當年是怎麼一回事，固然一點都說不出，只惘惘然獨自冥想而已。想也想不出什麼來，只一味空空的惘惘然罷。

即如今日，住在這荒僻城牆邊的胡同裏，三四間方正的矮屋，一大塊方正的院落，寒來暑往，也無非冰箱撤去換上泥爐子，夏布衫收起我出皮袍子來，……凡此之流不含胡是我的遭遇。若說有感，復何所感！若說無所感，豈不嗚呼哀哉耶！好在區區文才的消長，不關乎世道人心，「理他呢！」

無奈昔日之我非今日之我也，頗有點兒 *Sentimental* 傷春歎夏，當時幾乎當作家常便飯般咬嚼。不怕「寒塵」，試從頭講起。

愛月眠還是老牌的雅人高致。眠月呢，以名色看總不失爲雅事，而事實上也有未然的。在此先就最通行的說，即兩張俗所謂「杭州人避月如仇」，也是我所說的，「到月光偏浸長廊，我們在牀上了；到月光斜切紙窗，我們早睡着了。」再素樸點，月亮起來，納頭躺倒；到月亮下去，骨碌碌爬起身來。凡這般眠月的人是有福的，他們永遠不用安眠藥水的。我有時也這麼睡，實在其味無窮，名言不得。（讀者們切不可從字夾縫裏看文章，致陷於不素樸之咎。）你們想，這真俗得多們雅。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豈不很好。管他月兒是圓的是缺的，管他有沒有蟾蜍和玉兔，有沒有嬌滴滴梅蘭芳式的嬌娥呢。記得有一回庭中望月，有一老媽詫異著道：「今兒晚上，月亮怎麼啦！」（怎字重讀）懂得看這並不會怎麼的月亮就算得雅人嗎？不將爲老媽子所笑乎。

二 正傳

湖樓幾個月的閒居，真真是閒居而已，絕非有意於混充隱逸。湖山的姝麗朝夕招邀，使我們有時頭倒得不能自休。其時新得一友曰白采，既未謀面，亦不知其家世，只從他時時郵寄來的悽麗的詩句中，發見他的性情和神態。

老桂兩株高與水泥闌干齊。凭闌可近察湖的銀容，遠挹山的黛色。樓南向微西，不遮月色，故其

升沈了無翳礙。有時被青雲護着，廊上淺映出乳白的暈華；有時碧天無際，則徧浸着冰瑩的清光。我們臥室在樓廊內，短夢初歇，每從窗櫺間窺見月色的多少，便起來看看。蕭蕭的夜風打着惺忪的臉，感到輕微的瑟縮。靜夜與明湖悄然並臥於圓月下，我們亦無語倦而倚着，終久支不住騾軟的眼，撇了牠們重尋好夢去。

其時當十三年夏，七月二十四日采君信來附有詩詞，而漁歌子尤絕勝，并有小語云：「足下與阿環亦有此趣事否？」所謂「愛月近來心卻懶，中宵起坐又思眠，」我們倆每吟諷低徊不能自己。采君真真是個南國佳人！今則故人黃土矣！而我們的前塵前夢亦正在北地的風沙中飄蕩着沈埋着。

江南苦夏，湖上尤甚。淺淺的湖水久曝烈日下，不異一鍋溫湯。白天熱固無對，而日落之後湖水放散其潛熱，夾着涼風而搖曳，我們臉上便有乍寒乍熱的異感。如此直至於子夜，涼風始多，然而東方快發白了。有酷暑的日頭等着來哩。

杭州山中原不少清涼的境界，若說嚴格的西湖，避暑云何哉，適得其反。且不論湖也罷，山也罷，最惹厭而揮之不去的便是蚊子。好天良夜，明月清風，其病蚊也尤甚。我在以下說另一種的眠月，聽來怪甜蜜，夠人好夢似的，卻不要真去做夢，當心蚊子！（我知道采君也有同感的。）

月影漸近虛廊，夜靜而熱終不減，着枕汗便奔湧，覺得衣熱殆甚於日，我們睡在月亮底下去，我們浸在月亮中間去，然而還是睡不着，非有什麼「不雅之聞」也，（用虞翻的典故，見語絲一四八）尤非怕殺風景也，乃真睡不着耳。我們的小朋友們也要玩月哩。樹下明晃晃燒着巨如兒指的蚊香，而他們的興味依然健朗，我們其奈之何！正惟其如此，方得暫時分享西子湖的一杯羹和那不費一錢的明月清風。

碧天銀月亙古如斯。陶潛李白所曾見，想起來未必和咱們的很不同，未來的陶潛李白們如有所見，也未必會是紅瑪瑙的玉皇御臉，泥金的兎兒爺面孔罷。可見「月亮怎麼啦！」質具顛撲不破的勝義，豈得以老嫗子之言而薄之哉！

就這一端論，千萬年之久，千萬人之衆，其同也如此其甚。再看那一端，卻千變萬化，永遠說不清楚。非但今天的月和昨天的月，此刹那和被刹那的月，我所見，你所見他所見的月……迥不相同已也；即以我一人，此一刹那間所見的月論，亦緣心象境界的細微差別而變。站着看和坐着看，坐着看和躺着看，躺着清切地看和朦朧地看，朦朧中想看和不想看的看……皆不同，皆迥然不同。且決非故意弄筆頭。名理上的推論，趣味上的體會儘可取來互證。這些差別，於日常生活間誠然微細

到難於注意，然名理和趣味假使成立，牠們的一隻腳必站在這渺若毫芒，分析無盡的差別相上，則斷斷無疑，有韻氣的人，圓圖吞下棗子去，不妨說：「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學術皆自擾而已，又豈有他哉。

情趣的差別到細入毫芒，事實上本不能描摹，何況倍重我的禿筆。我只得夾敘夾議述說自己所感。大凡美景良辰與賞心樂事的交并（玩月便是一例）簡言之心境接觸的一種，粗粗分別不外兩層：起初陌生，陌生則驚喜顛倒；繼而熟脫，熟脫則從容自然。不跑野馬，在月言月。譬如城市的人久住鴿子籠的房屋，一旦忽置身曠野或蕭閒的庭院中，乍見到眼生輝的一泓瀟月。其時我們替他想一想，吟之哦之，詠之玩之，手之舞之，足之蹈之，都算不得過火的胡鬧，他的心境內外適別，蓦地相逢，儼如拘攣^㉔之書生與媚蕩的名姝接手，心爲境撼失其平衡，遂沒落於顛倒失據，惘惘無措的狀態中。洛神賦①上說：「予情悅其淑美兮，心震蕩而不怡。」夫怡者悅也，上曰悅，下曰不怡，故曹子建畢竟還是曹子建。

名姝也罷，美景也罷，若朝昏廝守着，作何意態呢！這是解答爲難的，似有一種極平淡，極自然的境界。儘許有人說這是熱情的衰落，退潮的伏態，說固言之成理，我不想去駁牠。若以我的意想

感覺，惟平淡自然，纔有真切的體玩，自信也確非杜撰流言。不跑野馬，在月言月。身臨月下，身眠月下，一身之外以及一身，悉爲月華所籠絡包舉，雖皎潔而不靚皎潔，雖光輝而無有光輝。不必我特意賞玩牠，而我的眠裏夢裏醉時醒時，似牠無所不在。我的全身心既浸沒着在，故即使閉着眼睛或者酣睡着，而月的光氣實滲透，幾乎洞澈我意識的表裏。牠時時和我交融，牠處處和我同。在這境界若用哲學上的語調說，是心境的冥合，或曰俱化。——說到此，我不禁想起陶潛的詩來：「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何謂忘言的真意，原是闕胡蘆。無論是什麼，總比我信口開合強得多，古今人之不相及如此。

「玩月便玩月，睡得睡。玩月而思睡必不見月，睡而思玩月必睡不着。」這多乾脆。像我這麼一會兒起來看月，一會兒又睡了，或者竟在月下似睡非睡的躺着，這都是傻子酸了的行徑。可惜采陌於來京的途中道死於吳淞江上，我還和誰講去！

我今日雖勉強追記出這段生涯，他已不及見了。他呢，卻還留給我們零殘的佳句，每當低吟默玩時，疑故人未遠倘客天涯，使我們不至感全寂的寥廓，使我們以憔悴的心枯乾的境，得重看當年自己的影子，幾乎不自信的影子。我，我們不能不致甚深的哀思和感謝。

雖明明是一封無法投遞的信，但我終於把他寄出去了！這雖明明是一封無法投遞的信。

①〔Sentimental〕，傷感也。②〔拘擊〕，拘謹之感。③〔浴神賦〕，魏曹植，作。

眼
月

二五六

湖樓小擷

俞平伯

(一) 春晨

這是我最初入居湖樓後的第一箇春晨。昨兒乍來，便整整下了半宵滂潏的雨。今兒醒後，從疏疏朗朗的白羅帳裏，窺見山上緋桃花的繁，斗然的明豔欲流。因地儘迷離於醒睡之間；我只得獨自的抽身而起。

今朝待醒的時光，耳際再不聞沈厲的廠笛和慌忙的校鐘，惟有聒碎妙閒的鳥聲一片，密接着戀枕依衾的暗夢。人說「鳥啼驚夢」；其實這樣說，夢未免太不堅牢，而鳥語也未免太響亮些了。我只以爲夢的惶松破後，始則耳有所聞，繼則目有所見。這倒是較真確的呢。

記得我醒來時，桃枝上猶瀟瀟以襖紫色的小鳥，不料夜來過了一場雨，便有半株緋赤的繁英了。

「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可見自來春光雖半是冉冉而來，卻也儘有翩翩而集的。來時且不免如此的局促；涉想牠的去時，即使萬幸不再添幾分的局促，也總是一例的了。此何必待委地沾泥，方始悵悵緋紅的妖冶盡成虛擲了呢，誰都得感惘悵與珍重之兩無是處。只是山後桃

花似乎沒有覺得，冒着肥雨欣然半開了。我獨伴着這一樹緋桃，在方櫺內徬徨着，即如此，度過湖樓小住的第一箇春晨。

二四，四，一。

(11) 緋桃花下的輕陰

輕陰和緋桃直是湖上春來時的豔美。桃花彷彿舊紅色的嫁衣裳，輕陰彷彿礙珠作塵的柔霧，^①牠們固各有可獨立之美，但是合攏來卻另見一種新生的韶秀，桃花的粉霞粧被薄陰梳攝上了，無論澹也罷，淡也罷，總像無有不恰好的。姿媚橫溢全在離合之間，這不但耐看而已，簡直是賦人去想。我勉強作如是解析罷。但亦自知這種迷眩的神情，終久不會在我筆下舌端留餘其萬一的。

(這種惋惜細想也是無味。因若像我這般的弱筆拙舌都能捕捉得住，還要稱什麼「迷眩」，「好不害羞」)反正今天，桃花猶開着，春陰也未消散，不妨自去領略牠們悄默中的言說。再說一句，即使今年春盡，還有來年哩。「青山不改，綠水長流。」湖上春光來時的豔美，將永永和孩子們追嬉覓笑，尊貴的先生們，請千萬不要厭棄這箇稱呼喲！雖說有限的酣恣，亦是有限的酸辛；但酸辛滋味畢竟要長哩。正在春陰裏的，正在桃花下的孩子們，你們自珍重，你們自愛惜！否則春陰中恐不

免要夾着飄灑瀟灑的淚雨，而桃樹下將有成陣的殘紅了。你們如真不信，你們且觀看罷。春歸一度，已少了一度。明年春陰挽着桃花姊妹們的頰紅的手重來湖上，你們可不是今年的你們了，牠們自然也不是今年的牠們了。一切全都是新的。惟我的心一味的怯怯無歸，垂垂的待老了。

四，七，

(三) 棧頭一瞬

住杭州近五年了，與西湖已不算新交。我也不自知爲什麼老是這樣「惜墨如金」。在往年曾有一首孤山聽雨，以後便又好像啞了。即在那時也，一半看着雨的面子方才寫的。原來西湖是久享盛名的湖山，在南宋朝曾被號爲「銷金鑄」，又是白居易蘇東坡和靖他們的釣遊舊地，豈希罕渺如塵芥的我之一言呢？像我這樣開頭就抱了一陣狂歡，未免夸誕得好笑。湖山有靈，能勿齒冷？所以我的裝啞，倒不消辨解得，一辨解可是真糟。說是由於才盡，已算謙退到十二分；但我本未嘗有才，又何盡之有？豈非仍是變相的浮誇？一匹錦，一支彩筆，在我夢中嗎也沒有見，只是昏沈地睡。睡醒了起來，到晚上還依舊這麼睡啊。

遷入湖樓的第一箇早晨，心想今兒應當早早的起來，不要再學往常那麼倦睡了。我住樓上，其

上之重樓旁有小臺。我就登臨一望。啊！這一望呀！……

記得我已叮嚀過你，西湖與我不算是新交。即使牠不認識我，而我總已認識了牠；我得和牠攀攬交情。牠即不要我替牠揀面子，我還要牠替我揀面子呢。人說：「既然如此，爲什麼早起見面，Good Morning 不會說，老是這麼「啊呀」「啊呀」的！你問什麼腔呀？我說：「就是這麼一箇腔。」

你愛聽不愛聽？」他說：「愛聽。」我說：「好。」

「我們的湖山，姿容變幻：

春之花，秋之月，

湖生障，暮留靄；

水上拖一件鬱綠的年少裙衫，

山前橫一抹濃青的嬋娟秀黛。

遊人們齊說：「去來，去來。」

我也道：「去來，去來。」

鬢髮打呀打的，

打不破這弱淺漪瀾；

划兒動啊動的，

支不住這銷魂重載。

儀態萬方的春光，展光，

備具於一瞬眼的橫頭望。

只有和諧，

只有變換，

只有飽滿。

創世者精靈的團凝，

又何用咱們的贊嘆。」

讚頌不當，繼之以描摹；描摹不出，又回頭讚頌一番：這正是麝鼠四技窮的實況。強自解嘲地說，以湖山別無超感覺界外之本相，故你我他所見的俱是本相，亦俱非本相。他因一切所感所受的殊異而幻現其色相，至於億萬千千無窮的蕃變。他可又不像西遊記上孫猴子的金箍棒，以一化千

千化萬」的叫聲「變」，回頭還是一根。如捏著本體這意念，則雖非一非多，將無所在；如解釋得圓融些，牠即一即多，無所不在。佛陀的經典上每每說「作如是觀」，實在是句頂聰明的話語。你不當問我及他，「我將看見什麼？」你應當問你自己，「我要怎樣看法？」你「得了這箇方便，從污泥中可

以挺蓮花，從豬圈裡可以見淨土；（自然，我沒有勸你閉着眼睛去否認事實。你千萬不可纏夾了。）何況以西湖的清嘉，時留稠疊的嬌靨影子在我他的心眼裡的呢？

從右看去，葛嶺兀然南向。點翠的底子煊染上丹紫黑黃的異彩，儼如一塊織縮屏風，樓閣數重倚山半。絕頂上停停當當立着一座怪俏皮，怪玲瓏，怪端正的初陽臺，彷彿是件小擺設，只消一箇小指頭就可以挑得起來的。巖麓西迄於西冷。迤西及北，門巷人家繁密整齊。橋上臥着黃絳色的坦平馳道。道旁有幾叢芳草，芊緜地綠。走着的，踱着的，徘徊着的，笑語着的，成羣搭淘的燒香客人。身上穿的大半是青蓮毛藍的布衫，項下掛的大半是深紅老黃的布袋。橋瑛以外，見蘇堤六橋之第六名曰跨虹，作雙曲線的弧拱。第五橋亦可望見。這兒更偏南了，上也有行人，只是遠了，只見成爲一桁蟻似的往來。桑芽未生呢，所以望去也遠了。不栽桃柳只栽桑的六條橋，總儻於過樸過黯。但借著隄旁的綠的草黃的菜花，看他橫陳在碧波心窩裏，真是不多不少，一條一頭寬一頭窄，黃綠紫茸

的腰帶。新絲片段地挽接着，以提壺而亦壺，已極我目了。草色入目，越遠便越清新，越嬌俏，越耐看的。從前曾見書上說什麼「芳草天涯」。到身歷外境，方信這非絕浪飾浮詞，恰好能寫出他在當年所感。「更行更遠還生。」愈滿眼的春光盡數寄在凭闌人的一望了。

從粗疏的輪廓固可窺見美人的容姿，但美人的美畢竟遠全在丰神；丰神自無離容姿而獨在之理，但包皮外相畢竟換不得骨子。泥胎，木刻，石琢的像即使完全無缺，超越世上一切所有的美，卻總歸不是肉的，人間的，我們的。牠美極了，和我有什麼相干？故論西湖的美，單說湖山，不如說湖光山色，更不如說寒暄陰晴中的湖光山色，尤不如說你我在寒暄陰晴中所感的湖光山色，湖的深廣，山的遠近，隄的寬窄，屋的多少……快則百十年，遲則千萬年而一變。變遷之後，倘有記載可以稽考，有圖畫可以追尋。這是西湖在人人心目中的所謂「大同」。或早或晚，或陰或晴，或春夏，或秋冬，或見歡愉，或見酸辛；因是光的明晦，色的濃淡，情感的緊弛，形成億萬重疊的差別相，竟沒有同時同地同感這麼一回事。這是西湖在人人心目中的所謂「小異」。「同」究竟是不是大，「異」究竟是不是小，我也一概不知。我只知道，同中求異是描摹一切有形有相者的本等。真實如果指的是不重現而言，那麼，作者一旦逼近了片段的真實的時候，（即使程度極其些微）自能够使他的

作品光景常新，自能够使光景常新的作品確成爲他的，而非你我所能劫奪。

景光在一瞬中是何等的飽滿，是何等的諧整。現在卻零零地東舍一言，西湊一句，以追挽牠已去的影。這不知有多傻！若說新生一境絕非重現，豈不將與造化同功？此可行於天才，萬不可施之我輩的。只是文章通例，未完待續。我既已獻過醜了，在此即趕快收槍，也够好看的了。所以索性橫着心幹去，不怕玷辱湖上的清白，竟從實質的描寫進作虛神的擬況。我非但不羞腕力的弱，反而自喜膽氣的靈蒙。

曹魏時的子建寫洛靈感焉的姿致，用了「神光離合乍陰乍陽」這樣八箇字。即此一端，才思恐決不止八斗。但我要一字不易以移贈西湖，則連一釐一毫的才思也未必有人相許的。同是一句話，初說是新聞，再說是贅語了。（從前報登科的，二報三報，不嫌其多，這何等的有趣；可惜鬼子們進來以後，此法久已失傳了。）我之所以拿定主見非硬抄他不可，實因西湖那種神情，除此以外實難得備細形容。你先記住，我遇牠時是在春晨，是在雨後的春晨，是在宿雲未散，朝霧猶濃，微陽耀着的春晨。陰陽晴雨的異態在某一瞬間翻漫地動，在某一點上斷續地變；因此湖上所具諸形相的光輝黯淡，明霞朦朧，也是一息一息在全心目中跳盪無休。在這種對象之下，你逼我作靜物描寫，

這不是要我作文，簡直是要我的命。家中敝帚自向且有千金之享，我也不致如此的輕生。

但是一刹那，一地方的寫生，我不好意思說絕對不能，就是我好意思說，你也未必肯信。只望你別頂真，媽媽糊糊的瞧着就得。湖光眩媚極了。絕非一味平鋪的綠。（一見鉤勒着的水，便拿大綠往上一抹，這是小孩子的畫法。）西湖的綠已被雲收去了，已被霧籠住了，已被朝陽蒸散了。近處的水，暗藍雜黃，如有塊段。中央青汪汪白漫漫的，緜射雲日的銀光；遠處亂皺着老紫的條紋。山色恰與湖相稱。近山帶紫，雜染黃紅，遠則漸青，太遠則現俏藍了。處處更縈拂以銀乳的朝雲，爲山巖添妝。面前連山作障，腰間共同搭着一縷素練的雲光，下披及水面，濛濛與朝霧相融。頂上亦有雲氣盤旋，時開時合，峯尖隨之而隱顯。南峯獨高，坳裏橫一團魚狀的白雲。峯頂廟巔，（前年曾登過的）豁然不遮。遠山亭々，在近山缺處，孤峭而小，俏藍中雜粉。想遠在錢唐江邊了。

雲霧正密撲着，朝陽忽然在其間半露牠嬌黃的臉，自然要被牠們很很的掩着去。這箇情急已欲出，牠兩個死賴還不走，而輕清的风便是撥亂其間的小丑。陰晴本是風的意思，但今兒牠老人家一點主意也沒有，一點力氣也沒有，好像牠特地爲着送給我以庭院中的雞啼，樹林中的鳥語，大

路上的那許攆子聲音而來的；又好像新知愛惜船夫的血汗，使大船兒小划子在湖心裏，只見挪移而不見晷。他毫不着力的自吹。春風的心力已經媚到入骨三分，無怪雲霧朝陽都是這般妖嬈弄姿亦無怪乍醒的人凭到闌干，便癡然小立了。

四，九，

(四) 日本櫻花

記得往年到東京，揮汗游上野公園，只見櫻樹的嫩綠，不見櫻花的嬌緋。這追想起來，自有來遲之恨。但當時在櫻樹林下，亦未嘗留一撮的徘徊，如往昔詩人的樣子。於見此回憶竟是冤人的，又見因襲的癖趣必與外緣和會方纔猖獗的。每當曼吟低歎時，我呪詛以往詩媚文巧的潮熱，潛湧在我待冷的血脈中。

回憶每有很醜突的，而這次卻是例外。今天，很早的早晨，在孤山的頂上，西冷印社中，政泉的南側，朝陽的明輝裡，清切拜見一樹少壯的，正開着的櫻花；遂涉想到昔年海外相逢，已傷遲暮的他的成年眷屬來。我在湖上看櫻花，此非初次；但獨獨這一次心上留痕。想是他的靚妝，我的恣醉，都已有『十分光』了。

柔條之與老幹，含苞之與落英，未始不恣態萬千，各成鑿逸；可是如日方中的，如月方圓的，如春水方漪淪^①着的所謂『盛年』，畢竟最可貴哩！畢竟最可愛哩！畢竟最可憐哩！與婉和和遲莫，在人間所鈎着的情懷，無非第一味是珍惜，第二味是惆悵罷了，終究算不得抵不得真正的愛和貴。恕我聾啞得這樣俗陋，淺緋深綠即妖冶極了，堂皇富麗總歸要讓選大紅的。肯定一切，否定一切，我說豈敢。只是今晨所見，春山之頂，清泉之傍，朝陽光影中，這一株日本緋櫻，樹正在盛年，花正在盛年；我雖不知所以贊歎，我亦惟有贊歎了，我於此體驗到完全的美，愛和貴重是箇什麼樣子的；頹然全身俯仰都不自如起來，一心瑟瑟的顫着，微微的敬着，輕輕的躑躅着，在洞徹圓明，嬌紫盛滿的緋赤光氣之中央。（我自然不再稱述花葉枝梗的諸形色了。一則因為備細的描畫每離實感仍遠，實感——完整的色相——雖或即是一花一葉許多形態的凝集，但總有異於牠們的各自映現。二則贊頌已嫌唐突，何況支離破碎的描摹，況且又是病於粗拙的呢。在我倒也方便，無論畫箇一橫一豎，只要能自省心痕就得了，只恐對不住讀者們。但這又全然是沒奈何的事，請勿僅怪我的筆弱心懶。）

其時文泉之側，除一樹櫻花一箇我以外，只見有園丁在花下掃着疏落的殘紅，既不低眉凝注，

也不昂首癡瞻，俯仰自如，心眼手足無不閒適；可證他總真是伴花愛花的人，像我這般，竟無殊於強暴了。我蹇地如有所驚覺，在低徊中蔚然自去。此外的心緒自知大半又是僭妄的，不願宣示於諸君了。

也還有一樁要供訴的事。同在泉旁，距櫻花西五七尺許，有一株倚水的野桃，已零落了；緋紅的小瓣，紫色的繁纒，前幾天曾賣弄一番的，今朝竟遮不住老醜了。我瞞了牠一眼，絕不愛惜牠。盛年之可貴如此！至少在強暴者的世界中，心目中，盛年之可貴有如此！

四，十三。

(五) 西冷橋上賣甘蔗

儒林外史上杜慎卿說：『茶傭酒保都有六朝煙水氣。』這每令我悠然神往於負着歷史重載的石頭。①雖然，南京也去過三兩次，所謂煙花金粉的本地風光已大半銷沈於無何有了。幸而後湖②的新荷，臺城③的蕪絲，秦淮的漿聲燈影以及其餘的，尚可彷彿愜悅地仰尋六代的流風遺韻。繁華雖隨着年光雲散煙銷了。但牠的薄痕倩影和與牠曾相映發的湖山之美，畢竟留得幾分，以新來游屐的因緣，而隱隱躍情沈沈地一頁一頁的重現了。至于說到人物的風流，我敢明證杜十七先生

的話真是冤我們的——至少，今非昔比。他們的狡詐食庸差不多和其他都市裏的人合用過一箇模子的，一點看不出什麼叫做『六朝烟水氣』。從煤渣裏掏換出鑽石，世間即有人會幹；但決不是我。我失望了！

倒是這一次西冷橋上所見，雖說不上什麼『六代風流』，但總使人見信身在江南。這天是四月三日的午前，天氣很晴朗，我們攜着姑蘇，從我們那座小樓向岳墳走去。紫沙鋪平的路上，鞋底擦擦的碎響着。略行幾十步便轉了一箇灣。身上微覺燥熱起來。坦坦平平的橋阪迤邐向北偏西，這是西冷了。橋頂，西石欄旁放着一擔甘蔗，有削了皮切成段的，也有未去青皮留整枝的。還有一隻水碗，一把帚是備灑水用的。而最惹目的，擔子旁不見挑擔的人，僅僅有一條小板凳，一箇孌嫩的小女孩坐着。——買蔗？

看她光景不過五六歲，臉皮黃黃兒的，臉盤圓圓兒的，蓬鬆細髮結垂着小辮。春深了，但她穿得『厚裘囉哆』的，一點沒有衣架子，倒活像箇老員外。淡藍條子的布襖，青蓮條子的坎肩，半新舊，且很有些兒黧。下邊還繫着開襠褲呢。她端端正正的坐着。右手捏一節蔗根放在嘴邊使勁的咬；咬下了一塊仍然捏着——淋漓的蔗汁在手上想是怪黏的。左手執一枝尺許高，醉楊妃色的

野桃，花開得有十分了。因爲左手沒得空，右手格外不得勁，而蔗根的咀嚼把持愈覺其費力了。你會見野桃花嗎？（想你沒有不看見過的。）牠雖不是羣芳中的華貴，但當芳年，也是一時之秀。花瓣如暈脂的脛，綠葉如插鬢的翠釵，絳鬚又如釵上的流蘇墜子。可笑牠一到小小的小女孩手中，便規規矩矩的，不敢賣弄妖冶，倒學會一種嬌憨了。牠真機變極了。

至她並執桃蔗，得何意境？蔗根可嚼，桃花何用呢？何處相逢？何時拋棄？……這些是我們所能揣知，所敢言說的嗎？你只看她那翦水雙瞳，不離不著，乍注即釋，癡慧躁靜了無所見，卽證此感鄰於渾然，斷斷容不得多少迴旋奔放的。你我且安分些罷。

我們想走過去買根甘蔗，看她怎樣做買賣。後一轉念，這是心理學者在試驗室中對付猴鼠的態度，豈是我們應當對她的嗎？我們也分明攔抱着箇小孩呢。所以儘管姑蘇的眼睛，巴巴地直釘着這一撥甘蔗，我們到底哄了他，走下了橋。（有了他，纔不敢戲侮人家的孩子，這是何等的偏私！但我有牙還不免引此爲驕傲，你說，我多麼有出息！）

在岳墳溜過了一盞，有半點來鐘。時已近午，我們循原路回走，從西塆上橋，只見道旁有被拋擲的桃枝和一些零星星星的蔗屑。那箇小小孩已過西冷南境，傍孤山之陰，蹣跚地獨自摸回家

去。背影越遠越小，我凝望着……

走過一箇八九歲的男孩——她的哥？——輕輕把被擲的桃花又檢起來，要了一回，帶笑地喊：「要不要？要不要？」其時作障的蒼青，成羅的一綠，都不肯言語了。他見沒有應聲，便隨手一揚。一枝輕盈婀娜剛剛開到十分的桃花頓然飛墮於石闌干外。

我似醒了。正午驕陽下，悄峙着蔥碧的孤山。妻和小孩都早已回家了。我也懶懶的自走回去。

一路閒閒的聽自己鞋底擦沙的聲響，又閒閒的想：「賣甘蔗的老喫甘蔗，一定要拆本！孩子……孩子……」

①「冉冉」，行貌。

②「簾」音覽，布幕也。

③「白居易蘇東坡林和靖」，均有遺跡在西湖。

④「廣

風」，言技小也。

⑤「更行更遠遊生」，宋人詞，指草。

⑥「做」帶，古語：「家有做帶，享之千金，」

言自珍「己之物也。」

⑦「鑿突」，糊塗之意。

⑧「滄」，水波。

⑨「嬰妮」，初生之孩也。

⑩「石

頭城」，指南京。

⑪「後湖」，即玄武湖，今改五洲公園。

⑫「台城」，在南京玄武湖旁，鷓鴣寺後。

⑬「厚裘靡哆」，謂衣服穿得稠厚。

潮樓小鏡

二七二

暮

葉紹鈞

電燈成穗地挂着的廳事中，西窗的斜光纔欲退隱時，所有的色彩似乎黯淡了一點，主人翁覺得不耐了，『來，把燈開了！』拍的一旋，如同閉了眼好久驟然張開來地一耀，什麼都髣髴更塗上了一重油彩。這誰說不是快適的享用，文明生活這題目中應有之義呢？

那工場中的地下室，圍困在幾百間房間裏的單人的客舍，百貨商店的櫃檯櫥架之間，以及沉沒在煙裏霧裏的什麼什麼鋪子和人家，電燈卜晝卜夜地亮着，直把大化運轉的痕跡抹掉了。這是事實的問題，暗了必得牠亮；否則，爲着生存爲着生存（想寫第一個爲着，以爲總該有別的，却覺得只有爲着生存最妥當，所以又寫了一個，就此爲止，不再寫第三個了）的種種活動不要停頓了麼？

我不反對有快適的享用的文明生活，事實的問題尤其是無可反對。但是，我不禁爲這等境界中人惋惜，他們有的是優游的，有的是勞困的，而同樣地失却了一種足以吟味的美妙的詩境了。有如對於音樂一般，某甲則心領而神會，某乙却無異對琴之牛：感受與不感受固截然有別，即是感

受又大有程度之差；然而沒有音樂送到耳邊，始終不給你接觸的機會，這無論在某甲某乙，都該是一個缺憾吧。

這美妙的詩境就是『暮』。

所謂暮者，乃指太陽已沒到地平線之下，而黑暗的暮還沒有拉攏來，一切物承着太陽的殘餘的弱光這期間。這自然不是『斜陽暮』了。在這時候，我們可以翫味那暮的特有的顏色。充蕩空際的是淡淡的青。若比晴朗的長天，沒有那麼明，若比清澄的湖水，沒有那麼活，這是微暗的，輕凝的，朦朧的，有如紙捲煙頭徐徐裊起的煙縷，又教人想起堆在枕旁的美人的蓬鬆髮。這青色蒙上屋檐，窗櫺，○庭樹，盆花，以及平田，長河，密林，亂山等等，任是不協調的也給調和了；牠們凝合爲一氣，消融了各具的輪廓和色彩，在神祕的蒼茫中存在着。

自然，我們也給這青色蒙住了，若從超人間的什麼眼看來，我們就在這一氣之中，正如一滴之於大海。但是我們有我們的我執，便覺這淡淡青有一種壓迫的力量，輕輕的，十二分輕輕的，然而總會教我們感覺着。這力量似乎離頭頂一尺的光景，——不，似乎觸着了頭頂，——不，壓到眉梢了，——也不，竟然四肢百體都壓到了。雖然是壓迫，不但輕，而且軟，鬆鬆鬆着木棉花的

枕頭，裹着野鴨般的被褥。這樣，被壓得透不轉氣來自是沒有的事；而使神經略微受點刺激，同喝這麼一盞半盞酒似的，却恰有這個功效。於是我們不醉於美德，不醉於歡愛，不醉於旁的一切，而醉於曠色之中了。

『曠色入高樓，有人樓上愁。』

這醉的滋味就是愁。但是，是怎樣的愁呢？這不同於夕陽將下，癡癡的淡黃光映在屋半腰樹半梢那時候所感覺的。那時候感到一種萎靡的情味，莫名地惋惜莫名地惆悵，扼要稱說，當然逃了一個愁字。而在曠色之中，依戀是沈下去了，更無所謂惋惜，馳騁是停止住了，更無所謂惆悵。只有一種微茫的空虛之感，細細碎碎的又似乎無邊無外的，在那裏刺着我們的身體，闖入我們的心。這也是愁呀，但不涉困窮，非關離別，侵掠到勞人思歸以外，所以更是原始的，潛在的。在含着上兩句的那首詞的下半闕有句道，

『何處是歸程？』

是何處？是何處？實在無所歸呵！於是那詞人發愁了。

我們想象那『日暮倚修竹』的佳人，她那時候一定不在想身世的遭際，戀愛的問題，等而下之

如關於服裝飾物那些事情。嘆色籠住了她，修竹發出瑟瑟的低響，那種微茫的空虛之感滲入她的任何部分，無所歸呵！無所歸呵！她只有默默地倚在那裏了。

又試念李後主的句子，

『獨自暮憑闌，無限江山。』

江山無限，在蒼茫的嘆色之中更能體會。但是，歸向何處呢？江之東，江之西呢？山之南，山之北呢？誰料全都不是歸路，只有一句『無所歸呵』的回答！這是李後主當時的愁緒。至於國亡家破之感，他當然是有的，但這時候歸於渾忘了，他卸去了彩色斑斕的愁的衣服，看見了赤裸的潛在的原始的愁了。

猶之當潸然滴淚的時候，心酸是微微地，脈脈地，乍一念起，覺得這是個微妙的境界，其中有說不出的美；嘆色之中的愁思正有同樣的情形，所以我說牠足以吟味。

如其不是獨處在那裏，旁邊伴着的有愛人或至友，想來也只有默對吧。在這樣的境界之中，有什麼可說呢？有什麼可說呢？

①〔舊橋〕，種爲笛上之花格。

②〔嘆色〕三句，爲李白菩薩蠻詞。

③〔日暮〕句，杜甫佳人詩。

藕與蓴菜^①

葉紹鈞

與朋友喝酒，嚼着薄片的雪藕，忽然懷念故鄉來了。若在故鄉，每當新秋的早晨，門前經過許多的鄉人；男的紫赤的臂膊和小腿肌肉突起，軀幹高大而且挺直，使人起康健的感覺；女的往往裹着白地青花的頭布，雖然赤腳却穿短短的夏布裙，軀幹固然不及男的那樣高，但是別有一種康健的美的風致；他們如挑着一副擔子，盛着鮮嫩玉色的長節的藕在藕的家鄉的池塘裏，在城外曲曲彎彎的小河裏，他們把這些藕一濯再濯，所以這樣潔白了。仿佛他們以爲這是供人體味的高味的東西，這是清晨的園叢裏重要的題材，假若滿塗泥污，便把人家欣賞的渾凝^②之感打破了；這是一件罪過的事情，他們不願意擔在身上，故而先把牠們濯得這樣潔白了，才挑進城裏來。他們想要休息的時候，就把竹簾橫在地上，自己坐在上面。隨便揀擇擔裏的過嫩的藕槍，或較老的藕朴，大口地嚼着解渴。走過的人便站住了，紅衫的小姑娘揀一節，白髮的老公公買兩支，清淡的甘美的滋味於是普遍於家家且人人了。這種情形，差不多是常常的口課，直要到葉落深秋的時候。

在這裏，藕這東西幾乎是珍品了。大概也是從我們的故鄉運來的，但是數量不多，自有那些伺候豪華公子碩腹鉅賈的幫閒茶房門把大部分搶去了；其餘的便要供在大大一點的水果鋪子裏，也並不是沒有，但不是瘦得像乞丐的臂腿，便醜得像未熟的柿子，實在無從欣羨；因此，除了僅有的一回，我們今年竟不會吃過藕。

這僅有的一回不是買來吃的，是鄰舍送給我們吃的，他們也不是自己買的，是從故鄉來的親戚帶來的。這藕離開牠的家鄉大約有些時候了，所以不復呈玉樣的顏色，却滿被着許多鏽斑，削去皮的時候，刀鋒過處，很不順爽，切成了片，送入口裏嚼着，頗有些甘味，但沒有一種鮮嫩的感覺，而且似乎含了滿口的渣。第一片就不想吃了。只有孩子很高興，他把這許多片吃完，居然有半點鐘工夫不再作別種的要求。

因為想吃藕，又聯想到薯菜[㊟]，在故鄉的春天，幾乎天天吃薯菜，牠本來沒有味道，味道全在於好的湯，但這嫩綠的顏色與豐富的詩意，無味之味真是令人心醉呢，在每條街旁的小河邊，石埠頭歇着一兩條沒篷船，滿檣盛着薯菜，是從太湖裏去撈來的。像這樣的取求很便，當然能得日餐一盃了。

而在這裏又不然，非上館子，就難以吃到這東西。我們當然不上館子。偶然在一兩回去擾朋友的酒席，恰又不是蕪菜上市的時候，所以今年竟不曾吃過，直到最近伯祥的杭州親戚來了，送他幾瓶裝瓶的西湖蕪菜。他送我一瓶，我才算也嘗了新了。

自來不戀故鄉的我，想到這裏，覺得故鄉可愛極了。我自己也不明白，爲什麼會起這麼深濃的情緒？再一思索，實在很淺顯的：因爲在故鄉有所戀，而所戀又惟在故鄉有，便繫着繫着，不能離捨了。譬如親密的家人在那裏，知心的朋友在那裏，怎得不留戀？怎得不懷念？但是僅僅爲了愛故鄉麼？不是的，不過在故鄉的幾個人把我們牽着罷了。若無所牽更何所戀？像我現在，偶然被藕與蕪菜所牽，所以便懷念起故鄉來了。

所戀在那裏，那裏就是我們的故鄉了。

①「蕪菜」——蔬菜植物，產于江浙湖澤中。

②「渾蕪」——渾然融合之意。

萬興壽棧

二八〇

將 離

葉紹鈞

跨下電車，便是一陣陣細且柔的霧雨，南北東西的風把牠吹着，儘向我的身上捲上來。電燈光特別昏闇，火車站的黑影兀立在深灰色的空中。那邊一行街樹，像魔鬼似的飄散舞動，作些蕭蕭聲響。我突然想起：難道特地要教我難堪，故意先期做起秋容來麼？便覺得全身陷沒在悽愴之中，剛才喝下去的一片酒在胃裏也不大安分起來了。

這是我的一種揣想：天日晴朗的別勝於風淒雨慘的別，朝晨午晝的別勝於傍晚黃昏的別。雖然一回的別不能兼試二者以爲比較雖然這一回的別還沒有到來，我總相信我所揣想是大致不謬的。然而到那邊去的輪船照例是十二點光景開的，黃昏的別是注定的了。像這樣入秋漸深，像這樣時候吹一陣風洒一陣雨，又安知六天之後的這一夜，不更是風淒雨慘的別呢！

一點東西也不會動：散亂的書籍，零星的稿紙，積着墨汁的水盂，歪斜搖着的硯台……一切保留着原來的位置。一點變更也不讓有：早上六點鐘起身，吃了朝飯，寫了一些字，準時到辦事的地方，到晚回家，隨便談話，與小孩子胡鬧……一切都是那平常的生活。既然沒有離別的空气，

更沒有什麼東西會緊迫逼來，好像沒有這快要到來的一回事了。

記得上年平伯去國，我們同在一家旅館裏，明知再不到一點鐘，離別的利刃要把我們分割開來了。於是一啓口一舉手都覺得有無形的線把我牽着，又似乎把我周身綑緊來；胸口也悶悶的不好過了。我竭力要想擺脫。故意做出沒有什麼的樣子，靠在椅背上，舉起杯子喝茶，又東一句西一句地談着，然而沒有用處，只覺得十分地勉強，只覺得被牽被綑被壓得越緊罷了。我於是想：離別的空氣已凝集了，再也別想衝決，牠是非把我們擠了開來不可的！

現在我只是不讓這空氣凝集，希望免了被牽被綑被壓這種的糾纏。我又這麼癡想着，這別離去的一刻，最好恰在沈酣的睡眠中，既混[○]能想，自無所想，雖然覺醒之後，已經是大海孤輪中的獨客不免起深深的惆悵；然而最難堪的一關已成過去，情形便自不同了。

然而這空氣終於會凝集下來。走進家裏，看見才洗而縫好的被褥，衫袴長袍之類也一差地堆在桌子上，這不用問得，是我旅程中的同伴了。『偏要這麼多事！既已弄了，爲什麼不早點收拾好！』

我略微煩燥地想，但是必須帶走既成事實，早日預備尤見從容，我何忍說出這責備的話兒——實在也不該責備，只該感激。

然而我觸着這空氣了，而且嗅着牠的味道了，與上年在旅館裏所感到的，正是同一的種類，不過還沒有這樣濃厚而已。我知道牠將要漸漸地濃密，猶如西湖上晚來的烟霧；直到最後，牠具有一種強偉的力量，便會把我一擠；我於是不自主地離開這裏了。

我依然談話，寫字，吃東西，躺在籐椅子上，但是都有一點異樣，一點不自然。

夜來有夢，夢在車站月台一旁。霎時火車已到，我急把行李提上去，身子也就跨上，火車便奔馳而去了。似乎還有些東西遺留在月台那邊，正在檢點。即想起遺留的並不是東西，却是幾個人，道很奇怪，我竟不會向他們說一聲「別了」，竟不會伸出手來給他們；不僅如此，跨上火車的時候，簡直把他們忘了，於是深深地悔恨，這怎麼能不說一聲握一握呢！假若說了握了，究竟是個完滿的離別，多麼是好！『讓我回頭去，補了罷！讓我回頭去補了罷！』但是火車不睬我，他喘着氣只是向前奔。

這夢裏的登程，全忘了我月台上的幾個人，與我所癡心盼望的甜睡時離去，情形正相彷彿，現在夢裏的經驗告訴我，這只消勾引些悔恨，並不見得會比較好一點。那麼，我又何必作這種癡想呢！然而清醒地說一聲握一握的離別究竟何嘗是好受的？

『信要寫得勤，要寫得詳；雖然一班黏黏糊糊要隔三五天，而厚厚的一疊信箋從封套裏抽出來，總是獨客的歡悅與安慰。』

『未必能够寫得怎樣勤，怎樣詳麗。久已不幹這勾當了；大的小的粗的細的種種事情前一般地射到身上來，逐一對付已經够受了，知道還有多少坐定下來執筆的工夫與精神！』

離別的滋味假若是酸的，這裏又摻入了一些苦苦的味素了。

①「派」減也。

沒有秋蟲的地方

葉紹鈞

階前看不見一叢綠草，窗外望不見一隻蝴蝶，誰說是鶉鴒[○]箱裏的生活，鶉鴒未必這樣趣味乾燥呢。秋天來了，記憶就輕輕提示道：『淒淒切切的秋虫又要響起來了。』可是一點影響也沒有，鄰舍兒孺人鬧，絃歌雜作的深夜，街上輪震石響，邪許並起的清晨，無論你靠着枕兒聽，憑着窗沿聽，甚至貼着牆角聽，總聽不到一絲的秋蟲的聲息。並不是被那些歡樂的勞困的宏大的清亮的聲音掩沒了，以致聽不出來，乃是這裏本沒有秋蟲這東西。呵，不容留秋蟲的地方！秋蟲所不屑留的地方！

若是在鄙野的鄉間，這時令滿耳是蟲聲了。白天與夜間一樣地安閑；一切人物或動或靜，都有自得之趣；嫩暖的陽光或者輕淡的雲影覆蓋在場上，到夜呢，明耀的星月或者徐緩的涼風看守着整夜，在這境界這時間唯一的足以感動心情的就是蟲兒們的合奏。牠們高·低·宏·細，疾·徐·作·歇，彷彿曾經過樂師的精心組織，所以這樣地無可批評，躊躇滿志。其實他們每一個都是神妙的樂師；衆妙畢集，各抒興趣，那有不成兩間絕響的呢。雖然這些蟲聲會引起旁人的感歎，秋土的傷

沒有秋蟲的地方

二八五

懷，獨客的微唱，思婦的低泣；但是這正是無上的美的境界，絕好的自然詩篇，不獨是旁人最歡喜吟味的，就是當境者也感受一種酸酸的麻痺的味道，這種味道在一方面是非常雋永的。

大槪我們所斷求的不在於某種味道，只要時有點兒味道嘗嘗，就自謂爲生活不空虛了。假若這味道是甜美的，我們固然含着笑意來體味牠；若是酸苦的，我們也要皺着眉頭來辨嘗牠；這種比淡漠無味勝過百倍。我們以爲最難堪而亟欲逃避的，惟有這一個淡漠無味！

所以心如槁木不如工愁多感，迷蒙的醒不如熱的夢，一口苦水勝於一盞白湯，一場痛哭勝於哀樂兩忘。但這裏並不是說愉快樂觀是要不得的，清健的醒是不須求的，甜湯是罪惡的，狂笑是廢道的。這裏只說有味總比淡漠遠勝罷了。

所以蟲聲終於是足繫念的東西。又況勞人，秋士，獨客，思婦以外還有無量的人，他們當然也是醉嗜味道的，當這涼意微返的時候，誰能不憶起那妙美的秋之音樂？

可是沒有絕對沒有！井底似的庭院，鉛色的水門汀地，秋蟲早已避去惟恐不速了。而我們沒有牠們的翅膀與大腿，不能飛又不能跳還是死守在這裏。想到『井底』『船』『鉛色』覺得象徵的意味豐富極了。

○「蠶絲」，傳書之鵲。

蟬與紡織娘

鄭振鐸

你如果獨自坐在窗內，靜悄悄地沒有一個人來打擾你，一點鐘一點鐘的過去，嘴裏銜着一枝煙，坐在沙發上慢慢地噴着烟雲，看他一白圈一白圈的升上，那末在這靜境之內，你便可聽到那牆角階前的鳴蟲的奏樂。

那鳴蟲的作響，真不是凡響；如果你會聽見過曼杜令的低奏，你會聽見過一支洞簫在月下湖上獨吹着，你會聽見過社稷重轆中透漏出來的絃管聲，你會聽見過流水淙淙的由溪石間流過，或你會倚在山閣上聽着颯颯的松風在足下拂過，那末，你便可以把那如何清幽的鳴蟲之叫聲想像到一二。

蟲之樂隊，因季候的關係，而頗有不同：夏天與秋令的蟲聲，便是截然的兩樣。蟬之聲是高曠的，享樂的，帶着自己滿足之意的；牠高高的棲在梧桐樹，或竹枝上，迎風而唱，那是生之歌，生之盛年之歌，那是結婚歌，那是中世紀武士美人的大宴時的行吟詩人^①之歌。無論聽了那嘍……嘍……的曼長音或，嘍格……嘍格的較短聲，都可以同樣受到一種輕快的美感。秋蟲的鳴聲最複

蠶；但無論紡織娘的咕噥，蟋蟀的唧唧，金鈴子的叮令，還有無數無數不可名狀的秋蟲之鳴聲，其音調之淒抑卻都是一樣的：他們唱的是秋之歌，是暮年之歌，是薤露^①之曲。他們的歌聲，是如秋風之掃落葉，怨婦之奏琵琶，孤峭而幽奇，清遠而悽迷，低徊而愁腸百結。你如果是一個孤客，獨宿於荒郊逆旅，一盞熒熒的油燈，對着一張板床，一張木桌，一二張硬板凳，再一聽見四壁唧唧知知的蟲聲間作，那你今夜便不用再想穩穩當當的安睡了。什麼愁情，鄉思，以及人生之悲感，都會一串一串的從根兒勾引起來，在你心上翻來覆去，如白老鼠在感籠中走輪盤一般，一上去便不再想下來憩息。……如果那一夜是一個月夜，天井裏統統是銀白色，枯禿的樹影，一根一條的很清朗的印在地上，那末你的感觸將更深了，那也許就是所謂悲秋。

秋蟲之聲，大概都在蟬之夏曲已告終之後出現，那正與氣候之寒暖相應。但我却有一次奇異的經驗：在無數的紡織娘之鳴聲已來了之後，却又聽得滿耳的蟬聲。我想我們的讀者中有這種經驗的人必是不多的。

我在山中，每天聽見的只有蟬聲，鳥聲遠比不上。那是天氣是很熱，即在山上，也覺得並不涼爽。正午的時候，躺在廊前的籐榻上，要求一點的涼風，却見滿山的竹樹梢頭，一動也不動，看

看足底下的花草也都靜靜的站着，似老僧入了定似的。風扇之類既得不到，只好不斷的用手巾來拭汗，不斷的在搖揮那紙扇了。在這時候，往往有幾縷的蟬聲在檻外鳴奏着。閉了目，靜靜的聽了他們在忽高忽低，忽斷忽續，此唱彼和，彷彿是一大陣絕清的樂陣，在那裏奏着絕清幽的曲子，炎熱似乎也減少了，然後，朦朧的朦朧的睡去了，什麼都不覺得。良久，良久，清夢醒來時，却又是滿耳的蟬聲，山中的蟬真多！絕早的清晨，老媽子們和小孩子們常去抱着竹竿亂搖一陣而一隻一隻的蟬便要跟隨了朝露而落到地上了。每一個早晨，在我們滴翠軒的左近，至今是百隻以上的蟬是這樣的被捉，但蟬聲却並不減少……。

半個月過去了；有的時候，似乎蟬聲略少，第二天却又多了起來。雖然嘖……嘖……的不息的鳴着，却並不覺喧擾；所以大家都不討厭牠們。我却特別的愛聽牠們的歌唱，那樣的高曠清遠的調子，在什麼音樂會中可以聽得到！所以我每以蟬聲將絕爲慮時時的干涉孩子們捕捉。

到了一夜，狂風大作，雨點如從水龍頭上噴出似的，向檻內廊上傾倒。第二天還不放晴。再過一天，晴了，天氣却很涼，蟬聲乃不再聽見了！全山在上鳴唱着的却換了一種啞啞……啞啞……的急促而淒楚的調子，那是紡織娘。

「秋天到了。」我這樣的說着，頗動了歸心。

再一天，紡織娘還是咕噥咕噥的唱着。

然而第三天早晨，當太陽晒得滿山時，蟬聲却又聽見了，且很不少。我初聽不信；噯……噯……噯……噯格……噯格……那確是蟬聲，紡織娘之聲又潛蹤了。

蟬回來了，跟他回來的是炎夏從箱中取出的棉衣又復放入箱中。下山之計遂又打消了。誰曾於聽了紡織娘歌聲之後再聽了蟬之夏曲呢，這是我的一個有趣的經驗。

①「紡織娘」，蟲類，夜鳴如紡織聲，故名。

②「行吟詩人」，中世紀法國東南部一州布羅溫斯(Bourges)。

Yanice) 之宮庭文學派，以辭句華麗韻律變化為主，內容多頌揚女王貴族。

③「雅麗」，古挽歌。

塔山公園

鄭振鐸

到塔山去的路是很平坦的。由山後的一條很寬的泥路走去，後面的一帶風景全可看到。山石時時有人在丁丁的伐探，可見近來建造別墅的人一天天的多了，連山後也已有幾家住戶。

塔山公園的區域，並不很廣大，都是童山，雜植着極小極小的竹樹，只有膝蓋的一半高。還有不少雜草，大樹木却一株也沒有，將到亭時，山勢很高峭，兩面石碑，立在大門的左右，上敘這個公園的緣起，碑字已爲風雨所侵而模糊不清，後面所署的年月，却是宣統二年（？）據說，近幾年來，亭已漸圯，最近有一個什麼督辦，來山避暑，提倡重修，現在正在動工。到了亭上，果有不少工匠在那裏工作，木料灰石，堆置得凌亂不堪。亭是很小的，四周的空地也不大，却放了四組的水門汀建造的椅桌，每組二椅一桌，以備遊人野餐之用。亭的中央，突然的隆起了一塊水門汀建的高丘，活像西湖西冷橋畔重建的小青巖。也許這也是當桌子用的，因爲四圍也是水門汀建的亭欄，可以給人坐。

再沒有比這個亭更粗陋而不諧和的建築物了，一點式樣也沒有，不知是什麼東西，亭不像亭，

塔不像塔；中不是中，西不是西；又不是中西的合璧，簡直可說是一無美感，一無知識者所設計的亭子。如果給工匠們自己隨意去設計，也許比這樣的式子更會好些。

所謂公園者，所謂亭子者不過如此！然而這是我們中國人在莫千山所建築的唯一的公共場所。虧得地勢占得還不壞。立在亭畔，四面可眺望得很遠。莫千山的諸峯，在此一一可以指點得出來。山下一畦一畦的田，如綠的綉氈一樣，一層一層，由高而低，非常的有秩序。足下的岡巒，或起或伏，或趨或聳，歷歷可指，有如在看一幅地勢實型圖。

太陽已經漸漸的向西沉下，我們當風而立，略略有些寒意。

那邊有烏雲起了，山與田都爲一層陰影所蔽，隱隱的似聞見一陣一陣的細密的雨聲。

『雨也許要到這邊來了，我們走吧。』

這是第一次的到塔山。

第二次去是在一個絕早的早晨，人是獨自一個。

在山上，我們幾乎天天看太陽由東方出來。倚在滴翠軒廊前的紅欄干上，向東望着，我們便可以看到一道強光四射的金線，四面都是斑斕的彩雲托着，在那最遠的東方。漸漸的，雲漸融消了，

血紅的血紅的太陽露出了一角，面樓前便有了太陽光。不到一刻，而朝陽已全個的出現於地平綫上了，比平常大，比平常紅，却是柔和的，新鮮的，不刺目的。對着了這個朝陽而深深的呼吸着，真要覺得生命是在進展，真要覺得活力是已重生。滿腔的朝氣，滿腔的希望，滿腔的愉意，滿腔的躍躍欲試的工作力！

怪不得晨鳥是要那樣的對着朝陽宛轉的歌唱着。

常常的在廊前這樣的看日出。常常的移了椅子在陽光中，全個身子都浸沒在牠的新光中。

也許到塔山那個最高峯去看日出，更要好呢。秦山之觀日出不是一個最動人的景色麼？

一天，絕早，天色還黑着，我便起身，胡亂的洗漱了一下，立刻起程到塔山。天剛剛有些亮，可以看見路。半個行人也沒有遇見。一路上急急的走着，屢次的回頭看，看太陽已否升起。山後却是陰沉沉的。到了登上了塔山公園的長而多級的石階時，才看見山頭已有黃金色，東方是已經亮晶晶的了。

風虎虎的吹着，似乎要從背後把你推送上山去。愈走得高風愈大，真有些覺得冷慄，雖然是在六月，且穿上了夾衣。

飛快的飛快的上山，到了絕頂時，立刻轉身向東望着，太陽却已經出來了，圓圓的血紅的一個，與在廊前所見的一模一樣，眼界並不見得更高而有所不同。

在金黃的柔光中浸透了許久許久才回去，到家還不過八時。

○塔山，莫干山最高峯名，舊有塔，現已圮毀。

苦鴉子

鄭振鐸

烏鴉是那末黑醜的鳥，一到旁晚，便成羣結陣的飛於空中，或三兩隻棲於樹上，『苦呀！苦呀！』的叫着，更使人起了一種厭惡的情緒。雖然中國許多抒情詩的文句，每每的把鴉美化了，如『寒鴉數點』『暮鴉棲未定』之類，讀來未嘗不覺其美；等到一聽見其聲，思想的美感却完全消失了，心上所有的只是厭惡。

在山中也與在城市中一樣，免不了鴉的打擾。太陽的淡金色光線，弱了，柔和了，暮靄漸漸的朦朧的如輕紗似的幔罩於崗巒之腰，田野之上；西方是血紅的一個大圓盤懸在地平上，東方是金彩斑斕的雲霞，點染在半天；工作之後，躺在藤榻上，有意無意的傾略着這晚靄天氣的圖畫，經過了這樣靜謐的生活的，準保他一辈子不會忘了，至少是要在城市的狹室中不時想起的。不幸這恬靜可愛的山中的黃昏，却往往爲『苦呀！苦呀！』的鴉聲所亂！

有一天，晚餐吃得特別的早；幾個老婆子趁着太陽光未下山，把廚房中盆碗等物都收拾好了，便也上樓靠在紅欄杆上閒談。

「苦呀！苦呀！」幾隻烏鴉棲在對面一株大樹上，正朝着我們此唱彼和的歌叫着。

「苦鴉子！我們鄉下人總說她是嫂嫂變的。」湯媽說。

江媽接着道：「我們那裏也有這話。婆婆很凶，姑娘又會挑嘴，弄得嫂嫂常常受婆婆的氣，還常常的打她。男人又一年間沒有幾時在家。有一次，她把米飯從後門給了些叫化的；她姑娘看見了，馬上去告訴她的娘，還挑撥的說：「嫂嫂常常把飯給人家。」於是婆婆生了大氣，用後門的門，^①沒頭沒腦的打了她一頓。她渾身是傷，氣不過，就去投河。却爲鄰居看見了救起，把她濕淋淋的送回家，她婆婆姑娘還罵她假死詐嚇人。當夜，她又用衣帶把自己吊死在床前了。過了幾個月，她男人回家，他的娘卻淡淡的說：「她得病死了。」但她的靈魂却變了烏鴉，天天在屋前樹上「苦呀！苦呀！」的叫著」。

「做人家媳婦實在不容易。」江媽接着說：「像我們那裏媳婦吃苦的眞不少！

湯媽說：「可不是！前半年在少爺家裏用的婆媽還不是苦到無處說！一天到晚打水，燒飯，劈柴，種田，摘豆子，她婆婆還常常的嘍哩咕嚕罵她。碰到丈夫好些的，也還好，有地方說說；她的丈夫却又是牛脾氣，好賭，輸了，總拿她來出氣，打得呀，渾身是傷！有一次，她給我看，一

身的青腫，半個月一個月還不會退。好容易出來靠人家，雖然勞碌些，比在家裏總算是好得多了！一月三塊半工錢，一個也不能少，都要寄回家，她丈夫還時時來找她要錢，她說起來常哭。上一次，她不是辭了回家麼？那是她丈夫爲了賭錢的事，被人家打傷了，一定要她回去伏侍。這一向都沒有信來，問她鄉裏人也不知道。這半年總不見得會出來了。」

江媽道：「湯奶奶你是好福氣！說是童養媳，婆婆待你比自己的女兒還好。男人又肯幹，家裏積的錢不少了，去年不是又買了幾畝田麼？你真可以回去享福了，湯奶奶！」

「那裏的話！我們那裏說得上『享福』兩個字！我們的婆婆待我可真不差，比自己的姆媽還好！」這是，一聲不響的劉媽插嘴道：「湯奶奶待她婆婆也真是好！自己的娘病，還不大掛心；聽說她婆婆有什麼難過，就一定要回去看看的了。上次她婆婆還托人帶了大棉襖給她，真是疼她！」

湯媽指着劉媽向江媽道：「她真可憐！人是真好，只可惜有些太老實，常給人欺負。她出來人家也是沒法的。她家裏不是少喫的，穿的，只是她婆婆太厲害了，不是打，就是罵，沒有一天有好日子過。自從她男人死了，婆婆更恨她入骨，說她是剋夫。她到外邊來，賽如在天堂上！」

劉媽一聲不響的聽着她在談自己的身世。欄杆外面烏鴉還是一聲聲「苦呀！苦呀！」在叫着。夜

色已經成了深灰色了。

『劉媽！天黑了，怎麼還不點燈？天天做的事都會忘了麼！』她主婦的聲音，嚴厲的由後房傳出。

『噢，來了，』劉媽連忙的答應，慌慌張張的到後面去了。

『真作孽，像她這樣的人，到處要給人欺負。』

江媽說：『還好她是個呆子，看她一天到晚總是嬉嬉的笑臉。』

『不，』湯媽說：『別看她呆頭呆腦的；她和我談起來，時時的落淚呢。有一次，給她主婦大罵了一頓以後，她便跑到自己房裏痛哭；到了夜裏，我睡時，還聽見她在嗚咽的抽氣！』

想不到劉媽是這樣的一個人！自到山中來後，我們每以她爲樂天的癡呆人，往往的拿她來取笑，她也從沒有發怒過，誰曉得她原是一樣的『苦孀子！』

這時，黑夜已經籠罩了一切。江媽說：『我也要點燈了。』

『苦呀！苦呀！』的烏鴉已經靜止，大約他們是棲定在巢中了。

①『門』疏密切，門橫木也。

②迷信相傳，女人八字強硬，可以『剋』死丈夫。

秋

豐子愷

我的年歲上冠用了『三十』二字，至今已兩年了。不解透觀的我，從這兩個字上受到了不少的暗示與影響。雖然明明覺得自己的體格與精力比二十九歲時全然沒有甚麼差異，但『三十』這一個觀念籠在頭上，猶之張了一頂陽傘，使我的全身蒙了一個暗淡色的陰影，又彷彿在日曆上斯過了立秋的一頁以後，雖然太陽的炎威依然沒有減卻，寒暑表上的熱度依然沒有降低，然而只當得餘威與殘暑，或霜降木落的先驅，大地的節候已從今移交於秋了。

實際，我兩年來的心情與秋最容易調和而融合。這情形與從前不同。在往年，我只慕春天。我最歡喜楊柳與燕子。尤其歡喜初染鵝黃的嫩柳。我曾經名自己的寓居爲『小楊柳屋』，『曾經畫了許多楊柳燕子的畫，又曾經摘取秀長的柳葉，在厚紙上裱成各種風調的眉，想像這等眉的所有者的顏貌，而在其下面添描出眼鼻與口。那時候我每逢早春時節，正月二月之變，看見楊柳枝的線條上掛了細珠，帶了隱隱的青色而『遙看近卻無』的時候，我心中便充滿了一種狂喜，這狂喜又立刻變成焦慮，似乎常常在說：『春來了！不要放過！趕快設法招待牠，享樂牠，永遠留住牠。』我讚

秋

二九九

了「良辰美景奈何天」等句，曾經真心地感動。以爲古人都太息一春的虛度，前車可鑒！到我手裏決不放牠空過了。最是逢到了古人惋惜最深的寒食清明，我心中的焦灼便更甚。那一天我總想有一種足以充分酬償這佳節的舉行。我準備作詩，作畫，或痛飲，漫遊。雖然大多不被實行；而全無效果，反而中了酒，鬧了事，換得了不快的回憶；但我總不灰心，總覺得春的可戀。我心中似乎只有知道春，別的三季在我都當作春的預備，或待春的休息時間，全然不會注意到牠們的存在與意義。而對於秋，尤無感覺：因爲夏運綫在春的後面，在我可當作春的過剩；冬先行在春的前面，在我可當作春的準備；獨有與春全無關聯的秋，在我心中一向沒有牠的位置。

自從我的年齡告了立秋以後，兩年來的心境完全轉了一個方向，也變成秋天了。然而情形與前不同：並不是在秋日感到像昔日的狂喜與焦灼。我只覺得一到秋天，自己的心境便十分調和。非但沒有那種狂喜與焦灼，且常常被秋風秋雨秋色秋光所吸引而融化在秋中，暫時失卻了自己的所在。而對於春，又並非像昔日對於秋的無感覺。我現在對於春非常厭惡。每當萬象回春的時候，看到羣花的鬪豔，蜂蝶的擾攘，以及草木昆蟲等到處爭先恐後地滋生蕃殖的狀態，我覺得天地間的凡庸，貧萎，無恥，與愚癡，無過於此了！尤其是在青春的時候，看到柳條上掛了隱隱的綠

珠，桃枝上着了點點的斑紅，最使我覺得可笑又可憐。我想喚醒一個花蕊來對他說：『啊！你也來反復這老調了！我眼看見你的無數的祖先，個個同你一樣地出世。個個努力發展，爭榮競秀；不久沒有一個不憔悴而化泥塵。你何苦也來反復這老調呢？如今你已長了這孽根，將來看你弄箇弄箇，裝笑裝顰，招致了蹂躪，摧殘，攀折之苦，而步你的祖先們的後塵！』

實際，迎送了三十幾次的春來春去的人，對於花事早已看得厭倦，感覺已經麻木，熱情已經冷卻，決不會再像初見世面的青年少女地爲花的幻姿所誘惑而讚之，嘆之，憐之，惜之了。況且天地萬物，沒有一件逃得出榮枯，盛衰，生滅，有無之理。過去的歷史昭然地證明着這一點，無須我們再說。古來無數的詩人千遍一律地爲傷春惜花費詞，這種效顰也覺得可厭。假如要我對於世間的生榮死滅費一點詞，我覺得生榮不足道，而甯願歡喜讚嘆一切的死滅。對於前者的貪婪，愚昧，與怯弱，後者的態度何等謙遜，悟達，而偉大！我對於春與秋的捨取，也是爲了這一點。

夏目漱石◎三十歲的時候，曾經這樣說：『人生二十而知有生的利益；二十五而知有明之處必有暗；至於三十的今日，更知明多之處暗亦多，歡濃之時愁亦重。』我現在對於這話也深抱同感；同時又覺得三十的特徵不止這一端，其更特殊的是對於死的體感。青年們戀愛不遂的時候慣說生

生死死，然而這不過是知有『死』的一回事而已，不是體感。猶之在飲冰揮扇的夏日，不能體感到圍爐擁衾的冬夜的滋味。就是我們閱歷了三十幾度寒暑的人，在前幾天的炎陽之下也無論如何感不到浴日的滋味。圍爐，擁衾，浴日等事，在夏天的人的心中只是一種空虛的知識，不過曉得將來須有這些事而已，但是不能體感牠們的滋味。須得入了秋天，炎陽還盡了威勢而漸漸退卻，汗水浸胖了的肌膚漸漸收縮，身穿單衣似乎要打寒噤，而手觸法郎絨覺得快適的時候，於是圍爐，擁衾，浴日等知識方能漸漸融入體驗界中而化為體感。◎我的年齡告了立秋以後，心境中所起的最特殊的狀態便是這對於『死』的體感。以前我的思慮真疎淺！以為春可以常在人間，人可以永在青年，竟完全沒有想到死。又以爲人生的意義只在於生，而我的的一生最有意義，似乎我是不會死的。直到現在，仗了秋的慈光的鑑照，死的靈氣鍾育，才知道生的甘苦悲歡，是天地間返復過億萬次的老調，又何足珍惜？我但求此生的平安的度送與脫出而已，猷之罹了瘋狂的人，病中的顛倒迷離何足計較？但求其去病而已。

我正要擱筆，忽然西窗外黑雲彌漫，天際閃出一道電光，發出隱隱的雷聲，驟然灑下一陣夾着冰雹的秋雨。啊！原來立秋適得不多天，秋心穉嫩而未會老練，不免還有這種不調和的現象，可

怕哉！

①「夏目漱石」，日本文學家，以文學批評爲世所稱。

②「雜感」，雜念感覺之謂。

秋

三〇三

秋

三〇四

漸

豐子愷

使人生圓滑進行的微妙的要素，莫如『漸』；造物主騙人的手段，也莫如『漸』。在不知不覺之中，天真爛漫的孩子『漸漸』變成野心勃勃的青年；慷慨豪俠的青年『漸漸』變成冷酷的成人；血氣旺盛的成人『漸漸』變成頑固的老頭子。因為其變更是漸進的，一年一年地，一月一月地，一日一日地，一時一時地，一分一分的，一秒一秒地漸進，猶如從斜度極緩的長遠的山坡上走下來，使人不察其遞降的痕跡，不見其各階段的境界，而似乎覺得常在同樣的地位，恆久不變，又無時不有生的意趣與價值，於是人生就被確實肯定，而圓滑進行了。假使人生的進行不像山陂而像風琴的鍵盤，由○忽然移到○，即如昨夜的孩子今朝忽然變成青年；或者像旋律的『接離進行』地由○忽然跳到○，即如朝為青年而暮忽成老人，人一定要驚訝，感慨，悲傷，或痛感人生的無常，而不樂為人了。故可知人生是由『漸』維持的。這在女人恐怕尤為必要：歌劇中，舞臺上的如花的少女，就是將來火爐旁邊的老婆子這句話，驟聽使人不能相信，少女也不肯承認，實則現在的老婆子都是由如花的少女『漸漸』變成的。

漸

人之能堪受境遇的變遷，也全靠這『漸』的助力。巨富的統袴子弟因屢次破產而『漸漸』蕩盡其家產，變爲貧者；貧者只得做傭工，傭工往往變爲奴隸，奴隸容易變爲無賴，無賴與乞丐相去甚近，乞丐不妨做偷兒……這樣的例，在小說中，在實際上，均多得很。因爲其變遷是延長爲十年二十年而一步一步地『漸漸』地達到的，在本人不感到甚麼強烈的刺激。故雖到了飢寒病苦刑笞交迫的地步，仍是熙熙然貪戀着目前的生的歡喜。假如一位千金之子忽然變了乞丐或偷兒，這人一定憤不欲生了。

這真是大自然的神秘的原則，造物主的微妙的工夫！陰陽潛移，春秋代序，以及物類的衰榮生殺，無不暗合於這法則。由萌芽的春『漸漸』變成綠陰的夏；由凋零的秋『漸漸』變成枯寂的冬。我們雖已經歷數十寒暑，但在圍爐擁衾的冬夜仍是難於想像飲冰揮扇的夏日的心情；之反亦然。然而由冬一天一天地，一時一時地，一分一分地，一秒一秒地移向夏，由夏一天一天地，一時一時地，一分一分地，一秒一秒地移向冬，其間實在沒有顯著的痕跡可尋。晝夜也是如此：傍晚坐在墮下看書，*darkness*上『漸漸』地黑起來，倘不斷地看下去，（目力能因了光的漸弱而漸漸加強，）幾乎永遠可以認識*darkness*上的字跡，即不覺晝之已變爲夜。黎明憑牕，不瞬目地注視東天，也不辨白夜

向查的推移的痕跡。兒女漸漸長大起來，在朝夕相見的父母全不覺得，難得見面的遠親就相見不认识了。往年除夕，我們曾在紅蠟燭底下守候水仙花的開放，真是癡態！倘水仙花果真甯面開放給我們看，便是大自然的原則的破壞，宇宙的根本的搖動，世界人類的末日臨到了！

「漸」的作用，就是用每步相差極微極緩的方法來隱蔽時間的過去與事物的變遷的痕跡，使人誤認其爲恒久不變。這真是造物主騙人的一大詭計！這有一件比喻的故事：某農夫每天早晨抱了轆而跳過一溝，到田裏去工作，夕暮又抱了牠跳過溝回家。每日如此，未嘗間斷。過了一年，轆已漸大，漸重，差不多變成大牛，但農夫全不覺得，仍是抱了牠跳溝。有一天他因事停止工作，次日再就不能抱了這牛而跳溝了。造物的騙人，使人留連於其每日每時的生的歡喜而不覺其變遷與辛苦，就是用這個方法的。人們每日在抱了日重一日的牛而跳溝，不准停止。自己誤以爲是不變的，其實每日在增加其苦勞！

我覺得時辰鐘是人生的最好的象徵了。時辰鐘的針，平常一看總覺得是「不動」的；其實人造物中最常動的無過於時辰鐘的針了。日常生活中的人生也如此，刻刻覺得是我，似乎這「我」永遠不變，實則與時辰鐘的針一樣地無常！一息尚存，總覺得我仍是我，我沒有變，還是留連着我的

生，可憐受盡『漸』的欺騙！

『漸』的本質是『時間』。時間我覺得比空間更爲不可思議，猶之時間藝術的音樂比空間藝術的繪畫更爲神祕。因爲空間姑且不追究牠如何廣大或無限，我們總可以把握其一端，認定其一點。時間則全然無從把握，不可挽留，只有過去與未來在渺茫之中不絕地相追逐而已。性質上既已渺茫不可思議，分量上在人生也似乎太多。因爲一般人對於時間的悟性，似乎只够支配搭船，乘車的短時間；對於百年的長期間的壽命，他們不能勝任，往往迷於局部而不能顧及全體。試看乘火車的旅客中，常有明達的人，有的甯犧牲暫時的安樂而護其坐位於弱者，以求心的太平（或博暫時的美譽；）有的見衆人爭先下車，而退在後面，或高呼『勿要軋，總有得下去的！』『大家都要下去的！』然而在乘『社會』或『世界』的大火車的『人生』的長期的旅客中，就少有這樣的明達之人。所以我覺得百年的壽命，定得太長。像現在的世界上的人，倘定他們搭船乘車的期間的壽命，也許在人類社會上可減少許多兇險殘慘的爭鬪，而與火車中一樣地謙讓，和平，也未可知。

然人類中也有幾個能勝任百年的或千古的壽命的人。那是『大人格』，『大人格』，『大人格』。他們能不爲『漸』所迷。不爲造物所欺，而收縮無限的時間並空間於方寸的心中。試聽Brahms的歌。

一粒沙裏看出世界，
一朵野花裏見天國，
在你掌裏盛住無限，
一時間裏便是永劫。

（周作人先生譯）

①「臨臨」，和愛之意。

② Blake，漢譯勃萊克，英國著名詩人。

海

三〇

從孩子得到的啓示

豐子愷

晚上喝了三杯老酒，不想看書，也不想睡覺，捉一個四歲的小孩子摩騎在膝上，同他尋開心。我隨口問：

『你最歡喜甚麼事？』

他仰起頭一想，率然地回答：

『逃難。』

我倒有點奇怪：『逃難』兩字的意義，在他不會懂得，爲甚麼偏偏選擇牠？倘然懂得，更不應該歡喜了。我就設法探問他：

『你曉得逃難就是甚麼？』

『就是爸爸，媽媽，寶姊姊，軟軟，……娘姨，大家坐汽車，去看大輪船。』

啊！原來他的『逃難』的觀念是這樣的！他所見的『逃難』，是『逃難』的這一面！這真是最可歡喜

的事！

一個月以前，上海還屬孫傳芳的時代，國民革命軍將到上海的消息日緊一日，素不看報的我，這時候也定一份時事新報，每天早晨看一遍。有一天，我正在看昨天的舊報，等候今天的新報的時候，忽然上海方面鎗聲響起了。大家驚惶失色，立刻約了鄰人，扶老攜幼地逃到附近的婦孺救濟會裏去躲避。其實倘然此地真果進了戰線，或到了敗兵，婦孺救濟會也是不能救濟的。不過當時張邊失措，有人提議這辦法，大家就假定他爲安全地帶，逃了進去。那裏面地方很大，有花園，假山，小川，亭臺，曲欄，長廊，花樹，白鴿，孩子們一進去，登臨盤桓，快樂得如入新天地了。忽然兵車在牆外轟過，上海方面的機關鎗聲，砲聲，愈響愈近，又愈密了。大家坐定之後，聽聽，想想，方才覺到這裏也不是安全地帶，當初不過是自騙罷了。有決斷的人先出來雇汽車逃往租界。每走出一批人，留在裏面的人增一次恐慌。我們結合鄰人來面議，也決定出來雇汽車，逃到楊樹浦的滬江大學。於是立刻把小孩子們從假山中，欄杆內捉出來，裝進汽車裏，飛奔楊樹浦了。

所以決定逃到滬江大學者，因爲一則有隣人與該校熟識，二則該校是外國人辦的學校，較爲安

全可靠。鎖聲漸漸漸弱，到聽不見了的時候，我們的汽車已到滬江大學。他們安排一個房間給我們住，又爲我們代辦膳食。傍晚，我坐在校旁的黃浦江邊的青草堤上，悵望雲水遙憶故居的時候，許多小孩子採花，臥草，爭看無數的帆船輪船的駛行，又是快樂得如入新天地了。

次日，我同一隣人步行到故居來探聽情形的時候，青天白日的旗子已經招展在晨風中，人人都有喜色，似乎從此可慶承平了。我們就雇汽車去迎回避難的眷屬，重開我們的轅戶，恢復我們的生活。從此『逃難』兩字就變成家人的談話的資料了。

這是『逃難。』這是多麼驚慌，緊張而憂患的一種經歷！然而人物一無損喪，只是一次虛驚；過後回想，這回好似全家的人突發地出門遊覽兩天。我想假如我是預言者，曉得這是虛驚，我在逃難的時候將何等有趣！素來難得全家出遊的機會，素來少有坐汽車，遊覽，參觀的機會。那一天不論時，不論錢，浪漫地，豪爽地，痛快地舉行這游歷，實在是人生難得的快事！只有小孩子真真覺得這快味！他們逃難回來以後，常常拿香煙簾子來疊作欄杆，小橋，汽車，輪船帆船；常常問我關於輪船，帆船的事；牆壁上及門上又常常有色粉筆畫的輪船，帆船，亭子，石橋的壁畫出現。可見這『逃難』在他們腦中有難忘的歡喜的印象。所以今晚我無端地問華隨最歡喜甚麼事，他立

刻選定這『逃離』。『原來他所見的，是『逃離』的這一面。』

不止這一端；我們所打算，計較，爭奪的洋錢，在他們看來個個是白銀的浮雕的胸章；僕僕○奔走的行人，血汗滂沱的勞動者，在他們看來個個是無目的地在遊戲，在演劇；一切建設，一切現象在他們看來都是大自然的點綴，裝飾。

唉！我今晚受了這孩子的啓示了：他能撤去世間事物的因果關係的網，看見事物的本身的真相。他是創造者，能賦給生命於一切的事物。他們是『藝術』的國土的主人。唉，我要從他學習！

二

兩個小孩子，八歲的阿寶與六歲的歌歌，把圓凳子翻轉，叫三歲的阿韋坐在裏面。他們兩人同他抬轎子。不知那一個人失手，轎子翻倒了。阿韋在地板上撞了一個大響頭哭了起來。乳母連忙來抱起。兩個轎夫站在旁邊呆看。乳母問：『是誰不好？』

阿寶說：『歌歌不好。』

歌歌說：『阿寶不好。』

阿寶又說：『歌歌不好，我好！』

「歌歌也說：『阿寶不好，我好！』」

「阿寶哭了，說：『我好！』」

「歌歌也哭了，說：『我好！』」

他們的話由「不好」轉到了「好」。『乳母已在餵乳，見他們哭了，就從旁調解；

『大家好，阿寶也好，歌歌也好，轎子不好！』」

孩子聽了，對翻倒在地上的轎子看看，各用手背揩揩自己的眼睛，走開了。

孩子真是愚笨。直說『我好』，『不知謙讓』。

所以大人要稱他們爲『蠢笨』，『蠢昏』，『要是大人，一定懂得謙讓的方法：心中明明認爲自己好而別人不好，口上只是隱隱地或轉彎地表示，讓衆人看，讓別人自慚。於是謙虛，聰明，賢慧等美名皆在我了。』

講到實在，大人也都是『我好』的。不過他們懂得謙讓的一種方法，不像孩子地直說出來罷了。謙讓方法之最巧者，是不但不直說自己好，反而故意說自己不好。明明在諄諄地陳理說善，勸諫君王，必稱『臣雖下愚』。明明在自陳心得，辯論正義，或懲斥不良，訓誠愚頑，表面上總自稱

『不佞』、『不慧』，或『愚』。『習慣之後』，『愚』之一字竟通用作第一身稱的代名詞，凡稱『我』處，皆用『愚』。『常見自持正議而赤裸裸地罵人的文字函牘中，也稱正義的自己爲『愚』，而稱所罵的人爲『仁兄』。』這種矛盾，在形式上看來是滑稽的；在意義上想來是虛偽的。『滑稽』、『虛偽』、『陰險』，『比較大人評孩子的所謂』、『衰』、『昏』、『醜劣得多了』。

對於『自己』，『原是誰都重視的。自己的要』、『生』，『要』、『好』，『原是普遍的生命的共通的大欲。今阿寬與軟軟爲阿章抬轎子，翻倒了轎子，跌痛了阿章，是誰好誰不好，姑且不論；其表示自己『要』、『好』的手段，是徹底地誠實，純潔而不虛飾的。』

我一向以小孩子爲『昏蒙』。『今天看了這件事，恍然悟到我們自己的昏蒙了。推想起來，他們常是誠實的，『稱心而言』的；而我們呢，難得有一日不犯『言不由衷』的惡德！』

唉！我們本來也是同他們那樣的，誰造成我們這樣呢？

○『盤桓』，不進貌。

○『僕僕』，奔走煩勞貌。

○『諄諄』，敬辭不佞貌。

東京某晚的事

豐子愷

我在東京曾經遇到一件小事，然而這事常常給我有味味的回想，又使我憧憬。○有一個夏夜，初黃昏的時分，我們同住在一箇『下宿』裏的四五個中國人相約到神保町去散步。東京的晚上很涼快。大家帶了愉快的心情出門，穿和服的幾個人更是風袂飄飄，徜徉徘徊，態度十分安閒。

一而閒談，一面踱步，踱到十字路口的時候，忽然橫路裏轉出一個僵僵的老太婆來，她兩手搬着一塊大東西，大概是鋪在地上的蓆子，或者紙牀的架子，鞠躬似地轉出大路來。她同我們同走一條大路，因為走得慢，跟在我們的後面。

我走在最先。忽然聽得後面起了一種與我們的閒談調子不同的日本語的聲音，意思卻聽不清楚。我回頭看時，原來是老太婆在向我們隊裏的最後的某君講甚麼話。我只看見某君對那老太婆一看，立刻回轉頭來，露出一顆閃亮的金牙齒，一面搖頭，一面笑着說：

(Yada yada)——(不高興，不高興！)

似乎趨避後面甚麼東西，大家向前擠挨一陣，走在最先的我被他們一推，跨了幾腳緊步。不

久，似乎已到了安全地帶，大家稍回復原來的脚步的速度的時候，

我方才詢問剛才所發生的事由。

原來這老太婆對某君說話，是因為她搬那塊東西搬得很吃力，想我們中那一個幫她搬一回。她的話是。

『你們那一位給我搬一搬，好否？』

某君大概是因為帶了輕鬆，愉快的心情出來散步，實在不願意幫她搬這重物。所以回報她兩個『不高興。』然而說過之後，在她近傍徜徉，看她喫苦，心裏大概又覺得過不去，所以趨避似地快跑幾步，務使受苦的人不在自己目前。我問事由的時候，我們已離開那老太婆十來丈路，顏面已看不清楚，聲音也已聽不到了。然而大家的脚步還是緊，不像初出門時的從容安閒。雖然不說話，但各人一致的脚步，分明表示大家都懂得這一點。

我每回想起這事，總覺得非常有趣味。我從來不曾受過素不相識的路人的這樣唐突的要求。那老太婆的語氣，似乎應該在家庭裏，或學校裏可以聽到，決不是在路上可以聽到的。這是關係深而親切的小團體之下的人們說話的語氣，不適用於『社會』或『世界』的大團體之下的所謂『陌路人』

⑤之間。那老太婆把陌路當作家庭了。

這老太婆原是悖事⑥的。然而我卻在想像：假如真有這樣的一個世界，天下如一家，人們如家族，互相愛，互相助，共樂其生活，那時候陌路都變成家人，像某晚這老太婆的態度，並不唐突了。這是何等可憧憬的世界！

①〔憧憬〕，意如幻想。

②〔陌路人〕，生人也。

③〔悖事〕，不理事也。

夢耶真耶

豐子愷

我小時候對於夢的看法，和中年後對於夢的看法，大不相同，甚至相反。

很小的時候，大約五六歲以前，好像是不做夢的，或者是做了就忘記的。那時候還不知人事，完全任天而動，飢則啼，飽則喜，樂則笑，倦則睡。白天沒有甚麼妄想，夜裏也不做甚麼夢；就是做夢也同飢飽啼笑一樣地過後即忘。七八歲以後，我初入私塾讀書，方才明白知道人生有做夢的一件事實。但常把真和夢混在一起，辨不清楚。有時做夢先生放假，醒來的時候便覺歡喜。有時做夢跟鄰家的小朋友去捉蟋蟀，次日就去問他討蟋蟀來看。這大概是因為兒時對於自己的生活全然沒有主張或計劃。跟了時地的變化和大人的指使而隨波逐流地過去，與做夢沒有甚麼分別的原故。

入了少年時代，我便知道夢是假的，與真的生活判然不同。但對於做夢這一件事，常常覺得奇怪而神祕，怎麼獨自睡在牀裏會同隔離的朋友見面，說話，遊戲，又跑到很遠的地方去呢？雖然事實已證明其爲假，但我心中還想不通這個道理。做了青年，學了科學，我才知道這是心理現象

的一種，是完全不足憑的假象。我聽見有人罵一個乞丐說：『你想發財，做夢！』又聽見母親念的心經中有一句叫做『遠離顛倒夢想』，更知道世人對於夢的看法：做夢是假的，荒唐而不合情理的。所以乞丐想做官發財類於做夢，所以修行的人要遠離顛倒夢想。真的事實和夢正反對，是真的，切實而合乎情理的。

我在三十歲以前，對於『真』和『夢』兩境一直作這樣的看法。過了三十歲，到了三十五歲的今日——東方雜誌要我說夢的今日——我在心中拿起真和夢兩件事來仔細辨認一下，發見其與從前的看法大不相同，幾成正反對。從前我同世人一樣地確信『真』爲真的，『夢』爲假的，真偽的界限判然。現在這界限模糊起來，使我不辨兩境孰真孰假，亦不知此生夢耶真耶。從前我確信『真』爲切實而合乎情理，『夢』爲荒唐而不合情理。現在適得其反：我覺得夢中常有切實而合乎情理的現象，而現世家庭，社會，國家，國際的事，大都荒唐而不合情理，深感做人不及做夢的快適。從前我讀到陸放翁的詩：

苦愛幽窗午夢長，此中與世暫相忘。華山處士如容見，不覺仙方覺睡方。

笑他與世『暫』相忘，何足『苦愛』。現在卻苦愛他這首詩，覺得午夢不夠，要作長夜之夢才好。一

假如竟得到睡方，我極願重疊地吞服一劑，從此優游於夢境中，永遠不到真的世間來了。

怎見得兩境真假的界限模糊呢？我以為「真」的真與「夢」的假，都不是絕對的，都是互相比較而說的。一則「夢」的歷時比「真」的歷時短些，人們就指「夢」爲假。二則「真」的幻滅（就是死）比「夢」的幻滅（就是醒）不易看見，人們就視「真」爲真。三則夢中的狀況比現世的狀況變幻不測些，人們就說做夢是假的。四則世間的事過後都可拿出實物來作憑據，夢中的事過後成空，拿不出確實的憑據來，人們就認世間爲真的。其實，這所謂真假全不是絕對的性質，皆由比較而來，今解說如下：（一）夢與真的歷時長短，拿音樂來比方，不過像三十二分音符對全音符，久暫雖異，但同在「時間」的旋律中消失過去，豈有永遠不休止的音符呢？（二）每天朝晨醒覺時看見「夢」的幻滅，但每人臨終時也要看見「真」的幻滅，不過前者經驗的次數多些，後者每人只經驗一次罷了。（三）講到狀況的變幻不測，人世的運命豈有常態可測？俗語說：「天有不測之風雲，人有旦夕之禍福，」又云：「今日不知明日事，上牀忽別下牀睡。」人世的變不測與夢境有何兩樣？就最近的時事看：內亂的起伏，黨派的糾紛，都非人民意料所及；一二八淞滬戰事的突發，上海的災民誰也說是「夢想不到的。」我戰後來到上海，有好幾次看見了閘北的一大片焦土而認真地疑心自己是在做夢。

呢。(四)「世間的事過後都可拿出實物來作憑據，夢中的事過後成空，拿不出確實的證據來，」這話只能在世間說。你的百年大夢醒覺以後，再向那裏去拿實物來證明世間的事的真實呢？到了「一雙空手見閻王」的時候，恐怕你要說「世間的事過後成空，拿不出確實的證據來」了。反之，若在夢中說話，也可以說「夢中的事過後都可拿出(夢中的)實物來作憑據」的，我們在世間認真地做人，在夢中也認真做夢。做了拾鈔票的夢會笑醒來，做了遇綁匪的夢會嚇出一身大汗。我會做過寫原稿的夢，覺得在夢中爲夢中的讀者寫稿，同在現世爲東方雜誌的讀者寫稿一樣地辛苦，醒後感到頭痛。當時想想真是何苦！早知是假，悔不草率了事。但我現在並不懊悔，因爲我確信夢中也有夢中的「世間法」，應該和在現世一樣地恪守；不然我在夢中就要夢魂不安。可知人在夢中都是把夢當作現世一樣看待的。反過來也說得通：人在現世常把現世當作夢一樣看待，所以有「浮生若夢」的老話。讀到「六朝如夢鳥空啼」，「十年一覺揚州夢」等句，回想自己所適逢的衰榮興廢，離合悲歡，真覺得同做夢一樣！凡人的生涯都原是夢，豈獨神女而已哉。

這樣說來，夢和真兩境，可說都是真的，也可說都是假的，沒有絕對真假的區別。所以我不辨兩者孰真孰假，亦不知此生夢耶真耶。

其次，怎見得夢中常有切實而合乎情理的現象，而現世的事反多荒唐不合情理呢？這道理是顯明的。古人云：「晝有以思，夜夢其事。」晝之所思，是我的希望，我的理想，故夜夢必是與我的生活切實相關而合乎情理的。現世的事：便不然：家庭夫婦同牀異夢，社會民衆間有人壟斷，國家政治上實行賄賂，國際交涉中世態炎涼，滿目是荒唐而不合情理的現象，人的希望與理想往往在現世一時不能做到，而先在夢中實行。「黃帝晝寢而夢游於華胥氏之國，」後二十有八年，天下大治，幾若華胥氏之國。「孔子在亂臣賊子的春秋時代」夢見周公。「自來去國懷鄉，以及男女想戀的人，都在夢中圓滿其欲望而實行其合理的生活，有無數的詩詞可爲證據：亡國的李後主「夢裏不知身是客，一餉貪歡。」離鄉的顧況說：「故園此去千餘里，春夢猶能夜夜歸。」這種夢何等痛快！元稹死了夫人之後，能「因夢送錢財」給她。「打起黃鸝兒，莫教枝上啼；啼時驚妾夢，不得到遼西」這思婦分明是有意耽樂於夢的生活，而在那裏「尋夢」了。宋人詞句云：「重門不鎖想思夢，隨意繞天涯。」而張泌寄所戀的女子：「別夢依依到謝家，能仔細地看到「小廊回合曲闌斜。」……杜甫夢見李白時，「魂來楓林青，魂返關山黑，」連背景都看得十分清楚。可見夢的生活的快適真足令人耽樂，一方面能奇蹟地浪漫，一方面又能逼真地寫實。至於占夢之

術，像小雅所謂「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則過於切實而近於神祕，不是我能理解的了。

同是虛幻，何必細論其切實與荒唐，合情理與不合情理，快適與不快適呢？總之，我中年以來對於真和夢，不辨孰真孰假，因而不知我生夢耶真耶。我不能忘記齊物論中的話：「不知周之夢的蝴蝶與，蝴蝶之夢爲周與？」又常常想起晏幾道的詞：

「從別後，憶相逢，幾回魂夢與君同。今宵剩把銀缸照，猶恐相逢是夢中。」

可惜這銀缸有些靠不住，怎知他不是夢中的銀缸呢？（夢中照鏡無影，夢中扭身上肉不痛。此二說皆不合情理，不足憑。）安得宇宙有個標準的銀缸，讓我照一照人生的真相？

①華山，在陝西華陰縣，五嶽之一。 ②顧況，唐詩人。 ③元稹，唐詩人，有悼亡詩。 ④羅

⑤越，五代詞人。 ⑥齊物論，莊子中之一篇。 ⑦晏幾道，北宋詞人，此爲其鷓鴣天詞。

霧

茅盾

霧遮沒了正對着後窗的一帶山峯。

我還不知道這些山峯叫什麼名兒。我來此的第一夜就看見那最高的一座山的頂巔像鑽石裝成的寶冕似的燈火。那時我的房裏還沒有電燈，每晚在暗中默坐，凝望這半空的一片光明，使我記起了兒時所讀的童話。實在的呢。這排列得很整齊的依稀分爲三層的火球，襯着黑黧々的山峯的背景，無論如何，是會引起非人間的縹緲的思想的。

但在白天看來，卻就平凡得很。並排的五六個山峯，差不多高低，就只最西的一峯戴着一簇房子，其餘的僅只有樹；中間最大的一峯竟還有濯濯地一大塊，像是賴子頭上的瘡疤。

現在那照例的晨霧把什麼都遮沒了；就是稍遠的電線桿也躲得毫無影踪。

漸漸地太陽光從濃霧中鑽出來了。那也是可憐的太陽呢！光是那樣的淡薄。隨後牠也躲開，讓白茫茫的濃霧吞噬了一切，包圍了大地。

我詛咒這抹煞一切的霧！

我自然也討厭寒風和冰雪。但和霧比較起來，我是寧願後者呵！寒風和冰雪的天氣能够殺人，但也刺激人們活動起來奮鬥。霧，霧呀，只使你苦悶，使你頹唐闌珊，像陷在爛泥潭中，滿心想掙扎，可是無從着力呢！

旁午的時候，霧變成了牛毛雨，像簾子似的老是掛在窗前。兩三丈以外，便只見一片煙雲——依然遮抹一切，可不是霧樣的罷了。沒有風。門前池中的殘荷梗時時忽然急劇地動搖起來，接着便有紅鯉魚的活潑潑地跳躍劃破了死一樣平靜的水面。

我不知道紅鯉魚的軌外行動是不是爲了不堪沉悶的壓迫？在我呢，既然沒有杲杲^①的太陽，便寧願有疾風大雨，很不耐這愁霧的後身的牛毛雨老是像簾子一樣掛在窗前。

①「魍魎」，陰黑貌。

②「杲杲」，明貌。

紅 葉

茅盾

朋友們說起看紅葉，多很高興。

紅葉只是紅了的楓葉，原來極平凡，但此間人當作珍奇，所以秋天看紅葉竟成爲時髦的勝事。

如果說春季是櫻花的，那麼，秋季便該是紅葉的了。你不到郊外，只在熱鬧的馬路上走，也隨處可以見到這「幸運兒」的紅葉：十月中，咖啡館裏早已裝飾着人工的楓樹，女侍者的粉頰正和蠟紙的透明的假紅葉掩映成趣；點心店的大玻璃窗櫺中也總有一枝兩枝的人造紅葉橫臥在鵝黃色或是翠綠色的糕餅上；那邊如果有一家「秋季大賣出」的商鋪，那麼，耀眼的紅光更會使你的眼睛發花。「幸運兒」的紅葉呵，你簡直是秋季的時令神。

在微雨的一天，我們十分高興地到郊外的一處名勝去看紅葉。

並不是怎樣出奇的山，也不見得有多少高。青翠中點綴着一簇一簇的紅光，便是吸引遊人的全部風景。山徑頗陡峻，幸而有石級；一邊是谷，緩緩地流過一道淺澗；到了山頂俯視，這淺澗便像銀帶子一般晶明。

山頂是一片平場。出奇的是並沒有一棵樹，卻只有個賣假紅葉的小攤子。一排蘆葦棚分隔成二十多小間，便是某酒館的「雅座」，這時差不多快滿座了。我們也佔據了一間，並沒有紅葉看，光照着對面的綠叢叢的高山峯。

兩個喝得滿臉通紅的遊客，挽着臂在泥地上婆娑^㊸跳舞，另一個吹口琴，嗚嗚地響着，聽去是「悲哀」的調子。忽而他們都哈哈大笑起來；是這樣的響，在我們這邊也覺得震耳。

蘆葦棚邊有人擺着小攤子賣白泥燻的小圓片，形狀很像二寸徑的碟子；遊客們買來用力擲向天空。這白色的小圓片在青翠色的背景前飛了起來，到不能再高時，便如白燕子似的斜掠下來，（這是因為受了風，）有時成爲波紋，成爲弧形，似乎還是簌簌^㊹地顫動着，約摸有半分鐘，然後失落在谷內的叢草中；也有墜在淺澗裏的，那就見銀光一閃——你不妨說這便是水的歡迎。

早就下着的雨，現在是漸漸大了。遊客們不知在什麼時候已經減少了許多。山頂的廣場（那就是遊覽的中心）便顯得很寂靜，蘆棚下的「雅座」裏只有猩紅的氈子很整齊地躺著，時間大概是午後三時左右。

我們下山時雨已經很大；路旁成堆的落葉此時經了雨濯，便洗出絳紅的顏色來，似乎要與那些

尙留在枝頭的同伴們比一比誰是更「赤」。」

「到山頂吃飯喝酒，擲白泥的小圓片，然後回去：這便叫做看紅葉。誰曾在都市的大街上看見人造紅葉的盛況的，總不會料到看紅葉原來只是如此這般一回事！」

我在路旁拾起幾片紅葉的時候，忍不住這樣想。

①「婆婆」，舞貌。

②「款款」，盛貌。

紅

鑽

三三三

叩門

茅盾

答，答，答！

我從夢中跳醒來。

——有誰在叩我的門，我迷惘地這麼想。我側耳靜聽。聲音是沒有了。頭上的電燈酒一些淡黃的光在我的惶松的臉上。紙窗和禱子依然是那麼沉靜。

我翻了個身，朦朧地又將入夢，突然那聲音又將我喚醒。在答，答的小響外。這次我又聽得了呼——呼——的巨聲。是北風的怒吼罷？抑是「人」的覺醒？我不能決定。但是我的血沸騰。我似乎已經飛出了房間，跨在北風的頭上，素然驅馳於長空！

然而巨聲卻又模糊了，低微了，消失了；蛻化下來的只是一段寂寞的虛空。

——只因爲是虛空，所以纔有那樣的巨聲呢！我啞然失笑，明白我是受了哄。

我睜大了眼，緊裹在沉思中。許多面孔，錯落地在我眼前跳舞；許多人聲，嘈雜地在我耳邊爭訟。暮地①一切都寂滅了，依然是那答，答，答的小聲從窗透傳來，像有人在叩門。

「是誰呢？有什麼事？」

我不耐煩地呼喊了。但是沒有回音。

我捻滅了電燈。窗外是青色的天空閃耀着幾點繁星。這樣的夜半，該不會有什麼人來叩門，我想；而且果真是有什麼人呀，那也一定是妾人：這樣喚醒了人，却沒有回音。

但是打斷了我的感想，現在門外是殷殷然有些像雷鳴。自然不是蚊雷。蚊子的確還有，可是都躲在暗角裏，早失卻了成雷的氣勢。我也明知道不是真雷，那在目前也還是太早。我在被窩內翻了個身，把左耳朵貼在枕頭上，心裏疑惑這殷殷然的聲音只是我的耳朵的自鳴。然而忽地，又是——

答，答，答！

這第三次的叩聲，在冷空氣中擴散開來，格外的響，頗帶些淒厲的氣分。我無論如何再耐不住了。我跳起身來，拉開了門往外望。

什麼也沒有。鐮刀形的月亮在門前池中送出冷冷的微光，池畔的一排櫻樹，裸露在凝凍了的空中，輕輕地顫着。

什麼也沒有，只一條黑狗爬在門口，側着頭，像是在那裏偷聽什麼，現在是很害羞似的垂下頭，慢慢地挨到簾前的地板下，把嘴巴藏在毛茸茸的頸間，縮做了一堆。

我暫時可憐這灰色的畜生，雖然一個忿忿的怒斥掠過我的腦膜。

是你這工於吹聲吠影的東西，醜人作怪似的驚醒了人，卻只給人們一個空虛！

①「言」音訓，皮骨相離聲也。②「赫地」，忽然也。驚音陌。

叩

門

三三三

速 寫

茅盾

沿池子的水面，伸出五個人頭。

因爲池子是圓的，所以差不多是等距離地排列着的五個人頭便構成了半規形的「步哨線」，正對着池子的白石岸旁的冷水龍頭。這是個擦得耀眼的紫銅質的大傢伙，雖然關着嘴，可是那轉柄的節縫中卻啞啞地飛迸出兩道銀線一樣的細水，斜射上去約有半尺高，然後亂紛紛地落下來，像是些極細的珠子。

五歲光景的一對女孩子就坐在這個冷水龍頭旁邊的白石池岸上，正對着我們五個人頭。水蒸氣把她們倆的臉兒薰得紅噴噴地，頭上的水打濕了的短髮是墨黑黑地，肥胖的小身體又是白生生地。她們倆像是孿生的姊妹。坐在左邊的一個的肥白的小手裏擎着個橙黃色透明體的肥兒盒子；她就用這小小的東西舀水來澆自己的胸脯。右邊的一個呢，捧了一條和她的身體差不多長短的毛巾，在她的兩股中間揉摩。

雖是這麼幼小的兩個，卻已有大人的風度，然而多麼嬌媚。

這樣想着，我側過臉去看我左邊的一個人頭。這是滿腮長着黑森森的鬍子根的中年漢子的強壯的頭。他挺起了眼睛往上瞧，似乎頗有心事。

我再向右邊看。最近的一個正把滴水的毛巾蓋在臉上，很艱辛地喘氣。再過去是三角臉的青年，將後頸枕在池子的石岸上，似乎已經入睡。更過去是一張肥胖的圓臉，毫無表情地浮在水面，很像個足球。

忽然那邊的鑛泉水池裏豁刺刺一片水響，冒出個黃臉大漢來，胸前有一叢黑毛。他擡着頭，似乎想出來，卻又蹲了下去。

大概是驚異着那邊還有人，兩個小女孩子都轉個頭去了。拿肥皂盒的一個的小臉兒正受着冷水龍頭逃出來的水珠。他似乎覺得有些癢罷，她慢々地舉起手來擦了幾下，便又很正經地盪起水來澆胸脯。

①〔啜々〕，水噴出聲。

②〔啜〕，音啜，把後注此之謂。

餓

劉半農

他餓了，他靜悄悄的立在門口；他也不想什麼，只是沒精打采，把一個指頭放在口中咬。

他看見門對面的荒場上，正聚集着許多小孩，唱歌的唱歌，捉迷藏的捉迷藏。

他想：我也何妨去？但是，我總覺得沒有氣力，我便坐在門檻上看看罷。

他眼看着地變的人影，漸漸的變長；他眼看着太陽的光，漸漸的變暗。「媽媽說的，這是太陽要回去睡覺了。」

他看見許的人家的烟窗， \odot 都在那裏出烟；他看見天上一羣羣的黑鳥，唧唧呀呀的叫着，向遠處的一座破塔上飛去。他說：「你們都回去睡覺了麼？你們都吃飽了晚飯了麼？」

他遠望着夕陽中的那座破塔，尖頭上生長着幾株小樹，許多枯草。他想着人家告訴他：那破塔裏，有一條「斗大的頭的蛇！」他說：「哦！怕啊！」

他回進門去，看見他媽媽，正在屋後小園中洗衣服——是洗人家的衣服——一隻腳搖搖搖籃；搖籃裏小的弟弟，却還不住的啼哭。他又恐怕他媽媽，向他垂着眼淚說，「大郎！你又來了！」他

就一響也不響，重新跑了出來！

他爸爸是出去的了，他却不敢在空屋子裏坐；他覺得黑沉沉的屋角裏，閃動着一雙睜圓的眼睛——不是別人的，恰恰是他爸爸的眼睛！

他一響也不響，重新跑了出來——仍舊是沒精打采的，咬着一個小指頭；仍舊是沒精打采，在門檻上坐着。

他真餓了！——餓得他的呼吸，也不平均了；餓得他全身的筋肉，顫顫的發抖！可是他並不啼哭，只在他直光的大眼眶裏，微微有些淚痕！因為他是有經驗的了！——他啼哭過好多次，却還總得要等，要等他爸爸買米回來！

他想，爸爸真好啊！他天天買米給我們吃。但是一轉身，他又想着了——他想着他爸爸，有一雙睜圓的眼睛！

他想到每吃飯時，他吃了一半碗，想再添些，他爸爸便睜圓了眼睛說，「小孩子不知道」飽足！還要多吃！留些明天吃吃罷！」他媽媽總是垂着眼淚說，「你便少喝一「開」酒，讓他多吃一口罷！再不然，便譬如是我——我多吃了一口！」他爸爸不說什麼，却睜圓着一雙眼睛！

他也不懂得爸爸的眼睛，爲什麼要睜圓着，他也不懂得媽媽的眼淚，爲什麼要垂下。但是，他就此不再吃了，他就悄悄的走開了！

他還常常想着他姑母——「啊！——好久了！媽媽說，是三年了！三年前，他姑母來時，帶來兩條鹹魚，一方鹹肉。他姑母不入就去了，他却天天想着她。他還記得有一條鹹魚，掛在窗口，直掛到過年！

他常常問他媽媽，「姑母呢？我的好姑母，爲什麼不來？」他媽媽說，「她住得遠咧！——有五十里路，走要走一天！」

是呀，他天天是同樣的想：——他想着他媽媽，想着他爸爸，想着他搖籃裏的弟弟，想着他姑母。他還想着那破塔中的一條蛇，他說，「它的頭有斗一樣大，不知道他兩只眼睛，有多少大？」他咬着指頭，想着想着，直想到天黑。他心中想的，是天天一樣；他眼中看見的，也是天天一樣。他又聽見一聲聽慣的「哇……烏……！」他又看見那賣豆腐花的，把擔子歇在對面的荒場上。孩子們都不遊戲了，都圍起那擔子來，捧着小碗喫。

他也問過媽媽，「我們爲什麼不吃豆腐花？」媽媽說，「他們是吃了就不再吃晚飯的了！」他想，

他們真可憐啊！只吃那一小碗東西，不餓的麼？但是他很奇怪，他們爲什麼不餓？同時擔子上的小火爐，煎着醬油，把香風一陣陣送來，叫他分外的餓了！

天漸漸的暗了，他又看見五個看慣的木匠，依舊是背着斧頭鐮子，抽着黃烟走過。那個年紀最大的——他知道他名叫「老娘舅」——依舊是喝得滿面通紅，一跛一跛的走；一隻手裏，還提着半瓶黃酒。

他看着看着，直看到遠遠的破塔，已漸漸的看不見了；那荒場上的豆腐花擔子，也挑着走了。他於是和天天一樣，看見那邊街頭上，來了四個兵，都穿着紅邊馬褂；兩個拿着軍棍，兩個打着燈。後面是一個騎馬的軍官，戴着圓圓的眼鏡。

荒場上的小孩，遠遠的看見兵來，都說「夜了！」一下子就不見了！街頭躺一隻黑狗，却跳了起來，緊跟着軍官的馬腳，汪汪的嗥①！

他也說，「夜了！夜了！爸爸還不回來，我可要進去了！」他正要掩門，又看見一個女人，手裏提着幾條魚，從他面前走過，他掩上了門，在微光中摸索着說，「這是什麼人家的小孩的姑母啊！」

①「煙窗」窗皆聽，竈突通氣之孔也。

②「嗥」獸聲。

紅海上的一幕^①

孫福熙

太陽做完了竟日普照的事業，在萬物送別他的時候，他還顯出十分的壯麗。他披上紅袍，光耀萬丈。雲霞布陳，^②換起與主將一色的制服，聽候號令。蓋天所覆的大圓鏡上，鼓起微波，遠近同一節奏的輕舞，以歌頌他的功德，以惋惜他的離去。

景物忽然變動了，雲霞移轉，歌舞緊急，我戰戰兢兢的凝視，看宇宙間將有何種變化；太陽驟然躲入一塊紫雲後面了。海面失色，立即轉爲幽暗；彩雲驚懼，裹足不敢喘息。金線萬條，透射雲際，使人領受最後的恩惠，然而他又出來了。他之竊匿是欲緩和人們在他去後的相思的。

我俯首看自己，見是照得滿身光彩。正在欣幸而慚愧，回頭看見我的青影，從船上投射海中，眼光跟了他過去，在無盡遠處，窺見紫幃後的圓月。豈敢信他是我的影迎來的！

天生麗質，羞見人世，他啓幕輕步而上；四顧靜寂，不禁遲回。海如青絨的地毯，依微風的韻調，而仰揚吟詠。薄霧是紫絹的背景，襯托皎月，愈顯豔姿。青雲侍側，桃花覆頂，在這時候，他預備他曩感一切的事業了。

我漸漸的仰頭上去，看紅雲漸淡而漸青，經過天中，沿弧線而下，青天漸淡而漸紅，太陽就在這紅雲的中間。月與日正在船的左右，而我們是向正南進行，——海行九天以來，至現在始辨方向。

我很勇壯，因為我飽餐一切色彩；我很清醒，因為我暢飲一切光輝。我為我的朋友們喜悅；他們所屬望的我在這富有壯麗與優秀的大宇宙中了！

水面上的一點日影漸與太陽的圓球相接而相合，迎之而去了，太陽不想留戀，誰也不能挽留；空虛的舞臺上惟留光明的小雲，在可羨的佈景前閃爍，聽滿場的鼓掌。

月亮是何等的圓潤呵，遠勝珠玉。他已高升，而且已遠比初出時明亮了。他照臨我，投射我的影子到無盡遠處，追上太陽。月光是太陽的返照，然而他自有風格，絕不與太陽同德性。涼風經過他的旁邊，裙袂搖曳，而他的目光愈是清徹了。他柔撫萬物，以靈魂分給他們，使各自自然的知道填入詩句，合奏他新成的曲調。此時惟有皎潔，惟有涼爽，從氣中，從水上，縹緲字內。這是安慰，這是休息。這樣的直至太陽再來時，再開始大家的工作。

①〔紅海〕，在阿剌伯與非洲之間。

②〔陳〕通陣。

出 遊

孫福熙

宗杰：

你是好遊的，我願同你講講我去年在里昂⁽¹⁾時的遊興。

在那裏的時候，每年暑假我必到山中和海邊旅行，而且每逢禮拜日，只要沒有約會或緊要的事，我也必到鄉間去散步。有時天氣不好，我還是要出去，一則因為天氣不好，所以在家愈覺沈悶，二則看看變態的天，是很難得的。你或者想我是太風雅罷？這不然，在法國，即使是麵包工人，洗衣女子等等平常人，只要輪到他們休假，他們就去遊玩。不過我有幾次是有意到遊人較少之處。

去年這個時節，我與方君同去遊山，真是快樂。那一天是重陽節，所以我們約定去登高。對你老朋友不妨老實說，因為我不必妨你誤解的，我不肯爲了要革新而絕對抹煞舊事的好處。舊歷雖然廢去，出遊究竟是好，我們儘不必強迫自己忘記那一天是陰歷的九月初九。你知道，在四週沒有附注陰歷月日的歷本時，苦心的去探問那一天是重陽，這是與在各種書籍上查某學者的生

平是一樣有興味的。適巧這一天大家沒有功課，所以我們決計登高去了。自然，我們雖然說登高，決不想學避難的故事。倘若你不以我的話爲然，那末我要反問你，你不是禮拜日不去上課嗎？難道你是那改信徒嗎？

那天是濃霧，在直往鄉間的電車中，玻璃窗上罩了一層薄幕，使我們不見一路風物的絲毫。到了 Vaugneray 山中，我們下車來，薄霧已去，驀然見到遠近的山色村景，微紅的朝日照在我們身上，又加清風的颯動，使久悶車中以後的我們如此驚異。在里昂，凡這樣的早霧，日中一定是清明的。曾君用了他的習用語說『實在好！』而方君無準不如平日的戲笑他，卻莊嚴的說了一句『真的實在好！』表示曾君所說的不是過當。真的，在我的許多次的野遊中，這一次是最動感了。長久關在四面厚壁的當中，只有一個或半個洞，間或來換一換實突裝在這塊立方中的氣體的一小部分，變了腰想問題，因爲精力不足，雖然是很容易的，也想不出答案了。在這樣『坐關』以後看見天氣，實在有新鮮感勝的，這不僅是心理上，大部分還在生理上的好處，而且這是先感受到的。中國罵我們學生不肯用功的聲音够響了，我們只得來叫出遊了。你知道，坐在房中用苦心的時候，偏有雪片似的日報週報月報飛進來，說我們太不用功，太愛遊逛，我敢說，一個赤貧的乞

可被罵爲驕奢逸樂，也沒有這樣的難忍罷。自然，野遊的快樂在於動工之後，非游蕩者所能懂得的。

我們拿了手杖，沿着不認識的大路進行。大家都穿輕便的夾大氅。戴便帽，不怕被風吹落，還便於從荆棘中鑽進去。方君最愛於旅行時用皮裹腿，我也有我爬山慣用的釘齒皮鞋。我們各講家鄉在重陽節的風俗，我屢次想到紹興登高的隴山。正在歧路口猶豫的時候，有一人從後面上了，於是我問他到 Yzeron 去的路徑。他說他正是到那裏去的，同他走好了。兩條路都是可走的，不過走下面較近。

他在皮袋中掏出地圖來給我們看，從山坳經過許多小村，直上就是目的地，而他還要沿高崗由南山下去，這樣繞一個圈，他立刻推測到我們是中法大學的學生，他知道我們常有電報因爲他是電報局的局員。他利用這一天輪到他的休息日，專來跑山路，雖然他不知道有所謂重陽的。

路邊的槐樹與栗樹的葉色正在轉黃了，山中靜寂，時聞落葉到地的聲音。小鳥枝東枝西的唱和，他們恨秋景將殘，所以有意加工。聽到這種聲音，我們知道催人努力的老年人們的方法是何等拙劣呢。

走至將到目的地時，因為是爬山兩小時餘之後，微汗出來了，全身暖熱，而且胃口大開了，這位電報局員要吃他皮袋中的麵包了。我們平時看吃飯爲隨便的事或竟認爲討厭的事，在這時節，我們也急於飲食了。然而我們原定到村中買酒或汽水的，所以沒有帶來，於是不能與這位法國人一同坐下。

一條溪水在山徑旁流過，他的來路與去路都隱在叢葉中，但幾天下雨之後，故水甚清而旺，聽他從很遠的地方流來，又流到很遠的地方去，我們看中這條水了。走幾步過去，矮樹叢的後面，滿枝果實的蘋果樹旁邊，綠草上幾段樹幹上，我們坐下吃飯了。雖然沒有酒或汽水，聽了清脆的水聲已經止渴了。

宗杰，野餐真有味呢。第一個特點是有一味清純的大氣，倘若說我這話太渺茫，那末野餐之所以這樣美味者是什麼緣故呢？或者是我還帶了野蠻的遺傳之故罷，我愛野餐甚於圍在四壁中間吃飯，似乎，只要看見樹枝或草地，雖然所吃的無非是乾麵包冷牛肉與果子醬一類東西，覺得興致大不相同了。

其實我所講得天花亂墜的法國風景遠不及我們的家鄉，而我們的家鄉，在中國是不算什麼的。

因此，他們與我都是渴望於回來周遊中國的。我很想瞻仰蜀山之奇偉，方君最夢想西湖，未曾到過，而久辭西湖的曾君囑之告他說，不親到過，沒有方法來想象西湖之美的。我們商量將來組織一個全國旅行團，尤其應該在雲南，西藏，青海，新疆，蒙古至東三省繞一個圈。我們學生物的採取動植物標本，學文學社會的記錄社會狀況，學圖畫及會照相的攝取各地景物，各任一職，共同進行。只有一個困難問題，全隊中至少應該有一個學醫的，然而這最困難，照經驗所得，學醫的幾乎人人是很『精靈』的，真的，看來看去，尙未得一個學醫的肯做這種傻事的。因此我們只得買幾部日用醫學須知書各人都學些，大概受寒，發熱，頭痛，出血這幾種使藥是頗容易的。現在可以問問你，你有這種學醫的同志否？將來旅行告終，把各團員的記錄編輯起來，可印專書，這種報告，我可以自信決非以前所有，對於將來種種社會事業是很有益的。

我們還想在各地設立旅行招待所，改革現在醜觀與凶橫的旅館，某城市範圍內與附近有什麼古跡風景或工商機關可游，輪船火車驛馬之雇用，均由招待所指導而且負責。最緊要的一句話，我說得小一點，全中國交通便利的時候，一切必呈新的活氣象，戰爭可免，生產可豐，金融可流動，你的疆界可消失，國民的智識可提高而推廣，那時，決不是現在沈死的中國了，這是我可預定

的。

到現在，回國已九個月了，我簡直還沒有游過，看街上槐葉變色，我不得不追念去年的重陽了。我特來告訴你，我的這個希望不是今年開始空架登樓，我早就這樣想的。

去年的快樂還不只此哩。我們飯後到蘋果樹下拾起美麗的果子吃。這時麵包牛肉等等已經吃完，皮袋已空，所以一路拾梨栗蘋果放在袋中，滿滿的背回來。後來，養栗子吃了四次，蘋果梨子除生吃外，做了兩次果醬，幾位不去的朋友們嘗了都說『實在好。』

我們爬到山上村鎮中，在加非店門前，白石的小圓桌旁邊，我們坐下。太陽穿過疎疎的花棚，照在我們上面，已經覺得可愛了。

我們揀了本地的風景片寫寄一位辭君，他是在高山中的 Antems 村養病的。我們說可惜今天沒有他與 Hottelto。他同我們在 Chambry 遊山時遇見女學生旅行團一大隊，其中有許多人與我們談話的。因為不知道他們的姓名，所以就用他們所唱的聲音為名。

我們又往村後的高山上去，深綠的柏林很是茂密，根處的鳳尾草已大半枯黃，我們儘管帶撥帶鑽，希望他是有幾里路的深。風過時嗚嗚有聲，我總願設想這是老虎來了。我們在這裏練習，

養成往西藏去探險的精神。到山頂上，有一個聖母像，回顧四周，山峯都在我們腳下，然而這還不是我們精神的終點，因為前人已經走到這個高度了。

坐公用自動車繞道下山，我們再三的說下禮拜還要來，而且冬季要來看雪。電車在村中等候，不是專等候誰的，卻等候無論什麼按時到來的人。我們笑迷迷的坐着，因電車的振動而搖擺，很親切的重閱腦中今日所得的新印象。到現在我還沒有忘記那時的快樂。

好遊的宗杰，重陽到來了，你將怎樣的利用呢？明陵②的紅葉將默默的落去，你忍心不去說一聲再會嗎

顧照

①里昂，在法國羅尼薩鄂內兩河合流之處。 ②坐關，爲佛門中脛，用在這裏是許久沒有出門的

意思。 ③明陵，南京明孝陵。

出

遊

三五二

北海浴日

陳學昭

這幾天常常經過天安門前，在中央公園的一帶，聽秋風吹着戀枝的黃葉，未盡的綠意，瀟瀟然作聲。高大的樹幹所雜列的旁邊，都是平鋪的石板，白潔乾淨而少灰塵，於是我所煩悶而不能自釋的開始冰解了。室外的天地很大呢！我很想就在這白潔乾淨而少灰塵的石板上躺下來安睡一覺；也不須定要月明風清的良夜，也不須定要露薄星閃的靜夜，就在這時罷！淡淡的太陽從密樹枝頭一絲一絲的射入，行人各自奔走他們的道路，諒來也不至驚擾我片時的休息。

我幾次這樣的想而將睡眠也放棄了。夜來的雨聲浙瀝。殊擾人悠思；但想到明天的新晴的天氣，更不知是如何的暢爽呢！

雨聲息了，窗上有反映着淡淡的紅色的雲彩，我看鐘還未上五時，就急急的起來。

匆匆草草的梳洗了一下，穿裙子，披圍巾，把房門也鎖了。走出大門，地上還是濕濕的爛泥，屢氣也十分有寒意，胡同口的番芋担也還不會來呢！

走到沙灘才有另另落落的行人，與三四的黃包車，朝陽還沒有一點確實的消息。我也就慢慢的

走着，到故宮的城池邊，看着慢慢的雲影，倒映着在襯着短短的殘荷的綠葉邊，平靜的水如起了金翻銀閃的波動了。

我到北海◎這不是第一次，至於經過北海的門前更不止二次三次；北海的門前照例有站崗的警察，他矍矍矍矍的恍惚的站着；買票的門口沒有人，而且還不會開門。

我遲疑了一下，『進去得了！』一個警察說。我爲了守他們公園要買票的條例而遲疑，但他爲了我的遲疑而破例。

我有時想人們必須要靠着這種強硬的言詞傳達他的情感；若是將我們的情感寄之於一舉一笑，用之於理會，那麼這世界至少總能省却多少的煩擾；這種美好的表情，彼此都以赤誠的內心相見的！

過積翠前的石橋，紅色而雜着各色的雪霞已是迷漫了天空了！我知道朝陽已在那裏躍躍欲試，我激動的心不可阻攔，便不暇欣賞兩旁的景色而用力往上塔的石級上跑了！

我爲了要看日出而不顧感及疲倦了！是的，我相信，凡人都有向上的雄心，如我看日出一樣的決意而勇爲！以這種向上的雄心的開擴而成爲大事業家，而成爲大學問家，這些都是不艱難待我

們去發現的！不能使這向上的雄心開擴，無形的消逝於銅臭，無形的消逝於肉慾；成爲殘廢，成爲頑梗；雖然是社會的惡力，但是社會沒有知覺的，社會決不能對你說『不要上進！』或者是絕對的阻止你；只有自己不愛上進的人們，甘於自棄的或滿足於暫時的！

在塔上盡情的俯仰，只有在北方被高偉的白塔礙我的視線。我周圍的審視：全城的房屋都隱遮在樹叢中，四圍的城樓都浮在晨氣中；多少的高爽清明的天空呀！雨後看着近塔的松柏如針般細小的無數的松針，如孔雀毛的花紋的一叢叢，在初晴時更加純綠了！地下的小草，得延他殘餘的生命，也微微的笑了。我顧視東北角，只見魚白色的一片高聳於淡綠的平野，完全不與西方的蔚藍相似。也不能辨別是羣鴉或是別種的鳥，牠們就在這魚白色的一片裏轉輾翻飛，這情景幾於使我疑心是在海邊看日出，潮過後，白浪未退，是海鳥們歡樂的翱翔。

這時候朝陽初出在景山①之巔，晶瑩的正映着我的兩肩，不久他漸漸高升，高出我的頭面了。走出北海，陽光已照到了屋頂，照遍了大地了。行人雖已多，却還不見有如我一樣的第二個遊人進門去。他們掉首不顧的來往。可憐，寂寞的北海，北海的寂寞，也就是我所感到的寂寞罷！

①北平有中央公園，今改名中山公園。

②北海在舊皇城內。

③景山在北平神武門外，亦稱

北海浴日

煤山。

三五六

法行雜記

陳學昭

鼾聲如夜樂。

在睡夢中，被甲板上重物落地的聲音將我驚醒後，我張開眼睛來，第一剎進眼來是月亮的光，淡白色的映在木壁上。電扇已停止牠的轉動，颯颯吹來的是海上的夜風，我陡然感受到一種輕舒的涼意，覺得線毯的不够遮蓋了，我只穿得薄薄的的一套衣服睡的。

這海風真吹得我好涼呵！直涼到我的心裏！但瞥視回窗洞下，睡在鐵箱上的隔婦，鼾聲微微的從她鼻孔裏透出，她睡得如此濃酣，她睡得如此深沉，不感到涼意的。

就在這樣想睡而睡不着的時候，我漸漸覺得無聊。鼾聲却呼落的，撥隆的一陣又一陣地送到我耳裏來——除了這輕微的鼾聲。

我聽着這個有韻節似的鼾聲已不止一夜了。這個夜樂，你要把我送還了我數萬里外的故鄉！你勾起我的鄉思，在深夜，聽你奏着你這個淒涼的曲調！

在旅途中奔波疲了的母親的小女孩，在暑假中得過着幾十日家庭的生活，享一享清閒的滋味。

夏夜是如何的漫長呵！這時候，移了一隻籬榻，安放在天井的一角，暗暗的躺着，星光愈覺明閃，半圓的月亮却愈加淡淡的了。此時屏去日間一切的浮燥與煩繁，撥開心裏的清涼，平靜的思索一番，該感覺人生的多面：人生的渺小，人生的偉大，人生的神秘，……而宛然的微笑，王摩詰所謂『獨坐靜默』的一種風趣。側耳遠聽，在家人們輕輕的鼾聲裏，便雜着隆隆然的濤聲。王心頭無名的起了像安慰似的情緒：濃睡者的安慰，清醒者的安慰。濤聲漸漸的遠去，漸漸的不能聽到了！

玉蘭花的清香從院外飄來，彷彿聽到樹葉落地的聲音，寂寂的，忽然，聞着一聲貓叫，我的心便激的跳了起來。這時候的心是空虛的。是明淨的，是嬌怯的。

這才輕輕地拖了鞋，還到房裏。然而母親已經醒着了，她說：『阿妍，夜潮已過了！』她不要我睡，却只說『夜潮已過了。』二十餘年摯愛着我的母親呵！我怎忍如此遠別了你！我願永遠飽受人世的欺陵，來續我母親一時的摯愛！我可以否認天是不長，地是不久，海水會不流，而我深信我母的摯愛是永遠的存在！

去年的暑假在湖濱，看到中元的圓月時，我心不安，轉轉的在樓頭走着。我知道自端節期待起

了我的母親，在半夜圓月的皎皎中，聽着這濤聲，將不知怎樣的引起悲傷呢！寺裏的梵聲，更冷寂的，慘切的陣陣送來。在已經打出了九時的夜，我踱步到了蘇堤，一路踏着月光，伴着我的是有着一個同樣殘疾的母親的可憐人。

在蘇堤的第一橋^㉑上坐着，翹首天末，只見一輪皓月，穹蒼如綠海無波。說學問，說到事業：却總不敢提起母親；提起母親的病……在靜默中，唏噓了一陣，不敢說呵！

紅海^㉒上的夜樂，他將我送遠了故鄉。然而一日復一日，一夜復一夜，却分明的使我與故鄉隔離得更遠了！我已聽到數萬里外的聽着錢塘江^㉓的濤聲時，母親的嗚咽，正像紅海上的夜樂一樣的悲切。

①「隱々」，風聲。

②「蘇堤」上有映波，鎖鑰，望山，壓堤，東浦，跨虹等六橋。

③「紅海」在阿

刺伯非洲間。

④「錢塘江就是浙江的下游。

釣魚臺

陳學昭

星期日的午後，曙天女士與衣萍先生來邀我去厚成門外騎驢。漱六女士問我去不，我說：『想去，只不過有些心怯，怕跌交。』『不要緊的，曙天女士說，『你騎過紹興到蘭亭去的驢子，這是一樣的。』漱六女士是有許多工作的，並有雜碎的家務；她很難得出去玩幾次時，總要這裏交代一下，那邊關照一聲，這樣在我是辦不到的；至於曙天女士呢，活潑而又善辭令，雖然我不能常常與她交接，而發現她更多的長處，即在待人接物上，處處流露出闊大而有經驗的種種。我想，像我這樣懶棉棉的一個人，或者永遠不能改善了罷！但眼前左右，都有着這些值得我頌讚的人。

我們坐車直到厚成門，下了車，剛出城去，在那城牆下見有許多石匠，在鑿石塊，如在廣安門所見一樣。我一時竟不能猜知他們是將成就些什麼工作，他們的工作是遠大而且悠久，惟有這些叮叮咯咯鑿石的聲音如街樂一樣的振盪我的耳鼓，使我立刻想到遊玩與工作。我的小小的書桌上還堆着幾十本文卷，我的白皮箱上還積着數月不會翻一翻的青面書本，然而這些時日是怎樣過去的，我會留着些什麼呢？我的工作不能如他們石匠一樣的鑿成半塊的或一塊的成規成矩的石子，

我有時候(剩着無聊的感嘆，有時候轉在沉悶的圈子裏……人生呀！人生呀！這是我的人生麼？

出了城門，雇了四隻驢子，大家坐上了，巍巍的過了環城鐵路的軌道，漸漸的落鄉了。我騎的驢子走得較慢，驢夫說：『牠疲倦了！』驢夫沒有用鞭去打牠，我也只是寬寬的拉住繩子，讓牠慢慢的走。『食着沿路的景色，處處耽擱，又落後了！』我這樣想。這時候，他們三位連人帶驢都沒有形迹了。泥路是低陷得像山道一樣，有些又是十分高起的，總是狹隘而且曲折。遠遠的望着疎疎落落的人家的茅屋，麥隴是稀稀的，前面是遠遠的青山的影，秋陽却在後面照着我呢。

過了望海樓村一拐，他們却停鞍在等我咧。我們如像久別相逢時的驚喜，大家『呀！呀！』的喊起來了。『快要到了！』衣萍先生說，果然，又只是一拐，過了石橋就在靠大樹下停住了，大家下來。

一泓碧水，旁岸有無數的枯黃了的蘆荻，在無風亦無浪的河邊，牠是寂寞地，孤淒地輕輕地搖曳着。我看着這麼樣的平波淺水，遠樹斜陽，不能自己的使我想到了奮遊：我想徽河想蘭亭，想西湖，都在我夢寐似的沉醉裏。

沿着河邊走去，樹的倒影裏閃動着人影，望着對堤的一帶垂楊，綠葉墜去了的故枝，零零落落

的殘葉，深黃的，淡黃的，矍矍的如像浮泛著的薄雲。然而一片淨燥的黃土，在這裏，已是不易完成春天的幻象了，何等瀟灑的清秋呵！

爲要過石橋，重又走上麥隴來，剛才河裏的人影，現在是在禿樹之影下了。石橋是十分古舊，但式樣我是罕見，在一邊似乎還留着石欄的痕迹。過橋，驢夫們正坐着談天，我們便進花園去，就有上崗魚臺的石級。『去罷？』大家彼此問。『不去也罷！』這麼一來，終於便走過去了。我愛遊玩，但對於新鮮的景物，我却不願像獵者一樣的去搜尋，像對於他們的野禽。我爲歡喜留着不盡的愛好，無限的趣味，我願意在矍矍之中去想像牠，反正我是不想用科學去實驗，也不想用功利去衡量，只是這麼遠遠的近近的欣賞着。

呀！寂寥庭院！這樣的寂寥的庭院，側徑裏長着青苔，小橋上積着灰塵，四處亭榭均深深的閉着，衰草與殘花亂亂的堆着。人去屋空，不禁令人想到歷來的所有的盛衰。誠是『人無千年好，花無百日紅！』何其忽忽！幾片落葉隨意地敷衍的飄下，幾株楓樹，幾許楓葉，在夕陽裏閃閃映出金光。

蹣跚的出了園門，我的心空泛泛的又起了無可言說的悵惘，彷彿記着母親罷？病睡着的母親，

常說日長如年，叫人心焦。三四年前，我可憐的還不知道什麼叫『心焦』。『辛棄疾所謂『少年不識愁滋味，愛上層樓，愛上層樓，爲賦新愁強說愁；如今識盡愁滋味，愛上層樓，怕上層樓，却道天涼好個秋！』現在似乎在早上看着太陽升起，晚上又睜角邊慢慢的移去，這些情景都會引起心靈裏的空泛，然而我是常常離別着我的母親，我也不知道爲些什麼？……他鄉久客，幾成習慣，無處似的馬，我願放步的走遍全世界。

騎着驢子，緩緩地歸來，兩旁的景色這麼的多情而留戀呀，然而我還有工作，須像石子一樣的去擊呢。我也不希望鑿得成方成圓，但鑿得怎樣就成怎樣這時禿樹含煙，暮靄更深沉的罩住了。

①『釣魚臺』，金時王爵釣臺的遺址，在北平阜城門外。

②『淮河』，即徽澤，源出安徽黃山，東流入

浙江境。

山 裏

陳學昭

好久以來，沒有獨自出外散步過。我自己也很不相信，平時這般愛走的人，現在真像哭後的安靜地睡在搖籃裏的小孩子。家裏母親也來問着：『現在怎樣呢？可還出去跑麼？留心着別跌壞了！』我回憶去秋跌得不能行動時候的情景，笑！在病中，誰還來懷念你呀？是如何的冷漠而淒涼呀？但是到了現在，這個印象又似乎不足以教訓我了，我思想：『這樣怕不至於會引起外界大多數的間言的！』真的，一個人總千方百計的替自己辯護，這勝利自然是很穩固的。

是課餘：廊上滴答的雨聲止了，窗前只聽得一羣二三四五的麻雀晚噪，似乎是很細碎而麻煩，很像促促私語，但更清脆些。每在這時，我常常愁思引起：『怎麼燕子還不來呢？』薄紗外清楚的望得見蒼空如洗，清明若鏡，雜綴着幾片桃色的雲，這樣的整個完全，這樣的美麗，有如那無波的靜海，小小的帆船穩穩地在航行着。我如何的想像呀：想像那錢塘江裏，無垠的波浪擁抱着一輪落日，想像那獅子山巔森林裏酣睡着的一輪落日。這時候的心是再也關不住了！我以一半欣賞，一半嫉妬的情緒，輕輕的喊了一聲『哦！這樣的景色！』

出得校門，路上正是泥濘，我關心的聽着我自己的鞋托托的聲音，謹慎地選那已被風吹得花白的石塊上落腳。我自慰自樂於這回的勝利了！實在的，雖然春寒陣陣的襲入我袖裏，使我的心也爲之微微的抖顫；而蓬亂的短髮散在面前，也須費我的手一下一下往後掠呢。

省道上寂然無人，新雨後：遍地的細茵嫩草，綠綠的添了一番新鮮了，連接的田隴，望去像是平灘淺淺的溪水。遠山隱隱的在雲霧裏，烟靄之中已罩上一重日暮的氣色了。我臨池悠然而立着：眼前真是如陳簡齋的詩：『雨後江上綠，客悲隨眼新』的境地了。便是那文星觀前寄寓着的丘八的軍號，誰也不至於想到他們是唯一的以別人的生命而換取自己的：悲愴地而響亮地遙遙入耳；擗衣的聲音也不時地在響着。我想起『遍地是音樂，在在皆陶畫』的院南，我的媽媽，我的遠方的好友……許多的印象同時起來了！地下的芳草，正是『欲寄起相思』呢！

忽然想起了剪野菜來：伸手到衣袋裏去時，小刀幸而隨帶着，也可以勉強代替剪刀了。只是不會有存放的袋兒。但也可以把手巾代用，一時便灣下身子，儘從那一叢一叢的多處次第剪下，不多時便滿了一小包了。等到天主堂的晚鐘響時，便不啻催着我停工。這晚鐘，自到此以來，還是第一次呢。我們分別了也好久了。

還校來，幫着傭人理清，洗淨，送到廚房裏。夜飯時，黃女士笑着說：『今天是什麼節？多了這樣新鮮的可味兒！』我停箸的笑了。我自己似乎很有些感覺到這次是吃得很舒適的飯，而同時我真理會得了歌德的話：『自裁白菜，味兒更覺甘美……』凡事出之於己手已爲，才是愉樂的成就！不過當夜課未退時，我却疲乏得先睡了。

①「獅子山」，在南京城內之西北隅。

②「陳簡齋」宋詩人，名與義。

山
教

三六八

鄉 愁

羅黑芷

寫了死草的光輝①已經回到十四年前去的這個主人，固然走入了淡淡的哀愁，但是想再回去到一個什麼樣的時候，終尋不出一個落腳的地方。這並非是十四年以前的時間的海洋裏，竟看不見一點飄蕩的青藻足以繫住他的縈思，其實望見的只是茫茫的白水，須得像海鳥般在波間低徊，待到落下倦飛的雙翼，如浮鷗似的貼身在一個清波上面，然後那彷彿正歌詠着什麼在這暫時有了着落的心中的歎息，才知道這個小小的周圍是很值得眷戀的。誰說，你但像前途尋喜悅，莫在回憶裏動哀愁呢？

呵！哀愁也好，且回轉去罷，去到那不必計算的一個時候。那時候是傍晚的光景；我不知被誰，大約是一個嫵々吧？抱在懷裏，從後廳正屋出到前廳迴廊，給放下在右手闌干邊一個茶几上站住。才從母親床上歡喜地睜開來的一雙迷朦朦的小眼睛，在那兒看見一個穿藍色竹布衣衫的女人，是在我小小的心中覺得一見面便張手要擁抱的女人。這是誰呢？你猜一猜看。伊凭倚着闌干，微笑着，望着那被黃昏的光充塞了的庭院，空中無數點點的飛蟲穿來穿去，她們的薄翅振

動，彷彿習習有聲。

『孩子！這是螢火虫呀！這是——』

我立刻被伊的唇吻着了，我在伊的那從有史以來便凝聚愛情的黑晶晶的瞳下了。我從旁邊不知又是誰的手裏喝了一口苦味的濃茶，舌頭上新得了一種鮮生的刺戟，我立刻在這小小的模糊的心中感覺了：這是我家的七月的黃昏。

回轉去罷，房屋依然是那所古舊的房屋，在那條有一個木匠家管守入口的短巷左邊，落雨的時節，那木匠飼養的三隻斑鳩便在簷下簷中咕咕地叫喚，時候却彷彿是五月。祖母在伊靜悄悄的房中午睡；父親的窗子裏似乎有說話的聲音，我的一個伴侶——一個比我大兩歲的哥哥，叔母生的——不知到那裏去了，母親也不見，我獨自在後院天井裏蹣跚着。那從牆邊和磚縫裏挺生出來的野草，有圓葉的，有方葉的，密密的，疏疏的，不知叫作什麼，襯着滿階遍地的青苔，似乎滿院裏都是綠色的光的世界。

『哥兒！哪！這兒一點東西送給你。』

挑水的老王，從他搬進院來而尚未息肩的一頭水桶裏，取出一枝折斷了的柳梢，尖尖的長葉滴

下了水珠在他的手背上。呵！城外是一個什麼世界呢？他又在他肚腰帶裏撓撓着，一個黑殼亮翅的虫兒嘶嘶着隨着他的手出來了：

『這叫做蟬子。』

『呵！老王！』

我飛馳過去了。於是那蟬和柳枝便齊裝在一個小方竹籠內掛在後院的壁上。我在這東西旁邊盤旋玩耍，直到『赫兒，赫兒』地呼喚着的即在今日潸然下淚的母親的聲音，可愛地送到我的小耳朵裏。

回轉去罷，回轉去罷，這回彷彿是在一個暮春的夜裏。母親坐在有燈光的桌前和鄰家的姆姆安閑地談着話。一個姑娘——我為你祝福，姑娘，我記不起你的名字了——背靠着那窗下坐着。伊是我的姐姐，這是母親教我這樣稱呼的；當伊站立起來的時候，伊彷彿比我高半個身軀，聽說是要說人家了，因為是十五歲的女孩兒呢！正是，我來到母親房裏瞧看伊，原是我的先生的吩咐。我記得進來的時候，彷彿那先生已經到了後廳的屏門外。將他的一隻耳朵和一隻眼睛交換貼在門縫邊向內打聽。十分對不住您，先生，我現在應該這樣向您道歉，因為姐姐抱我坐在伊的膝上，

伊用面龐親熱地偎傍我，偏起頭看我，搖我的肩膀，撫我的頭髮，喊我做「赫弟！赫弟！」我癡癡地照着伊的那笑迷迷但是而今我記不清楚了的尖尖的臉。先生，伊或許已經替你生了幾個好兒子吧？可是我所能有的，只是那一根燈草頭上吐出來的靜靜的一朶黃色燈籠，這也即是兒時母親房裏的春衣的光輝呵！雖然伊的身影很模糊，我細細吟味，如掣電般我便又站立在伊的面前了。

隔着彭蠡①的水，隔着匡廬②的雲，自五歲別後，這一生認爲是親愛的人所曾聚集過的故鄉的家，便在夢裏也在那兒喚我回轉去。回轉去罷，我而今真的回來了：你無恙麼？我家的門首的石獅，我記得我曾在你身上騎過；你還被人家喚做禿頭麼？賣水菓的老蔭，我記得你的擔子上的桃子是香脆的；你還是在巷中租出赤膊滑滑地和你師父同鋸木頭麼？可憐的孺子徒弟，那些斑鳩又在叫喚你餓③食給牠們呢！這真是了不得，我還握着四文小錢在手中，聽見門外叫賣糯米團子的熟習聲音來了，我便奔向大門去：

『糯米團子，一個混糖的，一個有白糖餡的！』
很甜，很甜，媽媽，您吃不吃呢？

①死草的光輝，作者自撰，戰牽牛花中。

②彭蠡，湖名。今江西，鄱陽湖。

③匡廬，即廬

山，在江西九江縣。殷周時有匡俗兄弟七人結廬於此，故曰匡廬。（匡，姓）詞也。

匡 廬

匡廬

第

三

卷

甲子年終之夜

羅黑芷

前七八天不知何許的一個處女死在湘水①下游三十里的地方。她的死體是被一個往來江上的漁人偶然一網撈出了水面拋棄在岸旁污泥中的。聽說那江村邊的幾個舟子將她裝在了一口薄攤的棺內就在附近的荒野，爲她草草築了一個小小的墳墓。聽說她的棉衣，綢裙和襪履，不知被什麼人剝了去，只留下一層褻服裹住。這昔日曾是處女的尊嚴的身體而今只是浮腫並且塗滿了濁泥的青黑色的死尸。

我耳邊聽到的彷彿是她的凄然的悲歎，眼前却又瞧見一個行路蹣跚②的少婦，在昏漠的夜雨中，發間挾着一包衣物之類的東西，正在前頭緩緩走到一處兩旁是爛泥土堆而中間却是行人和車輛往來匆匆的街中。三輛人力車一線兒直衝將來把她逼得躲到側邊深沒踝骨的泥濘中搖搖地站立不穩；頭一個衝來的車夫曾在剛才那間喝她讓路的，此時一面拉着車兒跑過去，一面扭轉那野獸般的面目，也斜着一隻眼睛，用污穢的話去侮辱她，而她只勉強地回轉頭來低聲說：

『你們這些人呵！』

我料不到那個死的處女，和這個生的少婦，却在今夜風雨敲窗而又是萬家擊杯相祝的時候，做了我的兩個不相識的朋友。

歎生之可悲麼？而她死了，惡死之爲卑怯麼？而她饑餓了人間了！
獨這徬徨歧路之人呵而將焉歸？！

①「湘水」，指湖南的湘江。
②「蹒跚」，跛行貌。

燈 下

羅黑芷

這是一盞燈光，從這白光球裏撒出而顫抖着延長開去的柔輦的光芒，一觸到這幾個露出半截身軀在桌邊的小孩們的臉上，便迸出喜悅來，融化到那紅色的頰肉裏去了。

在這一剎那，他們的舉動，彷彿都在靈肉內潛行着，從灼灼的眼睛裏，跑到那傾聽着什麼響聲的耳朵裏。

這燈光故意飄到這房外的一角，模糊照見那灣角裏有一床架，床下黑暗中，彷彿有很奇怪的東西伏在那兒。

小孩們都知道：那是什麼。

忽然一個小小動物初生到這世間來的嗚聲刺破了這靜寂。桌子邊這許多的小嘴唇一齊微微張開，而出人不在意地先由一個最小的口中迸出祝賀的大笑來。這笑聲立刻又被吞併在同時勁發的許多大笑聲浪裏了。

許多急忙的手扶在那些椅背上，急忙的膝頭滑下了椅子的邊，急忙的脚步響到了房門口，急忙

的矮小身軀齊踉伏到地上，急忙的眼睛齊向那床下辨視，然而只有一個悄悄的聲音說：

『看，看！兩個，三個，都是黑白花的小貓咪！』

她們站立起來，互相微笑地看着，有說不出的什麼證據在她們底小心中了。那個梳着一尺長的髮辮的大姐姐便開始拍手歌唱，歌聲與笑聲相和而雜作。

那盞燈盞下的白光球喜洋洋地瞧着她們。因為可愛的心正燦爛地祝賀着這生命的嚴肅的時刻。

◎「灼灼」，明也。

山陰道上。

徐蔚南

一條修長的石路，右面盡是田畝，左面是一條清澈的小河。隔河是個村莊，村莊的背景是一聯青翠的山岡。原來就是所謂「山陰道上，應接不暇」的「山陰道」。誠然，「青的山，綠的水，花花世界。」我們在路上行時，望了東又要望西，苦了一雙眼睛。道上很少行人，有時除了農夫自城中歸來，簡直沒有別個人影了。我們正愛那清冷，一月裏總來這道上散步二三次。道上有個路亭，我們每次走到路亭裏，必定坐下來休息一會。路亭底兩壁牆上，常有人寫着許多粗俗不通的文句，令人看了發笑，我們穿過路亭，再往前走，走到一座石橋邊，纔停步，不再往前走了，我們去坐在橋欄上瞭望四周的野景。

橋下的河水，尤清潔可鑑。它那喃喃的流動聲，似在低訴那宇宙底永久祕密。

下午，一片斜暉，映照河面，有如將河水鍍了一層黃金。一羣白鴨聚成三角形，最魁梧的一頭做嚮導，最後的是一排瘦瘠的，在那鍍金的水波上向前遊去，向前遊去。河水被鴨子分成二路，無數軟弱的波紋向左右展開，展開，展開，展到河邊的小草裏，展到河邊的石子上，展到河邊的泥

裏……

我們在橋欄上這樣注視着河水底流動，心中便充滿了一種喜悅。但是這種喜悅只有唇上的微笑，輕勻的呼吸，和和善的目光能表現得出。我還記得那一天，當時我和他兩人看了這幅天然的妙畫，我們倆默然相視了一會，似乎我們底心靈已在一起，已互相了解，我們底友誼已無須用言語解釋，——更何必用言語來解釋呢？

遠地裏的山岡，不似早春時候盡被白漫漫的雲霧罩着了，巍然接連着站在四圍，青青地閃出一種很散漫的薄光來。山腰裏的寥落松柏也似乎看得清楚了。橋左旁的山底形式，又自不同，獨立在那邊，黃色裏泛出青綠來，不過山上沒有一株樹木，似乎太單調了；山麓下却有無數的竹林和叢藪。

離橋頭右端三四丈處，也有一座小山，只有三四丈高，山巔上縱橫都有四五丈，方方的有如一個露天的戲臺，上面鋪着短短的碧草。我們每登上了這山頂，便如到了自由國土一般，將鐘日幽閉在胸間的遊戲性質，盡情發洩出來。我們毫沒有一點害羞，毫沒有一點畏懼，我們盡我們底力量，唱起歌來，做起戲來，我們大笑，我們高叫。啊！多麼活潑，多麼快樂！幾日來積聚的煩悶

完全消盡了。玩得疲乏了，我們便在地上坐下來，臥下來，觀着那青空裏的白雲。白雲確有使人欣賞的價值，一團一團地如棉花，一捲一捲地如波濤，連山一般地擁在那兒，野獸一般地站在這邊：萬千狀態，無奇不有。這一幅最神祕最美麗最複雜的畫片，只有睜開我們底心靈的眼睛來，纔能看出其間的意義和幽妙。

太陽落山了，它底分外紅的強光從樹梢頭噴射出來，將白雲染成血色，將青山也染成血色。在這血色中，它漸漸向山後落下，忽而變成一個紅球，浮在山腰裏。這時它底光已不耀眼了，山也暗澹了，雲也暗澹了，樹也暗澹了——這紅球原來是太陽底影子。

蒼茫暮色裏，有幾點星火在那邊閃動，這是城中電燈放光了，我們不得不忽忽回去。

①「山陰」，舊縣名，今屬紹興。 ②此二語乃晉朝王獻之所說，見劉義慶世說新語。 ③京戲武家坡

中的唱句。

山陰道上

五八二

快閣底紫籐花^①

徐蔚南

細雨濛濛，百無聊賴之時，偶然從花間集^②裏翻出了一朵小小的枯槁的紫籐花，花色早褪了，花香早散了。啊，紫籐花！你真令人憐愛呢。豈僅憐愛你，我還懷念着你底姊妹們——一架白色的紫籐，一架青蓮色的紫籐——在那個園中靜悄悄地消受了一宵冷雨，不知今朝還能安然無恙否？啊，紫籐花！你常住在這詩集裏吧；你是我前週暢遊快閣的一個紀念。

快閣是陸放翁^③飲酒賦詩的故居，離城西南三里，正是鑑湖絕勝之處；去歲初秋，我曾經去過了，寒中又重遊一次，前週復去是第三次了。但前兩次都沒有給我多大印象，這次去後，情景不同了，快閣底景物時時在眼前顯現——尤其使人難忘的，便是那園中的兩架紫籐。

快閣臨湖而建，推窗外望：遠處是一帶青山，近處是隔湖的田畝。田畝間分成紅綠黃三色：紅的是紫雲英，綠的是豌豆葉，黃的是油菜花。一片一片互相間着，美麗得遠勝人間錦繡。東向，叢林中，隱約間露出一個塔尖，尤有詩意。鶯聲漁歌又不時從湖面飛來。這樣的景色，晴天固然極好，雨天也必神妙，詩人居此，安得不頌放呢？放翁自己說：

「橋如虹，水如空，一葉飄然煙雨中，天教稱放翁。」
是的，雖然天叫他稱放翁的。

閣旁有花園二，一在前，一在後。前面的一個又以牆壁分成爲二，前半疊假山，後半鑿小池。池中植荷花；如在夏日，紅蓮白蓮蓋滿一池，自當另有一番風味。池前有春花秋月樓，樓下有匾額曰「飛躍處」，此是指池魚言。其實，池中只有很小很小的小魚，要它躍也躍不起來，如何會飛躍呢？

園中的映山紅和躑躅都很鮮妍，但遠不及山中野生的自然。

自池旁折向北，便是那後花園了。

我們一踏進後花園，便有一架紫藤呈在我們眼前。這架紫藤正在開花最盛的時候，一球一球重疊蓋在架上的，俯垂在架旁的盡是花朵。花心是黃的，花瓣是潔白的，而且看上去似乎很肥厚的。更有無數的野蜂在花架上下左右嗡嗡地叫着——亂闖闖地飛着。它們是在採蜜嗎？它們是在舞蹈嗎？它們是在和花朵遊戲嗎？……

我在架下仰望這一堆花，一羣蜂，我便想像這無數的白花朵是羣一天真無垢的女孩子，伊們亦

裸裸地在一塊兒擁着抱着，偎着，臥着，吻着，戲着；那無數的野蜂便是一大羣底男孩，他們正在唱歌給伊們聽，正在奏樂給伊們聽。佢們是結戀了。佢們是在痛快地享樂那陽春。佢們是在創造只有青春，只有戀愛的樂土。

這種想像決不是僅我一人所有，無論誰看了這無數的花和蜂都將生出一種神祕的想像來。同我一塊兒去的方君看見了也拍手叫起來，他向那低垂的一球花朵熱烈地親了個嘴，說道：『鮮美呀！呀，鮮美！』他又說：『我很想把花朵摘下兩枝來掛在耳上呢。』

離開這架白紫籐十幾步，有一圍短短的冬青。繞過冬青，穿過一畦豌豆，又是一架紫籐。不過這一架是青蓮色的，和那白色的相比，各有美處。但是就我個人說，却更愛這青蓮色的，因為淡薄的青蓮色呈在我眼前，便能使我感得一種平和，一種柔婉，並且使我有如飲了美酒，有如進了夢境。

很奇異，在這架花上，野蜂竟一隻也沒有。落下來的花瓣在地上已有薄薄的一層。原來這架花朵底青春已逝了，無怪野蜂散盡了。

我們在架下的石凳上坐了下來，觀看那正在一朵一朵飄下的花兒。花也知道求人愛憐似的，輕

輕地落了一朵在我膝上，我俯下看時，頸項裏感得颼颼地一冷，原來又是一朵。它接連着落下來，落在我們底肩上，落在我們底腳上，落在我們底肩上。我們在這又輕又軟又香的花雨裏幾乎睡去了。

泫然『骨碌碌』一聲怪響，我們如夢初醒，四目相向，頗形驚詫。即刻又是『骨碌碌』地響了。

方君說：『這是啄木鳥。』

臨去時，我總捨不得這架青蓮色的紫籐，便在地上拾了一朵夾在花間裏。夜深人靜的時候，我每取出這朵花來默視一會兒。

①『快閣』，在紹興城南之鑑湖。

②『花間集』，係魏承勣編的唐五代詞選。

③『陸放翁』，名游，字

宋之名詩人。

④『颼々』，風聲也。

如此湖山

王世穎

如此湖山，^①沖淡得會使你恍如永遠在破曉的晴空裏，頗使我有終老是鄉之感。假如我有一天，擺脫了一切俗務，幽居在瀟湖的田舍裏，短褐身輕，醉酒高歌，其樂當如神仙。可惜這世界不容許我如此，而且依理我也不能而且不應有此絕塵之念；然嚮往之情，也自難免。

在這種地方，時間是不值錢的，我每每如此覺得。遊湖最好是小艇，容與中流，漿盪水緩，那纔見得淡泊。如果駕汽船，急急乎把水勢分成兩道，濁煙一股股地放射在清碧的水面上，機聲攪亂着空明的天地，這顯然是與湖山過不去；非但是湖山遭厄而已，他自身簡直也是掃興的。湖乾山驟，真不知要歷幾許年月，又何必太匆匆呢？反正忙於利祿的決不會來：來的人總預備在有限的人生中抽出一點時間來獻給湖山作餐禮的。至於爲了求利祿而來的，雖也大有人在，但我此處可以不論了。

我從湖濱上船到杏花村訪友時，我便如此想了。住在杏花村裏的友人們，是有事而來的，他們實在也無暇欣賞如此好湖山，雖然他們是在此數日內常常出沒於山水之間。我到了那裏，他們有

的已經起來，有的還未離床。裘君新買了一管獵鎗，他正在那兒練靶，對準了樹枝或者牆上的或種標記，便這樣地練習了。他似乎很有把握似的，立刻向屋脊上的一羣麻雀，作射擊的準備。李君笑他一定沒有把握，徒然空費了一顆鉛丸。他不顧，機括撥處，一只麻雀飲彈墜地，在泥土堆裏掙扎了一下，完了，死了！友人們多鼓掌，李君笑而不言。裘君猝奏奇功，喜得什麼似的，直衝下樓；少頃便捻了一只死麻雀回來，仔細端詳了一番。『你們看！這鉛丸是從腹部橫穿過去的，多麼準，哈哈。』友人都羨慕他的眼力銳敏，他也頗有點自負。然而這是一時的熱鬧而已，立刻便又靜寂起來，廝有近寺的清磬，像敲着喪鐘似的，不斷地響着。終於裘君自己懺悔了，他說：『這究竟是殘忍的事，三分鐘以前，還是活潑鮮跳的呢！』這是對於這隻麻雀的最後誅辭了，以後他們底話鋒又轉到別的方面去，我可還是癡視這隻死雀。我想：『借居在如此湖山的雀兒，怪你太匆匆了，你自然無法避免這匆忙急迫的鎗彈，你應該像城市中的雀兒，一有聲息，便得飛奔！』記着，湖山固然常住，時間是慢慢地要新陳代謝的呵！』

後來我們相將在湖中遊了半天，又訪了幾個名人的墓：蘇小小，^①馮小青，^②林和靖，^③林逋^④，^⑤秋瑾^⑥諸人底墓，都一一拜謁過。然而此來並沒含有憑吊的意思；聊以一走而已。美人名

士，死而有知，永眠在這裏，消受清福，其樂自不必說；然我們生者對此雕飾痕跡太顯露的龐然巨物，實在缺少景仰的意味；雖然美人名士底韻事是極可以令我神往的。

①「如此湖」山，指西湖。

②「蘇小小」，六朝時錢塘名妓，墓在西冷橋畔。

③馮小青，明杭州人，

馮氏妾，能詩善律，被逐於大婦，鬱々而死，葬於孤山之放鶴亭畔。

④「林和靖」，名，諱北宋詩人。

⑤「林逋」之墓在林和靖墓之左側。

⑥「秋蓮」，清季山陰人，字踏脚，號競雄，又嘗自稱鑑湖女俠，

能詩文，因革命殉難，墓在葛嶺下。

此
如
湖
山

三
九
〇

西湖上的沉醉

王統照

十六日在杭州時，志摩記念着他的母親，回硤石去了，菊農又到別處去了，剩了我一個人，陪着這三位印度學者及英人恩厚之往遊靈隱。由西湖飯店出來，沿着湖濱，直向西去，下午的暖氣，如飲着醇醴，如披了蔥綠而幕的繞湖羣山，都微睇着來迎這幾位遠道的新客！迎面所見的掛了香箔的人力車，載着綉淡衣裙的婦女；或是在籐轎上搭着黃袱的老太太。我們坐在人力車上，彼此笑談着，我並且指點着羣峯的名字說給他們聽。但是我對着青山，俯挹着如潏泛的如油潑的湖水，嗅着道旁草木幽香，心裏卻另有所想：記得那年來時是西湖的夏日，如今的景物，卻比那年更令人感念。

及至到靈隱的寺外，只有鄉村式的小店舖茅草搭蓋的小茅屋，所有的歐式的華樓別墅，全看不見了。鮑司及諾格都點頭道：『我們喜歡這個地方。』他們很感興味似的！我說這些地位可以表示出中國鄉村生活的一小部分來。

我本想到了靈隱以後，去靜聽中冷泉的水聲，再去往北高峰藉光寺頂上去俯覽翠竹，那知

一入了飛來峰，^②這三位印度學者同恩厚之先生，如到了寶山似的，正在那裏口講指畫的研究了一點多鐘。飛來峰上的佛像，都被他們切實的研究與考查了：那一座是與印度的模式一樣，那一座是中國改彫的，他們手中所持的器具，手擎是如何的安置，都加以證明。鮑司先生當時連寫了幾張最好的佛像，顛顛於飛來峰下的水泥之中；又時時考問我，直至出來以後，已是四點多鐘了！他們都很感無味，我呢？很自慚於佛像上少有研究，一心只記望着靈隱後面上韜光寺斜徑上兩旁翠竹中的鳴禽；但是其結果我終於未得去償我心願。

靈隱寺內春日的道場，却分外有趣，有一家爲安死人之靈的道場，在寺內東偏的小客堂內。堂內舉行此典禮：唄，鍊，鈸，鼓，亂鳴在一起；一羣穿了紅色袈裟的僧衆，正在分立兩行，讀那經咒；我們也趁便過去參觀。三位印度學者還在靜聽，——大約他們在那裏去聽僧衆們所讀的經詞裏的譯語。及至火紙在龕內焚燒了，我們出來時，看見一位較爲年老的僧人，沈先生與他談了幾句，我當着傳語的；他們問他在此的情形，與印度人以前有到靈隱來過否的諸種話。那僧人看他們是印度人，也分外親近。我由此感到思想上彼此關聯的重要；因爲他對漢美人，恐怕不是如此。

後來一個題目，令我費了半晌的事，就是沈先生忽然要我慧理禪師的墳去叩望一次。靈隱我雖到過，却沒會知道那個地方是慧理的焚骨處；後來找到一個二十多歲僧人，他方引導着我們到飛來峰的北面，我到一個小小的石塔，我看看上面鑄着理公之墓，我知道這就是了！他們又一一的將上面所刻的中國字，要我說與他們聽；尤有趣味的，那少年僧人，彷彿很要同他們談道似的！因為我告訴他說，他們都研究婆羅門教，他便說婆羅門是小乘，佛教是大乘；我也不與分辯甚麼，只是微笑了！但那位好研究的沈先生非問我他說的話不可，我就一一的告訴了他。沈先生道他不懂印度的宗教史，我笑了！我想這還幸而是西湖隱隱的和尙呢！

在將近黃昏時，我們又到清隱寺去看玉泉的池魚，撥刺的鱗影，清漪的水波，靜到極處，也使我們的靈魂安閑到極處……

這一晚上我們回來之後，泰翁與幾位印度學者早早的安息了。我同菊農約好，夜中同他去逛湖。天色漸漸陰沉，飯後竟然絲絲地落起雨來，他們都安歇了，飯店中的聲音也靜寂了好多。在樓欄上望着湖中，有時一星兩星的燈火，從暗影中逗射出來，只聽到雨點滴在敷沙的道上作響。我寫過幾封信之後，待菊農還來，只得斜倚着臨湖的樓欄沉思。

一隻最小的遊艇從岸邊解纜下去，飛飄的雨絲中，微挾着春夜的冷意。湖水在岸邊尙反映出濃綠的顏色；及至我們的船『放乎中流』的時候，湖水便同深墨了！這時已近中夜，雨雖落得不大，可還是點點滴滴的在船篷上作響，滿湖裏已沒有一點燈光。我同菊農分坐在小的木桌兩旁，除却舟子以外，船上只有一壺龍井茶及葡萄酒與一大盒酸製的嘉應子了！漾着的小艇，漾着的心情，漾着的我們兩個浮泛的生命，在這個春雨之夜的朦朧的霧下，遠了！漸漸的遠了！模糊的遠了！從來處的電光樓台及時有喧譁的人語，都似秋江夜泊的隔林漁火若有若無。本來不想到任何去處，隨着牠浮泛去吧！只檢深暗幽秘去藏此舟，經過鎮湖橋①離去了白隄②的暗影。槳聲與船頭的船尾觸着的水波相互作響，靜極的微聲，似我們的靈魂在背後小語。泛到湖心亭③外，幾行烟柳，都在沉睡，暗影中的亭子，也被上黑色的睡衣；只有小犬的咬聲來歡迎我們這一隻孤另另的遊艇。這時菊農與我有意無意地談着中國的詩歌，秦翁此來的印象，又隨意地唱着不成韻的英文詩。然而大部分卻彼此當前的夜之魔力，將我們的心意時銷在沉默的門裏。雖是雲遮月的天色，然而四圍的風景，都看不分明，連那最高的寶叔塔④也同夜雲合在一起，無從看得到。舟子與我們談着，距湖心亭不遠的一個土墩，⑤陳述着妖異的傳說，他說：『這個墩子，向來有奇蹟的！所

人沒人敢來此建築房子，——若是也同其他地方的時候，早也成了繁華地了；如今只有些垂柳野蔓，住在上面呢！』我想可惜西湖的奇蹟太少了！只索將天然的美人，加上桎梏，刻劃，不能保存她那香谷佳人的特色，任憑人類的欺侮。菊農忽然說這墩上的蛇，一定很多；但我用手杖從船上去撥亂了許多草石，却沒有可愛的蛇露出頭來。

沈沈的想了，淡淡的忘了，泛泛的遇合了，匆匆的離去了。我自己也不能分析在此時，此地，甚麼是情感之瞬間的要素？只是向無盡的，神異的太空中望着。雨點被風吹斜，掠過面部，流到湖水中，似乎有點東西贈與我這片空空洞洞的心。實則心中何嘗是空空洞洞？已經飽吸過了，容納不了，而泛溢出了些東西，看不見的，說不出的，輕微一點說：就是如同從太空中斜掠下的雨點的輕滑而潤澤，如遠遠的空山裏的繚鐘清響，從林木中湖波上連續着震顫着傳來。

『算天長地久有時盡，奈何綿綿……』這幾句舊詞正是我在這時感到而說不出所以然的意味。『可憐！我們胸中的宇宙太小隘了，太局促了，不能够『洗塵襟著得乾坤大，』不能够『霽月光風』隨在見出『天君泰然』的態度；又不能『聊一笑吊千古』的豪爽；只覺得在靜夜的雨聲淒淒的遊艇上滿載着這樣綿綿的，重重的幽感沉到中心的深處。只覺得從夜色朦朧中迷了歸路，垂柳中如織成的

輕煙，柔嫩的湖波上吞吐着的雨淚，四圍的景色，都似低頭無語。而我也覺得沉醉了！縱然有夜大的吠聲，靜中的鐘韻，也似分外增加我岑寂的遊情？不會有何等清醒的激動。

到底這夜中夢境如何？也是迷離得雨夜中的湖色一樣，看不清了！說不出了！

①「硤石」，浙江海鹽縣東北之市鎮。②靈隱山東南飛來峯下，有冷泉亭，冷泉亭下稱「申冷泉」。

③「北高峰爲靈隱總頂，「韜光寺」在山半。④「飛來峯」，亦稱靈鷲峯。⑤「慈理禪師」，晉時高僧，

創慧隱寺。⑥「護國門」教，爲印度舊教。⑦佛家語，祇求自度，稱「小乘」。⑧「玉泉」，在葛嶺

西，池中蓄魚。⑨「秦翁」，即印度詩人秦戈爾，民國十四年曾到中國遊歷。⑩「鎖瀾橋」在蘇堤。

⑪「白隄俗稱白公隄，相傳爲唐白居易官杭州時所築，⑫「湖心亭」在西湖外湖中心。⑬「寶叔塔」

在寶石山嶺。⑭「土墩」，指阮公墩。

陰雨的夏日之晨

王統照

在昨夜的大雨後的清晨，淡灰色的密雲罩住了這無邊的穹海^①。雖沒有一點兒風絲，却使得人身上輕爽，疏懶，而微有冷意。我披了單衫，跣足走向前庭。一架濃密的葡萄架上的如綠珠般的垂實，積集着尙殘有夜來細雨的餘點。兩個花池中的鳳仙花，燈籠花，金雀，夜來香的花萼，以及條形的，尖形的，圓如小茶盃的翠綠的葉子，都欣然含有生意。地上已鋪滿了一層粘土的苔蘚；踏在脚下柔軟地平靜地另有一種趣味。我覺得這時我的心上的琴弦已經十二分地諧和，如聽幽林涼月下的古琴聲，沒有緊張的，繁複的，急促的，激越的音聲，只不過似從風穿樹籬的微鳴中，時而彈出那樣幽沈，和平，與在幽靜中時而添加的一點悠悠的細響。

少年人的思想行爲固然是要反抗的，衝擊的，如上戰場的武士，如履危尋幽的探險者，如森林中初生的雛鹿，如在天表翱翔^②的鷹鷂。但是偶然得到一時的安靜，偶然可以有個往尋舊夢的機會，那末：一顆萋萋的綠草，一杯醞^③的香茗，一聲鳥啼，一灑花影，都能使得他從縛繫的，密粘的，耗消精力與戕毀身體的網羅中逃走。暫時不爲了爭鬥，犧牲，名譽，戀愛，悲憤而燃起

生命的火焰；下了雙手內的武器，閉歇了雙目中的光明，將一切的一切，全行收斂，全行平息，全個兒緊貼在片刻的心頭，朦朧也罷，淡漠也罷，也像這微陰的夏日清晨，霹靂歇了牠們的震聲，電女們暫時沈眠而洒雨的龍女尙沒曾來到，只有淡灰色的密雲，罩住了這無邊的穹海，一切消沈，一切安靜。

前途麼？只是橫亘着不可數計的黑綫，上面帶着時明時滅的斑點，沒有明麗的火炬，也沒有暴烈的颶風。後顧麼？過去的道途全爲赤色的熱塵蓋住，一個一個的從來的足印深深地陷入，留下不可消滅的印痕。只有在空中，——這神祕的無邊穹海裏，Praxton 在駕着日車，向昏迷的人間撒布焦灼焚燒的毒熱。Melponanté 在雲間揮劍高歌，驚醒了歡樂的喜夢，背脊上這小靈球兒徒生抖顫，只是甘心任受，低首屈服，在這無邊穹海的威力的壓迫。牠同牠的子孫，那能有自由揮發，與自由解脫的能力與意志，牠也同太空中個個的小靈球，忽然如在午夜中一閃微光，便從牠們的姊妹行中失掉。

水是淹溺我們的，火是燃燒我們的，風是播散我們的骨頭的支節與靈魂的渣滓的，地阿是覆滅我們的，……只有毀壞，破裂，死亡，一切的「無」，一切的「化」，一切的「到頭都盡」。這其中偶

然迸裂出一星兩星的「生」的火星，偶然低鳴出一聲兩聲的「愛」的曲調；偶然引導着迷惑的我們左右趨避；偶然使得我們的心頭震顫。無力的我們，便如小孩子得了帶酸味的一片糖果，歡呼，跳躍，舞蹈，高歌。及至糖果尙沒會咀嚼得滋味，便與唾沫同時消盡，不曾飽滿了饑餓的胃，不曾充足了雷鳴的腸腔……末後，只剩下求之不得的號泣，只剩下了過後的依戀悵惘。

勃來克說：④

長矛與利劍的戰爭，

全爲露淚兒融解。（見 Poems of William Blake）

果然麼？朝露能洗滌人間的罪惡時，我願同我的親愛的伴侶永遠生存，遊戲於露淚的縹緲的網中。

托爾斯泰說：

小鳥兒們在陰影中敲着翅兒，唱着歡樂的空想的勝利的曲兒。高高在上的樹葉兒充滿了樹汁，在快樂地細語，同時生動的樹枝慢慢地而且莊嚴地在他們的人兒——消滅而死的人兒

——上面搖拂。（見 Three Death）

果然麼？生與死能够這樣的調諧，「死」，切斷一切而不感寂寞。尚有鳥兒的嬌喉，尚有樹枝的舞蹈，能以使這爲飢餓，爲不充足，爲怨情，爲淚，爲念而死的靈魂，覺得慰安，「則死」，與「生」，正是一串的珍珠，應該摻合着穿在一起而掛於美麗的女郎 Hero 的頭上，與火炬的明焰與深碧的海濤相合。而藉此一二個珠兒的光輝，映照著淡灰色的無邊穹海的平淡。

但是露淚兒終被毒灼的日光晒乾。死去的靈魂，會不會真能聽到野鳥的嬌歌與樹枝兒的細語？宇宙終古是被淡灰色的密雲罩住，晴朗，明麗是隱間的閃光；歡樂，狂喜，是突然的情焰的燃燒。就是這樣淡漠而平靜的，沈沈的如行在灰沙鋪滿的長途中，爭與寒，愛與欲，氣憤與犧牲，都是有曲稜的尖刃，不但要切割我們的肢體，且要多流我們的熱血。他們是獵人，我們是被逐的動物；他們是深坑，我們是被墮入的土塊瓦礫。但……

我們的血潮，終不能靜止在我們的心淵；我們的欲念，終不能如芥子之納於須彌；我們的自由的反抗的種子，終不能使之不萌芽，滋生。一時的朦朧，一時的淡漠，更不能上尋「帝鄉」，永遠地逃却人間的網罟。待至震雷作響時，打破了灰色的雲幕，灑落下急速猛烈的雨點，於是萬馬千軍的咆哮，金鐵擊觸的互鳴，我們的心火又隨着電火引燒，向無邊的穹海中作衝撞的搏戰。於是

我們使重行轉入縛緊的密粘的網中去，爲一切的一切而吹起戰角揮動軍旗，而燃起周身毛髮的火花。

露淚兒果能融解？

死亡果能以平靜？

人們的思想原是在循環圈中：有時歡喜吃淡味的麵餅，有時喜歡吃辛辣的食物。但平靜是一時的慰安，奮動是人生的永趣。我在夏日的清晨的淡灰色的雲幕下，雖然喜慰我這心琴的調譜，但我也何嘗忘却霹靂，電光的衝擊。我由一杯香茗，一簇花影的沈靜生活中，覺得可以遺忘一切，神遊於冥渺之境；但激動的奮越的生命之火燄却在隱秘中時時燃着。

我們爲消失長茅與利劍的戰爭，而不惜向更深更遠更崎嶇的山道中冒險去乞得露珠，雖然也未
必真能消除人間的戰爭。

我們爲死亡的平靜，不能不先找到「生」之充實。

我們爲由希望中求得慰日，求得皎月，求得燦爛的穹蒼，我們不能不想衝破這樣的淡灰色的雲幕，——固然我們也想在這片刻中滯留在朦朧淡漠的夢境裡。

坐在石廊上的竹椅上，縱橫複亂地做思想之夢，似乎那些小花兒都與我點頭笑。但忽然在無盡的灰色雲幕中，明光一閃，傾盆的急雨從平靜的天空落下，同時我覺到身上除了輕爽，疏懶，而微有冷意的感覺之外，有一股灼熱的思潮從我心頭衝上。……

①「碧海」，即指天空。

②「翱翔」，飛翔空中之貌。

③「曠★」，濃厚之意。

④英國大詩人。

春 草

秋 心

一年四季，我最怕的却是春天。夏的沉悶，秋的枯燥，冬的寂寞，我都能夠忍受，有時還感到片刻的欣歡。灼熱的陽光，憔悴的霜林，濃密的烏雲，這些東西跟滿目創痍的人世是這麼相稱，真可算做這齣永遠演不完的悲劇的絕好背景。當個演員，同時又當個觀眾的我雖然心酸，看到這麼美妙的藝術，有時也免不了陶然色喜，傳出靈魂上的笑渦了。坐在爐邊，聽到呼呼的北風，一頁一頁翻閱一些哈零人的書信或日記，我的心境大概有點像人們所謂春的情調罷。可是一看到階前草綠，窗外花紅，我就感到宇宙的不調和，好像在彌留病人的榻旁聽到少女的輕脆的笑聲，不，簡直好像參加婚禮時候聽到淒楚的喪鐘。這到底是惡魔的調侃呢？還是垂淚的慈母拿幾件新奇的玩物來哄臨終的孩子呢？每當大地春回的時候，我常想起哈姆雷特⁽¹⁾裏面那位姑娘戴着鮮花圈子，唱着歌兒，沉到水裏去了。這真是莫大的悲劇呀，比哈姆雷特的命運還來得可傷，叫人們啼笑皆非，只好矇腫地徜徉於迷途之上，在謎的空氣裏度過鮮血染着鮮花的一生了。墳墓旁年年開遍了春花，宇宙永遠是這樣二元，兩者錯綜起來，就構成了這個雜亂下劣的人世了。其實不單

自然界是這樣子安排顛倒遇顛連，人事也無非如此白蓮與污泥相接。在卑鄙壞惡的人羣裡，有些雪白晶清的靈魂，可是曠世的偉人又是三寸名心未死，落個白玉之玷了。天下有了僞君子，我們雖然親眼看見美德，也不敢貿然去相信了；可是極無聊，極不堪的下流種子有時却磊落大方，一鳴驚人，情願把自己犧牲了。臧勳說，『只有錯誤纔是活的，真理只好算做個死東西罷了，』可見速抽象的境界裏都不會有個稱心如意的事情了。『哀惟有人間世，』大概就是爲着這個原因罷。

我是個常常帶笑臉的人，雖然心緒淒其的時候居多。可是我的笑并不是百無聊賴時的苦笑，假使人生單使我們覺得無可奈何，『獨閉空齋盡天閣，』那麼這個世界也不值得一笑了。我的笑也不是世故老人的冷笑，忙忙擾擾的哀樂雖然嘗過了，不少，鬼鬼祟祟的把戲雖然也窺破了一二，我却總不拿這類下流的伎倆放在眼裏，以爲不值得尊稱爲世故的對象，所以不管我多麼焦頭爛額，立在這片瓦礫場中，我向來不屑對於這些加之以冷笑。我的笑也不是哀莫大於心死以後的苦笑，我現在最感到苦痛的的就是我的心太活躍了，不知怎的，無論到那兒去，總有些觸目傷心，淒然淚下的意思，大有失戀與傷逝治於一爐的光景，怎麼還會猶笑呢。我的辛酸心境并不是年青人常有的那種累帶詩意的感傷情調，那是生命之杯盛滿後灑出來的浪花，那是無上的快樂呀，羅逸牟尼佛

所以會那麼陶然，也就是爲着他具了那個清風朗月的慈悲境界罷。走入人生迷園而不能自拔的我怎麼會有這種的閒情逸致呢！我的辛酸心境也不是像丁尼生所說的『天下最沉痛的事情莫過於回憶起欣歡的日子。』這位詩人自己却又說道，『曾經親愛過，後來永訣了，總比絕沒有親愛過好多了。』我是沒有過這麼一度的鳥語花香，我的生涯好比沒有綠洲的空曠沙漠、好比沒有棕櫚的熱帶國土，簡直是掛着蛛網，未曾聽過管絃聲的一所空屋。我的辛酸心境更不是像近代仕女們臉上故意貼上的『黑點』，『朋友們看到我微笑着道出許多傷心話，總是不能見諒，以爲這些媿媿酸語無非拿來點綴風光，更增生活的嫵媚罷了。』知己從來不易知，『其實我們也用不着這樣苛求，誰敢說真知道了自己呢，否則希臘人也不必在神廟裡刻上『知道你自已』那句話了。可是我就沒有走過芳花繽紛的蕃藪的路，我只看見枯樹同落葉；狂歡的宴席上排了一個白森森的人頭固然可以叫古代的波斯人感到人生的悠悠而更見沈醉，骷髏撲着如花的少女跳舞固然可以使荒山上月光裏的撒但①搖着頭上的兩角哈哈大笑，但是八百里的荆棘嶺總不能算做愉快的旅程罷；梅花落後，雪月空明，當然是個好境界，可是牛山的濯濯峯壁上一年到底只有一陣一陣的狂風瞎吹着，那就會叫人思之欲泣了。這些話雖然言之過甚，縮小來看，也可以映出我這個無可爲歡處的心境了。

在這個無時無地都有哭聲迴響着的世界裏，年年偏有這麼一個春天；在這個滿天澄藍，潑地草綠的季節，毒蛇却也換了一套春裝，睡眼矇矓地來跟人們作伴了，禁閉於唇冰底下的穢氣也隨着春水的綠波，傳到情侶的身旁了。這些矛盾恐怕就是數千年來賢哲所追求的宇宙本質罷！最爾的我大概也分了一份上帝這筆禮物罷。笑渦裏貯着淚珠兒的我，活在這個烏雲裏夾着閃電，早上彩霞暮雨淅淅的宇宙裏，天人合一，也可以說是無憾了，何必再去尋找那個無根的解釋呢。『滿眼春風百事非，』這般就是這般。

①「哈姆雷特」，英莎士比亞所作名劇，敘一個富宇愛慕性的王子哈姆雷特的故事。

②「摩勒」，與哥

德同時之德國文學家，哲學家。

③「釋迦牟尼」，印度王子，出家，後為佛教之祖。

④「丁尼生」，

英國名詩人。

⑤「撒但」魔鬼之名，見新舊約。

春 雨

秋 心

整天的春雨，接着是整天的春陰，這真是世上最愉快的事情了。我向來厭惡晴朗的日子，尤其是嬌陽的春天；在這個悲慘的地球上忽然來了這麼一個欣歡的氣象，簡直像無聊賴的主人宴飲生客時拿出來的那付古怪笑臉，完全顯出宇宙裏的白癡成分。在所謂大好的春光之下，人們都到公園大街或者名勝地方去招搖過市，像猩猩那樣嘻嘻笑着，真是得意忘形，弄到變成爲四不像了。可是陰霾四佈或者急雨滂沱的時候，就是最沾沾自喜的財主也會感到苦悶，因此也略帶了一些人的氣味，不像好天氣時候那樣望着陽光，盛氣凌人地大踏步走着，頗有上帝在上，我得其所的意思。至於懂得人世哀怨的人們，黯淡的日子可說是他們惟一光榮的時光。穹蒼替他們流淚，烏雲替他們皺眉，他們覺到四圍都是同情的空氣，彷彿一個墮落的女子躺在母親懷中，看見慈母一滴一滴的熱淚灑到自己的淚痕，真是潤透了枯萎的心田。斗室中默坐著，憶念十載相違的密友，已經走去的情人，想起生平種種的坎坷，一身經歷的苦楚，傾聽窗外簷前淅淅的滴瀝，仰觀波濤浪湧，似前止期的雨雲，這時，一切的荆棘都化做潔淨的白蓮花了，好比中古時代那班聖者被殘殺後

所顯的神蹟。『最難風雨故人來，』陰森森的天氣使我們更感到人世溫情的可愛，替從苦雨凄風中來的朋友泡上一杯熱茶時候，我們很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子的心境。『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人類真是只有從悲哀裏滾出來纔能得到解脫，千鍾百鍊，腰間纔有這一把明晃晃的鋼刀，『今日把似君，誰爲不平事。』『山雨欲來風滿樓，』這很可以象徵我們孑立人間，嘗盡辛酸，遠望來日大難的氣概，真好像思鄉的客子拍着闌干，看到郭外的牛羊，想起故里的田園，懷念着宿草新墳裏當年的竹馬之交，淚眼裏彷彿模糊辨出龍鍾的父老蹣跚走着，或者只聽見幾根聳在破壁上的拐杖的影子。所謂生活術恐怕就在於怎麼樣當這麼一個臨風的征人罷。無論是風雨橫來，無論是澄江一練，始終好像惦記着一個花一般的家鄉，那可說就是生平理想的結晶，蘊在心頭的詩情，也就是明哲保身的最後壁壘了；可是同時還能够認清眼底的江山，把自己的步驟，不管這個異地的人們是多麼殘酷，不管這個他鄉的水土是多麼不慣，却能够清瘦地站着，憂憂然好似狂風中的老樹。能够忍受，却沒有麻木，能够多情，却不流於感傷，彷彿樓前的春雨，悄悄下着，遮住矚目的陽光，却滋潤了百草同千花，簷前的燕子躲在巢中，對着如絲如夢的細雨呢喃，真有點像也向我道出此中的消息。

可是春雨有時也洶猛得可以，風馳電掣，從高山傾瀉下來也似的，萬紫千紅，都付諸流水，看起來好會是煞風景的，也許是別有懷抱罷。生平性急，一二次交常常焦急萬分地苦口勸我，可是暗室捫心，自信絕不是追逐事功的人，不過對於紛紛擾擾的勞生却常感到厭倦，所謂性急無非是疲累的反響罷。有時我却極有耐心，好像廢殿上的琉璃瓦，一任他風吹雨打，霜蝕日曬，總是那樣孑孓地望著空曠的青天。我又好像能够在沒字碑面前坐下，慢慢地去冥想這塊石板的深意，簡直是個蒲團已碎，呆然跌坐著的老僧。想趕快將世事了結，可以抽身到紫竹林中去逍遙，跟把世事撇在一邊，大隱隱於市，就站在熱鬧場中來仰觀天上的白雲，這兩種心境原來是不相矛盾的。我雖然還沒有，而且絕不會跳出人海的波瀾，但是拳拳之意自己也略知一二，大概搖動於焦燥與倦怠之間，總以無可奈何天爲中心罷。所以我雖然愛濛濛蒼蒼的細雨，我也愛大刀闊斧的急雨，紛至沓來，洗去陽光，同時也洗去雲霧，使我們想起也許此後永無風恬日美的光陰了，也許老是一陣一陣的暴雨，將人世的哀樂，將人生的痕跡都漂到大海裏去，白浪一翻，什麼渣滓也看不出了。焦燥同倦怠的心境在此都得到涅造物祭，整個世界就像客走後，撇下筵席，洗得頂干淨，排在廚房架子上的杯盤。當個主婦的創造主看着大概也會微笑罷，覺得一天的工作總算告終了。

最少我常常想這個遠了本來面目的大地。

可是最妙的境界恐怕是尺牘裡面那句爛調，所謂『春雨纏綿』罷。一連下了十幾天的霪雨，好像再也不會晴了，可是時時刻刻都有晴朗的可能，有時天上現出一大片的澄藍，雨腳也慢慢收來了，忽然間又重新點滴淒清起來，那種捉摸不到，萬分別扭的神情真可以做這個曖謎一般的人生象徵。記得十幾年前每當連朝春雨的時候，常常剪紙作和尚形狀，把他倒貼在水缸旁邊，意思是叫老天不要再下雨了，雖然看到院子裏雨腳下一粒一粒新生的水泡我總覺到無限的欣歡，尤其當急急走過簷前，脖子上灑幾滴雨水的時候。可是那時我對於春雨的情趣是不知不覺之間領略到的，並沒有凝神去尋找，等到知道怎麼樣去欣賞恬適的雨聲時候，我却老在乾燥的此地做客，單是夏天回去，看看無聊的霪雨，過一過雨纏綿了。因此『小樓一夜聽春雨』的快樂豈面錯過，從我指尖上滑走了。盛年時候好夢無多，到現在彩雲已散，一片白茫茫，生活不着邊際，如墮五里霧中，對於春雨的惆悵只好算做內中的一小節罷，可是彷彿這一點很可以代表我整個的悲哀情緒。但是我始終喜歡冥想春雨，也許因為我對於自己的愁緒很有顧惜愛撫的意思；我常常把陶詩

◎改過來，向自己說道：『衣沾不足惜，但願無違，』我會愛凝恨也似的纏綿春雨，大概也因為

自己有這種的心境罷。

①「大隱」，王歷函詩：「小隱々塵蔽，大隱々市朝。」②「陶詩」，指陶潛的詩。

卷一

四二

【篇話會】著生先雄道河飯

<p>詳對註譯 交際會話</p>	<p>詳對註譯 日滿交際禮法與會話</p>	<p>對譯 大衆日語會話</p>	<p>旁京注音 速修日語會話</p>	<p>對增譯補 日語會話寶典</p>
<p>定價！四〇 郵費！〇四 四六判一百頁</p>	<p>定價！五〇 郵費！〇四 四六判二百頁</p>	<p>定價！四〇 郵費！〇四 菊半判二〇頁</p>	<p>定價！五〇 郵費！〇四 菊半判二六〇頁</p>	<p>定價！九〇 郵費！〇六 四六判三六〇頁</p>
<p>譯。對譯不取直譯，是純粹的國語</p>	<p>羅集日本人相互間日常最普通用的會話。對譯不取直譯，是純粹的國語</p>	<p>修得日語初步者與日本人交際的絕好的指南書。講解凡有場合的禮法，網羅各該場合之交際會話。</p>	<p>內容豐富，自不待言。所取材料，皆爲日常所用之最精彩者。以京音標注日語發音。</p>	<p>專爲日語速修者，大體準照前書而編輯的。特別以關於家庭・購物・交際等會話爲主。</p>

館書印方東 | 錄目總書圖贈奉 | 處售發

飯河道雄先生著 [日語自修用讀物]

對譯 日本 戲曲 集	對譯 日本 小說 集	書叢片聲留語日			詳對 註譯 伊 索 寓 言
		詳對 註譯 日 本 童 話 集	詳對 註譯 日 本 兒 童 劇 集	詳對 註譯 日 本 尋 常 小 學 國 語 讀 本	
定價 費一〇四 四五	定價 費一〇四 四〇	定價 費一〇三 四〇	定價 費一〇三 四〇	定價 費一〇二 五〇	定價 費一〇二 五〇
<p>日本的現代劇三篇「同志」第一的世界、「修善寺物語」。漢字旁一之標注假名，每篇皆有附注。四六判，一百八十餘頁。</p>	<p>日本現代昭和年間的代表作三篇。「飼鴿姑娘」、「北國之冬」、「蘆十郎」。「櫻」，漢字旁全注假名，每篇皆有附注。四六判，九十餘頁。</p>	<p>膾炙人口的日本固有的童話的對譯註解。正式的「歷史的假名用法」。瀧有留聲片。四六判，一四四頁。</p>	<p>文部省原著國語讀本的兒童劇化。用譯文或原文都可以有趣地試行上演。歷史的假名用法。四六判，一百五十餘頁。</p>	<p>現行「日本尋常小學國語讀本」的對譯。註解方面關於風俗習慣者尤特留意。本書均瀧有東京標準音留聲片。</p>	<p>伊索寓言中最爲膾炙人口者的對譯註解。正式的「歷史的假名用法」。四六判，一百餘頁。</p>

發售處 奉贈圖書目錄 東方印書館

東方印書館編譯所編纂

康德民衆書信

四六判八四頁

定價壹角五分

郵費貳分

新時代的書信

——讀即可應用——

——本書之特長——

- ▲本書文字，全都以簡潔淺顯的白話文爲主，使學者易于了解和學習。
- ▲本書末後，附有難解的字辭的註音和註釋，使學者不求人即可瞭解。
- ▲本書在內容上，多含有道德的意識，爲使學者避惡而趨善。
- ▲本書分類，先從家庭·親戚·朋友而至社會等類，使學者對於各種書信都能練習和應用。
- ▲本書末後，附錄「寫信須知」，使學者便于了解關於寫信的各種常識。
- ▲本書既有以上諸特點，故不但適用於自修，且可作講堂上的良好課本。

東方印書館編譯所編纂

世界著名小說選

四六判
 三六〇頁
 定價五角
 郵費六分

★每篇除注釋外並有作者的生平與著作的簡單介紹

現代世界名篇

- | | |
|--------------------------------------------------------------------------------------------------------------------------------------------------------------------------------------------------------------|-----------------------------------------------------------------------------------------------------------------------------------------------------------------------------------------------------------|
| <p>容</p> <p>○藤十郎之戀……………菊池寬(日)</p> <p>○又一次……………高爾斯華綏(英)</p> <p>○電影院的老婆子……………伊本納茲(西)</p> <p>○心聲……………愛倫坡(美)</p> <p>○羅馬尼亞實事……………巴比塞(法)</p> <p>○歡樂的家庭……………蘇德曼(德)</p> <p>○犯人……………賽甫琳娜(俄)</p> <p>○家具……………高爾納(英)</p> | <p>內</p> <p>○斫樹……………萊芒(波)</p> <p>○惹養兒……………羅蘭斯(英)</p> <p>○花……………顯尼志勞(奧)</p> <p>○坎地亞的沉寃……………丹農雪烏(意)</p> <p>○垃圾場上的戀愛……………哥爾德(美)</p> <p>○學生……………盧耐夫斯基(保)</p> <p>○葉曼良……………高爾斯基(俄)</p> <p>○二沙彌……………谷崎潤一郎(日)</p> |
|--------------------------------------------------------------------------------------------------------------------------------------------------------------------------------------------------------------|-----------------------------------------------------------------------------------------------------------------------------------------------------------------------------------------------------------|

昭和十二年六月十五月初版
康德六年六月十日第六版

中國現代小品散文集

定價 六角
郵費 六分



編纂者 飯 河 道 雄

發行者 奉天市大和區義光街一段 飯 河 光 樹

印刷者 奉天市大和區義光街一段 飯 河 四 郎

發行所

奉天市大和區義光街一段
電話 〇二一三二番
北京市東城蘇州胡同一五五
電話東局三五九五番

東方印書館
郵政轉賬奉天七〇六番
東方印書館北京分館

[行印所刷印館書印方東]

